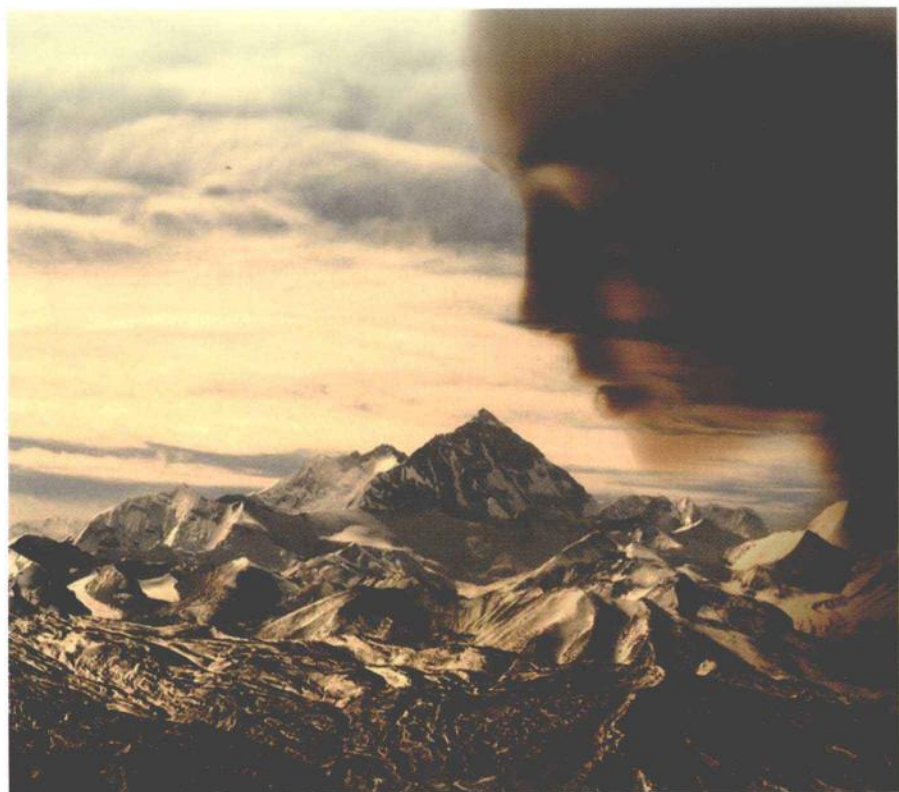


梦在青藏高原



梦在



青藏高原

尚和◎著

MENG ZAI
QING ZAN

YUAN

独自一人，

肩扛行李，

手提书箱，小心翼翼地，

一摇一晃地摆着前移，

每走前一步都觉着十分艰难。



团结出版社

我又开始了寻梦、追梦的跋涉。自此，事业、婚姻、家庭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改变，走上了一条艰难而自在的路，追寻着属于自个的梦。我的故事，就是当下青年的故事，面对人生的种种选择，无怨无悔，奋勇直前，只认准一条，就是做自己，选择了就不后悔。

梦
在
青
藏
高
原

上架建议：纪实文学

ISBN 978-7-5126-1989-0



9 787512 619890 >

定价：26.00元

梦在青藏高原



尚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在青藏高原 / 尚和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126-1989-0

I. ①梦… II. ①尚…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9264号

梦在青藏高原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4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1989-0/I.81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引 子	3
-----	---

第一章 青海入梦	[5-18]
-------------	--------

第二章 初恋苦涩	[19-32]
-------------	---------

第三章 职场失意	[33-38]
-------------	---------

第四章 独自追寻	[39-46]
-------------	---------

第五章 家父病危	[47-58]
-------------	---------

第六章 被迫相亲	[59-70]
-------------	---------

第七章 生死问答	[71-78]
-------------	---------

第八章 聆听教诲	[79-94]
第九章 寻找出路	[95-100]
第十章 淘金梦碎	[101-122]
第十一章 圣地落难	[123-130]
第十二章 古城绝望	[131-142]
第十三章 面对抉择	[143-152]
第十四章 梦隐梦现	[153-166]
第十五章 为父分忧	[167-180]
第十六章 痛失至亲	[181-186]
第十七章 用心恋爱	[187-198]

第十八章 学以致用	[199-210]
--------------	-----------

第十九章 实地调研	[211-218]
--------------	-----------

第二十章 共同生活	[219-228]
--------------	-----------

第二十一章 圆梦西藏	[229-246]
---------------	-----------

尾 声	247
-----	-----

我叫黎阳，1980年生，来自中国西部，有梦想并为之而奋斗。我是农家娃，上了大学，也有了工作，但这不是我理想中的生活。于是，我又开始了寻梦、追梦的跋涉。自此，事业、婚姻、家庭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改变，走上了一条艰难而自在的路，追寻着属于自个的梦。我的故事，就是当下青年的故事，面对人生的种种选择，无怨无悔，奋勇直前，只认准一条，就是做自己，选择了就不后悔。

引 子

青藏高原，人类称其为世界屋脊。古城西宁，位于青海东部，是青藏文化探源的必经之地。青高厂位于古城西宁，是一家国有企业，曾经驰名中外，有“西部一枝秀”的美誉。

2004年，西宁的寒天好像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立冬刚过，天空中就飘飘洒洒起鹅毛般的雪花。刹那间，天地之间，银装素裹，寒气袭人，似乎已经处在严冬。落地的雪花差不多有两厘米厚，毛茸茸的，脚踩着，妙极了，不过，一个人忘我时就会有被迷醉倒地的可能。

就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青高厂。

独自一人，肩扛行李，手提书箱，小心翼翼地，一摇一晃地摆着前移，每走前一步都觉着十分艰难。大约走了一百米后，我回头望了望，整个厂区被一层白覆盖，心中不由地默默念叨着：

别了，青高厂！

别了，师傅！

别了，朋友！

……

第一章

青海入梦

2003年7月，我大学毕业。别人的大学上四年，我的大学只上三年，但是，不管是三年还是四年，都得在这一年毕业。这一年，迎来的是全国大专院校实施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如潮水般地涌向了社会。昨天，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而今已是相当普遍，已从精英层逐步走向了大众化。这说明，中国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大学生已不再是贵族。

相对来说，我的工作比较好找，所学专业是数控技术应用——古老的机械工程与新生的数字化相结合，比较实用。目前这个社会，上大学不再盲目，上一个名牌大学，工作不一定好找，但学一个好专业，工作一定不错。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一般都是理想崇高、目标远大，习惯当领导，喜欢谋高薪，热心去大城市。然而，我的大学并不出众，工作也就要求不高，专业基本对口就行。但是，我并非没有理想。从学校走出的大学生都会有大干一番事业的豪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特点鲜明，棱角突出。我也不例外。当同学大都去了东部沿海城市时，我来到了大西北，最后落脚在青海西宁。可是，我为什么逆潮流而动反大势而行呢？这需要从头说起。



小时候，我就对政治感兴趣，家里的藏书也多是父亲年轻时读过的，其中，党政文史哲方面的书最多。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层行政人员，但干得很出色，有特点。他为人勤俭朴实，处事干练，受人尊敬。从小的耳濡目染，使我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但真正有所改变是在1997年。

1997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2月，邓小平逝世；7月，香港回归；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当时，我上高中，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并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伟人逝世，我关注、学习，知其丰功伟绩、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香港回归，我关注、感知，知其荣辱、尊严、伟大；中共十五大召开，我关注、思考，阅读其政治报告，知其庄严、神圣、光荣。这一年，我17岁，开始对祖国、民族、中共有了强烈的感情和别样的思考，心中有了一种信念或者说是志向：我的名字要与祖国、民族、中共有联系。

1998年，长江发大水，抗洪抢险，人民子弟兵奋战在第一线，我在关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从容应对，我也在关注。

1999年，中国遇到了三次“抗争”。李登辉抛出“两个中国”论，威胁大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挑衅中共；李洪志的“法轮功”组织，围攻中南海。这三次“抗争”，从始至终，我都在关注，并且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

当然，对政治感兴趣，考大学理应学文科，而我阴差阳错地学习了理科，原因只是受了老师的影响——学理科将来工作好找。1999年，我考大学失利；2000年，我终于进入大学门。所以，我的考大学经历是横跨两个世纪——从20世纪奋斗到21世纪。

上了大学，我仍然对政治一往情深。在学习之余，我大量阅读了文史哲党政方面的书籍，并报考了全国自学考试独立本科段行政管理专业。同时，我也积极参与各种课外活动，并担任系学生会主席。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层面和提高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

2001年7月，在庆祝建党80周年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从始至终，我都在密切关注，收集报刊资料，剪切图片文字，对政治关注的程度近于痴迷。

2003年7月，我大学毕业。但是，在2002年年底，我的工作就已签订。

毕业了，我把工作选在了大西北，最后落脚在青海西宁。同学大都去了东部沿海城市，而我却逆潮流而动反大势而行。当然，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有我

的理由：世界的未来看中国，中国的未来看西部，西部大开发就是机遇。在抗战时期，青年的志向是奔赴战场、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然而，在平时时期，特别是在 21 世纪，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下，青年的志向就是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我年轻，能吃苦，梦想创业西部，乐于奉献青春，想把国家需要与个人志向很好地结合。最后，我选择了青海西宁的一家国有企业，将要从事的工作与我所学专业完全对口。

在来青高厂之前，我曾对这个地方有过向往，并为其做了不少美梦。前面说过，2003 年 7 月大学毕业，而在 2002 年年底我就已签订就业协议。从签订协议到正式上班，半年多时间，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当工作协议正式签订时，我想着要到自己梦想中的地方去，别提心里有多高兴，随即拿来一本《新世纪中国地图》，翻到青海省那一页，看见蓝色的青海湖，搜索到省会西宁市，心里想着青高厂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的一个红点阻止了我的搜索，而又开始了漫无边际地想象，想象中的它：厂区有多大，楼房有多高，大门有多漂亮……这些还不够，我又去图书馆查找与之相关的资料，上网搜索与其相关的信息。看了这些，想到这里，我不由地从心中哼唱起王洛宾创作的那首经典的曲子：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流浪在草原
跟在她身旁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



顿时，映入我眼帘的是：蓝蓝的天、洁白的云、绿绿的草原、灵动的藏羚羊，还有那美丽动人的好姑娘。哦！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啊！

我查到的资料表明：西宁是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是青藏高原的第一大城市，是青海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的中心。同时，我掌握的信息也说明：青高厂是一个具有辉煌历史、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国营企业。

更为激动的是，我大学毕业设计的内容恰好与青高厂的产品相关。因此，我就有了理由给厂里领导打电话，询问有关信息。同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这个厂的一个师傅发表的文章。同样，我也就有了机会，给这个师傅写信，询问厂里的有关情况，表达自己的向往之情。

在去青高厂时，与我同行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三年同住一个寝室的舍友张义，是同学，也是同行，叫同学表明是情谊，说同行注定是冤家。此人可不一般，对我影响较大，后面将重点介绍。另一个就是张义的女友刘英，一个青春靓丽的小女生，此行是为张义送行。他们二人对外互称兄妹，实质已是男欢女爱，融为一体。三人同行，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一路欢呼，异常兴奋。

到了西宁车站后，我们不知青高厂的具体位置，就直接打电话给厂里。过了半个多小时，接我们的专车来了。一行两个人，一个是开车的师傅，一个是人事处王处长，开车的师傅主动作了介绍。这个王处长，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头，一双眼炯炯有神。

在我上下打量他时，他先走近我一步，伸出双手，高兴地说：“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我猛地伸出右手，激动地说：“你好！”

还没等王处长伸手，张义就先伸出双手，点头笑着说：“您好，您好！真不好意思让您亲自来接我们！”

在车上，王处长一路寒暄，问这问那。从车上的广播中，我听到，青海是三江之源，但不知道是哪三江，便问王处长。

王处长说：“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都在青海。”

接着广播中的话，他说：“天下黄河贵德清，贵德是青海的一个县。”

以前，我只知道“天下黄河富宁夏”，现在又多了这一句。透过车窗向外望去：高楼大厦、公路桥梁，树绿花红、清新自然，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别有一番新意和清凉。汽车三拐五转，到了市郊外的公路上。

天色渐暗，汽车经过青高厂大门时，我什么都没看清楚。最后，车停在一家高级酒楼前。王处长领我们上了楼，点了菜，说是有事先走一步，饭后有人来接我们，随即就下了楼。就这样，又成为我们三个人。等饭菜被逐一端上桌时，我们先是诧异，随后就高兴，只有三个人，桌子上摆的却有鸡、鱼、山珍、海味。坐车饿了一天，这里又没外人，我们也就无所顾忌，放开大吃起来。

饭后，当我们走到楼下时，有人热情地走了过来，带领我们回宿舍。

在夜色中宿舍楼是模糊的，而在宿舍里却格外明亮：白色的墙，像是刚刚刷过；两张床，两个桌子，两把椅子，都是新的；乳白色的荧光灯，很温馨，似有家的感觉。张义的“妹子”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就这样，我住进了青高厂，并且和张义住在一个房间。

第二天，我和张义去厂里报到。

当我们走出宿舍楼时，回头一看，昨晚在夜色遮盖下的宿舍楼，顿时在青天白日下现了原形：一座用砖砌成的三层楼，砖已没有棱角，坑坑洼洼，灰暗阴沉，像生命垂危的老人的脸。

当我们来到厂大门口时，破败的大门一览无余地暴露在眼前。进了厂区，我们看见大大小小的厂房已是年久失修，几个工人正移动着疲惫的脚步，远处还不时传来噪声似的机器轰鸣声。

对此，我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我一心向望的地方吗？曾经在想象中的一切是多么美好，可是眼前的这一幕却令我十分失望。此时，我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个师傅没有回信？为什么网上发布的信息是几年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招聘，为什么还专车来接、佳肴献上、刷新房子恭候呢？

我和张义去人事处报到，见到了那个漂亮的女工作人员，就是她当时给我们介绍厂里情况的。另外，我们也见到了先我们而到的几个大学生。据说，厂里今年招收大学生最多，将会有 20 多个，现在还有一部分未到。大家见面都很热情，其中，一个人令我们刮目相看。他叫申刚，西北工业大学毕业，身高体胖，威严庄重，像座活雕塑。十个人当中，四个来自陕西，四个来自内蒙，我和张义来自甘肃。大家都有同感，厂里所说的与我们眼见的不一致。

此后十多天，我一直不明白，这么多人将要干什么？每天只是打杂干些零活，比如搬家移桌椅、翻翻报纸、喝喝茶，半月时间，从没让我们进过车间。

有一天，我们 23 个大学生全部到齐，等待领导讲话。来的是厂里的大领导，我们都很高兴，一一向领导作了自我介绍。领导寄予我们厚望：“今年厂里招



你们来，就是想给厂里输入新鲜血液，注入活力，希望看到勃勃生机。”同时，领导也希望我们能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其中一个领导，是在毛泽东时代来此创业，现在是青高厂的元老级人物。他是江苏扬州人，讲话抑扬顿挫，饱含感情，有点儿像前总书记江泽民，令人肃然起敬。听了这些话，我们很受鼓舞，下决心一定好好干。

在 23 个大学生当中，申刚自然成了我们的头。我们每遇什么困难，总会去找申刚，而申刚又去找领导。只要是申刚去找领导，我们遇到的任何困难都能解决。

大家都是刚从大学校园走出，又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喜欢自由，爱玩。每个宿舍住两个人，下班后无事可做，闲着无聊。于是，大家商议，每个宿舍要有一台电视。这个任务自然由申刚来完成。申刚去找领导，领导很快答应。结果，每个宿舍就有了一台闭路电视。

然而，大家有了电视仍不满足，认为这个不好玩。听人说，青海湖很美丽，来青海的人如果不去青海湖，就等于白来。于是，大家又来找申刚。申刚去找领导，领导又一次没有拒绝。

在一个周末，大家一同去青海湖游玩，拍照留念，喝酒吃鱼，无不感到兴奋。青海湖，对于我这个距大海遥远的人来说，相当于来到了海边。顿时，我被这一片蓝给迷住，平静的湖面望不到边，鸟岛就像是一个乐园，湖是一个平静的面，而鸟岛就是这个平静的面中快乐的一个点。这快乐的点与这平静的面，本不相扰，却依依相连。看见鸬鹚岛，使我想起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鸬鹚列队站在渔船上，为渔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没有想到，自然中的它们是那么自由和快乐。就是这样一个小岛，却生养着这么多快乐的鸟。我想，这岛就像是一个家，不管鸟飞多远飞多高，最后还得飞回来。

从青海湖回来后，我们这些大学生都感到了心满意足。有一天，人事处的王处长把我们交给一个叫李老师的人。这个人以前是厂子弟学校的教师，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称呼。她和蔼可亲，慈祥得像个老太太，看上去只有 40 多岁，但据说已快退休。从此往后，李老师就成了我们的直接领导，管每天的考勤，分配实习任务。厂里规定：实习期一年，一年后定岗。这样说来，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仍然是学习，工资依旧是每月 700 块。

又过了一周，人事处王处长来到我们中间，说是要签协议，三年或五年。大多数人心里没底，大都签了三年。同时，王处长又讲到，正式签协议后，就

会有“三金”保障。他们都说“三金”是保障，必须要。当时，我不知何为“三金”？后来，我才明白，所谓“三金”，就是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当听到养老保险金时，我心中一惊，刚参加工作就会联系到养老，未免有点儿滑稽！

同时毕业的大学生成千上万，大多都是“孔雀东南飞”，只有极少数是“鸿雁西北归”。但是，不管是孔雀还是鸿雁，都是有所向往有所追求的。年轻人，特别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喜欢比较，我也不例外。我的同学大多去了东部沿海城市，听说每月工资1500块，管吃管住，生活条件好，气候宜人，环境优美；而我们每月只有700块，管住不管吃，生活条件差，高原缺氧，强紫外线照射。没有比较，就看不出差距，这样的差距使我有更多的思考。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一下子拉大了地区发展差距，致使发展快的更快，发展慢的更慢。当然，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是历史机遇造成的，与我们无关。我们想得很伟大，很崇高！我们年轻，敢于吃苦，乐于奉献！但是，现实依然很冷酷。在这个以金钱衡量价值的社会里，我们的任何辩解似乎都显得乏力。再想一想我们这个青高厂，不是曾经也很辉煌吗？为什么那个时候辉煌，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辉煌时是历史机遇造成的，现在这样又是谁造成的？是不是还是历史机遇？机遇抓住没有？我不知道。

然而，西部大开发被适时地战略地提了出来，这不仅给西部人带来了一线希望，而且也给我们这些“鸿雁”带来了机遇。毋庸置疑，西部大开发后的几年内，西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这样的变化是很有限的。那么，究竟有没有机遇呢？当初我们来青高厂时，领导一心想有所改变，认为我们是新鲜血液，注入这里会有活力，能出现勃勃生机，并且想方设法满足我们的要求，给我们的待遇胜过往年。当然，领导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当人才看，想留住我们，希望厂里因此会有所改变。总之，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是不会动摇的，因为我是中共党员，年轻能吃苦，乐于奉献！

很快，我被分配到车间实习镗床，时间三个月。之后，我将实习车床两个月、铣床两个月，最后才是数控机床，与专业相联系。

在车间实习，与师傅打成一片，这是领导的期望，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向师傅学习，就得与师傅在一起，一切行动听口令。师傅让你扫地擦床子，你就得扫地擦床子；师傅让你提水倒垃圾，你就得提水倒垃圾。当然，有资源不利用，才是木头。



有时，师傅也会让徒弟帮一点忙。徒弟帮忙，有时也帮倒忙，干活不留心就可能出错，不是断了刀就是干废了活，既影响了正常的生产进度，又延误了师傅的工时。

到了车间，大家都各就各位，专守一个师傅，勤学苦练。但时间不长，就有人感到不耐烦，发起了牢骚：这样的实习究竟有没有必要，时间这么长，能学到啥？

时间一晃而过，到了国庆节放长假。按照惯例，厂里职工放假三天。大学生认为三天假什么都不能干，不满意，闹意见。有的人提前请假想回家，有的人计划迟到几天去旅游。当然，回家的是那些距家比较近的，而旅游的只是那些喜欢玩的。

我的家不远不近，所以没回家；工资低，也就没想着玩。三天假，我只好在寝室，学习，看电视，听音乐。

收假以后，多了一些不安因素，回家的带来了一些浮躁和不安，旅游的带来了一些抱怨和不满。

接下来的日子，大家照常上班和下班。有时，厂里也组织一段时间学习和培训，尽管有一些人不满、耐不住、发牢骚，但大部分人都能较平静地工作。

元旦刚过不久，有些人就计划着回家。其实，大家都知道，厂里有规定，春节放假一周。有些人距家远，来回一趟，光路上就得一周时间。所以，有人鼓动申刚提前买票回家。可是，申刚这次没有争先，但也买了票。

到元月四日时，已有十人买了票，其余有人不回家，有人在观望。当然，我也买了票，原因是距家远，父亲有病，必须回家。

大家买了票后才去请假，先斩后奏使领导为难。最后，领导放我们一马，但有前提，要扣工资。

回家了，大家都很高兴。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总得带点东西，青海特产不少，能买的都买上，提着大包小包，高高兴兴往家赶。

正是这个假期，大家变化很大。

回到家里，工作上的事情，我向父亲详述一切。父亲看我一副得意的样子，什么都没说。家中就我一个男孩，父母都有传统观念，家又住在农村。辛苦上学多年，最终落到这步田地：工作距家远，环境又不好，工资还不如一个没上过学的打工人。显然，父母是对我的工作有些不满和失望，但也没办法。眼下，我已参加工作，终身大事也就提上了日程。既然是终身大事，就必须谨慎。开始，

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答应，理由是：立足未稳，不能谈；年龄不大，不急谈；没有对象，没法谈！此事也就作罢。

直到有一天，我去外公家拜年，母亲打电话说是有人要来看家。所谓看家，就是相亲。对此，我不同意，也没心情。但是，别人要主动上门，为了照顾两家脸面，我且答应。心想，看就看，谁怕谁，看了也白看！匆匆赶回家，人还没来，做好准备等待。结果，人来了，是母女二人，进门后满脸不高兴，意思是嫌我家穷。我心想，要是嫌家穷，就别来烦我！勉强演完戏，她留下了联系方式，我故意拿给父母看。随后，我就扔进了垃圾桶。为了不让此事再发生，同时也到了收假的时候，我就匆忙回了单位。

回到单位后，一切照常，上班下班，一天八个小时，一星期六天班，似乎一切都很平静。其实，这平静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不平静。回家的人都有变化。毕竟，家不像工厂，而远离工厂、远离青海。在家既可以与四方亲朋联系，又可以八面沟通。有联系有沟通，就会有比较；有比较，就会有差距；有了差距，就多了不平衡；有了不平衡，也就会有动摇、有想法、有变化！

回了一次家，我也想了许多，既想到了未来，又想到了眼前。车间的师傅，他们的父母，当年是在祖国的号召下来到青海创业。当时，他们一无所有，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可想而知，那时的条件苦不苦，环境好不好。可是，他们奋斗的结果，一部分人成了青高厂的技术骨干或领导，而大部分人依然是普通的工人。现在，他们大都退休，在家养老，其子女已长大成人，仍然是青高厂的职工，干着同样的活，一天一天这样干着，一代一代这样传着。想到这里，我又联系到自己的理想。当初，来这里是认为西部有希望，再苦再累也要干，热血可洒，青春乐于奉献！不错，我是中共党员，热爱政治，有抱负，有理想！只要这里有用武之地，我为什么要离开呢？在什么地方不是为祖国干四化！别人变化，别人动摇，我无能为力，也无法阻挡。

理想总是很美好，现实却非常残酷。人活着，并不只是为自己。上学十多年，靠的都是父母的血汗钱，现在终于参加工作，总得为父母想一想吧！自己年龄也不小，婚姻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吧！自己的发展也总要花钱吧！再看看自己的工资，每月700块，除过吃饭，扣除“三金”、日常零用，节俭下来的钱也不足300块。如果按理想情况计算，一年也只有3000多块。这样一算，令人担忧！难道我就只有理想不顾现实吗？难道我就只为自己不为父母考虑吗？难道我就只能靠节俭过这种紧巴巴的日子吗？

从家到工厂，多了一些不安因素，有人蠢蠢欲动，有所预谋了。回家的也有人一去不复返，此人便是凌云。凌云，陕西蒲城人，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他外表儒雅，生性好斗，能文亦能武，有点儿叛逆。

记得上一次，人事处王处长告诉大家，签订协议后，实习一年，一年后定岗。在那一天后，大家都在议论，实习一年，时间太长，工资太低。虽然大家都在私下议论，没有一人反对，但总的来说，比较平静，一切安好。可是，到了12月份，有些人就忍不住了，发起了牢骚，其中凌云的表现最突出。

大家围在一起，都在认真听。凌云说：“我的同学在广东，只有三个月试用期，现在已经定岗，工资每月1800块，而我们光实习就一年，工资才700块，还不到人家的一半！”

接着，他又说：“这是什么破厂，有人才都不会用！照这样耗下去，不出半年人都会走光！”

大家听着很起劲，心里很激动。

申刚插话：“现在想走，恐怕也难！”

我说：“已经签了协议，最少也得干三年。”

张义打断我的话，说：“什么协议不协议，没用！全都是骗人呢！”

听到“骗人”二字，大家心里着实一惊。

凌云叹口气，说：“我们都是被骗来的！想当初，同学去广东，多明智的选择啊！只有我们这些傻子，上当受骗了，还说人家好！”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争论不息。

当然，大家私下发发牢骚没什么。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人并不认为这是随便发牢骚。还别说，真有这样的人，此人便是康雄！康雄，内蒙古人，毕业于包头职业学院，生的眉清目秀，远看相貌堂堂像个人物，近闻声腔语调似个娘们。听其名，很仗义，但是有人称他为狗熊。其实，狗熊挺可爱，如果把人叫狗熊，就说明这个人一点儿也不可爱。

康雄与凌云并无仇恨，两人来自不同地方，毕业于不同学校，既不住一个宿舍，平时又不怎么来往，看似没有矛盾。可是，他们所学专业相同，都是机电一体化。领导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未来岗位是按专业分配。人说同学有情义，朋友是兄弟，同行成冤家。看来，此话不无道理！更何况，有小人参与，天下岂能不大乱！

那一天之后，康雄向那个慈祥得像个老太太的李老师打了小报告，添油加醋，

恶语中伤。

后来，李老师找凌云谈话。开始，二人都很谨慎，谈话风平浪静。可是，随着谈话的深入，双方的矛盾被激化，终于风不平浪不静。最后，凌云声音越来越大，老太太受了委屈，哭了鼻子。也难怪，一个慈祥和蔼，一个性烈好斗；一个和风细雨式地劝，一个狂风暴雨般地辩；一个是将要退休的老太太，一个是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就是这样的两个人，谈话的结果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

与李老师谈话后，凌云心中窝着火，知道是康雄所为。那天晚上，凌云冲进康雄宿舍，二话没说，见他就是一脚。这一脚可不得了！凌云上学期间练过跆拳道，一脚能踢破木桩。此时，凌云错把康雄当木桩。只见，康雄倒地，先是四脚朝天，后又抱成一团。

结果，康雄住了院，凌云被扣半月工资。当然，这也与李老师的哭鼻子有关。春节回家，凌云一去不复返。

凌云的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

第二个走的便是胡军。胡军，陕西宝鸡人，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生的肥头大耳，像个活宝，大家送其美名——盼盼国宝。此人生性多疑，心胸狭窄，胆小怕事。他动作迟缓，双手常抱茶杯，动不动还来几句秦腔，十足一个官僚！他的父亲是国家干部，母亲是人民教师，他就像温室的花草，受到百般关照。春节回家，他向父母详述工作经历，倾诉生活艰辛，父母听后更加心疼，经过多方活动，他的工作最终落实。胡军返厂后，就计划着离开。如果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那么第二个吃螃蟹的人就什么都不是。但是，胡军是第二个吃螃蟹的人，他善于继承前者，又乐于开导后来人。因此，后来人变得更加不安和心浮气躁。

第三个走的人便是申刚。申刚，不会踢足球却能当裁判，不懂篮球却能当队长，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在实习期间，师傅们没有不为他惋惜的：申刚是个人才，干这有些屈才！开始几个月，上班下班，他总是笑呵呵，一副乐天派！但是，半年时间过去了，工资还是700块。再加上，他为人豪爽，每月工资从无节余。凌云和胡军走后，申刚经常是不到下班时间就逃了出来，整天喊着：郁闷啊！郁闷啊！慢慢地，他那爽朗的笑声再也听不见。直到有一天，领导找申刚谈话，说是给大家加工资，由每月700块加到每月800块。可是，申刚还是走了。申刚走了，我们就成了群龙无首的散兵游勇。



凌云走了，胡军走了，申刚走了，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冲击。

对此，我也不是无动于衷。在工作之余，我不再看电视、不再闲逛，而是回到了自己所热爱的方面——重操自考旧业。我一直对政治情有独钟，上大学时自考行政管理专业，毕业时仍未考完，随后又跟随我转到了青海。这次考试，只剩最后三门，要是再加一把劲，就能全部通过。如果全部通过，估计今年7月份就能拿到文凭。有了本科文凭，我就多了一条发展途径。

其实，当初报考自学考试，我是有目的的。大学所学专业是工科，而自己的兴趣又在文科方面，大学毕业是专科文凭，而自己又想要个本科文凭。之所以选择行政管理，是因为这个专业既学政治又学管理，毕业后可以进机关当领导。现在想起来确实可笑，但在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同时，我又认为，在当今社会，有两个学位使青年人全力以赴、一心争取，一个是工商管理硕士，也就是MBA；一个是公共管理硕士，也就是MPA。但不管是MBA还是MPA，中国需求的空间大、工资待遇好，属社会金领阶层。当然，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得起的，昂贵的学费把有梦想的人拒之门外。

虽说行政管理既不与MBA沾边，又不与MPA挂钩，但我总想让其与两者靠近。有了本科文凭，我就可以考研，进机关就有可能。实际上，有我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少。

在这个只看文凭、注重高学历的社会，能力没有机会表现，也不容易被发现。社会普遍认为，北大清华毕业的都是人才，硕士博士学位的都有能力。事实上，是马是骡子，拉出来遛遛就会明白！不管是北大清华毕业的，还是硕士博士学位的，都得从实践中得到验证。

行文运笔至此，不能不提张义。自从来到青高厂，张义跟我一直很近。我们不仅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而且又是工作上的同事同行，共住一个寝室，同在一个锅内吃饭。但是，我们性格相异，志趣不投，相处着实不易。张义，为人奸猾，性格孤僻，形为讲义，实为奸诈。不过，他可算一人物，可贵之处也不少：能吃苦，善钻研，忍耐性强，勇猛好胜，有笼络人心之手段，有心狠手辣之本性。或许，这是一代枭雄所备之素质。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同学，有情谊；是朋友，似兄弟；是同行，不一定是冤家。在实习过程中，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小的矛盾不断，大的矛盾没有，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张义的女友刘英，今年中专毕业，找工作来到西宁。因此，我们宿舍变得热闹非凡，同时，我和张义的矛盾也因此而起。张义并非帅男，其女友却很正

典！刘英青春靓丽，个性张扬，要身材有身材，要容貌有容貌，这么在楼道一走，惹得男人们个个回头张望，连连夸口称赞——张义他娘的真有能耐！从此，大家对张义刮目相看。

说起张义的女友刘英，我们这群大学生当中也有一道风景：两对男女原来都是大学同学，同甘共苦，走到了一起，他们上班是同事，下班是夫妻，形影相随，亲密缠绵，弄得单身汉们直眼馋！

春节回家，父亲提到了我的婚姻问题，其实我也很着急，独在异乡为异客，身单影只心不宁。同住一个寝室，看到张义和刘英亲密缠绵，自个心中很不是滋味。

眼看自考在即，不能安心备战。更有甚者，一天晚上，刘英半夜溜进寝室，与张义同床共事。这般目中无人，毫无羞耻，让人心寒！他这明摆着是逼我从寝室搬出，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可言。

第二天，我就从寝室搬了出来，住进了另一个房间。

从此，我与张义相见如宾，但心中总有阴影。我是中共党员，张义从心里一直瞧不起中共，所以他对我更加蔑视！我自考行政管理，他更是冷嘲热讽！对此，我忍耐着，对其言行不动声色，不与其一般见识。

自考来临，我仓促应战，马马虎虎，没有感觉。

第二章

初恋苦涩

2004年4月22日，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天。从自考的紧张中解脱出来，想着放松一下心情，就独自一人进城。

上网聊天，看电影，玩游戏，耗时三个半小时。

从网吧出来后，我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走进一家面馆。一边看报，一边等饭。忽然，一则消息映入我的眼帘：“天涯之约：寂寞兰花，女，25岁，大专学历，私企职员，貌美心细，温柔体贴，欲觅同龄男士为伴，要求对方诚恳正直、稳重大方，有工作、有房子。有意者请拨打电话×××××××。”看到这里，我头脑发热，心血来潮，心想，何不会会这位寂寞兰花，说不定还会有意外收获呢！想到这里，我正要离开，鸡蛋面已端了上来，三下五除二吸溜完，匆忙离开。

随即，我又闪入一所公用电话亭，急忙拨通对方电话，说明来意，询问其地址，强调非见此人不可。没想到，这家公司就近在我眼前。

我疾步跨上对面那座楼的第七层，进了办公室，一问才知，这是一家婚介所，先要登记注册，交费100块。以免上当受骗，我先交40块，事成后补交60块。

这里的人随即拨通我要见的那个人的电话，说明了我的来意。就这样，在等待中我与这里的工作人员进行交谈，再次被他们的诚恳态度所打动。

过了不到20分钟，她来了，进门后直奔另一间侧室。我抬头一瞥，见其身材高大，剪发头，红脸蛋，心中不由暗喜。最后，我们二人被安排在一个房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一番客气之后，我细看其人：柳眉，杏眼，苹果脸，不俊也不丑。通过开诚布公地交谈，我知其所说与报纸上所登信息大体一致。

我问：“你为何通过这种方式交友？”

她说：“朋友一片热心，不好推辞，开始不同意，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她问：“你为何来此？”

我说：“幸福要自己寻找，人生要自己把握。无意间看到信息，觉着有点意思，想见此人，就来了。”

那天之后，我心中只有高兴，自我陶醉着，但始终没有打电话给她。

直到过了一天，也正好是个周末，婚介所的人先打来电话，试探我的口气，随后她就打来电话，说是要来我的单位看看，我欣然答应。虽说在周末，她能休息了，但我还得加班，不得已，心里只有乐，就请了半天假，亲自去车站接她。

她叫赵晴，青海乐都人，毕业于青海大学，就职于一家私营企业。她在私企工作，我在国企上班；她大专文凭，我大专毕业；她端庄大方，我沉稳正直。心想，我和赵晴可谓门当户对，天造地设！

开始时，我们都很谨慎，相互尊重，以诚相待。为了恋爱，我乐于付出一月工资，配备小灵通一部。上班一身工作服，满身油污，忙得不亦乐乎；下班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急着进城约会。

刚开始的几天，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往城里赶。我们一同吃饭，一同逛街，一同散步。有时，我们也去公园，面湖而坐，侃侃而谈。每天晚上，我们的电话不断，短信频传，熟悉的铃声——上海的秋天，成了我们的爱情信号。

就这样，赵晴成了我的初恋情人。

时间很快到了五一，我们厂放假三天，赵晴公司放假一周，短暂的假期给了我们短暂的自由。古城西宁，五一与众不同，劳动人民在欢度节日喜庆的同时，也陶醉在郁金香的芬芳当中。争奇斗艳的郁金香，浓香弥漫古城，美名传遍河山。藏族、土族、蒙古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风景亮丽特别。我和赵晴游在其中，乐而忘返。

放假的第二天，我又进城去找赵晴。赵晴领我去她的寝室，我们海阔天空无话不谈。她谈梦想，我说理想。她梦想创办公司当个老板，向往别墅轿车世界游览，坚信金钱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梦想为任一方造福于民，向往淡泊明志藏书万卷，坚信信仰至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梦想也好，理想也罢，我们想得都很美好。可是，我们志不同，道不合，难以为谋。我们的热恋由此降温，她回家，我上班，相互有了距离，彼此多了思考。

我与赵晴相识至此，只有十天，十天可谓短得不能再短，但是，正因为这种短才有了美感，就像少女的裙越短越撩人。相识短，相知短，可想而知，相恋几乎没有内容，没有手拉手，没有接吻拥抱，更没有激情演绎，纯得几乎像中秋的月一尘不染。正如她所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欲望都在不断膨胀。

但是，我们的确是在相恋。相见时，笑脸相迎，心花怒放，任何一个表情都会令人过目不忘；离别时，含情脉脉，依依不舍，欲说还休的样子使人回味无穷；不能相见时，那般地魂不守舍，坐卧不安，别提心里有多难受；上班时，常常发呆；吃饭时，情不自禁地笑；晚上休息时，梦中唤其名。真的，我爱上了她！

回想自己的过去，恋爱一片空白。上高中，不宜谈，暗恋伤神；上大学，没谈成，为了学习，索性不再谈；工作了，想谈，却找不到对象，自认为缘分未到。没有恋爱，不等于没有需求。上大学，同学同居，成为时尚；工作了，同事同床，见怪不怪；飘在城市边缘的游民，生活空虚，渴望有人来陪。

当然，恋爱不等于同居，恋爱是美妙的，同居是现实的。恋爱是男女感情交流的过程，只是一种心情；同居是男女生活演绎的开始，只是一种需要。不错，同居只是一种需要，只要两厢情愿，安全可靠，无人会干涉。

其实，我和赵晴都渴望有生活，但这种生活不光是同居，还得有恋爱，要长久，一生一世。如果说恋爱是花，生活是果，那么同居就是无花有果，花开花落。有花无果，多了无聊；有果无花，少了过程。没有过程，没有基础，有生活恐怕也不会长久。

我和赵晴相处只有十天，我们之所以没有内容，是因为彼此都很慎重，既渴望有生活，又希望有未来，既想到现实的需要，又想到未来的长久。现实和未来原本就是一对矛盾，只是现在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恋爱是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有恋爱的生活，总让人放心，总会长久。



恋爱中的男女，谁不渴望天长地久呢！可是，我和赵晴的恋爱是什么？短暂的十天，真正相识吗？能相知吗？是相爱吗？只有亲密，没有距离；只有甜蜜，没有痛苦；只有理想美好，没有现实基础。这样的感情可靠吗？没有时间，没有基础，志不同，道不合，如何在一起？对方的缺点是什么，知道吗？知道后能包容吗？优点又是什么，如何呵护，懂吗？我在问自己，心中一片空白。

申刚走后，厂里领导为了留住我们，每人每月工资增加 100 块，至此，每月工资 800 块。但是，凌云的话仍在耳畔回荡：广东的同学每月工资 1800 块……而我们的 800 块仍不足其一半。

此后，尽管领导千方百计想留人，但是断断续续总有人要走。到了五月中旬，厂子又走了五个人——内蒙三个，东北两个，同时来又同时去，好像旅游度假一样，来去匆匆。至此，同时进厂的大学生已走八个人。但是，我仍然不为其所动，只是比以前更多了一些思考。

车间实习，我先后实习了镗床、车床、铣床，最后轮到了数控机床。终于联系到了自己的专业所学，心里非常高兴，并暗下决心，多向师傅学习，勤问勤思勤动手。下班后，我加班加点帮师傅干活，努力钻研专业疑难问题。心想，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人才总会有用武之地。

以前，学习数控专业的有四个人，走了两个，现在就剩下我和张义。每天上班，张义帮师傅干活，很勤快，有心机，暗里常记笔记；晚上，他一个人常常钻研到深夜。可是，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喊着要去广州，并多次问我何时走，还动不动来几句黑话。他有个毛病，爱说黑话，陌生人听了，慑于威吓，敬而远之，而我知其德行，总不以为然。显然，张义暗里已经跟我在较劲，实际上，他是从没想着要离开。

五一过后，赵晴与我明显少了联系。我们之间保持了距离，每周见面一次，两天通一次电话，只是短信每天频发，有了精彩短信就相互转发，有了搞笑短信就相互逗乐。就这样，我和赵晴之间的恋爱关系继续维持着，大的矛盾没有，牢骚抱怨不少，但总能相互安慰，相互鼓励。其实，赵晴成了我的精神影子。在别人眼里，我有了女友，不再是单身。不错，赵晴虽没给我现实的需要，但她给了我精神的安慰，虽不能经常在一起，但时常有关心。

转眼到了六月。一天，听康雄私下嘟囔，厂子马上要倒闭。开始我并不以为然，渐渐地大家都在嘀咕，师傅也在议论。于是，我想厂子可能要有大的变动了。

一周后，厂子来了新董事长。新来的董事长，叫孟建华，上海人，四十五岁，

研究生学历，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他一米八的个头，清瘦的面庞挂一副银丝眼镜，文质彬彬，既像大学教授，又像中央大领导。青高厂的全体职工和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新来的孟董事长身上，希望他能力挽危局，扭亏为盈。还好，孟董事长不负众望，新官上任三把火，已经到处点燃了希望之火。

到了六月底，厂里渐渐有了变化。厂大门变了样，清新自然，简洁明了；厂名金光闪闪，厂标更加醒目，门卫换成了年轻人；每天上班下班，青高厂人有了自信，看到了希望。这是形象，也是方向。这是一大变化。全厂上下，实行“5S”计划，齐心协力，突破年产值5000万；车间竞赛，奋战60天，完成生产任务。这是目标，大家有所追求。这是二大变化。重建工会，丰富业余生活；开展党员模范带头活动，奖励先进个人和团体，严惩违纪违规人员；组织拔河比赛、篮球比赛；举办纪念建党83周年知识竞赛活动。这是组织力量，出现生机，有了干劲。这是三大变化。孟董事长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工资每月增加100块，并且，很快进行了岗前培训，我和张义被分配到工艺科。

令我想不到的是，参加“七一”建党节。我是中共党员，也是我们这些大学生当中唯一的党员。在会上，我重温了入党誓词，心潮澎湃，无比自豪。厂里党员不少，多年以来，党组织没有加强，今年恰逢新官上任，厂里赠送每个党员毛巾被一条，我也沾了光。在参加纪念建党83周年知识竞赛的活动中，我代表科室参赛，获得了一等奖，奖给我一套《唐诗宋词》。这些光荣、自豪、奖励，只因我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正因为这些，又给我带来了麻烦。

我和张义被分配到工艺科后，跟随同一个师傅。一个师傅带两个徒弟，本无话可说，只是，这个师傅不同寻常。他叫张明，四十多岁，是厂里的技术骨干、电脑专家、工程师，是个稀缺的人才。但是，他性情孤傲，胸怀狭小，生的一副牛眼，对人发怒时，直刺骨髓，令人胆战心惊。张明就是我在来青高厂之前写信的那个师傅，写信本来只想表达向往之情。可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慕名而来，相见不欢。因此，张师傅对我有了第一道防线。

据说，2000年厂里选拔科室主任，两个人选，一个是牛虎，一个是张明。牛虎，工作八年，守纪律，负责任，1999年获得“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张明，工作十三年，好钻研，能吃苦，1996年被评为“创新标兵”，1998年获得“技术能手”称号。同事一致认为，科室主任非张明莫属。平时，张明独来独往，一心钻研技术，而牛虎，聪明好动，常与领导沟通。选拔结果，出乎人们意料，牛虎是科室主任。对此，张明愤愤不平，找领导讨说法，领导说了三

点：牛虎是中共党员，工作认真负责，与群众打成一片。后来，张明才明白，牛虎的舅舅是王副厂长的表姐夫，而自己败北的原因只是朝中无人，不是党员。从此以后，张明不问政治，专攻科研，性情更加孤傲，从骨子里蔑视中共党员。这一点，张义与张师傅有相同之处。所以，在纪念建党 83 周年的前后，当我高兴的时候，张义和张师傅心里不痛快。因此，张师傅对我多了第二道防线。

每次去车间服务，张义相伴张师傅左右，而我总是被落在后面。有人见到张师傅后就打趣：老张和小张下车间了！而自己总是被忽略。再加之，张义为人奸猾，善于察言观色，投师傅所好，当面甜言蜜语，背后挑拨离间。而自己生性愚钝，不懂人事，跟随师傅多日，没有像张义那样，不是请师傅吃饭喝酒，就是为师傅端茶送水。在同事眼里，张师傅与张义形同父子，关系很融洽，而自己迂腐木讷，与其格格不入，显得很另类。因此，张师傅对我多了第三道防线。如此三道防线，可想而知，我和张师傅相处有多难！

古城西宁，有中国夏都之称。的确，这里的夏天凉爽宜人。青藏高原，被人类称为世界屋脊，而西宁就是青藏高原的门户。世界上高原不少，唯独青藏高原高得有些特别，这里不仅海拔高，而且气候干燥、缺氧、紫外线照射强。但是，正因为这样，它又向人类提出了挑战。人类不仅征服自然，而且也向自身挑战。

七月的高原，金灿灿的油菜花盛情开放，绿油油的牧草生机盎然，黄绿相间，绵延千里；洁白的羊群，墨黑的牦牛，点缀其中，格外清新自然；笔直的公路像一条墨线，无限延伸；公路两旁，身着民族盛装的高原人民热情欢呼。这样的人间美景，恰似专为世界人民绘制，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身着绘有各国国旗标志的彩服，足蹬具有现代化高速度的飞骑，融汇成一条彩色的飘带，飞舞在这美景当中。这就是第三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比赛，自然地成为高原一道亮丽的流动风景线。

美丽的青海，凉爽宜人的夏都，亮丽的流动风景线，吸引了四方游客。然而，我不是游客。这里的美丽、凉爽宜人、流动风景线，并不能使我迷恋。我是想干事的青年，我在寻找，我在思索……究竟我在寻找什么，思索什么？我也说不清！而我又寻找到了什么，思索到了什么呢？我在问自己，心中很茫然！

孟董事长来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岗前培训。实际上，我们仍然在等待。我和张义同进一个科室，同跟一个师傅，这个师傅便是张明。如前所述，张师傅对我有三道防线，与其相处实在太难。我和张义虽然进了工艺科，但是这里

并无我们的位置。从外搬进两把椅子，放在科室最后面，这便是我和张义的岗位。

张师傅办公有电脑，有任务时他“啪啪啪”地敲几下键盘就完事，没有任务时他尽情地玩游戏，玩着玩着，意识到还有两个徒弟，就胡乱地拣本书扔给我们。当他玩累了，就领着张义和我下车间游荡。到了车间，他这儿看看，那儿瞅瞅，不言不语。遇着工人有问题问他时，他三言两语，比画比画就解决问题。我和张义每遇不明白的地方或疑难问题问他时，他总是把显而易见的问题不厌其烦地讲解，却把本质问题避而不谈。在车间转悠累了，他又回到科室，喝茶、聊天、玩游戏，等待着下班。

工艺科用电脑绘图、编工艺、写程序，张师傅就是不给我和张义用电脑的机会。每天上班，别人办公，我和张义坐在科室最后，垂着头看书。张义耐性好，坐着一动不动地看书，而我心浮气躁，不是打盹，就是走神，根本看不进去。时间长了，张义动了心机，偷看师傅笔记，溜出科室下车间，而我耐不住性子，无心看书，又无意进车间，就逃到了外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晒着太阳，发着牢骚，消磨时间。

到了八月，北京有机床展览会，厂里组织产品参展，张师傅去北京出差。师傅这一走，就是一月。两个人用一台电脑，就会有一人操作电脑，另一人继续坐冷板凳。显然，师傅的电脑就成了我和张义争夺的对象。开始，我们相互尊重，两小时一交换，若遇不懂的问题，就共同探讨。有时，我们也会问科室的师傅，但他们总是三言两语把我们打发走，时间长了，问得多了，我们也就无心再问。渐渐地，张义操作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我对其没有任何办法，无奈，只好下车间同工人师傅交流。说来也怪，同在一个工厂，同一个科室的师傅对我们总是小心设防，而车间的工人师傅对我们总是热心赤诚。一线的工人处于最底层，人虽不多，但创造的价值成千上万，而坐办公室的人，总是很多，每个科室都是人浮于事，而且关系复杂。

在北京机床展览会上，我们的机床存在质量问题，不是发出异响，就是漏油成灾。对此，参展人员无奈，商家摇头，领导气愤。事实上，领导曾多次强调：质量就是生命，不严把质量关，就等于自个抹脖子！可是，一切好像都无济于事。

张明出差回来了，我和张义便又各就各位，继续坐冷板凳。科室主任李勇，活像一尊弥勒佛，对谁都笑呵呵，从来不发脾气。自从我和张义进了科室，每天上班我们来，下班我们在，就行，他从不多言。我和张义找李主任谈话，要求安排工作。一见面，他笑脸相迎，热情有加，问我们在科室适应不适应，生



活上有什么要求，学习上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向他提出。在我们说出要求安排工作时，他满口答应，说是正在想办法，很快就会有结果，并希望我们平时多与师傅交流沟通，等等。李主任的这些话，全是一些没用的空话、废话！

此后不久，技术部的田总找我和张义谈话。田总是个实在人，说是只要我们跟张师傅用心学，以后，张师傅出差在外时，希望我们能够独当一面，并且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学习新的软件。向师傅学习，师傅有设防，那就得用心，这话说得多好！可是，学习新的软件需要有电脑，一个师傅，两个徒弟，只有一台电脑，师傅又占着不离座，怎么学？很无奈！

一天，客户来厂购买机床，有试切任务。张师傅有事干了，就带着我和张义下车间服务。有客户来，就有销售部的人作陪。

销售部经理是牛虎。牛虎在2000年当上主任，四年后，他又当上了副经理。2000年，张师傅与牛虎竞选主任失败后，一直对牛虎含恨在心，所以，他们二人关系很不好，长期闹矛盾。由于业务上有联系，两人经常见面。每次见面后，他们总是冷言恶语相向，明争暗斗往来。

小刘是勾副总的外甥、牛虎的得意门生。他是个笑面虎，见人爱笑，背后常搞一些小动作，仗着当副总的舅舅，无人敢惹。张师傅见了小刘，时而开玩笑，时而瞪牛眼，搞得小刘很不自然。牛经理见了我和张义，面带微笑，从不多言。

张师傅下车间，张义帮着提电脑，我拿刀具和工件，两人相伴左右。

见状，牛经理打趣道：“张师傅外出，有保镖相随啊！”

张师傅冲其嘿嘿一笑，说道：“徒弟护驾，平安平安！”

到了车间，我和张义装夹工件，张师傅在电脑上绘制试切图形。当我和张义装夹好工件后，张师傅绘制的小汽车模型出现在了电脑屏幕上，一旁的客户为张师傅的精湛技术连连叫好。

小刘也直夸：“张师傅真厉害，画啥像啥！”

张师傅谦虚地回了一句：“小意思，小意思。”

我和张义只有遗憾，没有看见张师傅绘制的全过程。

可是，牛经理不以为然，说：“张师傅，下次画个人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张师傅不假思索地冒出一句：“人好画，女人更好画，下次画对奶子，送给牛经理。”

张师傅的这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小刘正得意地大笑时，牛经理变了脸色。小刘看到了牛经理的这一变化，突然停止了笑声，十分尴尬。不

知为何，张师傅又向小刘瞪牛眼，使小刘更加不知所措。

张师傅正在传输数据，我和张义站在一边看。很快，机床就按编好的程序开始了自动加工。

牛经理转向客户，讲解机床的性能。客户要买的这台机床是卧式加工中心，是厂里的拳头产品。张师傅看机床运行良好后，独自找人去聊天、喝茶。围在机床周围的就剩小刘、张义和我。

大约半个小时后，小汽车的外形已加工成。在停机换刀时，我去了水房。开机再加工时，张义去了水房，小刘自动走开。几分钟后，“嘭”的一声响，断了刀，小车没了模样。张师傅闻声赶来，一对牛眼，直刺得我心惊胆战。此时，已不见张义和小刘。

显然，是有人改了数据。是谁改的数据？为什么要改数据？如果数据一改，加工肯定要出问题。出了问题，现场就我一个人，不见小刘和张义。所以，私自修改数据者非小刘和张义莫属，并且张义的可能性要大，因为小刘不全懂这些。那么，张义为什么要针对我呢？

回到科室，李主任问我怎么回事，我只是客观地叙述了事件发生的过程，没有猜测，没有怀疑，责任一身背。然而，还是有人见风就是雨，唯恐天下不乱。这人便是科室的郭师傅。郭师傅是李副总的夫人，也是王副总夫人的同学，听见我说小刘，顿时，她就双耳耸立，眼睛放光。当然，同在一个科室的还有人事处王处长的夫人黄师傅、第二车间主任的夫人孙师傅。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三个领导的夫人，凑在一起，叽叽咕咕个没完，看来是要唱大戏了。

从此以后，科室的师傅们对我另眼相看，彼此多了设防。看看自己，一个科室 18 个人，三个领导夫人对我指后背，张师傅对我有三道防线，同学兼同事张义对我排挤，只有科室李主任，见了我依然笑脸相迎，热情不减。

屈指算来，从 6 月到 9 月，我到科室已近 90 天，依然在坐冷板凳，依然没有正式岗位，虽说每月工资可拿 900 块，可是我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未来在哪里？我很着急！但是，领导不急！师傅不急！同事劝我：无事可做好，只要工资照拿就行！然而，我却不这样想，我只是想干点事，而不是被闲置，哪怕让我去车间当工人，我也非常乐意。

一天，张师傅喝过酒后，对我说：“小黎，当初你给我写信，说实话，我也很为难，只是看你向往这个地方的心迫切，我也就没说什么。后来，你来了，你和小张跟了我。你看人家小张，电脑知识懂得多，专业知识又扎实，人又聪明，



学习刻苦，锐意进取。”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你要明白，这里的人都是老狐狸。你人太老实，老实没用！你是中共党员，党员又有何用？全是狗！要有真本事！要记住，你的饭碗子就是你的专业知识，一定要钻研！我多次对你说，要多钻研专业，多读书，你就是不听。没办法，如果领导向我要人，我会推荐小张，你要有心理准备。”

张师傅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对牛眼直刺着我。

我知道，张师傅说这些话，对我将意味着什么。很明显，他是在向我摊牌，下逐客令。

后来，听人说，张义请张师傅吃过饭，喝过茶，送过礼。

再后来，又听人说，私自修改数据的人是张义和小刘，小刘是在张义的指示下对我下毒手。我明白，下一步我将会去哪里。

我去找李主任，希望他能同意我去车间。

李主任仍然对我笑脸相迎，问：“小黎，你为什么要去车间，去了干什么？”

我说：“我想到下面锻炼锻炼，多学些知识。”

他看我的主意已定，就说：“你先去车间问问，看人家要不要你？”

可是，等我到了车间，李主任的电话已打过。

车间主任笑着问我：“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呀？”

我说：“我想向工人师傅学习，想从最底层干起。”

他说：“你的想法很好，只是这里没有空缺。”

因此，我又无功而返，再次感到失望。

一切都不顺利，心情异常郁闷，恰好又是在周末，我就独自进城去找赵晴。

自从五一后，赵晴实际上成了我的精神影子。我们见面的次数由一周一次变成了两周一次，并且每次见面彼此再也没有了初次相识时的那种感觉，而更像是同事之间在例行公事，匆匆来，匆匆去；打电话的次数不再是两天一次，而是一周两次，并且每次都是我主动打电话给她，打电话的内容也无非是你好不好干什么之类，少了缠绵；只是，短信仍然频发，但也无非是一些现成的话语，属群发短信一类，不过，一个人在没有别人可盼望时，这样的问候还是很及时、很到位，有时也感动。这一切，似乎在说明：我和赵晴不再是热恋中的男女，而更像是姐弟，多了关怀，少了缠绵。

记的有一次，赵晴问我：“你看咱俩像不像姐弟？”

我反问一句：“是不是因为你比我年龄大？”

她没有说话。事实上，赵晴只比我大一岁，她属羊，我属猴。

我知道，我和赵晴之间少了什么，应该有点什么，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发生点什么，但谁又都不想把话挑明，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之所以这样谨慎，甚至有点木呆，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同，不同志，不合道，也就难相谋，同时，我们谁都想有未来，能长久。

过了不久，我和赵晴之间的那种渴望都变得很强烈，但是这种渴望越强烈，彼此心就越难靠近，受到的伤害也就越深。

最后，赵晴对我说：“你还是做我的弟弟吧，我希望有你这样的弟弟。”

为了自己不再受伤害，为了她不再受伤害，我也就默认。

就这样，又过了不久，自己不仅没有做好她的弟弟，反而受伤害越深。

这次进城，我的心情异常郁闷，想有所发泄。我去找赵晴，希望能与她深谈一次，彼此都能有所改变，不再受伤害，并且在我心里藏着一个假设，如果赵晴同意，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对外称姐弟，实际在同居；彼此不影响，再找真伴侣。如果这样，就可以做到：既能满足各自的现实需要，又能继续寻找彼此心灵的永久依靠。想到这里，我的内心怦怦直跳，打电话给赵晴，相约在那个有湖的公园。

其实，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赵晴也在做考虑。赵晴心想，事到如今，不能再逃避，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她心细，临出门时，没有忘记拿那把红雨伞。

我和赵晴到了公园，依然肩并肩，面湖而坐。不过，今天略微有些不同，虽然两人肩并肩面湖而坐，但是两人之间明显有了距离。我们先是目光相对，淡淡而笑，相互致意，之后，就是一脸严肃，没有言语，好像都在沉思，都在等待，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

赵晴远望湖面，低头，抬头，故作镇静，欲要开口，被我打断。“我有要事与你相商。”我鼓起勇气对她说。

赵晴心中一惊，没有说话，疑惑地望着我，心想，他会有什么事？还要与我相商。

可以看得出来，赵晴的表情有点慌乱。

不过，她很快就镇定，说：“我有个决定，必须告诉你。”

我感到有点出乎意料，心想，她会有什么决定？还得必须告诉我。这时，我才发现，她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红雨伞。



我有点莫名奇妙，便问她：“今天不下雨，拿伞做什么？”

她一字一句地说：“明天要下雨，今天有防备嘛！”

听到这里，我更是不解其意，心中正纳闷，她说：“还是我先说决定吧，你一定要镇定啊！”

看她诚恳的样子，我不忍心拒绝，同时，我又忘不了自己的假设，沉默不语，面无表情。突然，我听到：

“我要结婚了。”她极为镇定地说出了这一句。

“和谁？”我条件反射似的问。心想，她和我结婚不可能吧。

“什么时间？”我接着问。

她镇静地说：“国庆节那一天。”

我心中盘算，今天是9月23日，距国庆节不到10天，想到这里，我心中有点慌乱，急问：“和谁？”

她看到我的不安和紧张，关切地说：“你别急嘛！”

然后，她慢慢地说：“很对不起你！其实，我不该瞒你，上次我问你我我们像不像姐弟，本来就是想对你直说的，可是又怕你一时想不开，心里难受。事到如今，我不能再瞒你。”

说到这里，她关切地望着我，渴望我能理解。

听了这些，我心灰意懒，目光呆滞，面无血色。同时，我又不失男子汉风度，挤出一句：“我没事，你说吧！”

听我这样说，她似乎有些激动，又有些感动，向我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她们的故事。

那是在环湖赛的日子里，在一次业务往来中，赵晴和胡岩相识。胡岩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格尔木人，30岁。他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没有继续考大学，而是独自一人来西宁闯荡，打拼十一年后，才有了现在的这份事业。虽说他资产不过百万，但也风光，有车有房有派头。不过，赵晴看重的只是他的打拼经历和创业精神。他们真正有交往，是从八月份开始的，两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不过两月，不短也不长。但是，不管怎样说，赵晴与胡岩的确要结婚了。

听了赵晴的故事，我无言以对，故作镇静地对她说：“祝你幸福！”

赵晴既幸福又激动地说：“谢谢！谢谢！”

之后，她又补上一句：“希望你也能尽快找到真爱。”

当听到“真爱”二字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假设。

这时，赵晴问我：“你有什么要事与我相商？”

我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心想，既然如此，何必再说，抬头望着湖面。

赵晴看见我心慌又沉默，也转头朝向湖面。

两人面湖而坐，肩并肩，此时，只是彼此的心更远，没有言语，没有渴望，只有沉默，只有回忆。顿时，往事一幕幕……

就这样，过了许久，赵晴转过头，注视着我，语气极其平缓地说：“我该走了，你要多保重！”

看她已起身，我也就缓缓站直了身子，很快意识到，应该说点什么，可是又不知说什么好，突然冒出一句：“我能参加你们的婚礼吗？”

她不说话，已经把那把红雨伞放在了我的手中，转身，走了。

我目送着她的背影，直到她过了桥，转过弯，消失了……

看着手中的红雨伞，我内心久久不能归于平静。此时，又不知从哪里飘来那熟悉的旋律，仿佛专为懂我而来。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k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 every wo'wo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when they get to the part
where he's breaking her heart



梦在青藏高原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

这么美妙的曲调，我们曾经一同歌唱，不知为何，此时却是那样的忧伤！然而，就是这首歌，此后的多少年里，我一直在心中惦念，并时不时地拿来哼唱，只为我们一起走过的片刻欢悦与此生最为记挂的永久珍藏。

第三章

职场失意

自从与赵晴分手后，我的情绪很低落。每天上班，遇见师傅不说话，碰到领导不问好，每进科室犹如进牢笼；与张义貌合神离，跟张师傅从不多言，在科室更加谨小慎微；埋头看书，打盹，发呆，趁师傅不注意，逃出牢笼，在厂区游荡。有时，常遇见与我同病相怜者，一同晒太阳，聊聊天，发发牢骚。

一天，我正在厂区游荡，遇见小杨。小杨被分配到设计科，至今没有岗位，跟的师傅是个赌徒，对小杨不闻不问。小杨在科室无心学，郁闷得很，逃到外边与我相遇。二人相遇，心里合计，逃到厂外去玩。厂里有规定，上班时间，出厂需要证件。小杨和我没有想着用证件，而是找到了“突破口”，一同“飞”过墙外。二人在外，自由自在像出笼的小鸟。我们一同上网，四处游逛。快到下班时，我们又从墙外“跃”入厂内，回到科室仍无人问起。就这样，我有了第一次“飞跃”。

也许，别人已是“飞跃”多次，而我仅此一次。后来我想，这哪里是工作，简直是放羊！每天上班，我们就像是羊群被赶到山上，四处流浪；临下班时，又像是羊群被赶入羊圈，无人看管，无人管饱。有时，我们还不如羊，羊有草吃，



羊有自由，羊不吃羊。想到这里，我想学狼，狼能吃羊，有时也吃人。看看周围的人，全变成了狼，狼吃人，但狼不吃狼。人，吃羊，吃狼，也吃人。想想人有多恶！又想想，人还是有善恶的。恶人为恶，善人为善，善人总被恶人欺，为何？善人太善，恶人太恶，要想善人不被恶人欺，善人得学恶，学恶人的恶。可是，我终究不是狼，而是人，只想有事干的人。与人为善，与狼共舞，这是生存的真理，游戏的规则。我在思索，我在寻找，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未来在哪里？想想自己，为何到了这步田地！

当初，满怀创业的激情来到青高厂，梦想在此大干一番，能有所作为。当别人面对恶环境、低工资、看不到希望而选择离开时，我坚信自己的选择，并坚持认为这里会有希望。直到孟董事长来了之后，厂里出现了活力，有了生机，看到了希望，使我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可是，事到如今，我来厂已一年有余，至今仍无岗位，技术没学到，能力没提高，同事多排挤，师傅多设防，领导多冷落，身上仅有的一点锐气也被耗尽。

我只是想干事的青年，我的要求并不高，就是想干事，能有工作。可是，就这点要求，也得不到满足，看不到希望。这是为什么，厂里为什么要招人来，来了又不能用，究竟是不会用，还是不敢用？为什么厂里有了希望，很快又变得看不到希望？为什么厂里的产品质量不过关？为什么师傅多设防？为什么人才到不了岗位？为什么关系这么复杂？我在问自己，这究竟是为什么？原因在哪里？没有答案，找不到出路！

在找不到出路时，我总能想到自己的兴趣。看看自己，四月份自考三门，要是顺利通过，七月就可拿到文凭。可是，事与愿违，我只过了两门，所剩的一门课程，十月份没有考试安排，只有等到明年四月份再考了。这样一来，也只有到明年七月才能拿到文凭。这是何等的可悲！

再想想自己，相恋五个月的女友，将要成为新娘，但新郎不是我。这又是多么的可怜！

看到这里，想到这里，我没有了出路。四面都是墙，我处围墙内，心慌慌找不到出口。抬头望天，天空变得更小，被云笼罩。无处可逃，上天无望，只有一条，入地安息吧！可是，入地容易安息难啊！

我有父母，我还年轻。有父母，我就会有人爱，有依靠；我年轻，我就有希望，有可能。没办法，我还得在地上，等机会，盼希望。

想到这里，我感叹，人是多么可怜！一个人，微不足道，赤条条到了人世间，

恍惚一生，不过百年。自私可怜，只为吃饱穿暖，必将成为行尸走兽！想到世间，为众人谋福利，注定会留名千古！

当然，我不想成为行尸走兽，也没想一定要留名千古，我只想有事干，会思考。生不求百年，死前能看到：一生干过事，有过思考，就足矣！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科室李主任托人对我说，销售科要人，问我想不想去。那天，我正巧不在科室，有事进城了。真可惜，我没有机会详细了解其具体内容，更不知有没有文件。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心想，我终于有了可逃之处。

然而，一周之后，我的希望又变成了失望。这个消息没有了下文，我成了别人的笑料。

后来，我才明白，销售科根本就不需要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消息，是因为领导看到我近来思想有问题，感觉不妙，想以此来拖延时间，稳住我的心。

在当时，张师傅也明白，但他多方干涉，就是不让我去。很显然，张师傅不喜欢我，希望我早走，但他又不希望我去销售科。他劝我不能去那里，那里没好人，去了要吃亏。我明白，张师傅与销售科的牛虎有过节，他之所以不让我去，是因为他怕我成了他的敌人。事实上，我已经成了他的敌人，我恨他！但是，我恨他并不是因为这件事。

张师傅在劝我的同时，又向我建议，说是天津有一家私企要人，工资有多高，老板待人多好，环境又有多舒适。我明白，他这是在赶我走，如果真有这么好，为什么不让张义去？同时，我也不明白，他为何如此讨厌我、排斥我？

真的，我快要崩溃了！我不能再等待！我也不会再抱任何幻想！我必须走，立刻走，不惜一切代价走！天下这么大，何处不养人，此路行不通，路有千万条！我年轻，有梦想，不怕苦！路就在我脚下，只要我敢走，就有可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错，被迫无奈，只有走，我想走，我敢走，可是，我的路在哪里呢？我在问自己，头脑不再发热，为了更好地走，我做了一些冷思考。走就是失业，失业就失去生活的保障。要生存，就得有工作。所以，走之前经济问题必须先考虑。在没有拿到本月工资之前，必须考虑去哪里，干什么？而自己又能干什么呢？我在问自己，没办法，我在网上寻找出路。

我打开人才求职信息网，看到了不少招聘数控技术人才的信息，猛地一看：月薪一千五，心暗喜；再细看：要求熟练操作各种数控机床，熟悉编程、工艺，熟练应用 Pro-E、MasterCAM、CAXA 等软件。顿时，我心里一沉，没了主意。



看看自己，毕业一年多，至今仍无岗位，没有操作实践，没有机会学软件，懂得又少。不错，数控人才，国内奇缺；数控专业，黄金饭碗。可是，我又能干什么呢？

曾经，我梦想成为工程师、高级技工，以能为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为荣。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总不能离开现实谈梦想吧！看看自己，工作一年有余，技术未学到，能力未长进，工资可怜，积存有限，家父有病，一年才寄回家 1500 块，到现在手头仅余 100 块，如果这月的工资拿不到手，生计就成问题。

一直以来，我的内心充满矛盾。我的兴趣在文史哲党政方面，而所学专业又在理工方面，从事的工作虽说是专业所学，但是实际的工作经验没有，耗时一年有余，几乎等于白干！当然，我也曾为兴趣努力一番，自考行政管理专业，功亏一篑，败得很惨！至今，黄金饭碗不忍割舍，只是现实不容乐观，同时，兴趣不减，重追旧梦，寻找机会考研。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网上得知，我有机会考研。收集相关信息，经过权衡利弊，我忍痛丢弃黄金饭碗，一心只为兴趣考研。

说到考研，我也有过这样的思考。我的大学所学专业是理工，又是专科，而考研所报专业属法学。这样一来，考研有了困难，不仅是专科考研，而且是跨专业报考。那么，我究竟有没有资格报考呢？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有资格报考，那么有没有能力考上？虽然自考了行政管理专业，但是与考研所要求的内容完全不同，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一切顺利，前两个问题都解决，那么有没有可能上好学，巨额的学费从何而来，有没有经济来源？这是第三个问题。有了这三个问题，我从理想的天空回到了现实的眼前。

不错，理想固然美好，但现实不容改变。假如按最理想的状况看，有资格报考，有能力考上，有可能上好学，那么，毕业以后，还得找工作，工作在哪里，好不好？再想想，从现在开始考研，如果一切顺利，明年九月就开学，度过三年，到毕业后工作，至少得四年。那么，这四年的时间，青春年华无比珍贵，并且任何可能都会出现，多少财富可能被创造，多少机会可能被抓住，事业会大变样，爱情会更甜蜜，同样，四年的时间，也会碌碌无为，一无所有。

有了上面三个问题的困扰和四年的时间机会成本的估算，我更多了一些谨慎和理智。我是想干事的青年，理想不能没有，现实不可逃避。为了理想的追求，我必须面对现实。考研一定要考，只有想方设法解决那三个问题。现实不容乐观，

但也要尽力做到生活有保障。不妨这样思考：一边工作，一边考研，如果工作顺利就不再考研，如果考研顺利就辞职上学。这样一来，既不开现实，又有理想可求，岂不两全其美！

如果再多一些思考，就又会遇到新的问题。2005年的考研是在1月22日，从现在算起，仅有80多天，时间很有限。同时，又想到厂里的灰暗阴沉，犹如牢笼，能逃出已属万幸！机会来了，容易溜走，不容多想，当机立断。为了美好理想的追求，暂且忍受冷酷的现实，置己于死地以求后生。如果经过奋斗，理想彻底破灭，就发誓五年之内不再谈政治。

如果把考研当理想追求，把兴趣当事业奋斗。那么，感情问题就得有所考虑。说到感情问题，一个赵晴，已让我梦破心碎，不敢再奢望会有爱情出现。

想到自己所爱的人成了别人的新娘，我伤心欲绝，但也没有丧失理智。赵晴结婚那天，我人虽未去，但祝福送到。为了不忘那段感情，又为了美好回忆的延续，我送去了真诚的祝福，只是称呼有了改变，称其为晴姐，留名为弟阳。至此，这个故事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然而，一个句号结束了这份感情，留给我的却是更多的问号：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感情？谁会与我谈感情？谁会成为我的新娘？失去了赵晴，我曾起誓，三年之内不再谈感情。

说走似乎有逃走的嫌疑，既然来的正大光明，走就应该轰轰烈烈。现实不现实，只好图理想，辞职成为必然。辞职为了考研，辞职是被迫无奈的选择，考研是无处可逃的生路。为了谨慎地选择，顺利地走路，我还有工作要做好、关系要理顺。

工资未拿到手之前，我绝不言辞职。青高厂，在此生活一年有余的青高厂，虽然师傅对我多设防、同事对我多排挤、领导对我多冷落，但是，这里仍然有我可敬的师傅、可爱的同事、可仰慕的领导。告别了，我心里还是有些依依不舍。

每天上班，一切照旧，只是与车间师傅多了交流，常与师傅拉话，帮师傅干活；见了领导，依然微笑问好；下班后，常去同事的房间，与其促膝交谈。当然，这一切我都是公开的、积极的、主动的活动。同时，我暗里也为自己做着走的计划。

考研网上报名是从今年开始，这给了我更多的便利，从网上搜索到报考院校的信息，了解考研动态，查找考试内容。

在网上顺利报名之后，我确定了一个好的去向。由于经济上比较紧张，时间也很有限，不宜四处流浪。最后，革命的大本营被我定在了距城不远的的一个村庄。我之所以把大本营选在这里，是因为做了这样一些考虑：考研需要有安



静的学习环境，要有良好的学习氛围。恰好，这里有一个师范院校。心想，我可以混进学校，来往于学生之中，看书学习以图安宁；租住民房，廉价可靠；远离青高厂，又远离城市中心，少了烦恼，少了干扰。有了这样的考虑，可谓最好不过。

我既然是正大光明地辞职，就应该有一份辞职报告。辞职是被迫无奈的决定，辞职报告就要有点内容。客套话语，简洁明了，一笔带过。重点内容，阐述不少，归纳分析，辞职原因有这几条：师傅多设防，同事多排挤，领导多冷落。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用人不到位，误人前程；关系太复杂，少了自由；闲人太多，不干事只拼消耗。厂里出现希望，但很快又看不到希望；领导有心改变，但尾大不掉。原因何在？天长日久，树大根深，虽有东风吹过，叶落几片，但根稳如旧，丝毫不起作用。要想真正有变化，非 12 级台风不可！得有一股劲，有鲁智深作风，一鼓作气，连根拔起，从根本上解决！我来此地，只为干事，不幸误入狼窝，生不如死；只吃苹果不干事，虽逍遥自在，但非我愿；每进科室，如进牢笼；厂区游荡，犹如放羊；被迫无奈，只好自寻出路。

在明确工资到手、考研信息确认、去向稳妥可靠之后，我向领导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田总看到我的辞职报告，心里很不高兴，极力挽留，坚决不让走，并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岗位问题。但是，我心已决，不再多言，毅然决然地走了。

第四章

独自追寻

2004年11月12日，我离开青高厂，来到了苏河湾。

在这里，我便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艰难的考研岁月。苏河湾人，种田又经商，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边缘，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人常说，商人精明，一点儿也没错。苏河湾人，家家院中，楼上有房，房内有屋，十间八间不算多。这些房屋，他们并不常住，而是专为那些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人租住。这些人，有的是拖家带口，有的是孤身一人，也有个别的大学生在此携伴而住。所以，一个院子住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干着三六九等活的人，他们又都是为着寻找梦想而暂住此地的人。

我也是寻梦的人，住进了一个姓王的人家。大门宽得能进辆卡车，三层楼四面而围，院中央花草丛生，一个角落堆起一眼水井。我的房间，靠大门而设，灰暗的门窗像80岁老人的脸。房内空无一物，空间不足七个平米，门破窗烂成了风口哨眼。就这样的条件，房东坚持房租80、水电另算。我别无它处，只好委曲求全，暂且在此落脚。

我的东西不多，一床跟随我多年的被褥，几件过时的破衣，一箱爱之如命



的烂书。这就是我仅有的家当，少得可怜，穷得叮当。来到这里，无床无桌椅，几乎一无所有。看看身上的钱，不足一千块，想到房租、水电费、生活费、书本费以及其他想不到的费，在此将度过两个月，注定要过紧巴巴的日子。

与房东联系，四处张罗，讨价还价，费了不少口舌，弄到破床一张、旧桌一个。床是双人床，占去空间一大半，桌子紧贴床沿。不过，把床当作凳子，也就省了不少事。出门进门得有锁，看书学习得有灯，吃水还得从井里弄。有锁有灯，还得有壶有桶。有壶有桶，水还得烧热。点点滴滴，忙忙碌碌，到了晚上。心想，这下可以好好休息一会儿了。

不料，刚坐下，就感觉有些不妙。窗有玻璃，室内一切暴露在外，门窗不全，寒风吹进，人直哆嗦。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用旧床单改做窗帘，用旧报纸糊上风口哨眼。这样一来，房间有了淡淡的光，桌上堆起一摞摞书本，报纸上的美女图片映入眼帘。

看到这一切，心中无不感到兴奋。想到昨天，房间明亮宽敞，电视电话俱全，吃水用水方便，可是，现在一切全变了模样。不过，有了自己的空间，无人干扰，自由自在，也挺逍遥。

坐在灯下，我又开始写起了日记，记下这不同的一天，计划计划未来，重启新的生活。

睡到半夜，觉着身上有点儿冷，心想，立冬刚过不久，这里又是高原。恍惚一夜，到了天亮。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心里盘算着，生个炉子取暖，怕麻烦，怕花钱，又怕煤烟，想来想去，还是买条电热毯划算，省事又不花很多钱。考研得买书，英语、政治、专业课本、基础教材，光书还不得花一百块。再看看身上的钱，不足九百块，距考研还有70天。想到这里，心里有点慌乱，得找个工作。

有了想法，我很快就开始了行动。买报纸，听广播，打电话，面试，上岗，工作，下岗，又面试，又上岗，又下岗，又等待……每天早出晚归，四处胡乱地折腾，晚上看书时间越来越少。就这样过了一周，钱一分未赚到，倒花费了不少。

一周之内，换了三个工作，跑了四个单位，去过报社，搞过推销，拉过广告，跑过业务，职业五花八门，行动飘忽不定，工资一律少得可怜。

终有一天，我才猛然醒悟，辞职为了考研，时间宝贵，机会难得，如果靠节俭过日子，也能勉强维持得住，实在过不下去，再向朋友同事借点钱，总还

是有可能的嘛！

有了这些经历，我心中有了压力。现在，我已没有什么退路，只有考研一条路，只能往前走，不可后退，不能停，要走好。于是，我铺开报纸，拿出毛笔，刷下几个大字：“挺过去是一片天”；“人不能被自己打败”；“誓不低头，永不放弃”。房间有潮气有异味，就燃起一炷香。臂力器挂墙上，水壶放墙角，脸盆靠边摆；床下藏把刀，枕边压灵通；桌上台灯亮，灯下放书本。看到这一切，倒是很像个革命大本营。从此，我就一心一意为考研了。

每天早上，我六点起床。刷牙洗脸，梳头照镜，擦亮皮鞋，装扮一新，再肩挎一个包，完全是一个学生模样。

出门迎着寒风，喊着口号：我年轻！有梦想！不畏艰难！永不放弃！我是最棒的！我一定会赢……斗志昂扬，朝气蓬勃，穿行在学生当中，光明正大地进入校园。

进了校园，我四处寻找自修室。恰好，有一个教室，空无一人，但垃圾成堆。经过一番清理，我一个人拥有了一方安宁。的确，这儿比“大本营”安静得多、温暖得多，心里不知有多高兴。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这间教室几乎成了我的一方天地：看书、学习、朗读，累了就来回踱步，无人相扰，来去自由。

中午，我匆忙赶到校外，找一家面馆。吃面耐饱，又实惠，所以我每天必须吃面。吃干面一碗，喝汤几杯。吃饱喝足后，我又匆匆赶回学校。

回到教室，依然是我一个人。学习累了，我就休息片刻，之后，又继续学习。

到了晚上六点半，我才挎着包走出校园，顺路买一块钱三个的大饼，装在包里，放松眼疲劳，四处张望着回到大本营。

回到大本营，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井里弄水。用一根长长的绳子，系住水壶，从井里吊上一壶水，灌入暖水瓶，插进热水器，加热。然后，我打开收音机，一边听中央新闻联播，一边吃大饼，等到大饼吃完了，水正好也烧开了。于是，我倒上一杯热水，双手捂着，来回踱步，听着广播。待到身体暖和时，我就又开始学习，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钟。

这就是我一天的学习生活，每天基本如此。

在学习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前面的那三个问题：我究竟有没有资格报考研究生？有没有能力考上？能不能上好？尽管已经报了名，信息也被确认。在报考时，我看到的招生信息上有一条：专科毕业，修完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六门以上就可报考。想到自考本科已过13门，就差一门课程就可拿到文凭，照这个条件，



报考研究生理应合乎情理，但是，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多次打电话给报考院校。直到对方给了肯定的回答，我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从电话那头传来：辞职考研不划算，毕业后工作也难找。听了这个后，我心里没了底，多了几份忧愁。我又细想，从电话那头传出来的声音，像是一个老太太，说话慢吞吞，声音柔和，唯恐别人声音大了会吓她一跳，或许，她只是个疯子，要不就是患有神经病。这么想了，我也就没把她放在心上。

我报考的这个学校，是延安大学。延安曾经是红色之都、革命圣地。延安大学，名人辈出，是中国共产党开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而我所选专业，又是中共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也是中国的执政党。再联系到自己的兴趣，中共历史可以直接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又可与政治靠近。更为吸引人的是，其研究方向有西部大开发的主题。

看到这些，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心里也就更加明确：自己有资格报考，学校是理想的，专业是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又是一心向往的。这样，第一个问题总算解决，我就完全可以放下心了。

那么，我究竟有没有能力考上呢？我对自己的能力重新做了估计。考研内容有政治、英语、专业、基础四门课程。其中，政治内容我熟悉，只要刻苦，就会考好成绩；英语初试不考听力，减轻了压力，大学毕业后，我从没停止过学习，坚持不懈，狠下功夫，过线不成问题；专业只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内容，我耳熟能详，难不倒我；基础的内容是中国现当代史，只要认真学习，我也不再话下。

当然，考研成绩是按总分和单科分别计算的，总分既要上线，单科也要上线。对我而言，英语单科成绩和总分过线是关键，尽管英语过线的成绩只有五十几，但是每年考研失败者往往都是因为这五十几。综合分析，英语是个难题，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就成了我重点考虑的问题。

同时，我又明白，考研是选拔性的考试，是择优录取。这样，我就得明确目标，尽一切可能提高总成绩，尽最大努力争取英语成绩上线。于是，英语成绩就成了木桶原理中最短的一条，至关重要。所以，我横下决心，努力攻克英语这个难题，同时拼命地提高其它课程成绩。

正在努力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同时，我又在思考第三个问题：考上后学费从哪里来？公费我没敢想，但借钱有些希望，打工赚学费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这么想后，我心里有点激动。三个问题，一个已解决，一个能解决，一个正在

解决，而正在解决的问题，需要时间，需要过程，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解决。

在为考研孤军奋战时，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按照习惯，我每月向家里打一次电话，报个平安，问候父母。可是，辞职考研已有一月，我没向家里打过一次电话。母亲心急，就打电话问我：身体好不好，工作顺心吗，有没有谈对象，等等。听到这里，我的心愧疚得很！辞职考研，是我个人的决定，父母并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心里肯定会难过。所以，打电话时，我勉强装作：一切都好，工作顺心，对象没谈，不要牵挂！

记得在辞职的前两天，我收到父亲的来信，谈到了我的婚姻问题。在信中，父亲通过举例证、打比方，苦口婆心地劝我：找对象最好是农村姑娘，最理想的是自己本地农村姑娘。理由是：人可靠，家在这边，来去自由，没有工作负担。其实，我也理解父亲的心情。父母生活在农村，我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养儿防老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传宗接代的习俗业已形成。再加上，父母都上了年岁，父亲又有病。

说实在的，我能理解父母，但我无法做到。我给父亲回了信，谈了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和对责任关系的理解，而没有说辞职考研的决定，只是说了任何机会都会有可能，时间是关键。不错，时间能淡化一切，也会证明一切。

收到父亲的来信，接到母亲的电话，我的压力更大了，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考虑，父母养我这么大，又供我上大学，家住农村，生活艰辛，积劳成疾，加之，我又不在身边。想到这些，我热泪盈眶。男儿流血流汗不流泪，可是，我的泪不光是男儿泪，还有对父母愧疚的泪。看看自己，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多，收入没有，希望看不到，被迫辞职考研，欺骗了父母，伤心了自己，我有多难啊！

为了理想，我依然在奋斗。白天，我独自穿行在校园，朗读英语，熟记知识点，反复阅读，思考总结。到了晚上，我又回到大本营，忍受苦寒，看书学习，常常到深夜。当我一心投入一件事时，就会忘记烦恼，可是，一旦闲了下来，就会心无所处。

每天，我行走于学生当中，常见情侣一对对，亲密又缠绵。每当这个时候，我也会想起赵晴，电话短信交流，只有问候祝福，因为她称姐我是弟。毕竟，她已成了别人的新娘，我也会知趣，少了非分之想，不再有渴望。

晚上，我从学校回到大本营，途径一家高级酒楼，车来车往，闪烁朦胧，着装时尚的男女，成双成对进出，不无羡慕。寂寞的人啊！谁来陪呢？



回到大本营，我看书学习，冷得发抖，就来回踱步，转着转着头就晕；做几个俯卧撑，握握臂力器，想着法儿不让自己冷得看不成书；上床脱衣睡觉，把电热毯的温度调到最高，一条被子把自己紧紧裹成一团，过上半个多钟头，才觉着身上有温度。

或许，严寒我还可以忍受，但是内心的空虚却不好对付。整天一个人匆匆忙忙，几乎说不了几句话，无人沟通，没处交流，实在闷得慌就去上网。

上网只是为了发泄，不是打游戏，就是看电影，熬到天亮，回到大本营。一觉睡起来，已是下午两三点，吃个饭，学会儿习，一天就这么结束。上网，经济上不允许，精力又实在有限。

无奈，我又回到大本营，收听广播，一连好几个小时。还好，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节目，文学广播“榕树下”，听后令人心旷神怡，有所思有所悟。尽管这些可以缓解一时，但也不能填补内心长久的空虚，学习之余，我仍然会有渴望和等待，渴望着有人交流，等待着美好出现。

一天，美好终于出现。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进入了我的视线，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卓玛。卓玛，18岁，活泼可爱，细眉大眼高鼻梁，红红的苹果脸。她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所以她自称是中华儿女。她能歌善舞，快乐得像个小燕子，叽叽喳喳，飞来飞去。

其实，我和卓玛的认识过程很简单。一天，我正在那个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看书，她推门而入，问我是否可以在这里上自习。听到有人来，我当然求之不得，喜形于色。她为了应付考试，正在复习《毛泽东思想概论》；我为了考研，也在学习有关毛泽东思想方面的书。这样就有了相同之处，也就多了共同的话题，她一言，我一语，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我对藏族文化渴望能多一些了解，就问了她一些有关藏族歌曲、舞蹈、风俗习惯方面的问题。她有说有笑，时而手舞足蹈，蹦蹦跳跳，时而亮亮嗓子，唱支民谣。人说，藏族儿女，走路的时候都在跳舞，说话的时候都在唱歌，一点儿也不假。

她叫我的名字，总觉着不那么顺口，但说英语却很流利，口语虽懂得不多，发音却很纯正，唱个英文歌曲，让人赞不绝口。也难怪，她说汉语就像我学英语一样困难，她的母语是藏语，但她从不在人前多言。

谈到理想，她想到出国留学。听我说是为党为国乐于奉献一生，她总不以为然。从她的作业本中，我看到了一段话，令我震惊。她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标志

性工程——西气东输，认为是民族之间的财富掠夺；所写文字，字不成句，句不成行，歪歪斜斜，就像是蚂蚁四处乱窜；所反映出的思想，使我看到了更多的不同与差距。

她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飞入我的房间，顿时，这里成了快乐的天堂；她又像一支雪莲，盛开在冰山雪峰，只有纯洁和美丽。见到卓玛，使我灰暗的心，忽地变得晴朗起来。

每当看书提不起神时，我总能想起卓玛，想想她那亮亮嗓子高歌一曲的姿态和那手舞足蹈时的忘情投入，都会使我疲倦的心有了一丝清凉。

在有所期待的时候，我也总能见到藏族男儿。他们真诚、豪放，受人尊敬；目光坚毅、肤色黝黑，显示男儿本色。他们也有不可理解的一面。他们称青海以东的省市为内地，称藏族之外的民族为异族。他们的未来去向，不在他们所认为的内地，而在西藏或更向西的国外。

时间很快到了2005年的元旦。这一天，早上六点，我就起了床，与往常一样，装扮一新，喊着口号，进入校园。上午十点钟时，我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心情郁闷。之后，我独步走向新华书店，一是为散心，二是为省那坐公交的一块钱。

到了书店，已是上午十一点半。从一楼转到二楼，从党政法律方面的书看到文学生活方面，这儿翻翻，那儿看看，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三个小时。在意识到肚子有点饿时，我才走出书店。

从书店出来后，我走进一家饭馆，没有再要干面一碗，而是要了一碗五块钱的炒面。心想，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吃香喝好，还要奋斗一年。说是奢侈浪费，不合常理，说是自我奖励，倒是新鲜。人无思想，就是个臭皮囊，人要有思想，就得喂好这臭皮囊。想想，吃苦受累多不划算，偶尔来点奖励，把自己当那么回事看。

走出饭馆后，我又进了书城。这儿转转，那儿瞧瞧，磨磨蹭蹭，不想离开。心想，这儿多舒坦，身子温暖着，精神享受着，即使站着也情愿。每当看到好书爱不释手时，想买又怕花钱，犹豫不决，割舍不下，想想自己有多可怜！当看到《考研风雨路》这本书时，我一口气读完，像是找到了知音，听其答疑，听其解惑。顿时，我有了自信，有了热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和前进的方向。

元旦过后不久，学校快要放寒假，由于学生考试占用了我的那个天地，使我不得不转移阵地。想想，自己在此已度过四十多天，无人干扰，并且自己从



没发生过头痛脑热的毛病，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可是，从学校出来，我又去哪里呢？最后，我还是无处可去，只好又回到了大本营。

大本营，阴湿寒冷，光线又暗，晚上睡觉还能凑合，白天看书实在困难。小寒时节的高原，天气多变，时而寒风呼啸，时而雪花飞舞。心想，距考研只有两周时间，要是再坚持一点、忍耐一些，就能挺过去，要是挺过这段时间，找个工作，有了钱，生活就会好转。这么想着，我又待在了大本营。

不料，一个人待在大本营待出了毛病，内心更空虚，耐不住寂寞；考试日益临近，心里恐慌，焦躁不安；恍惚间睡着，醒来时，已是头昏脑涨，鼻涕直流。

就在这个时候，房东又来收房租，水费电费，两月一清。交过之后，我所剩无几，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

就在我受此煎熬距考研不到五天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家里传来。姐打电话给我，说是父亲得了重病，咯血不止。当听到“咯血”二字时，我感到十分震惊。很快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回家。可是，说到回家，我又想到考研，想到自己目前的现状。

我知道，姐是护士，对父亲的病情一定很清楚，她说是咯血不止，那就说明父亲的病情现在已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我也清楚，父亲一直有肺上的毛病，同时我也明白，前段时间，父亲为我的婚事操心受累。想到自己的婚事，我一时犹豫不定，不知如何是好。父亲病重和回家完婚，哪个属实，哪个为虚？我不确定。

随后，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说到我的考研，考试就在周末。听到母亲有些为难，声音带有哭腔，我才知道父亲病重为实。顿时，我心里一酸，喉咙哽得说不出话来。稍作镇定后，我对母亲缓慢地挤出一句：我马上回家。

挂断母亲的电话后，我感到事态的严重，心里一沉，“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但是，很快我又停止了哭声，陷入沉思，我该怎么办？父亲病重，治病救人，刻不容缓，母亲一人在家，多有不便，我要赶快回家，送父亲去医院。可是，如果回家，那我的考研怎么办？自己一无所有，如何向父母交代？

就在我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时，父亲从家里打来电话，以极力掩饰过的姿态向我表明：他现在很好，很坚强，让我不要放弃，一心考试。

当我平静下来时，考试已经开始。

2005年1月23日，考研结束。

24日，我坐上了回家的大巴。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我不知道。

第五章

家父病危

2005年1月25日，我回到了家乡。

早上六点，车到了镇上。这是陇东一个较大的镇，正在向城市化迈进。我在镇上下了车，来车站接我的是秦光——我的姐夫——镇卫生院的外科医生。二人见面，寒暄两句后，一同朝医院走去。姐叫霞，白衣天使，与姐夫同在一个医院。

寒冬腊月，镇上显得额外清静。与去年相比，街道变得更宽阔，楼房变得更高大。

姐夫与我并肩走在街上，他问我：“考试咋样？”

我说：“还行。”心想，这样回答较好，此时，不知考试结果，即使考得不好也可说好。

我问姐夫：“我爸的病咋样？”

他一脸严肃，镇定地说：“很严重。”

听到这个，我的心更加沉重。

姐夫见我沉默，又问一句：“没有影响你考试吧？”



我心里明白，影响肯定有，但在此时此景，我只好说：“没有。”

走到了街道的中心，我被一个塑像给吸引——一头弓着背拼命向前的黑红色的牛和“拓荒者”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我看着有些新鲜，心想，这不过是一种奋斗精神的象征罢了。其实，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是拓荒者，我也是一个拓荒者。

一路上，姐夫的话不多，我的话更少。

转过弯，到了医院。

此时，姐正在家里做饭，外甥乐乐正在看电视。

进门之后，我喊了一声：“乐乐！”

外甥看到是我，就高兴地欢呼着：“舅舅回来啦，舅舅回来啦！”

姐见到我也很高兴，笑脸相迎。

姐夫和我都进了门。姐看见我肩背一个空包，心里有点诧异，满脸疑惑。每次回家，当外甥高兴地欢呼时，我总会有礼物给他。可是，这一次，外甥见我没有礼物给他，顿时，停止了欢呼，变得一声不吭，只看电视，不再理我。看到这些，我有点羞愧，撒了个慌，给自己留了面子。

我不好意思地说：“回家走得急，啥东西都没买。”

其实，回家时，我身上只有100块钱，又在春运期间，恰逢车票涨价，还好，在兰州遇见了大学同学，借了100块钱，勉强到了镇上，身上仅余五块钱。

我安慰外甥：“下次回家，舅舅给你买好多好多东西啊！”

外甥听我这样说后，又开始热闹了。

姐听了后，赶紧补上一句：“回家不要乱花钱，平平安安到家就行啦！”

姐夫没有说话，给我倒好洗脸水。

我洗完脸后，姐把饭菜端上了桌。看到饭菜，我确实有点饿了。想到自己，昨天一整天只吃了一碗牛肉面。于是，我也就放开吃了，吃得很香，也很多，感觉到两个月了，就这一顿饭吃起来最香、最实在。

吃过饭后，姐夫去了办公室，妹子来了。妹子叫虹，大学毕业，找工作不顺心，回到了家乡，现在这家医院实习。

妹子见了我，直夸我：“厉害，厉害，都考研究生啦！”

姐听了后，只说了一句：“还要上学啊？”

姐、妹和我三个人在一起，谈论了父亲的病情，商量着什么时间去市医院检查。其实，父亲病重期间，姐多次在医院照顾。再说，姐夫是外科医生，姐

和妹又都是护士，为父亲的病操劳不少，也对父亲的病情更是一清二楚。从姐夫和姐的表情上看，父亲的病很严重。说是去市医院检查，那是因为乡镇医院条件不好，而市医院能把病况查清，治疗条件好，可能还要住院。听了这些，我心里更焦急。本来车到了镇上后，我是直接回家的。可是，家住距镇十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交通不便，班车又来得晚。所以，归心似箭的我，决定步行回家。

走在路上，我想了很多。父亲的病可能很危险，当务之急是去市医院查清病况，想尽一切办法治疗。治疗肯定要花很多钱，父母辛苦劳作，把所有的心血都用到了我们三个人的上学上。姐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有了家庭，生活并不宽裕。妹去年大学毕业，工作没有着落，回到了家乡，虽说在镇医院实习，但基本生活还是没保障，工资几乎没有。我大学毕业后，工作一年多，看不到希望，被迫辞职考研，花光了所有积蓄，到了现在这般模样，可怜又恹惶！

说到考研，父母很无奈，姐有些不满，妹还很盲目。虽然家里人都知道我在考研，但并不知道我是辞职考研。如果父母知道我现在没了工作，一定会很伤心，姐和妹也一定会不理解。所以，考虑到父亲的病情和不再出现天下大乱的危机，我且瞒着家人，如果说到工作，就只说考研，不提辞职。

父亲虽然在乡政府工作，但他一点儿也不像个干公事的人。工作时，他穿着老土，总是一身中山装，一双布鞋，戴个草帽，骑辆红旗牌自行车，穿行在乡村小路上。回到家里，他一身农民装，种田施肥，养羊养牛，不是肩背牲口草，就是手拉架子车，时常出没在田间地头。

父亲与共和国同龄，但他已是满脸沧桑，皱纹深而明显，不过，他的一双眼还是那么有神。我和妹上大学，曾在村里令人羡慕不已，父亲也因此而感到欣慰。可是，事到如今，我的工作悬浮在外，妹的工作没有着落，家里没有任何积蓄，父亲已是重病缠身，母亲在家更是辛苦。

母亲种田八亩，耕种收割，忙前忙后；养鸡养羊又养牛，辛苦劳作，忙内忙外；长年不出大门一步，任劳任怨，年龄虽不过五十，但已是周身毛病，每遇天阴下雨，不是腰酸就是腿疼。我是家中唯一男孩，不管我的处境有多艰难，都应从容面对。父亲重病在身，我就应当挑起家庭重担，多为母亲排忧解难，想方设法借到钱为父亲治病。

走了一路，想了一路，我也感觉不到辛苦，不知不觉就到了村口。我家住村尾，村口与村尾相连的便是一条胡同。这条胡同，从小到大走了多少次，我已说不清。尽管家家有变化，年年各不同，但我走在胡同，依然觉着亲切。胡



同两边，住着乡亲和父老。每家每户，房屋布局各不同，但门楼都很新颖。红砖蓝瓦两角翘起，黑框金字蓝色大门，既像头戴盖帽的警官威严庄重，又像理过寸发的青年朝气蓬勃。有的门楼镌刻三个大字：“福为平”，或“贵为和”；有的门楼漆刷四个大字：“勤俭持家”，或“耕读乐业”。但不管是三个字，还是四个字，都是铭记着悠久的古训和寄托着美好的希望。家家门前，清洁平坦，井然有序，树木成行，秸秆柴垛，有形堆放。走在胡同，远能听见公鸡打鸣母鸡报喜，一唱一和像个快乐的小家庭；近处可闻肥猪悠闲地哼着曲儿，却完全不知死到临头快要挨刀子。走在胡同，也能遇到一些熟悉的老人，只是更为苍老，有些已看不到；看见一些过去的娃娃，现已成长为青年，主动礼貌问候，却不知其姓名；偶尔也能碰到一些年轻漂亮的小媳妇，远远地看见有陌生人进村，就张望个不停，等我走近看她一眼时，却又羞涩地低下了头。

走在胡同，我心情不坏，可是到了家门口，心里又有点儿不安。熟悉的门楼映入眼帘：红砖蓝瓦两头翘，金字黑框蓝大门，“耕读乐业”四个大字格外醒目。推门而入，从门旁跳出一只大黄狗，先是一阵狂叫，见是主人，只摇尾巴，变了声调。

母亲听见狗叫，从北面的屋里走了出来，见到是我，有高兴又疑惑地问：“你姐早上打电话，说是你刚到镇上。咋？这么快就到家了！”

我知道早上到镇上时，姐给母亲打过电话，报了平安。母亲估计我到家可能是在中午，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家。

我说：“我姐夫上班忙，我没让他送，坐班车又太早，心里急，就走了回来。”

母亲知道我走了20里路回到家，有些责备而又心疼地说：“你看你这瓜娃，你可真能走啊你！”

看看这个院子还是没有变：坐西面东的是三间土木房，南北两面各是三间砖木房和土木房，东面偏左是门楼，向右依次是狗窝、鸡窝、牛圈、羊圈。院中央是一个花园，堆着积雪。这样的布局，在我上小学时就已形成。

在我有所寻找时，父亲从院子东南角的牛圈走了出来，放下手中的铁锹。我知道父亲正在清理牛圈，在听到我说话时，停了手中的活。

想到父亲已是重病在身，却还在干活，我心里有些生气，就对父亲责备道：“爸，你咋还在干活呢？”

在我的想象中，父亲现在应该是在炕上躺着呢。

母亲听了我说的话后，说：“你爸呀，在家闲不住，这儿转转，那儿看看，

就是想干点活。”

我知道父亲在家从来不闲着，总想干点活。可是，他现在已是重病在身啊！

在母亲说话的时候，父亲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心中很不是滋味，眼中充满了泪花，勉强问了我一句：“你到镇上是几点钟？”

我说：“六点就到了镇上。”

我知道此时父亲的心情有多么复杂。去年由于我是刚参加工作，春节回家时鼓鼓囊囊地背了一包青海特产，手里还提一台VCD。可是，现在这个样子，身上只背一个空包，包内明显少了内容。看我的一身打扮，与去年回家时没有什么不同：袄是上大学二年级买的，裤子是旧的，鞋也是破的。再看我人：面黄肌瘦，身体更显单薄，显然，一个人在外受了不少苦。父亲知道我的工作不理想，考研是无奈的选择，花费肯定也不小。同时，父亲在担心着他的病，也为我的婚事放心不下。慢慢地，母亲也看到了我的一些变化和不同，心里开始有些不高兴。

看到这里，我违心地说了一句：“回家赶得急，啥东西也都没买。”

父亲没有说话，母亲装作没听见。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为考研所付出的一切是多么不值啊！父母对我不高兴，不是因为我回家没买什么东西，而是对我为考研所付出的一切的不理解和对我的工作不理想的万般无奈。事实上，父母仍然没有怀疑我已没有了工作。

上午，我让父亲休息，一个人一口气清理完牛圈的粪，一共担了十三担。由于长时间没有干农活，肩压重担仍有些不习惯，但是能为父母分担一些忧愁和减轻一些负担，我心里总是很情愿、很踏实。另外，关于父亲的病，母亲也向我唠唠叨叨了个详细。

下午，按照习惯我去看望祖母。祖母今年已是80高龄，但身体硬朗，头不昏，眼不花，耳朵也灵。祖母是家族中的唯一老人，长期住在二伯家。我家在村尾，二伯家更是在村尾，两家相距不到一里路，只有庄稼地相隔。

说到家族，其实我的家族很简单。祖父在我六岁时离开人世，留给我的印象已很模糊。听父亲说，祖父为人耿直，勤俭朴实，对读书人很是尊敬。祖母是个女强人，精明能干，勤俭持家，养育三儿两女，可谓家族中的功臣。据父辈们说，祖父没有兄弟姐妹，祖父的父亲也是无兄无弟，可想而知，祖母在家族中的地位。其实，我很尊敬祖母，但不是因为她的功臣地位，而是她的确有我敬佩的地方——精明能干，勤俭持家。

祖母养育三儿两女。大姑为大，岁姑为小，都嫁到了村外。相对来说，大姑生活较好，小姑生活可怜。

伯父早年求学，扎根在甘南，虽说距家不远，但交通很不方便。他很少回家，但时常有挂念。他很重感情，每年书信来往，邮寄包裹不断，母子感情恩深似海，兄弟情谊天长地久。他养育二子一女，生活在外多年，少了老家感情。

二伯在家务农，长年不出方圆百里，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勉强维持着生计。他养育二子二女：大女嫁到村外，勤俭持家，衣食无忧；小女在外工作多年，远离老家，遭遇婚姻不幸；长子承受家庭传统悲剧，逃避在外，艰难谋生；次子长年奔波在外，受苦受累，没有结果。他命运不济，为子女伤心受累，赡养老母，力不从心。

父亲为三，一生多灾多难，为人或干公从不占便宜；生活勤俭，一心为了子女求学上进；孝敬父母，善化亲友；为了别人，苦了自己；天灾人祸，苦难一生；子女成人，心愿终了。

我们堂兄弟姐妹共十个人，各自做着美梦，有的梦已形成，有的正在寻求。

祖母见了我，心里高兴，问了工作又问生活，也问到父亲的病情。父亲在家，常去看望祖母，只是近来几天，父亲为病忧愁，又怕惹祖母伤心费神，所以少了往返。二伯二娘见了我，热情不减，问长问短；问到父亲病情，唉声叹气，无力相助。

晚上回到家里。父亲坐在炕头，母亲忙着活计，我站在地上。三个人合计着父亲去医院检查的事，什么时间去，怎样去，谁去？最后决定后天去，在镇上坐车，姐、姐夫和我陪父亲去市医院检查。我问家里还有多少钱时，父亲和母亲一一列出：我寄回家的那1500块分文未动，母亲平时从油盐、水电费、电话费中节俭下来三年积攒了2000块以备急用，父亲半年的工资能领5000块原准备是为我结婚用。这一共才8500块，如果不够，卖牛会有1000块，卖羊也会有五百块。这样一算，勉强能凑够一万块。

父亲问到我的工作，我只说了“七一”前后的获赠品受鼓励，正要说工资已增加到每月900块时，又没说出口。心想，现在不说为好，如果那样，父母会对我更不理解。说到考研，我很谨慎，如果父亲不问，我就不敢多言。母亲说到我的婚事，我不想谈，可是，父亲说是他对我上次的回信很生气。我知道，父亲说的是在我辞职前写的那一封信。父亲和母亲都说，今年无论如何都要把我的婚事给办了。我清楚，我将会遇到更多更大更难的问题。对此，我很生气，

甚至有些不理解。当然，我也非常明确地向父母表明了态度：治病要紧，婚事暂且不谈。

其实，在我上次回家后的一年内，就有好多人向父母提亲。其中，有两个人父母都很满意。在父亲咯血之前，父母计划着等我回家后拿主意。所谓拿主意，其实是没有主意，从两个人中挑出一个来订婚。两个提亲的人，一个是父亲同事的夫人，一个是与父亲有交往的村主任的亲戚。父亲的同事，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知道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但他并不认识我，而是仅凭其夫人一张巧舌把我形象夸大。与父亲有交往的村主任，看重的是父亲的为人，知道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听说亲自见过我本人，托其亲戚牵线搭桥四处游说。由父亲的人品和为人来推测我的人品和为人，看似不合逻辑，但人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似乎也能说的过去。

但是，双方父母都点了头，而真正找对象的人却凭着想象在等待，有的在父母的指令下蠢蠢欲动。在等待的人想尽办法把其美好形象传进父母的耳中，父母凭着想象点了头；开始行动的人主动与父母靠近，通过表演，父母也点了头。

可见，我的处境比去年回家时要难得多，所以对于婚事，我的态度仍然不变，甚至更加强硬。不错，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可是，现在事实上我已没有了工作，甚至没有了退路，考研只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再加上，父亲已是重病在身。这样的处境决定了我的态度。

希望看不到，不能谈；年龄不大，不急谈；没有对象，没法谈。当然，没有对象，可以找对象谈；年龄不大，可以先认识后慢慢谈；似乎这两个理由还能说得过去，但是，关键问题是不能谈。工作没有，别人不知道；考研是出路，希望看不到；父亲重病在身，治病救人要紧。看看自己，身上已有三副重担：事业、婚姻、亲情三者交织在一起。这样的重担压肩，可不比13担牛粪，不但要用力，还得有智慧。

父亲的病，令人担忧。夜里听到父亲咳嗽不止，在服用“痰咳净”后，稍作平静。继而，又咳嗽不息，再服药，又有片刻的宁静。如此反复多次，到了天明，只听有咳嗽音，不见有痰咳出。看到父亲胸闷气短，饭量骤减，身体日益消瘦，我揪心得疼！听说父亲有咯血现象，但我未能眼见为实，问了姐后又问姐夫，咯血是由何而起？没有结果。通过自己的判断和查找的相关资料看，咯血是中医名词，属肺部系统。父亲有没有肺上的病，我以前不清楚。只是，每到冬天，父亲常在夜间咳嗽，见到烟尘弥漫，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没完。我也知道，



父亲吸烟不少，喝酒不多，工作事杂心会烦，回家干活手不闲。每见父亲咳嗽气喘，自认为是生活习惯所致，劝其戒烟戒酒，他总说吸烟喝酒只为应酬。看到父亲的病，我不能不想到父亲的一生。

父亲生于解放后，与共和国同龄，多灾多难，苦难一生。幼时被狼追赶，逃过一劫；遭遇吃粮困难，躲过一难。求学成人时，人穷志不短，拼命干活，历经磨难，从乡村走向部队；部队生活，光彩人生，但好景不长。成家立业之后，灾难奇多。部队起风波，事关生死考验；忙于公务，人车坠入桥下，性命虽保，但骨折严重；在家干活，土压身上，再次发生骨折；逢年过节从不闲着，清理大铁门时，不慎门倒压在身上，恰好被一个木凳垫住，幸免于难；田间收割庄家，镰刀伤其脚腕，血流不止，差点要了性命；骑自行车带着外孙，路滑车倒，摔破髌骨，忍受痛苦一年有余；这次咯血，似乎有不祥之兆。

到了市医院，姐和我陪伴父亲左右，姐夫跑前忙后，联系大夫，寻找科室。在不经意间，我听到了姐夫对大夫说：在县医院拍了C T，一个肺全是阴影。听到这个，我看见姐夫手里拿着C T，大夫摇头不语，姐夫叹气。最后，陪父亲做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大夫说三天后再来取结果。

在回家的路上，由于父亲在我身边，不便于问姐夫有关C T的事。心想，姐夫所说的“一个肺全是阴影”是什么意思？大夫摇头不语，而姐夫叹气，这些又是什么意思？与前面的咯血相联系，更让人不寒而栗。

回到家里，姐和妹为父亲输了三天液体。父亲沉默不语，显得更为深沉，像是正在酝酿一件重大的事情。母亲总能接到电话，姑、姨、舅、外公、外婆都在关心着父亲的病情。在去市医院之前，他们就多方打听市医院哪个大夫医术高明，姓名叫啥，电话是多少，等等。

我在为父亲病情担忧的同时，又在父亲的强迫下四处奔走。在去市医院检查的前夕，父亲亲自带我到媒婆的家中，再由媒婆领我去女方家相亲。无奈，我只有服从，暂时的服从。媒婆凭其一张利嘴，喋喋不休。我看到对象，高高大，眉细眼小鼻子大，面白脸圆有酒窝，说话声音轻而柔，语气稚嫩地像个儿童。她叫豆妮，20岁，初中毕业，在外打工多年。她的背景：外公是个活神仙，能掐会算，专治疑难杂症，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媒婆谈到我的条件：外公曾是公社书记，德高望重，远近闻名。这可谓门当户对，天赐良缘！

但真正到了场面上，我也决不示弱，既说了自己的工作，又谈了自己的考研。说工作是为了照顾各方脸面，不得不说违心话；谈考研只是说明彼此差别太大，

缺乏共同语言。没想到，她的父母听我言观我行，心里只有高兴，不断地点头咂嘴。而豆妮看我相貌堂堂，顿时，芳心萌动。不料，人生第一次去女方家相亲，表面上高兴了双方，实际上苦恼了自己，不为情动，而为事烦。

在父亲重病之时，谈情说爱，天理难容。因此，我对父亲更加不理解。为什么三番五次干涉我的婚姻自由？为什么自己有病不治而为我的婚姻劳心费神？为什么母亲也搅合在一起，既不为父亲病情着急，也不为我幸福考虑？在没有搞明白这些事之前，在父母的催逼下去相亲，我仍然是考虑到父亲的病情，以不惹父亲动怒为前提，虚情假意纯粹为了演戏。

这是一个豆妮，另一个也是在父亲的催逼下我被媒人领着与其相亲。为了吸取上次相亲的教训，这次，我见对方扮成木呆傻笨样，见其父母故做目中无人状，使他们的任何美梦彻底破灭。然而，当我见到对方时，完全傻了眼。对方长的高大秀气，皮肤白，模样俊，柳眉杏眼樱桃嘴，哪个男子见了都会多看她几眼。她叫李娟，18岁，初中毕业，打工两年，貌美音甜，整个人像朵盛开的水仙，迷人得很！我的木呆傻笨样和目中无人状，被李娟的父母理解为：沉着稳重，不善言辞。他们对我依然笑而不语，频频点头。这样，我就又一次失败了。

豆妮和李娟，父母都见过面，感觉还行。父母都尊重我，认为看人不能看表面，得知根知底。在这一点上，父母给了我自由，让我拿主意。我知道，这样的自由是没有自由；所谓拿主意，就是从她们两人中选一个。事实上，我一个都不会选，不是不想选，而是不能选。且不说我目前的处境，只要看看她们的表现就会明白。她们看到的只是我的外表，听说我大学毕业有工作，就觉着好。并且，在她们父母眼中，大学生参加的工作就是铁饭碗，如果自己的女儿嫁了后，就会有个稳固的依靠。所以，她们的选择完全是由其父母做出的，而她们既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没有自己的判断。不敢想象，与这样的人结合后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为了父母，我不得不昧着良心演戏，但演戏得有个度，要有原则，不能伤害别人，更不可玩弄别人的感情。

2005年2月1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阴历2004年腊月二十三，人称小年。数九寒天，陇东的早晨特别寒冷，天空飘洒着雪花。正是在这天早晨，我和姐夫去市医院取检查结果。原本姐夫不让我去的，说是一个人去就可以。我认为我应该去，并且必须去，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无法推卸。姐夫看我坚持要去，也就点了头。



他对我说：“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正确面对。”

我知道该来的一定会来，无法逃避，只有直接面对。

到了市医院，我和姐夫走到化验室门口。

姐夫对我说：“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拿。”

我一反常态，没有听姐夫的，而是执意要自己去拿。我说：“我去拿，你等着。”

姐夫知道我的心思，没有反对。工作人员问我患者姓名，我报了父亲的名字。然后，他从一沓纸中翻看着，抽出一份，郑重地递给我。我接了过来，觉着沉重，像是法官下达的宣判书一样，有点莫名的惶恐。我的目光快速地游移着，一个英文单词“cancer”醒目入眼，顿时，我心里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往下看，“中心型肺癌”。此时，我木了、呆了、傻了……

姐夫一把拉我出了化验室，镇静地从我手中抽出那份“宣判书”，平静地看了两遍，沉默不语。他抓起我的右手，顿时，两只手紧紧相握，没有言语。他的目光坚毅，静静地望着我，示意我要坚强，要面对。我面无表情，心里无比悲痛，又不知如何是好。

姐夫拉着我，去见裴大夫。裴大夫是市医院的知名专家，五十多岁。他一脸严肃地望着我们。姐夫问这种病的治疗方案，裴大夫说出了两种理想的方案：一种方案是直接动手术，永远切除肿瘤，但危险性大，成功率低，估计需要20多万块钱；另一种方案是放疗兼化疗，估计得有两三万，不过，这种治疗的副作用大，病不能完全根治，如果理想一点，可以再活两三年。

听到这里，我有点不敢相信，十分吃惊地问：“只活两三年？啊！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裴大夫严肃地向我点了点头。

走出医院后，我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心中的悲痛全化作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姐夫看到我这个样子，心里也很不是滋味。稍作平静后，他对我说：“这已是没办法的事了，唯一让人后悔的是，病情发现的太晚。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使爸在有限的时间内生活得更更有质量一些。”

听了这些话，我心里更加难受。我知道，姐夫最了解父亲的病情，只是没有直接告诉我罢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依然泪流满面，回想往事一幕幕。父亲一生多灾多难，

从未过上好日子。辛辛苦苦把姐供到中专毕业，又供我和妹上大学，眼看就要轻松一下享享福了，却没想到，又得了这不可思议的病。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我心里痛苦极了！父亲年龄不过六十，工作认真负责，为人一心向善，既是一个好父亲，又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为什么命运这般不顺？为什么好人总是受伤害？为什么世间的一切灾难都要降临到一个人头上？

病魔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啊！来得无声无影，一旦来了，就会要人的命。我知道，这就是结果，等待多日的结果，犹如判了死刑的结果！该死的结果，终于来了，不错，该来的一定会来，谁也无法阻挡。这样的结果，我该如何面对呢？事实如此，铁一样的事实，谁也改变不了，既然无人能改变，那就只好去面对了。可是，我该怎样面对呢？如何告诉父亲这一结果呢？如果不如实告诉父亲，那又如何说检查结果呢？我很矛盾，不知如何是好。

还有，既然检查结果已经出来，那下一步该怎么做呢？对，下一步将怎么做？裴大夫已说过，有两种治疗方案可选择，为什么只有两种方案呢？为什么不会有第三种方案啊？裴大夫是著名的专家，说是只有两种方案，那就只有两种了。既然只有两种方案，那就得选择一种更好的方案。然而，究竟哪一种方案更好呢？动手术虽然可以根除，但是危险性大、成功率低，谁能保证手术成功呢？放疗兼化疗可以选择，但是副作用大，不能根除，理想一点，也只能再活两三年。天哪？两三年！专家说两三年，那可能是一两年吧！想到这里，我快要崩溃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是十年二十年？

动手术需要钱，20多万啊！放疗兼化疗，花钱虽少，但也得两三万！钱从哪里来？没有钱可以借嘛！人的命重要啊！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能让父亲的病好起来，即使完全好不了，只要再活这么一二十年，让我干啥都行啊！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一两年，一两年究竟能干个啥？自己又能给父亲什么希望呢？

我这样一边想着，一边问着自己，车到了镇上。

在姐的家里，当姐夫把这一结果告诉大家时，姐和妹都哭得很伤心，红肿着眼睛说不出话。我知道，我是家中的唯一男子，此时应该做什么。

我故作镇定地说：“结果已经这样，事实无法改变，下一步应该是采取什么方案治疗？”

姐和妹都在考虑，如果动手术，那20多万块钱从哪里来？

姐夫从医学角度分析，他说：“动手术是大胆的治疗，结果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成功，但可能性非常小；一个是失败，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

我说：“与其采取这种大胆治疗，还不如采取保守治疗，通过放疗兼化疗，最起码人心里踏实，能看到希望，有机会尽份孝心，万一动手术不成功，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那岂不终生遗憾！”

姐和妹都同意了我的看法，认为：父亲一生太不容易，我们没能让他过上好日子，那就只能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使他过上好日子，尽量做到有质量地生活。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今年这个春节应让父亲过得高兴。每个人都保证不在父亲面前哭丧着脸，不说不愉快的话，不做不高兴的事。但是，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告诉父亲这一结果？如果直接把事实告诉父亲，肯定不妥，那就只好采取间接暗示，缓慢地告诉父亲真相了。但是，为了让父亲过好这个年，又必须等到过了年后再提。那么，现在要做的是，转移这种可怕的病，换一种不让人担心又与肺部相关的病。最后，在姐夫的安排下，说是哮喘，治一治就好了。今天是小年，住院只好等到过年后，住院还得去市医院。就这样，把谎话编圆之后，各自行动了。

第六章

被迫相亲

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心想，回到家之后，我将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结果，并且，这个结果要由我来告诉大家。所谓大家，包括父母、二伯、姑、姨和舅，甚至祖母、外公、外婆。这个结果，当然是父亲的病情检查的结果。之所以由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除了姐夫在工作、姐和妹仍然在上班之外，只有我是最佳人选，也只能由我冲在前，担当这一重任了。那么，我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进村之后，我已能闻到年味。远远地就能听见肥猪挨刀子的尖叫；几个调皮的小男孩在放鞭炮，站在一旁的囡囡女紧张地捂着双耳。听到猪挨刀的尖叫，我总能想起每年父亲都会在这一天杀一只鸡贡灶；看到小孩放鞭炮，我也总能想到自己的童年就像是在昨天。

其实，在我这样想的时候，父亲正在院中杀鸡，母亲正在厨房烧水，二伯也在陪父亲说着话。

进家门后，二伯望着我，没有说话。我向二伯打过招呼后，把自行车推入南边的房门里。父亲仍然很平静，在他手里的鸡扑腾了几下就断了气，只见鲜



血直往外冒。这时，母亲端了一盆滚烫的热水正从屋里走出，看见我一脸不自在，少了言语。其实，我的表情正在起变化，由阴云密布迅速变化到阳光弥漫，这一变化恰好被母亲读懂。

我一边接过母亲手中的脸盆，一边故作镇定地说：“妈，我来。”

父亲没有看我，极其平静地说了一句：“回来啦！”

我应了一声：“嗯。”

我没有看父亲的眼睛，只是盯着父亲手中的鸡。这个时候，父亲聚精会神地抖着鸡毛，我也看似专注地抖鸡毛。其实，此时我的心里乱极了。我知道二伯在等待什么，他也知道我今天去取化验结果了。但是，我现在回来了，他却没有了话。再看父亲娴熟地抖着鸡毛，平静的表情之下不知会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不一会儿，父亲手中的鸡成了赤身裸体。

这一切看似很平静，事实上，父亲前几天的确咯血了，夜里常常咳嗽到天明，饭量小得像个小孩。此时，父亲沉默不语，二伯静静地等待，母亲似乎脸色有了变化。我在这平静中有所等待，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不错，这种平静就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

该来的终究会来。父亲问我：“检查结果咋样？”

我感到有些突然，稍作平静之后，和盘托出了事先编好的话：“医生说了，你的病属于肺上的病，这与你平时吸烟太多、干活太累有关。爸，从现在起，你就把烟戒了，活也不要再干了，让我干就成了。不过，医生还说，为了彻底恢复你的健康，还是要住院。但是，快过年了，医生开了几服药，让你年前吃，等过了年后再住院。药随后我姐夫拿回家。”

父亲听了之后，问我：“医生说没说我得的是啥病？”

我说：“医生说了，你的病有些像哮喘，但又不完全是。所以，医生也不确定。”

想着自己编的话能够自圆其说，滴水不漏，好！

父亲听了之后，一阵咳嗽，很快又平静了。

当然，我说出这些话时，始终没敢正面看父亲，更怕与父亲目光相对。

二伯听了我的话后，故作生气而又责备地说：“我就说嘛！本来就没啥病，都是你平时太爱干活、烟瘾又大造成的。以后，没啥活就闲下，烟也少抽一些，吃些药，病就好了！”

母亲听了我的话和二伯这么说，心疼而又抱怨地说：“你快把烟戒了，活

也不要再干了。闲着没事儿，就看看电视，到外边转转。”

父亲听了二伯和母亲的话，叹口气，说：“烟该戒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起了另一件事，也是他心中酝酿已久的大事——我的婚事。这件事使我原本就痛苦的心更加疼。男大当婚，本无话可说。可是，父亲偏在这个时候非说不可。自从我见了豆妮和李娟后，父母就多次问我有什么想法。当然，我不会有想法，我也不能有想法，目前的处境决定了我不可能有任何想法。但是，我没有想法，不一定父母就没有，我没有说话，父母就一定看不出来。恰好，父母把我的不说话当作了默认，也就自行做主了。

豆妮和李娟，父母都比较满意，那为什么父亲偏爱李娟呢？那是因为李娟的父亲与父亲有过交往，彼此了解；李娟不但长得好看，而且人也聪明；两家离得不是太远，以后来往方便。另外，父亲今天接到了李娟父亲的电话，定于明天说事。就这样，豆妮退后，李娟前移。

对于她们二人，我不想说什么，又不能不说什么。的确，李娟惹人爱，豆妮人实在，若要二者取其一，非李娟莫属。但是，实际上，我又不能这样想。且不说人长得俊不俊好不好，只要看看我的处境就明白，我岂能伤害别人，玩弄他人感情！所以，对于此事，我坚决不同意，更何况，我在父亲面前只是为演戏，表面上自己很平静，其实，自己心里不知有多难受。

自从回到家后，我不敢看父亲的眼睛。父亲已是被病魔判死刑的人，在世时日已不多，未来的路也很有限，而自己现在一无所有，不能带给父亲任何希望。可是，我心里想着父亲的病，而父亲心里想的却是我的婚事。该十万火急的事却不急，不到时候的事却来凑热闹。真不知，父亲心里究竟是咋想的？似乎感觉到，被重担压肩的自己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治病救人，刻不容缓；姻缘有定数，莫要强求。这依然是我的态度。

夜幕已降临，在西边的大房内。父亲盘腿坐炕头正在说着我的婚事，二伯坐在椅子上似在沉思，母亲站在一旁偶尔附和两句，我站在地上心里乱极了烦透了。

突然，父亲变了声调，掷出一句：“我说了算，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知道父亲所说正是我的婚事，决定明天去李娟家说事。所谓说事，就是与对方家里人商量订婚的事，如果对方没有意见，来家里走一趟，就算正式订婚。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我要寻找援助，把目光转向二伯，示意他能帮我一把，说句通情达理的话。



可是，二伯唯唯诺诺说不出一句能起作用的话。

母亲与父亲一唱一和，已经站在了我的对面。

父亲掷出这句话后，一阵急喘。母亲见状，在父亲背上微微捶了两下。我急忙找来了药片。

我也清楚，父亲不能再生气动怒。此时，父亲显得很无理、很霸道，而自己显得更无助、更无力。看到这些，想到这里，我不敢走前一步，退后已没出路，只好暂时妥协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钟表发出“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警响，表明已是晚上七点钟。我与父亲目光相对，心情无法言表。

父亲轻缓地对我说：“你去敬灶神。”

说到敬灶神，我心里更动了火，又不便在父亲面前有所表现。心想，敬灶神，每年都敬灶神，到底有个啥用？

母亲看我站着不动，怕我再顶撞父亲，就对我说了一句：“敬灶神有多难啊？”

听了母亲的话，我逃了出来。心想，敬灶神有啥难的，别的事都能忍，这点儿事难道就不能忍吗？

我来到灶前。“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一家之主”，映入我的眼帘，也不知灶神为何方神圣，让人年年磕头下拜，杀鸡贡奉。点燃五炷香，磕三个头，烧一张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心想，这有多难啊！

我没有再进上房的门，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和衣横倒在炕上，心情郁闷得很！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走了进来，压低声音问我：“阳阳，你给妈说实话，你爸的病到底咋样？”

听到母亲这样问我，我知道母亲读懂了我进家门后的表情变化，对我向父亲说的话半信半疑。我也知道，如果告诉母亲实情，怕母亲一时想不开，心里难受，让父亲有所察觉，坏了大事。如果不告诉母亲实情，又怕母亲与父亲搅和在一起越走越远，毁了我的前程。

想到这儿，我对母亲说：“妈，你不要急，医生说不清我爸的病，只是说我爸的病很严重，要住院。”

母亲问我：“住院需要多少钱？”

我说：“医生说估计需要两万块。”

母亲没有说话，陷入沉思。我知道母亲也在为我的婚事犯了愁，刚才，她与父亲一唱一和，为的是不再让父亲动怒生气，同时她也确实想为我办了婚事，了却一桩心愿。可是，当听到父亲住院需要两万块钱时，母亲真的犯了愁。治病救人要紧，婚事不能再拖，母亲陷入了两难境地。看到母亲这样，我心里更难受，同时，我又似乎看到了希望。我劝母亲不要再提我的婚事，给父亲治病要紧。母亲没有说话，叹口气，离开了。

母亲走后，二伯走了进来。

二伯靠近我坐下，低声问我：“阳阳，你给二伯说实话，你爸的病究竟是啥病？”

因为刚才的事，我对二伯有些生气，但听到他这样问我，也就变得严肃起来。同样，我也低着头向二伯说了实话。说到最后，二伯已是泪眼扑簌，而我没了声音，心里一酸，泪水直流，压抑着不出一声。二伯安慰了我两句，欲要离开。

忽然，我想到了什么，一把拉住二伯的手，有些激动地说：“二伯，我给你说的话，你不能让我爸知道，不要在我妈面前说，也不要让我奶知道实情啊！”

二伯点了头，离开了。我向二伯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明白，二伯仍然是家族中的依靠，大伯远在异地，奶奶已是八十高龄。

二伯走了，上房就剩母亲和父亲两个人说着话。我在北边的房里来回踱着步，像热锅上的蚂蚁，急躁躁找不到出口。正在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抓起话筒，听到对方的声音，明白过来，是姨打来的。姨知道我今天去取“结果”了，问我父亲病情现在咋样，我照实说。问我检查结果咋样，考虑到姨还会打电话，如果我不在家时，母亲可能接电话，我就向姨说了与母亲一样的话，模糊中有实情。同时，姨也问到了父亲住院需要多少钱，我也照实说。

过了不久，大姑又打来电话。问到父亲病情，问到检查结果，又问到住院需要多少钱。我知道大姑一直惦念着父亲的病，放心不下。我也知道，大姑家里没有电话，打电话是去距家两里路的村外。

我安慰到：“大姑，你不要心急，有我在家，我爸的病会好起来的！”

在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响起两个电话，父母一定想知道是谁打来的、什么事。所以，我推开门，走到院中，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使我直打哆嗦。上房的灯仍亮着，母亲和父亲仍然说着话。

听到我在院中，母亲隔窗问我：“谁来的电话？”

我说：“我姨和我大姑，都是问候我爸的。”

回房后，我开始写日记，记下这多变而艰难的一天，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正在我苦思冥想时，舅舅打来了电话，问的问题同样是父亲的病情咋样，检验结果如何，住院需要多少钱。我知道舅舅家在县城，而外公外婆住在距我家不远的邻村，都已过了古稀之年，又体弱多病。舅舅这么晚打电话来，是考虑到我在家，并且知道家里的电话就在我的房间，通过问我，想知道父亲病情的真实情况。所以，对舅舅我说了实情，并要求他能保密，不要让外公外婆知道。舅舅对我说了几句宽心话，让我不要考虑太多。

挂断电话后，我看表已是晚上十点钟，父母早已入睡。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想，在这关键时期，谁会帮我一把呢？忍受着父亲濒危的心痛，又不得不在他面前装作笑脸；眼看终身大事被人决定，又无力干涉；想到自己的未来，又不能给父母任何希望。想到这些，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向前不能走一步，向后又无路可退，想到父亲虚弱的面庞，又想到李娟迷人的笑脸，我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

一天，我辞职考研的秘密被李娟的父亲知道了，他一气之下断了两家关系，从此不再提起李娟和我的婚事。可是，李娟已深深地爱上了我，我也不能没有李娟，两个人相互爱慕着对方，却又不能相见。终于，有一天我和李娟逃了出来，到了青藏高原。青青的牧草，洁白的羊群，清澈的河流，我和李娟同骑一匹骏马，驰骋在蓝天白云下，忘了忧愁，忘了烦恼，过着无人相扰、与世无争的生活。渐渐地，我和李娟都感觉到累。随即，我调转马头，朝向我们快乐的小屋奔去。到了屋前，我勒马停驻，翻身下马。只见，我们快乐的小屋突然变成了破旧的茅草屋；不远处是一座新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抓个破碗，喊着我的名字。顿时，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双膝跪地，喊一声：爸……

梦醒之时，天色渐明。我在回忆着刚才的梦，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在问自己，我是在梦醒之后，还是梦仍在继续。这是什么？有快乐美好的生活，有甜蜜幸福的一刻，同时，有突然变化的瞬间，有难以置信的结局。有过程有结果，过程短暂而美好，结果冷酷而恐怖。究竟是这样的结果影响了过程，还是过程注定有这样的结果？我在思考，过程与结果之间究竟是什么联系？没有答案，心里更乱。唉，想这干啥？梦就是梦，现实还是现实。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残酷的现实冷冷地横在我的面前，我不可能在梦幻中寻找解决的途径，凡是现实中发生的问题，还得从现实中寻找答案。我的问题是什么？我该怎么办？

我在问自己，多了思考，多了分析。治病救人要紧，婚事莫要考虑，工作不要提起；住院在年后，过年父亲要高兴，住院费要想方设法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一定要自己说了算。所以，自己的婚事要干涉，想一想还是有退路的，今天说事，订婚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想尽一切办法，在订婚之前，设置障碍，寻找战机，讲求策略，战斗到底。轻易不要提到工作，因为工作已经没有。这么一思考，这么一分析，我有了自信，也有了力量。

这天吃过早饭，父亲全面武装：棉衣外再套个袄，换个新帽子，戴了新口罩，坐上大姐夫的摩托车，既是去看病，又是去说事。看病的人是方圆百里著名的老中医，与父亲有交情，热情坐诊，要为父亲把脉开方。恰好，这个老中医家距李娟家比较近。一去二用，看病与说事两不误，又有大姐夫的乐于效劳。父亲就这样出了门。

父亲走后，我在想着父亲可能谈判的结果，等待着父亲的平安归来，也盼望着父亲此行的说事一无所获。

到了晚上，父亲回来了，手里拿着老中医开的三服中药，说是后天对方要来家里说事。看到父亲手中的药，我高兴；听到父亲这么说，我担忧。心想，后天将会有结果，明天就得有战果，争取明天一天有所为。可是，明天我又能干什么呢？

腊月二十五，这是有戏剧性变化的一天。听母亲说，父亲对昨天的说事有些不太痛快。在说事的过程中，说礼是关键。礼是双方沟通的桥梁，礼不通顺，则桥就架不起；礼高礼低，则桥就会不平；有礼无理，则桥就会不坚固。说得漂亮一点儿，说礼就是修桥。说得实在一点儿，说礼就是讨价还价。对方开价一万八，父亲还价一万五，一万八与一万五相差三千，争持不下，李娟出面要图个吉利，说是一万六千八。对此，父亲不满意，对李娟有了看法——这个女娃糊涂，对李娟的父亲有了意见——这个老家伙不讲理。一个糊涂，一个不讲理，改变了父亲的态度。这件事，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犹如坚不可摧的城堡突然有了裂缝。父亲态度改变，母亲态度就会跟着改变。因此，母亲由开始的对立变成了现在的中立。

为了战斗，我联合了母亲，暂时孤立了父亲。我以为父亲治病住院和为我结婚娶媳妇都要花钱为由，说服母亲要合情合理地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最后，母亲和我站在了一起。可是，联合了母亲，我并不能孤立父亲。父亲重病在身，我还要考虑到父亲不能生气动怒。父亲的态度虽有改变，但问题根本仍未动摇。



为了动摇父亲，我费尽心思，想尽了办法。最后，我还得用最根本的方法——用事实说话，以实情对真情。

为了用事实说服父亲，用感情打动亲情，我采取了谨慎的做法，把自己的说辞反复操练了多遍。我向父亲念完考研的苦难经，又诉工作遭排挤的苦，看到父亲已是泪眼扑簌，专注倾听下文的时候，我把考研与工作相联系。

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缓缓地移出几个字：“我是被迫考研的。”

看着父亲的表情，我又说出了一句：“我已经没有了工作。”

听到这里，父亲没有生气，也没有责备，只是流着理解的泪。

母亲站在一旁，也是听了个明白，叹声气，已是完全理解。

得到父亲和母亲的理解，我高兴无比，我的表演成功，我的战斗胜利。当然，我的表演不是装腔作势，更不是胡编乱造，而是客观事实、真情流露。我的战斗不是阴谋诡计，更不是蓄意谋划，而是被迫无奈、急中生智。这样一来，父母和我同心，一致对外，商量着如何巧妙地取消明天的约定。

在这个时候，父亲和母亲都想到了外公。外公经见颇广，办事讲原则，懂策略。母亲打电话给外公，说是原决定明天来家订婚，可是我不同意，问咋办？外公站得直，说话稳，有力地支持了我，说是儿女婚姻儿女定，父母靠边做参谋，并出妙计一条：谎称家里有事，明天恐怕不能，拖过明天，再拖到底，日久事会明。

这个电话，自然由我打给李娟。从此，我与李娟断了来往。李娟的事算是流产，但还有豆妮，父母心中仍然惦念。

腊月二十六，更是有意思的一天。吃过早饭，祖母拄着拐杖，挪着三寸金莲，气喘吁吁地进了家门。

进门之后，祖母一张一合着没有牙齿的嘴，不紧不慢地对父母说：“苏能人说了，明年没有春，要是娃明年结婚，就会不生养。”

祖母所说的苏能人，就是我们村有名的能人，能写会画，能掐会算，谁家有个婚丧嫁娶，都会主动请他。苏能人所说的明年无春，儿女结婚不生养，我似乎不大明白。祖母说得很仔细，对父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稍作停顿后，她又说：“别人都明白的道理，为啥咱还把娃往火坑里推呢？”

听到这里，我似乎明白，祖母是专为我的婚事而来。心想，明年无春是什么意思？忽然，我想起今天是2005年2月4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按照惯例，每年的立春应该在正月上旬，而按公历推算，恰好在每年的2月6

日前后。另外，二十四节气歌中也这样讲：“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来八廿三；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这句农谚的意思是说：每月都会有两个节气，上半年的节气都出现在每月的6日和21日前后，下半年的节气都出现在每月的8日和23日前后，并且最多相差一天或两天。今年是个例外，公历2005年的立春，恰好在农历2004年的腊月，这说明，农历2005年将没有立春。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为什么会跟儿女结婚生养不生养相联系？我在思考。忽然，我又明白，不是有少女怀春、春心萌动的说法吗？这里有春，虽说与节气中的春是同一个字，但意思完全不同啊？我仍然在思索，似乎又明白，中国人不是讲天人合一吗？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想到这里，我庆幸，真乃天助我也！祖母就是我的吉星，在关键时刻，使我逢凶化吉，转忧为喜。因此，我对祖母更加敬仰，敬仰她能在关键的时候说出关键的话，尽管她所说的道理我并不以为然。显然，祖母强有力地支持了我。

祖母是家族中在世的唯一老人，说话仍然有影响力，父母听了她的话后，不能不有所顾虑。祖母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她既能为孙子的问题考虑，又能为孙子的子女着想，可谓是深谋远虑啊！同时，我又在想，她可能想得更多、更实际！她既能为儿子的疾病担忧，又能为孙儿的婚事操心，治病救人刻不容缓，婚姻喜事可以缓办。但是，不管是治病，还是办喜事，都得花钱，花大把的钱。如果我再多想一些，她就会变得更伟大！她疼爱儿子，心疼孙子，但她不关心儿媳。在她的眼里，儿子和孙子是同姓，儿媳是外姓。同姓是一家，是根，是苗；外姓是旁人，是花，是叶。根扎得深，苗长得壮，就是希望；花开结果花又落，叶绿叶黄叶成灰，只是形象。只要有希望，就有可能——生生不息。形象就是门面，门面可以换——不拿人看。

母亲关心丈夫，疼爱儿子，也尊重婆婆。祖母与母亲不同姓但同性，只是心思各不同。祖母疼爱儿子，心疼孙子；母亲关心丈夫，疼爱儿子。儿子和丈夫，位置不同，职责不同，但都是一个人，并且是男人；祖母和母亲是两个人，并且都是女人。两个不同心思的女人对同一个男人，心都相同，但两个不同心思的女人，心各不同。说了这么多，就是一句话：祖母对母亲有设防，怕母亲只为我的婚事而不顾父亲的病情。

祖母已是八十高龄，不辞辛劳，亲自对父母劝说，可谓用心良苦！同时，祖母又善于利用时机，不偏不斜，就在这个时候，可谓精明之举！或许，是我多心，这只是一种巧合罢了。然而，说我多心也罢，说是巧合也行，最后的胜利都属于我。



我疲倦的心，终于得到了缓解。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陪父亲过好年。父亲的饮食起居，需要母亲照顾。只有将母亲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母亲才会有时间陪伴父亲。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想到了卖牛卖羊。家里养牛已有数十年，父母养牛有了经验，对牛也有了感情，说卖牛并不容易。人说，农民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为花钱。家里虽未养猪，但养牛养鸡养羊，整天忙累了母亲一个人。母亲既要为人做饭，又要为鸡牛羊管饱，辛苦一年，钱不多赚，操心受累，容颜已老。为了说服父亲，我动员了母亲。母亲从内试探父亲的口气，我在外打听买家的消息。最后，母子内外配合，打赢了这一仗。卖了牛又卖羊，牛吃料羊吃草，母亲舍不得卖羊。我又动员父亲，说服母亲。最后，取个折中，卖两只余一只，羊仍然缠着母亲不放。牛和羊仅卖了1500块，父母有点不高兴，嫌价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买卖来的不是时候，不过，总算为母亲减轻了负担。

为母亲减轻负担后，我又想着为父亲排忧解难。父亲生于1949年12月，于1970年12月入伍，在1980年10月退伍。父亲退伍后回到家乡，前后在四个乡镇工作。军旅生涯10年，乡镇工作26年。从1971年入党至今，已为党的事业工作了35年。其中，十年的部队生活，荣誉颇多，影响较大。20多年的基层经历，获奖不少，口碑不错，尤其是1989年获地区“民政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但是，不幸的是，1976年9月因公负伤，严重骨折，系三等甲级伤残军人。根据《国务院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男满五十五周岁，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或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可以提前退休。不论是年龄，还是工作年限，父亲都可以提前退休。

有了父亲的工作经历和国家的年龄规定，我想是完全可以说服父亲提前退休的。

然而，父亲听了我的话后，很不高兴，反问我：“工作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为啥要退休？不是还有四年嘛！啊？退休了钱从哪里来，房子年久失修，你的媳妇还没娶？”

父亲的这一连串追问，把我给堵了回来。我知道，父亲现在不想没有工作，事实上，他现在又不能再工作。为了不引起父亲对他病情的怀疑，我没有再直接说。心想，反正现在是过年，又没工作相扰，等到年后，再找机会，想法解决。总之，父亲不能再工作。

在父亲这个年龄，应该是孙儿膝下欢的时候。可是，我没有给父亲带来应

有的欢乐，也没有让父亲看到希望。看看周围，比父亲年龄小的人，已是孙儿围着转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父亲虽然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但是他同样有渴望，渴望着儿子娶媳妇，渴望着抱孙子。这种渴望不仅是农村人的思维和传统观念的限制，更是人皆有之的渴望。我知道，父亲一再干涉我的婚姻，执意为我娶媳妇，并不是封建思想在作祟，而是来自周围人的压力和世俗眼光的折射，还有这种人皆有之的渴望。

在这个时候，我没有做到的，姐做到了。我的外甥乐乐，年龄仅有四岁，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是全家人的快乐宝贝。当然，外甥也有爷爷和奶奶，他也是受到了百般疼爱。为了父亲高兴，我与姐的公公和婆婆商量，“借用”这个快乐宝贝。作为外公外婆的父母见到外甥乐乐，更是笑逐颜开，全家因此而变得更为热闹。

腊月二十八，妹回家，为父亲带了一箱奶，两只烧鸡，并亲自为父亲输液体。

腊月二十九，姐回家，为父亲买了新衣裳，同时还提了一台 DVD。她知道父亲爱看戏，就多买了几盘戏曲碟。

腊月三十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这天吃过早饭，与往年一样，我和妹子贴春联，粘门画，挂灯笼，忙里忙外，装扮着节日的气氛。母亲和姐在厨房忙着年夜饭，只听见拉风箱的“啪嗒啪嗒”声响个不停，干木柴在锅下烈火中“噼里啪啦”地响起，案板上的菜刀“当当当”响动着。父亲在房里逗着乐乐，有滋有味地听着秦腔。

下午，按照惯例，我去上坟，以前都是我和父亲去的。上坟是节前的祭祖活动：点燃五炷香，磕下三个头，烧尽一沓纸钱。家家都是这个程序——多年未变的规矩。

到了晚上，门前点燃一堆火，图个红火；红灯高挂门楼下，一派喜庆。“噼里啪啦”放个爆竹，是为辞旧迎新。烧香敬神，只为祈求平安。

灯火通明的屋里，父亲、母亲、乐乐、姐、妹和我围在一起，有滋有味地吃着团圆饭，高高兴兴地看着春节文艺联欢晚会。乐乐在外公外婆面前极力要表现，欢呼着、嬉闹着……这样的气氛使大家都乐开了怀。

屋外，在灯光辉映下，黑字红底是春联，喜庆祝福句意新；花花绿绿是门神，走进一看，怒睁圆眼手握斧者是敬德，威风凛凛手持剑者是秦琼；抬头望天不见星，眼望胡同户户明；远能听见爆竹声，近能耳闻笑闹语。这就是浓浓的年味。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看到父母高兴快乐，我们也很高兴快乐。同时，我们也知道父亲的病母亲的心。到了晚上十点钟时，我们也都各自回房了。夜深人静时，我常常问自己，今年有欢乐，明年欢乐在哪里？和谁？

每年过年，我都会去外公外婆家拜年。每次见到外公，他总会给我讲一些人生道理；见到舅舅，他也总会问到我的学习和生活；与表兄表弟在一起，谈心交流，下棋打牌。并且，在外公家，我总会听到谈论国家大事和社会热点问题，也总会有所收获和感悟。

大姑家距外公家很近，所以，每年去外公家时我总会去大姑家拜年。大姑很疼我，每次总会给我做很多好吃的，大姑父总会给我讲一些身边的有趣事，表兄表弟也总会与我一起玩。

小姑家和姨家都住的比较远，如果天气好，我也总会去拜年。小姑家里比较贫穷，但她总会给我炒几个我爱吃的菜。姨与母亲一样都很关心我，总会问起我在外的学习好不好、生活惯不惯。

当然，每年我都会去二伯家，看望祖母和二伯二娘。祖母见到我，总会问我很多事，问得很仔细，也会谈到家族中的往事。二伯和二娘总是很和气，我也是碰到吃饭就吃饭，撞到干活就干活。然而，还有一个人，就是伯父，他身居异地，少了来往。不过，逢年过节，他也总会有电话问候，书信传情。

今年不同于往年，我谁家都没去。但是，来家拜年的人仍然不少。舅舅来了，姨来了，大姑小姑来了。只是与往年有些不同，他们来时拿的补品水果多了，烟和酒少了，走时，又都多多少少留下了人民币。舅舅 5000 块，姨 2000 块，大姑 2000 块，小姑 1000 块。

令人想不到的是，伯父回来了。正月初六，伯父、伯母、大哥和侄儿回家了，这已是多年都没有回老家了。亲人见面，彼此都很激动，有着说不完的话。伯父与父亲，双手紧紧相握，眼含激动的晶莹说不出一句话。

伯父为什么会突然回家，并且在这个时候？其实，二伯已经把父亲的真实病情告诉了伯父。二伯和伯父与父亲都是亲兄弟。祖母健在，父亲病危，这是家族中的大事，二伯不得不告诉伯父。祖母虽说已过八旬，但身体依然硬朗；父亲虽不过花甲，但病魔缠身已久。伯父回来了，给了父亲最大的安慰，同时，也带回了 5000 块钱。二伯辛苦积攒的 2000 块钱，也全拿了出来。姐和姐夫也拿回家 3000 块钱。

这样，就凑够了两万块钱。

第七章

生死问答

2005年正月初九，父亲住进了医院。

母亲在家干农活，姐和妹上班，我陪父亲住进了医院。在我的要求和活动下，父亲住进了一间单人病房。在不足六平米的空间里，一张床占据大半，过道只余两脚宽。这里就成了新的革命大本营，病魔是顽敌，父亲与我并肩作战，与病魔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每天早上，我五点半就起床。首先，我去洗手间刷牙洗脸，回来后给父亲倒上前一天晚上提的热水，给父亲洗脸。其次，我去水房提开水，回来后先给父亲温热一杯牛奶，再去灶上打回一碗稀饭、两个油饼。有时父亲只喝半碗稀饭，不吃油饼，我又去医院对面的小摊上，买回一个不加任何调料的刚刚出锅的烤饼和一个茶叶蛋。最后，我和父亲一起吃早饭。

吃过早饭后。首先，我去排队等待给父亲治疗，在听到叫父亲名字后，回病房搀扶父亲出来，套上脚罩，扶着走进治疗室，脱去上衣，扶上治疗台。其次，我快速走出治疗室，等待治疗完之后，进去扶父亲下治疗台，穿上衣服，走出治疗室，取下脚罩，回到病房。再次，我去找主治大夫了解父亲病情。在主治



大夫开了药单后，我去交钱取药，端个洗脸盆搬回大瓶小瓶的液体和整盒的药品药丸，又把液体拿到护办室，等待治疗。最后，我回到病房，给父亲取药倒水。父亲吃过药后，扎上吊针，躺在床上，而我一分一秒地看着一滴一滴的液体，唯恐父亲因睡着而出现什么意外。

每当在这个时候，我总会想心事，想着父亲的病，想到自己的未来。也会在这个时候，我总能接到姐和妹的电话，问到父亲今天有没有做治疗，吃药了没有，饭吃了多少，等等。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也会翻看一些英文，记记单词。

吊完针之后，我陪父亲去花园散步或晒太阳。父亲觉着累了，我们又回到病房。这时，灶上的午饭已过，我只好去医院外面的饭馆，按照父亲的吩咐，买回一碗干面，调拌好，给父亲拣一小份，剩下的自己解决。

到了下午，我又陪父亲去花园散步或说话。这个时候，我会给父亲讲一些笑话，或说一些现在无法实现的梦想。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吃得更少——半个烤饼，一杯牛奶。

晚上，父亲和我都有一个共同爱好，准时收听中央新闻联播。每当听到热点问题时，父亲和我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你一言，我一语，说个没完。但是，这样的爱好只有半个小时。

我知道，父亲晚上休息还早，就去外面买回几本杂志。父亲最喜欢的杂志是《家庭》，每当读到有警示性的故事时，他总会有所沉思，也总会给我讲一大堆道理。

有时，父亲看书累了，也会给我说起一些往事，有家族史，有自己的苦难生活。每当说到这些的时候，父亲总是很振奋、很忧伤。同时，他讲得也很有条理、很自然。每当听到这些的时候，我总会心潮澎湃。

晚上，父亲休息后，熄了灯，我还会在楼道的灯光下看一会儿书。

回到病房，与父亲一反一正躺在床上，和衣而眠。这种睡法是父亲的建议，说是两个人最健康的睡法。当然，我知道父亲的心思。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与父亲躺在病房的床上，我总会想很多，想得远，想得细。这就是一天的医院生活，每天基本如此。

父亲住在市医院，住的病房在放疗中心，做的治疗是放射治疗和化疗。父亲住院已有一周时间，仍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当然，主治医生不直接与父亲交流，父亲每天的治疗都是我陪伴左右，我不说，无人会说。自从年前检验结果出来后，父亲虽不知其真实病情，但心里明白自己的病情已很严重。过年时，客来客往，伯父又突然回家，父亲有了疑惑；住进医院治疗，每天做放

射治疗的人不少，父亲也总会听到别人谈起胃癌、肺癌、肠癌什么的，慢慢地有所察觉。直到有一天，父亲详细阅读起药瓶上的说明来，之后，他又站在放疗中心的简介前注视良久。

回到病房后，父亲一脸严肃地问起了我：“医生说我再能活多久？”

我知道，我不能告诉父亲医生的估计。我说：“医生说了，这个病并不可怕，治一治就好了。”

父亲听了后，骂我：“放屁，有了这种病还能有救吗？你们到底是咋想的，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花这冤枉钱干啥？”

我知道，此时最好的回答就是沉默。

父亲正在沉思，似乎想到了我的婚事为啥有人干涉，想到了我为啥卖牛卖羊、让他提前退休、接来外甥过年，同时，也想到了过年时的客来客往和伯父突然回家。过了一会儿，他痛苦失声，流出了心酸的泪水。最后，父亲谅解了我，理解了我们。

父亲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后，变得更加沉默，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或许是在想问题，但是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父亲因此有了变化。

每天做完治疗后，我仍然陪父亲去花园。到了花园，父亲让我回房休息，说是他一个人坐会儿，晒晒太阳。我知道，父亲理解我，知道我忙了一天也很辛苦。同时，我也明白父亲想独处，静静地思考。的确，我很累，不但身体累，而且心也累。

回到病房后，我躺在床上，总是很警惕，一刻钟后醒来，望望父亲在不在花园，如果在，就继续躺下睡一刻。

一天中午，父亲在花园晒太阳，我在病房休息，不留神睡过了头，醒来后，跑到花园不见了父亲。顿时，我的心惶急了。跑到住院部，走进门诊室，不见父亲；又跑到医院外面，四处张望，仍不见父亲；心想，是不是去了洗手间，想着又跑进医院，闯进每个洗手间，还是不见父亲；心又想，会不会已经回到了病房，这么想着就朝病房赶。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看见了我，喊了一声。

望着父亲，我生气地说：“你来这里，咋不告诉我一声？”

父亲看到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平静地说：“我从花园回到病房时，你正睡得熟，我又走了出来。怕你醒来后看不见我，就没有走远。心想，坐在这里总能看见你，可是没想到你跑了个远！”

这时，我才明白，心里总算踏实。

看看这个地方。出了病房，往左拐就是一个大门——医院的后门，平时并



不常开。走出这个大门，面前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公路北向市中心伸入，公路南向郊区外延出——通向回家的路。远能望见田野希望之绿，近能耳闻都市繁华之闹，这一静一闹，两种去向，两种生活，中间这条路成了桥，连接着乡和城，连接着静和闹。父亲坐在大门外的台阶上，注视着过往的行人车辆，思绪在流动。这里距病房不到20米，正是父亲的好去处，只是没了花园的宁静和芬芳。看到这里，我心想，父亲坐在花园还是坐在门外，都一样，花园静，门外动，一静一动，两种心情，两种境界。不过，阳光还是一样。忽然，我意识到父亲在外时间有点长，该回病房了。

当我正要搀扶父亲起身时，瞥见不远处的一个房子，朴实无华，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医院的后方。对此，我心里有点疑惑。我扶着父亲走到大门口时，在墙角有一堆破烂忽然动了起来，我猛吃一惊，细看究竟：原来不是破烂一堆，而是活物一个，不知年长、不识男女的人，整个像装煤的麻袋，破破烂烂，灰不溜秋，只是一双眼扑闪扑闪地望着我们，显然是一副羡慕的神态。他或她应该是一个乞丐吧，我这么想。从此，父亲上午去花园散步，下午去门外晒太阳，出出进进，我对那个房子和这个活物开始有了兴趣。

有一天，我和父亲坐在门外晒太阳。那个房子的外边围着一堆人，其中有几个穿白戴孝、大小不等的小孩，哭哭啼啼。父亲看到这里，似乎明白。我心想，那是一个太平间应该没错。太平间，其实不太平，里面的人，告别尘世喧闹，归去平静；或离别人世匆匆，死不瞑目，留有遗憾；而外面的人，或悲痛，或闹腾，总不平静。生是偶然，死是必然，生死之间最难。偶然和必然，人并不都明白。生欢喜，死悲伤，人一般；生悲伤，死欢喜，人不简单；生悲伤，死悲伤，人简单；生欢喜，死欢喜，人不一般。

父亲对此发出一声长叹：“人生如梦啊！生时梦始，死时梦醒。生死之间，梦在梦中。”

听到父亲这么说，我有点不解，问：“人究竟在死后梦醒呢，还是在梦醒后死呢？”

我这一问，把父亲问蒙了。

其实，我也不知其果。看到这一幕，又听到父亲的感叹，我意识到应该陪父亲回病房了。

当我和父亲走到大门口时，又一幕出现在了眼前。一群小屁孩从角落里的活物手中抢夺一根竹竿。其中一个使劲往回拽，而那个活物像是手中抓着

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死活不松手。一个使劲往回拽，一个死活不松手，一根竹竿连着两头，就这么僵持着。见状，其余小屁孩又来两个使劲往回拽，眼看那个活物将要痛失这根“救命草”。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大喊一声：“嘿！嘿！嘿！”

这群小屁孩被这突如其来的强有力的一声大喊给唬住了，迅速地跑散开。

那个活物紧紧抓住那根竹竿唯恐再被抢去，抬头望着父亲和我，目光中充满了感激。

回到病房后，父亲让我把中午吃剩的那只烧鸡送给那个活物。我知道，那只烧鸡是表姐看望父亲时拿来的，父亲中午只吃了半个鸡腿，现在仍然有半个鸡。

父亲看我正在犹豫，说了一句：“给你留个鸡腿吧！”

我明白父亲的心思，也知道父亲说出的话不容改变。

我提着装有半个烧鸡的塑料袋，走到那个活物面前，只说了一句：“拿去吃吧！”

那个活物抬头望着我。

这时，我才看清楚：没有胡须，脸有皱纹，一双眼有神地盯着我看。

这个活物是一个 50 多岁的老大娘，我这么想。

在接过我手中的塑料袋后，她低下了头。

我转身要走时，突然听到：“谢谢！”

我有些诧异，回头看了她一眼。

不料，她正在望着我，目光中充满着无限的感激，似乎还有一份羡慕的神情。

不过，她的表情使我多了猜想：她可能有子女无丈夫，因子女不孝而流落到此；也可能无夫无子女，因无人照料而被迫如此；也可能是体验生活……

不可能！她不会是逃离家庭、超脱世俗而忍受寂寞孤独想过无牵无挂的自由快乐生活吧！我想，她肯定不会！她的表情不是那个样子，对！她的表情告诉我：她心中有苦有痛有悲伤，还有渴望。这么想着，我回到了病房。

父亲问我：“给了吗？”

我说：“给了。”

我又补上一句：“她还对我说谢谢哩！”

父亲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发出一声长叹：“人活着不容易啊！”

我随口吐出一句：“人活着究竟为了啥？”

父亲听后，反问我一句：“你说人活着究竟为了啥？”



原来我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较多的思考，只是听了父亲的感叹和对刚才那位老妇人的种种猜想，才随口说出一句，没想到父亲会反问我。我心想，人活着肯定不是为了吃喝玩乐只图享受吧。

我说：“为了奉献。”

父亲又紧接着问：“为谁奉献？”

在父亲的紧逼下，我只好硬着头皮想，为谁奉献呢？为人奉献一定是对的吧！为什么人奉献呢？父母长辈、兄弟姐妹、领导上司、人民……对！人民，还有社会、祖国！

想到这里，我似乎明白，稍停片刻后对父亲说：“为家庭，为他人，为社会，为祖国。”

父亲听后，微微点头，又问道：“你知道具体咋奉献吗？”

有了刚才的思考，我略作沉思后说道：“为家庭奉献就是孝敬父母，为他人奉献就是关心他人，为社会奉献就是投身社会，为祖国奉献就是报效祖国。”

我不紧不慢地说完后，望着父亲，等待下一个问题。

可是，只见父亲，笑而不语。

我明白，父亲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我心里一高兴，同时又想到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话，像背诵课文一样背了出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以为父亲肯定会问这是谁说的话。

可是，父亲对我说了另一段话：“人为什么而活着？如果只是为自己、为家庭而活着，意义是有限的。只有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集体、为他人的利益，尽心竭力地工作，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是光荣的人生，闪光的人生。”

我觉着这句话有点耳熟，但不知是谁说的。我问父亲：“这句话是谁说的？”

父亲反问一句：“谁说的很重要吗？”

听了父亲这么说，我有点不服气，又说出了一句雷锋的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没想到父亲又说出了另一句：“牛吃草，马吃料，牛的享受最少，出力最大，

所以还是当一头老黄牛最好。我甘愿为党、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我知道这句话也是别人的话，只是不知是谁说过的话，又不敢再问父亲。

父亲看见我不再吭声，又问一句：“还有吗？”

我听了父亲这句有挑战性的话，一时不知所措，冒出古诗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说完后，我又补上一首：“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我像机关枪一样射出子弹，命中目标。心想，这下父亲不会再问我了吧，我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望着父亲。

然而，父亲仍然很平静，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你知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句话的意思吗？”

听到父亲的这句话，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我只图自己的一时口快，却完全忘了说出的话是什么意思，对父亲会有什么影响。原来只是发一句感叹，随口说出一句话，没想到与父亲三番五次要争个高低，最后胡扯到了生死问题，却完全忘了父亲现在已是被病魔判死刑的人，随时都会有死亡降临这一事实。我懊悔极了，不敢再看父亲的眼睛。

父亲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对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听父亲这么说，我开始了思考。“生的伟大”与“死的光荣”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生的伟大”必然会“死的光荣”吗？还是“死的光荣”证明了“生的伟大”？

父亲看了一下腕上的表，对我说：“六点了，打开水的时间到了。”

我提着水壶走出病房，心里一直想着刚才与父亲的对话。父亲对我反问、再问、追问以及微微点头、笑而不语是什么意思？还有，父亲说的那些话究竟是谁说的？为什么父亲会记得那么清楚？为什么父亲会问我“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句话的意思？难道父亲真的不知道吗？

回到病房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给父亲取出那个鸡腿。

父亲说：“给我弄一点，其余你吃完。”

我知道，这又是命令。我违抗了他的命令，不高兴地说：“一只鸡，吃了两顿，你还没吃掉一个腿。”

父亲说：“我不想吃。”

我知道，父亲因治疗而饭量减少，不想吃可能是真的。

第八章

聆听教诲

自从大表姐来医院看望父亲后，就陆陆续续有人来，并且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电话。

舅舅来过两次，每次来时，不是手提一袋水果，就是搬来一箱鲜奶。他与父亲交谈总是心平气和，说东道西，从不过多问及父亲病情。在我送他出了病房时，他才问我父亲的真实病情和治疗状况，并嘱咐我有什么困难就给他打电话。

伯父也来医院看望父亲，并在医院附近住了两个晚上。伯父与父亲谈论一些往事，回忆兄弟之间的美好，既说到了童年的有趣事，又谈到了工作上的高兴事。

大表哥和二表哥也来医院看望父亲。大表哥与二表哥是亲兄弟，都在这个城市打工，听说父亲住院都不约而同地来了。他们对父亲一直心存感激之情，怀有敬爱之意。临走时，他们每人掏出 200 块钱，叮咛父亲想吃啥就买啥，不要惜钱。看得出来，父亲与两个表兄是有很深感情的，他们对父亲也是有情有义的。对此，父亲给我讲起了关于两个表兄的一些故事。

小时候，大表哥身体强壮，常与别人打架，而二表兄体弱多病，常被别人欺负。



每次二表兄被人欺负后，大表兄都会出手，直到打得对方跪地求饶。二表兄脑子活学习好，而大表兄不爱学习，常常被老师责骂。每次大表兄受到老师责备后，二表兄都会主动帮大表兄补习功课，直到大表兄明白掌握。就是这样的两个好兄弟，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在赡养两位老人时，发生了冲突，兄弟感情出现了危机。

按照常理，兄弟分家，父母不离。大姑喜欢二表嫂，姑父喜欢大表兄。姑父与大姑不能住在一起，是明摆着的事，这也给两个表兄出了难题。赡养父母，岂能让父母分居？农村人有这样的观念：养儿为防老，生女要嫁人。有这样的观念，就有儿子赡养父母的习惯。兄弟分家，家产一分为二，父母归于一家人，这也是习惯。既然是习惯，就要合乎情理。兄弟分家，就得公平合理。所谓公平，就是家产要分得公平；所谓合理，就是父母兄弟、房屋田舍各自到位，关系理顺。可是，分到最后，家里只有一头耕牛。牛对农民来说，相当于半个粮仓：耕种施肥，拉车驮物，吃的是草，力气又大，既是农人的“手扶拖拉机”，又是农人的“廉价劳动力”。牛是农民的一个宝，农民对牛也有感情，割舍不下，不能没有。因此，大表兄与二表兄为了一头老黄牛闹了别扭，起了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眼看一家人将要成分离时，父亲出来说话了。

每当大姑家里有什么矛盾纠纷，好事歹事，都会有父亲的身影出现。当然，父亲也是随叫随到，从不推辞，说事解难，总能解决。

父亲首先批评了大姑和姑父：“儿子就是儿子，没有讨厌不讨厌一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儿媳就是儿媳，没有喜欢不喜欢这理，儿媳也是女嘛！再说，儿子儿媳都没说啥，都乐意孝敬你们二老，情愿伺候你们二老。你们真是有福眼不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父亲这一番话说得大姑脸红，姑父理亏。

同时，父亲也训斥了两位表兄：“成人啦！翅膀硬了！各顾各啦！啊？兄弟情谊哪里去了！你们两个，从小到大，哪个不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时候，一个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是谁打得对方跪地求饶的？一个学习不好受到老师打骂，是谁最后帮着补习功课的？啊，现在都忘了？吃饱饭撑的是不是？真没想到，亲兄弟之间为了丁点屁事就大动干戈！啊？不就是一头牛吗？”

父亲就这么大喊大叫地训斥着，两位表兄都低下头不说话了。

在批评了大姑和姑父、训斥了两位表兄后，父亲又去找两位表嫂谈话。

父亲问两个表嫂：“你爸你妈与你们过，你两个愿不愿意？”

两个表嫂听到父亲这么问，都异口同声地说：“愿意，愿意！”

父亲听后，又问：“你爸的脾气不好，你妈又爱唠叨。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你们肯定会受苦受累又受气，你们能忍受吗？”

这时，大表嫂说：“我爸我妈与我们生活都已经习惯了，有啥不能忍受呢？”

二表嫂听大表嫂这么说，补上一句：“能忍受，能忍受！”

父亲看着两个人的表情，说了一句：“那就好，那就好！”

父亲虽然批评了大姑和姑父，训斥了两个表兄，又找两个表嫂谈了话，但是他们的的问题仍然存在，矛盾仍未解决。

后来，父亲多方协商，多次分析，拿出了一个方案：大姑和姑父由大表兄赡养，理由是：大表兄是老大，又有新居；条件是：给大表兄多分二亩地。这样分的结果是：大姑和姑父，吃住在大表兄家，行走在两家；牛由姑父饲养，两家耕种由姑父包办；大表兄分田七亩，二表兄分田五亩。父亲拿出这个方案所依据的事实是：家有农田十二亩，耕牛一头，大表兄已盖新居，二表兄刚结婚。父亲之所以拿出这个方案，是因为他希望能看到：姑父和大姑心安又有活干，两个表兄团结又互助，两个表嫂和睦又理解。

父亲讲完两个表兄的故事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想到现在，两个表兄在外打工，一个有力气，一个有头脑，个个有本事，每人修建一院新房。姑父与大姑在家务农，守护两家。逢年过节，两家儿孙围着大姑和姑父团团转。大姑和姑父的生活，可谓优哉游哉！想到这一切，我想到了父亲。

一天，大姐和大姐夫也来了医院。大姐是二伯的大女儿，也是我最大的堂姐。二伯生活艰辛，命运不济：大女儿为人厚道，大女婿勤劳能干，一家有儿有女，生活美满；二女儿在外多年，事业不顺，婚姻不全；大儿子承受家庭不幸，出逃在外；二儿子打工在外，四处流浪。祖母又在二伯家，可想而知，二伯生活是多么艰难。当然，二伯的生活也就成了父亲最为挂念的了。父亲生病，也只有大姐能来看望。大姐心灵手巧，做的馍馍很好吃，父亲很喜欢。大姐想到父亲的病，总会掉眼泪。每当大姐掉眼泪的时候，我的心总不好。父亲抱怨大姐不该跑这么远来看他，而大姐说了一句话，让父亲铭记在心。

大姐走后，我问父亲：“我大姐为啥说你是她最好的大大（叔叔）？”

我记得在当时，父亲听到大姐说这句话时，热泪盈眶，说不出话。父亲听了我的话后，稍作沉思，给我讲起了另一个故事。

二伯的大儿子，我叫二哥，因为他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二。二哥为人忠厚善



良，没有什么优点，也没有什么大的缺点，只是脑子有点笨，学习用功不用心，让人看着干着急，在家常被二伯二娘骂，在校常常成为老师的发泄物，不是打就是骂。二哥上小学，同伴称其“大学生”。别人考大学，二哥初中毕业。二哥初中毕业，还想上学，可是进不了高中的门。二伯见其脑子笨，也就无心再供。所以，二哥去打工。

二哥与同乡到了新疆，在建筑队搞搬运，辛苦一年，钱没多赚，人变得又瘦又黑，不过，他的力气比以前大很多。一年的经历使二哥不想再干力气活。之后，他又与亲戚到了宁夏，在一家民营饮料制品厂做装卸工，忙碌一年，钱仍没赚多少，只是，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了，而是变得更成熟。

从学校到社会已是两年，二哥不想再四处流浪，想着学个手艺是饭碗。二哥的想法不错，可是，学什么手艺呢？这年月，开车能赚钱，虽说不能暴富，但也能致富。想开车，得先学车。半年后，二哥有了驾照，准备开车。开车得有车，买车不实际，所以只能是为别人开车。这个想法很好，但得有一定关系。想到关系，二哥想到了父亲。

父亲在乡政府工作，认识的人多，有关系，二哥这样认为。可是，认识的人多不一定有关系。二哥为了靠上父亲这棵大树，动员全家，鼓动二伯，说服祖母，让父亲想办法。有了二伯的人情，有了祖母的唠叨，父亲开始了行动。经过多方联络，数次活动，父亲联系到了在县运输公司上班的他一个同事的亲戚。因此，这个人就成了二哥的大救星。二哥开上车后，没忘了对父亲客气一番。但是，不出一个月，不幸的事就发生了，二哥的车把人撞了。

那天，二哥开车送货，在上坡时遇到一个愣头青，飞快地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一个重载慢速上坡，一个轻身飞速下坡，二人躲闪不及，直接相撞。结果，那个人连自行车被撞出老远的地方。见状，二哥赶紧把人送往医院。幸运的是，这人命大，住院一月多，花费两万块钱，很快出了院。其实，这件事也不完全怪二哥。可是，那人的父母找上门闹事，二伯没有了主意，就来找父亲。说来也怪，每当二伯遇到难题，总会第一个想到父亲。父亲没有推辞，尽心尽力，跑前忙后，花费一万块钱，总算摆平了事。

二哥有了这样的经历，不再开车，回家务农。二哥在家忙内忙外，帮着二伯犁地收割，有时，也为别人干活赚点小钱。

过了一年，二伯想着为二哥娶媳妇。二哥刚过 22 周岁，年龄不算大，可是在农村已属大龄青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不仅是传统，而且是命令，无

声的命令。结婚得有对象，可是，二哥什么都没有，没有技能、文化又低、貌不出众、出身卑微，谁会把女儿嫁给二哥呢？

二伯二娘想抱孙子，祖母也想身边有个重孙。这是家族中的大事，不容拖延，不可抗拒，不能等待，没有选择。祖母动员二伯，二伯动员二娘。二伯在村内村外四处撒网，二娘到外去找亲戚多方打听。结果，不到一月，二哥在大家的强迫下已是相亲八回了。每回相亲，不是二伯走在前，就是二娘跟在后，总不离二哥左右。二哥出门，愁眉不展；回家之后，唉声叹气。对方相亲，父母在前，女子靠后，一切全靠父母办事，不问干啥事，只问礼多少，礼少不点头，出门不相送。二伯二娘越看越愁，二哥内心也难受，谁叫咱没本事呢？于是，二哥想到了走。

一天，二哥已去过的一家，突然有了消息。对方提出：彩礼两万，成事要快。对于农民家庭，两万块可不是小数目。其实，两万彩礼还算少的，两万五、三万的也有。结婚要彩礼，已成乡俗乡规，见怪不怪。为了给儿娶媳妇，二伯拼命干活也高兴，二娘四处张罗也乐意。经过多方筹集，四处游说，二伯只借到两万块。结婚办喜事还不得花个万儿八千的，二伯没辙，又想到父亲。

父亲能想什么办法，只好把留给我的学费拿了出来。为此，母亲与父亲吵了一架。最后，父亲说了这样的话：先顾眼前，再图今后，学费的事，再想办法。

就这样，二哥的婚事办得热热闹闹，既高兴了祖母，也高兴了二伯二娘。可是，二哥这个新郎一点儿也不高兴。

二哥对于自己的婚事，心里不痛快，从始至终地不痛快，但又无可奈何。看看多少人在忙碌，多少人在流汗，又有多少人为此欢呼。想想，仅有自己一个人不痛快，这算个啥？跟谁过还不都是一辈子，唉！没办法嘛！

一件大事总算办完，二伯二娘的任务已经完成，祖母的心愿也已了却。然而，真正倒霉的还是二哥。结婚之后，二哥才了解自己的媳妇。当然，二哥的媳妇，我应叫二嫂。二嫂人心眼多，好吃懒做，与二哥的心地善良、勤劳朴实的本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久，二哥与二嫂的矛盾有了，二嫂与二娘的问题也多了。因此，一家人不再高兴了。

二哥因结婚而欠下了一屁股账，心里着急，黑明都在干活，风雨都在赚钱。二伯也是比以前更加勤快，天不明就起床，不点灯不收工，为的就是能多赚一点钱，好还了欠别人的账。可是，新媳妇不管这些，只吃饭不干活，嘴尖牙利口舌多。女人口舌一多，就是是非。有了是非，二娘受气，二哥痛心。新婚夫



妇吵架，原本属于正常。然而，三天两头一小闹，十天半个月一折腾，三月五月再来一大闹，谁受得了？

就这样过了一年，不知何因，二嫂没有身孕。这下可愁坏了二娘，急死了祖母。花钱买个老母鸡，养一养还下个蛋哩！二娘更加对二嫂不满，二嫂的脾气也是越来越大。最后，两人闹得全家鸡犬不宁。

见状，二哥忍无可忍，打了二嫂，并冷冷地掷出一句：“不想过了就离婚！”

这一闹腾，惊动了近邻远亲，上下三代，犹如地震一般，波及千里。

在这关键时刻，父亲不得不出来说话。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又能做什么呢？离婚肯定不行，那就尽力劝和。农村人娶个媳妇不容易，既然娶了就得想方设法过下去。父亲周旋在各种关系当中，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苦口婆心地劝说年长者，又不遗余力地向年轻人说理。就这样，二哥和二嫂的关系又平静了一些日子，全家也因此而出现了短暂的和睦气象。

然而，过了不到两个月，二哥与二嫂的矛盾又起，再次回到了过去。二娘骂二嫂更凶，二嫂出手也更狠，打得二娘住院半个月。这一次，二哥没有再忍让，坚决要离婚，打定主意：宁可独身一生，也不要这烂货！这一下，危机四伏，矛盾大到不可收拾。二哥心已死，二伯心更慌，二娘更糊涂，祖母夹在中间遭恶言受毒气没好脸看。对此，父亲又一次出面。

可是，问题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父亲也无可奈何。就这样，一家人僵持着过了半个月。

最后，二哥走了，离开了这个他无法忍受又不可改变的地方——生养自己的家。二哥这一走，可是绝情，三五月不来一次电话，两三年没有再回家一次。

父亲讲完了，叹气一声。听到这里，我为二哥感到心痛。我知道，二哥在无形中成了这个家族中的受害者，出逃可能是条生路。但愿二哥在外能平安无事，一月两月能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早些回家不要误了自个的前程。

二哥的事，伤透了二伯全家人的心，父亲也为此心累神伤。其实，二伯家的四个孩子，除大姐外都让父亲劳过神费过心。二姐是二伯的二女子，虽说结婚多年，但依然是母女两个人过。她的婚姻不幸，不但连累着二伯全家，而且影响着父亲和我们。堂弟是二伯的二儿子，初中毕业后，在深圳打工，上当受骗，被困在外，向二伯求援，无奈，父亲出面解了围。现在，二姐在外，二哥远走他乡，堂弟四处飘荡，只有大姐能理解父亲，明白父亲的心。想到这里，我懂了大姐向父亲说的那句话的含义了。因此，我也对父亲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听了父亲讲的二哥的故事后，我也想到了自己的未来。自从考研后，为了家事，我忘了查考研的结果。按照惯例，今年的考研初试成绩应该出来了。安顿好父亲，我走出了病房。

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网吧，我一头钻了进去。一阵“啪啪啪”地敲击后，一组数据出现在了 my 眼前：50，74，102，105，331。望着这一组数据，我惊奇，我发呆，我沉思。一个“50”，一个“331”，就像一根线的两头，把我这一线希望给悬在了梦想的空中。为了给自己吃一颗定心丸，我拨通了报考院校的电话号码。从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可能差不多吧！等一等再说吧！我知道，这样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也是无可奈何的。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可能，一些安慰而已，并未能让自己安心定神。所以，我仍然要等待着命运法官的最终裁决。

走出网吧后，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又一次问起了父亲的病情和具体治疗情况。在挂断母亲的电话后，我又接到了姐的电话，姐请了两天假，要来医院换我休息。当然，姐来了，我也就该回家了。

回到家里，母亲详细问了我父亲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也问到我的考研成绩，我都一一告诉了母亲。此时，母亲与我靠得最近，心里的话也最真实最亲切。看到母亲粗糙得酷似松树皮的一双手，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病危，在世时日已很有限。我的未来，没有希望的曙光出现。妹的工作仍没眉目。还有，我的婚事未办，妹也是含苞待放的未嫁女。母亲的心事我全懂。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我是家中的希望，也是男人，我的未来去向直接关系到全家的温饱冷暖，责任也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从医院回到家里，还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所有关心父亲的人都渴望从我口中得知父亲的真实病情。其中，祖母是我非见不可的人。

在一个窑洞内，围在祖母左右的是大姑和伯父。二伯看见是我，停了手中的活，也走了进来。祖母见到我就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目光中充满了无限的爱怜。我把父亲在医院的生活起居、治疗饮食，都说了个详细。祖母又问我父亲的病情有没有好转，大姑问到父亲的吃喝是多少，二伯问起父亲的心情好不好，等等。伯父只是在听，并不多言。显然，伯父到过医院，对父亲的治疗情况比较清楚。

伯父只是问我：“你考研咋样？”

听到伯父这样问，面对的是三代人，又想到自己的处境，我说：“初试成绩已经公布，还要等一等，估计能上线。”



大姑问我：“考上上几年，要多钱？”

祖母听后，说了一句：“还要上学啊？”

二伯没说话，出了窑洞，继续去干活了。

见状，我说：“即使能考上，我也不打算上。”

后来，伯父单独对我说：“不管是对你个人，还是对咱这个家族，我都希望你上。”

我知道伯父的心思，也还记得伯父对父亲说过的话：娃是个好苗子。

我是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并且是堂兄弟中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如果我再能读研究生，那就会光宗耀祖，就能脱贫致富，就是未来，就是希望。家族中能这样想的，只有伯父一个人。我知道，我的未来仍然是个未知数，但现在我已看得很清楚，支持我的人并不多。

回到家里，接到姨的电话，问到父亲的治疗情况，也问到家里有没有什么活，如果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就告诉她。听母亲说，姨过几天就打一次电话，外公外婆也是。外公知道我考研后，也鼓励我上进，并安慰我不要因父亲有病而影响前程。舅舅对我考研也很关心，希望我能如愿以偿，并主动要为我提供援助。听到这些话，我很高兴。可是，我能考上吗？

回家一天，母亲忙着为父亲做各种美食，准备着让我走时带上。我把羊拴在地头，一个人去田间除草了。就这样，在家忙碌了一天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又从家里坐车往医院赶。

我到了医院，姐就要回去上班。

在病房，来看望父亲的三个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是60出头的老农，一个是10多岁的小孩，还有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他们见了我，都很热情，而我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父亲面前就像是亲人，都说父亲是好人，都希望父亲健康平安。听到这些，我有点惊奇。他们走后，我向父亲问了个明白。其实，他们三个人不同姓不同地，却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目的都是看望父亲。三人当中，年老者是村长，小孩是个孤儿，姑娘是大学生。当然，三个人就有三个不同的故事。

那个村长是父亲驻村时认识的，父亲叫他老刘。那个村叫刘庄村，是一个距乡政府较远的山村，全村只有100多户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此。刘庄村长年为吃水犯愁，一条羊肠小道连着十里地的村外，全村的经济依靠只有土豆。就是这样几乎与外界没有联系的小山村，现在已是吃水不用愁、道路更宽广，致

富的路子开阔了，家家户户也都盖起了新房。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不能归功于父亲，主要还在于村长的领导有方。但是，也不能说与父亲没有联系，毕竟父亲在此扎根了三年。

在一次村委会选举时，由于老刘当了十年村长，村子的面貌依旧没有改变，部分村民有意见，要求老刘下台。当时，父亲代表乡政府有力地支持了老刘。老刘继任后，下定决心，不干出点成绩来，自家就不盖新房。说到村长老刘的三间房，已是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一间是居室，一间是厨房，另一间就是牛棚。这样的房，在全村找不到第二家。

父亲驻村后，一月20天都住在村上，与村长一起同甘共苦奋斗了三年。父亲在这个村的工作，不是直接领导，不去前台，而是居于幕后，为村长出谋划策。其实，父亲经常来往于刘庄村与乡政府之间，起的只是桥梁作用。

村民不满，是因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吃水仍然困难，人肩挑牲口驮，山路弯弯长又长，既费人力，又耗时间。这个迫切的问题，是关系民心向背的关键。在父亲的动员下，在村长的直接领导下，全体村民积极配合，奋战六个多月，终于解决了自身的吃水难问题。打了深井五眼，解决了全村人的生活用水问题；又挖涝池三个，用来浇田和家蓄饮用。

在解决了吃水问题后，村子还要富。咋富？要想富，先修路。修路要花钱，钱从哪里来？村长想到了村民集资，但难以执行，原因何在？结果是村长的政策不对头，实行了“一刀切”。父亲经过分析，认为村民集资应有区别：普通村民属一类，家有吃皇粮的属一类，从乡村走出去的有钱人属一类。依次递增，情况差的少拿一点，情况好的多出一些，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并且，父亲带头捐出1000块钱。另外，父亲往返于县乡之间，数次沟通，多方联络，为这个村争取到了扶贫贷款。最终，这条路修通了。

从此，这条路也就成了致富路，告别了行走多年的羊肠小道。

村长想着靠种植大棚菜致富，但是缺乏人才，不懂技术。父亲通过与邻乡种植大棚菜的菜农联系，组织村上的一些能人去取经；又与县有关单位沟通，组建了一个种植大棚菜的经验交流团，来村上亲自指导交流。这样，刘庄村的大棚菜种植就开始起了步。

一年，县里要求农民栽烤烟，并强调：烟上干部上，烟下干部下。乡里也再三命令农民栽烤烟。眼看，齐腰高的玉米苗要强行铲掉。一些村民想不通，村长为难。最后，父亲出面，与村民保持了一致。结果，那年村上的玉米丰收，



但栽烤烟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乡上扣了父亲一月工资。

父亲不是村官，也不是乡长，但走在这个小山村，总有人来找，小到夫妻吵架邻里纠纷，大到盗窃犯罪天灾人祸。其实，村民已把父亲当成知心人看，村长也把父亲当兄弟待。

村长在父亲的建议下，按照“村内抓粮，村外抓钱”的发展思路，搞起了劳务输出，每年都能捞回大把的钞票。出去的人宽了眼界长了见识，回村后自觉搞起了特色种植或养殖，慢慢地也就发了家。村上也相应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大规模地种植黄花菜和花椒树，每年的效益还不错。

当然，村子富了，村长也就住进了新房。

父亲住院的消息，是一个村民知道后告诉村长的。所以，村长就代表全体村民，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来医院看望父亲了。

然而，那个小孩是谁？他是怎样知道父亲住院呢？小孩叫罗大伟，家住在距市医院 30 公里的一个乡村。这个村也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个小孩六岁时，父亲出车祸去世。半年后，他的母亲也离家出走。此后，他就一直与六十多岁的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他的奶奶是个睁眼瞎，生活不能自理。当时，小罗正上小学一年级，聪明好学，只是每年的学费成了问题。

父亲在这个村工作，常去小罗家看望他们祖孙二人。父亲看他身世可怜，而又聪明好学，就每学期资助他 300 块钱。直到小罗上了初中，以捡破烂维持生活后，再没有让父亲资助。这样算来，父亲资助小罗有五年之久，按一年 600 块钱算，五年就是 3000 块钱。小罗没有忘记父亲的恩情，常常与奶奶想念起父亲。一天，小罗思念父亲心切，打电话到父亲所在的乡政府。在听说父亲已住院多日时，他就坐车从家里赶来了。

那个不到 20 岁的姑娘叫孟雪，是本市师范学校的一名大学生。她家住在农村，这个村也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她有一个哥哥叫孟江，现在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孟雪从小学习就好，而孟江不爱学习。在考大学时，他们的父母有了偏见，认为儿子是家里的未来和希望，一心要让儿子考上大学。可是，孟江连续考了三年大学也没有结果，并且他从心里也不想再耗费青春。孟雪学习很好，考上了高中。她的父母却认为，女子迟早是别人家的一口人，就故意阻止她继续上学。就这样，一个想上学又能上学而她的父母故意阻止其上学的人与一个不想考学又考不上学而他的父母一定要让其考学的人，都来找父亲。

父亲听了他们的倾诉后，亲自去了他们家，与其父母谈了话。父亲没有向

他们的父母引经据典，只是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我们家的实际情况，以打比方、举实例、算经济账等方式，说通了他们的父母。结果，孟江去广州闯荡，孟雪顺利上了高中。五年后，孟江成了小老板，孟雪考上了大学。他们一直对父亲心存感激。在今年过春节时，孟江给父亲的单位打电话，知道了父亲的病情。所以，孟雪代表她们全家来医院看望父亲。

父亲说得很平静，也很简单。我听着很惊奇，也很感动。看的出来，父亲今天的心情不坏。来医院治疗已一月有余，父亲身体略有康复。所以，父亲提议去市中心逛逛。

医院距市中心不算远，但要坐车。坐公交花两块钱就可到达，而坐个出租车只需三块钱也可到达，我考虑到父亲的身体，想着坐出租车去。

我向父亲说起，父亲说：“你疯了吗？坐出租车一人三块，两个人不就是六块嘛！”

我向父亲解释：“坐出租车是按车次计算，不是按人头计算。”

父亲听后半信半疑。

显然，父亲是第一次坐出租车。

到了市中心，父亲听人说有一个黄金大厦很有名气，想去看看。我陪着父亲走进黄金大厦，服务员向我们投来了惊奇的目光。这可不是吗？现在已是阳春三月，父亲还是头戴帽子、身穿棉衣、脸上挂着个口罩。我搀扶着父亲走上移动式电梯，可是，父亲战战兢兢不敢向前移动半步，慌张的神情四下张望个不停。恰好，这一幕被服务员小姐看见，引起了一阵窃笑声，父亲听后很难为情。

到了二楼，人来人往，商品琳琅满目，服务员小姐投来了热情的目光和甜甜的微笑。我扶着父亲，这儿转转，那儿看看。当父亲看到一双鞋标价500块、一身西装标价2000块时，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使我看到服务员想笑而不敢笑出声的样子很难为情。由于父亲不习惯坐电梯，我们也就很快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切，我心里有点儿酸。我知道，父亲是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进商厦。

之后，我又陪父亲来到陇东商城。这是一个大规模的物资批发集散中心，商品多是农人生产耕作和生活日常用品。这与黄金大厦的商品形成了天壤之别。当然，父亲来到这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心情也愉快多了。

在一家卖农工具的店前，父亲张望了老半天。我不知道父亲要买什么？原来，父亲看中了一台扬场机。扬场机是农人在收麦打场时用的农具。父亲心想自己不能再劳作，就想着要为母亲买一台。最后，看到这个东西实在不方便



搬运，也就作罢。

到了一家衣服店，我要为父亲买一件毛背心。父亲听说要40块钱后，直摇头，拉着我就往外走。

出了陇东商城，父亲听人说，这附近有一家五谷杂粮店。我不知道这个店是卖什么的，也就跟着父亲走了进去。原来，这个店是专做各种农家饭的，有用糜子面做成的黏糕、用玉米面做成的窝窝头、用小谷米做成的焖饭等。当然，有卖这种饭的店，就会有吃这种饭的人。只是，现在很少有人再把它当作家常饭，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活的调剂，或者是当成一种野味。父亲要了一份黏糕，吃得很香甜，我也尝了一个，感觉味道还不错。

我问父亲：“为啥现在没有人把这当家常饭吃？”

父亲说：“在过去，人们没粮吃，就吃这个。这东西不能当饭吃，吃多了难消化。现在的人吃细粮白面，偶尔吃一点杂粮五谷，当作稀罕，觉着新鲜。”

我明白父亲的话，父亲绝不是要图新鲜。看着父亲聚精会神地嚼着，似乎还在沉思、有所回忆的样子，我觉着幸福。就在这时，我才注意到这家店的招牌，上面写着“忆苦思甜”。我想，这或许就是这个店存在的价值吧。

在一家种子店，父亲选了一袋玉米种子和一小袋萝卜种子。父亲决心在他出院后很好地务一年农，争取一个丰收年。想着到那时，饱满的玉米棒子挂满院，腿粗的萝卜送亲友，父亲一副很满足的样子。对此，父亲毫不犹豫地掏出了58块钱。我一手提着种子袋，一手扶着父亲，走出了陇东商城。

回来时，我要叫出租车，父亲坚持要坐公交。可是，我一手扶着父亲，一手提着种子袋，上车后，车上已无座，父亲也无奈，车一摇一晃地开动了。就在我四处寻找时，忽然，一个小女孩起身为父亲让座。这让我很感激，父亲也很感动。后来，父亲对我说：坐车让座，这很好！看得出来，父亲的确被感动了。然而，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一次，姐和父亲在一起，我说我献过血，父亲听后很不赞同。姐说正常人适当献血是有益于健康的，父亲还是不以为然。我不知道，父亲这一前一后的变化是否一致。但是，我知道父亲对我的爱是朴实的，同时父亲让我为别人着想也是真诚的。

回到医院，每天的生活一切照旧。提水，打饭，吃药，治疗，散步，晒太阳，听广播，看杂志。并且，我每天总会接到许多电话，不是表兄表弟，就是姐和妹，有时，也有舅舅和母亲，甚至祖母和外公。电话的主题都一样，不是问候父亲

病情，就是挂念父亲健康。隔两三天，也总会有陌生的或熟悉的人来看望父亲，有强作笑脸的，也有当面流泪的，并且，每个人的背后都是有故事可讲的。

看着父亲一天天好起来，我的心里也总是高兴的。陪父亲去饭馆吃饭，两个人总是要一大碗面，父亲吃啥我吃啥，父亲吃少我吃多。吃饱喝足之后，我又陪父亲去广场散步，走得很慢，但心情好。父亲对我说的话多了，我也对父亲了解更深了。以前不曾有的感觉，现在似乎找到了。父亲更像父亲了，儿子当的也有滋味了。父亲知道了我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我也明白了父亲的生日和过去。以前不明白的问题，现在也有答案了。父亲走过的路是曲折艰难的，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依然是高大不朽的，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和光荣。同时，我也相信，父亲也将会因有我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和光荣的。白天，我独自享受着做儿子的快乐和幸福。到了晚上，我也不能不为自己想一想。父亲病情好转，不久就可出院了，而我下一步要去哪里呢？考研会不会有结果，考上了我咋能上得起？考不上我又该咋办呢？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我在夜里辗转难眠，父亲看在了心上。一天，父亲问我有什么打算。我知道，父亲所问是我的去向问题。自从考研初试成绩出来后，父亲虽然没有说过什么，但心里一直为我考虑。父亲知道我的难处：辞职是被迫无奈的选择，是走为上策的一条生路；考研是付出过艰辛的，在无望中有一线希望。可是，考研能不能通过，仍然是个未知数。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考上，学费从哪里来？如果考不上，路又在哪里？考上是劳而有获，志在必得，是条路，是希望，想方设法也要上。考不上，路由我走，由我选择，无人能代替。我也明白，如果考上，父亲会理解我、支持我，会让我放心地走下去。如果考不上，路由我选择，由我去闯，父亲也不会干涉。可是，我岂能只为自己想！父亲治病花钱已不少，欠债由谁来还，我不能不想。父亲在世时日已不多，我怎样做才能尽孝道，才能使他安心，我也不能不想。另外，母亲一个人如何支撑起这个家，家的责任我又能承担多少，我也不能不多想。这样一想，我的路越来越窄，希望也越来越小。在路变得越来越窄、希望变得越来越小时，等待就会变得越难熬，等待着胜利，等待着灭亡，等待着命运之神的最终裁决。

4月1日，等待的结果终于出现，我没有胜利，也不是灭亡，而是渺茫中有点儿希望。国家线：53、53、90、90、335，对号入座后，我遇到了新情况：两头低中间高，希望渺茫！低的少，隔三差四；高的多，没有多余。这个高不



令人喜，这个低让人发愁，木桶原理中的最短一条被我碰到，必死无疑！

然而，我心存侥幸。我向往这个地方，我热爱这个专业，我梦想这个学校，或许还有希望。这么想了，我也就这么定了。对父母姐妹说是去赶考，但自己的未来仍然不知道。当然，我要走了，走要走得心安理得，让父母放心，使自己安心，还要做工作。

4月3日，这又是特别的一天。早上，提水打饭吃药治疗之后，我才向父亲正式提出要去延安考试的决定。父亲听后，既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不说一句话，可能是默认，也可能是无可奈何。但是，父亲的意思很明白：一切随我去。

我向父亲交代了住院期间经过我手的所有账务，小到三毛五毛，大到八百九百，我说得很详细，父亲听得也很明白。当然，父亲只记大账，拿出多少，剩余多少，一加一减，心里明白。同时，父亲小账也不糊涂，什么时候干过什么事，花了多少钱，一清二楚。父亲之所以这样要求，不是斤斤计较小肚鸡肠，而是想说明他虽然病重但头脑清醒。

父亲住院的财务由我保管，信用卡上还余5210元。我从银行只取出了我的底钱300块，所谓底钱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用的钱，这是我的理财思路，也是生活习惯。我把取款收据和信用卡给了父亲，连同密码也告诉了父亲。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姐打来电话问我：钱取了多少，信用卡留下没有，取钱在哪里取，有没有密码？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头脑发木，自己像小偷受审讯一样。我知道，姐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的，我辞职考研的秘密她刚知道不久，她对我辞职仍然有疑问，她对我考研也有意见。这些我都能理解，谁叫我说谎呢？当然，我一无谋财害命，二无偷盗抢劫，说谎为的只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保护自己而已。早上给姐打电话，说我要去延安考试，希望她能来医院陪父亲治疗。但是，她忙得脱不开身，只好让妹来医院。

我给父亲买了半斤羊肉馅饺子和一瓶水蜜桃饮料。之所以买这些，是因为在前几天，父亲第一次吃羊肉馅饺子觉着味道不错，而水蜜桃饮料也是在喝过表姐买的那瓶后觉着合乎口味。

回到病房，舅舅来看望父亲，正在与父亲说话。舅舅为父亲带了2000块钱，听说我要去延安考试，就给了我1000块。就在这时，父亲所在单位的乡长和书记来到医院，同行的还有父亲的两个同事以及单位灶房的伙夫。小小的病房，因此变得热闹异常。

妹来了，我也就该回家了。

舅舅送我到车上。我望着舅舅，两眼泪汪汪，说不出一句话。见到舅舅，我想到了钱。有钱人就是不一样，说话有底气，办事也大方。钱能使人哭，也能使人笑，钱是人的胆，一点儿也没错。

回到家，母亲听我说要去延安考试，心里高兴，像是看到了希望。顿时，她就联系到院子为啥有喜鹊叫个不停，不知为啥事而喜，原来是这事，直呼：喜事！喜事！

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着出远门的准备。一个皮箱全是书，一个背包带几件随行的衣服。出行带什么书，我都是精心挑选的，因为书太多，不可能全拿，但一定要周全。

想到此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随心所愿，顺利通过；一种是事与愿违，拒之门外。但不管是顺利通过，还是被拒之门外，都要打工。打工是路，已经注定。党史就业无门无路，难！数控就业是首选，没有技术，想就业，也难！理想难，现实更难，这是问题，也是两个去向，两种可能。所以，随行既带有党史教材，又有数控书本，做两手准备。如果成功，工作在数控专业找；如果失败，业余不忘党史研读。但是，不管成功还是失败，现实工作是在数控专业，理想兴趣是在党史方面。

第二天，车是早上六点，但母亲不到五点就起床，为我远行做着各种准备。每次远行，母亲都会给我做一碗荷包蛋，这已成为习惯。母亲用架子车推着行李，把我送到村口。上车时，母亲又塞给我 200 块钱，说是出远门多带点钱方便。

汽车途径市医院，我去向父亲道了一声别。

父亲对我说：“去闯吧！在外多注意自个的身体。”

然后，父亲吩咐妹子送我到长途汽车站。

妹子送我到长途汽车站后，掏出 100 块钱要给我，被我拒绝。可是，妹子的一句话让我流泪。

她说：“全家人的希望可全在你身上啊！”

就这样，我带着全家人的希望，离开了妹子，离开了父亲和母亲，走向了有梦的远方。

第九章

寻找出路

2005年4月4日晚上6点，我来到了延安。

下车之后，我坐上了一辆三马子。陌生人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对什么都好奇。热情的延安人一心要送我去目的地。一个特别的人，坐上一辆特别的车，飞驰在这特别的城市当中，迎来行人诧异的目光，好像在说：大学教授坐三马子兜风，有点新鲜！其实，我什么都不是，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挂在一张白净的脸庞，完全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模样。当然，我这个样子，也绝不亚于当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城、异国人访问革命红都。沿途我被这别样的城市所吸引，感受着晚风的清凉，顺延河而北上，心被宝塔所牵引，热情的延安人为我讲述着延安的山河名胜：延河、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这个架势，绝不逊色于专业导游，声情并茂地向远道而来的客人讲解着一切。

不大一会儿，我到达了目的地——延安大学。暮色笼罩下的校门，把我紧紧吸引。可是，当务之急我不是进入学校，而是寻找一个落脚点。最后，我住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招待所。在有了容身之所后，我打电话给家里，报了个平安。其实，能不能住进延安大学并不重要，我一心向往这个地方无人能够理解。



4月5日，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早上醒来，我心里盘算着今天将要干些什么事情，与学校取得联系、与导师沟通、租个房子，就是今天的任务。起床后，我顺着杨家岭走了一段路，边走边看边想，走着走着遇见了一群人，顺势也跟在了他们身后，进入伟人故居参观。伟人是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故居就是每个人住过的两孔窑洞。对我来说，窑洞并不陌生，从小就住在窑洞。不过，这样的地方也使我惊奇，毛主席的居室是无法与蒋委员长的官邸相提并论的！然而，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打下了江山，实在令人敬佩！

回到招待所，从电视上看到在黄陵公祭轩辕黄帝的实况直播，令我激动不已！古典的音乐，古装的舞蹈，古今结合的祭文，规模宏大的建筑，参天古朴的大树，海内外华人的热情，都令人兴奋和感动！

中午，我住进了杨家岭的一户人家，距伟人故居不远。

下午，我去了学校，美美地看了个遍。校门两边：用延安精神办育人，为科教兴国造就英才。进入校门后，迎面是一栋红色的楼，楼前是一个半身高度的花园，花园的中央有一座石碑，石碑上刻有校史简介，石碑的正面刻着郭沫若先生所写的诗词，石碑前就是首任校长吴玉章的铜像。每个大学校园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延安大学的最大特色，就是排排窑洞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半山腰。校训：立身为公，学以致用。同样，这也是开天辟地、独一无二的。

我满怀激动的心情，到达了目的地，见到了学校的有关领导，谈了自己的具体情况。可是，他们的回答却是摇头，并鼓励我：不要灰心，明年再来。我知道这就是结果，与来之前所打电话的内容一样，都是事实，不容改变。于是，我激动的心情与这美丽的校园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

这下我该怎么办？打电话给自己所报考的那个导师，想着应该与他沟通，或许还会有希望。结果，他不在家。

到了晚上，我直接去了导师家。不料，导师仍然不在家，他的夫人接待了我。在听了我的情况后，她先是大骂我一顿，然后就把我赶出了家门。

从导师家逃出后，我伤心极了，委屈极了！一个人坐在延河边，发呆了好久。

之后，我走进了校园，坐在窑洞广场的石凳上，想着心事。夜色中窑洞广场显得格外迷人，晚风轻轻吹过，略带一丝寒意。广场上有有人在打闹戏耍，几个女子在滑旱冰。其中一个白衣女子，在晚风中飘来飘去，在微黄的灯光下露出少女天真的美，动作矫健，歌声悦耳，恰似春风中的小燕子一样活泼可爱。

我被这一幕给吸引，不禁自问：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这里，青春就在美丽的校园里。这里有歌声笑脸，激扬文字，意气风发。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啊！

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这个白衣女子，独脚立地，双臂展开，似箭一样从我身旁滑过，射向了远方。并且，在晚风中留下她那悦耳动人而又震撼人心的话语：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句话，我熟悉，也曾被感动。但是，此时此境，我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对！“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由此，我想到了导师夫人的话：“两个月就想考上研究生？”“早起晚睡也能叫吃苦？”“我看你也只能考延大了？”此时，我才明白，自己付出太少、吃苦不多、志向没有。因此，我暗自下决心，考就考最好的。距考研还有九个月时间，没有什么不可能。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好多了，整个人似得到了什么福音，神气得很，一路趾高气扬地回到了新居。

新居就是新的大本营，桌子床已有，脸盆壶自备，房子不错，位于二楼，有居高临下之势，距伟人故居不远，属同一个方位。就这样，我成了昔日伟人们的邻居。但是，这样的房子月租一百，房东精打细算，精明得很。显然，这样的大本营比去年在西宁考研时的大本营要好得多，房子宽敞明亮、清洁安静，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在一切收拾妥当后，我又一次坐在灯下写起了日记，为自己的梦想设计着、思考着。心里想着，要考就考最好的。考什么？考中国人民大学。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是我多年的梦想。然而，那三个问题又成为我必须面对的：有没有资格报考，能不能考上，会不会上好？很明显，这三个问题比前面的三个问题要难得多。实际上，前面的第二个问题就已经把我挡在了半路上。

当然，在我编织梦想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父亲的现状。父亲一生太不容易，此时生命垂危，仍然躺在医院，虽说治疗可减缓病痛，但在世时日已很有限。如果能为父亲做点事，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我也会感到很幸福、很踏实。那么，我又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呢？父亲曾为我的前程担忧：没有成家，没有立业。在陪父亲住院期间，我曾答应父亲去北京爬香山、登长城、游故宫。父亲一生从没去过北京，不是不想去，而是没有机会。

记得我上高中时，父亲是有机会去北京的，可是，当时我病得很厉害，父亲为了给我看病就主动放弃，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这件事使我很惭愧，想着在父亲有生之年一定要陪他去北京。

其实，去北京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希望在北京上学、工作、发展。但是，



这些梦想一下子难以实现，没有机会，没有钱。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去，而是要靠真本事，得有实力。这个目标，对我而言，实在太高，高得不切实际。人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会越大。这样的路行不通，得另择他途。离家之时，我对亲人说是去赶考，事实上，自己根本就没有机会考试。“缺三少四”的结果就是事实，2005年的研究生我不在其中，既然今年考研无望，那就只好明年再来了。

我既然从家里出来，就要为家人脸上增光，干出点名堂，赚好多钱。此时，我不能没有钱，钱可以解决一切，为父亲为自己，表孝心奔前程，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未来在哪里？路有没有？既来延安，就从延安干起吧！理想不能没有，现实不可不想！找份工作，挣钱第一！重整旗鼓，来年再战！学习不成问题，充分利用好早晚，定时定量，稳步推进。工作比较麻烦，虽说挣钱第一，但要兼顾学习。计划制订较为容易，实际执行恐怕会难。当然，困难在所难免，必须克服，明天就开始行动。

为工作为学习，我乐于牺牲一切。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学习按计划进行，早晚都能定量定时完成任务，只是工作问题颇费周折，大地方资源可以交流和共享，而小地方资源不易发现会埋没。于是，我动用各种媒体，上网、看报、听广播，但都没有可用信息。无奈，我去投奔中介公司。

中介公司的信息五花八门，种类齐全，要啥有啥，并且服务热情，只是缺少一样——诚信。中介公司找工作很吸引人，什么工作都有，什么人才都需要，初次介绍工作，收取信息介绍费。不错，信息时代，信息就是金钱。中介公司的情况，我是心知肚明，只是在别的路行不通时，渴望在此能交好运。实际上，中介公司给我的只是一个电话，一个地址。按照这个地址自己去找，按照这个电话拨通，就会有人问一些问题，提一些要求，至于工作满不满意，那就不是他们的事了。后来，我好运没有，工作倒是有一个。

一家照明公司，为了在延安开拓市场，正在寻找独家代理商，看好了一家经营照明设备的店，这个店需要几个销售人员。因此，我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家店虽说不大，但东西一应俱全。老板是个30多岁的女人，姓王名巧，能说会道，精明强干，像个风云人物。经理姓黄名威，30出头，成熟老练，气度非凡。在黄经理的指导下，王老板一心想胜出同行，抢占商机多获利。结果，招聘了四个人，两个初中毕业的女娃，一个下岗女工和我。

四人同步，机会均等。适者生存，淘汰两人。行，就上坐！不行，就送客！

这是王老板的用人之道，不留吃闲饭的，也不养偷懒的。四个人当中，论学历我最高，论经验都没有。但是，在这里不讲学历和经验，只要懂一些物理常识、手脚勤快、头脑灵活，就行。当然，他们有需求，我们就会有条件，工资多少？吃住咋办？王老板精打细算，吃住不管，工资 600，一周后再算。这样的条件实在苛刻，咋行？不行又能咋办？试试再看吧！

第一天上班，上午黄经理讲课，主要是一些专业术语和基本概念。下午王老板逐个提问，以便即时强化和巩固。当然，这些东西，稍微用点心，不会难倒我。

第二天，王老板介绍产品。她讲得自然，我们听着好奇。什么吸顶灯、地埋灯，什么工程照明、安全照明……听着这些，使我想起，当初学英语时师生之间的热情与好奇：What's this? This is dog. What's that? That is cat. 搞销售，必须熟悉自己的产品。这个产品有几个系列，这个系列有哪些型号，这个产品有什么特性，价格是多少？这些必须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在认识了自个的产品后，还必须了解同行的产品。因为，顾客一般都有货比三家的心理。顾客就是上帝，只要能抓住顾客的心理，就能从销售中获利。

第三天，外出调研，独自行动，秘密进行。上午出发，下午回报。每个人以顾客的身份进入每家专做照明的店铺，看质量，问性能，议价格，听着服务员的介绍，假装作不懂，问这问那，既是学习服务员向顾客介绍产品的言行，又是从顾客的角度假装要买产品的架势，经过一番了解，心里记得差不多了，就以价格高或质量差为由脱身离开。出来后，还要做做笔记，以应付差事。

四个人干一行，两个将被淘汰。三天过后，出现了新情况。那个下岗女工视我为竞争对手，一言一行有了变化，向别人说：大学生干这真丢人！对我私下讲：好工作不在这！她的热情使人发冷，冷后有了自个的想法，何必在此消磨时间！工作目的是为挣钱，挣钱为了自己和父亲，可是，钱在哪里？吃住不管，每月 600，屁都不顶。咋办？继续向前，努力寻找。

就这样，我不辞而别，又去找那家中介公司，要求找个专业相近的或工资高一点的工作。结果，我有了两份工作：一个是铸造公司，一个是石油钻探。铸造与我专业沾边，石油是个未知领域。当然，这只是中介公司的简单介绍，要知详情还需要做实际考察。

于是，我首先去了铸造公司。这家公司还未运营，一切都在筹划当中。老板叫牛兴国，30 左右，中等身材，西装革履，像个小老板。听了我的工作经历，他感到满意，给我待遇：吃住全包，月薪 600。这个地方距学校较远，来往交



通不便，学习怕被耽误。其实，这样的工作对我而言，已经很不错，既没远离专业，又较为稳定，学习估计能行。

与铸造公司谈好条件后，我又去了石油钻探公司了解情况。在有了多项选择时，任何人总想选个最好的。这个公司的老总在延安，工作地在吴旗，不是搞石油钻探，而是搞地质录井。具体我不懂，听老板说，只要有初中文化程度就能学懂，吃住全包，工资分级，学徒月 300，师傅月 3000。当然，学徒到师傅得有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由自己决定。以前，我对石油这一行比较陌生，但听说在石油上工作待遇不错。再说，初中文化程度都能学懂的知识，我大学毕业还有学不好的吗？想想每月 3000 块，十个月就是三万块，有了三万块，什么事情都好办。老板叫赵开明，能说会道，听其名就像个财主。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叫李锦前，陕西子长人，脾气倔强，个性鲜明。随即，赵老板就向我们吩咐：明天就动身，自个坐车去，那边有人接。他给了我们联系电话和地址，并拿出一百块钱算是我们的路费。

这又是一个抉择的时刻。显然，去吴旗有望挣大钱，但学习时间没法保证；而留在延安，在铸造公司工作，学习可保证，工作较稳定，但挣不到钱。经过再三考虑，挣钱是首要任务，学习可暂时靠后。要走，就得退房。房租 100，住了不到十天，房东一分不退。希望把包寄放在此，暖瓶、脸盆不能带走，想着白给房东。结果，房东无情，坚决不留，像打发乞丐一样把我清理出门。就这样，我又一次开始了漂泊。

第十章

淘金梦碎

2005年4月12日，我从延安出发去吴旗。

吴旗最初叫吴起。古时候有一个大将军叫吴起，曾在此地屯兵打仗，建立功勋，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地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此地，有人为了纪念这个历史事件，就改“吴起”为“吴旗”。吴起原来是保安县的一个镇，而今已是与志丹县齐名的吴旗县。志丹县以前叫保安县，由于在保安出了个英雄人物刘志丹，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改“保安”为“志丹”。与志丹县一样，子长县也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出了个革命先驱谢子长。在这里，吴旗县、志丹县、子长县都属于陕北的延安。

陕北就是陕西省的北部地区，包括现在的延安和榆林。陕北是宝地，不仅是历朝历代的战略要地，长城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在地下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煤、石油、天然气。陕北是圣地，不仅是中华始祖轩辕帝的陵墓所在地，中华儿女在此年年顶礼膜拜，而且是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伟人群体在此战斗生活十三载。陕北也是人才辈出之地，古有李自成，今有刘志丹。英雄的诞生地，也就成了我的朝圣地。



我、李锦前和一个同路人，他叫贺丹，人高马大，笑容天真。我们三人同行，坐上延安去吴旗的车，像去淘金一样激动兴奋。

到了吴旗车站，打电话给公司，希望有人来接。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来了一个人，以极不耐烦的姿态接待了我们。行李自然是由自己扛着了。这个人在前引路，少言寡语，大约走了十分钟，三拐五转到了公司。什么是公司？无名无号，一栋家属楼的最底层，三室一厅，带个卫生间。客厅是万能的，有绘图的、看书的、看电视的、说闲话的；一室是厨房，有人正在找吃的，一手拿个馒头，一手在剥着葱；另外两室是卧室，塞满了行李，乱七八糟，高低架子床似有人还在蒙头大睡。这就是公司，着实让我们大吃了一惊！

为我们引路的人回到公司后，自个去绘图。

见状，李锦前问了一句：“我们还没吃饭呢？”

那个绘图的人说：“厨房有米有面，自己做！”

显然，这个人的身份与我们一样，并且他对自己的工作极为不满。

李锦前听了之后，自己动手做饭，他说他以前做过饭。

所以，我们三个人合作，烧水，洗菜，下挂面。坐车太累，又看到这一切，我们的心凉了一大截。不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气要受，饭得吃！脸难看，还得看！

吃饱喝足后，收拾好行李，占个床位，躺着休息。想着在这个公司将要干啥，3000块是怎么来的，领导是谁？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领导来了。

这个领导，听别人叫他贺工，我们也就叫他贺工。他原名叫贺升运，一口秦腔，成熟的中年男人，标准的西北汉子。我们三个人向贺工报到后，准备接受工作任务。可是，贺工找来几本书，关于录井方面的，是自制的书，也有旧的图表资料，让我们先熟悉，说是山上有任务，就会派我们上山。

上山，指的是上井队。井队距县城较远，上山下山都要用车接送。可以看得出来，公司是搞地质录井工作的，是直接和钻井队发生关系的。这个公司的直接领导只有一个，就是贺工。他是万能的，什么都管，管下山上山人员接送，管制册绘图，也管吃饭睡觉。有时，他也自己做饭，睡觉还打地铺。

一连三天没有上山任务。李锦前饭后躺在床上，认真阅读那本小册子，研究将要干的工作。贺丹一会儿看书，一会儿睡觉。我也是认真看了一遍那本小册子，边看边想，录井是怎么回事，钻井是个什么过程？由于从来没有见过，也就琢磨不出个名堂来。还好，身边有下山的师傅，我就向他们诚恳请教，倒

是学习了不少东西。贺工不在的时候，我也看一些别的书，或者睡觉，或者出外转悠，因为待在公司闹心得很！

说实在的，这哪里像个公司？一无所有，一切都需要人干，干什么又没个具体分工，一个人大包大揽无所不管，但是，再万能的人也难免不会出错，一旦出错又都是不可挽回的，灶房煤气稍有疏忽就会中毒，上山下山稍不留神就会翻车，等等。每月 300 块，就是下岗工人、救济贫民，也不至 300 块吧！有人抱怨，这里养老还差不多哩！当然，养老也不是这个样子！我是为了那 3000 块来的，300 块不是我的本意，但怎样才能拿到那 3000 块呢？

在公司的这三天当中，我知道了李锦前的一些事情，也了解了贺丹这个人。李锦前是子长人，45 岁，打工到过北京、上海、深圳，做过生意、扛过沙袋、当过火夫，有过沾沾自喜的日子，也有过落泪不得意的时候。他吃饭穿衣从不讲究，脾气倔得像头驴，从不服人。他养育两儿，个个都是好苗，考上名牌大学，而自己却过得不如意，正与老婆闹离婚，四处流浪，居无定所。贺丹，安塞人，十八岁，初中毕业，想学本领，找不到出路。

公司数我文凭最高，但屁都不顶，光遭背运。别人以此奚落我：大学生何必到此遭受这份罪！我知道我是鹤立鸡群，需要伪装，只为生存。公司大部分人是梦想而找不到实现途径的初中毕业生，也有像李锦前这样梦想靠智力挣大钱的人。我是个例外，是梦想在短期内能挖到金子的人。其实，这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打工人。贺工也是为赵老板打工的人。我们来此，很有可能都是由那个招聘广告而起。多么诱人的 3000 块！再苦再累也要干，管它是实是虚，用青春赌明天，为金钱搏一回！

在公司第四天的一个下午，贺工对我和李锦前说：“山上有任务，你两个上山，跟一个师傅，要好好学习。”

这个师傅姓王，30 多岁，慌慌张张，风风火火，走路像狂风，说话似下雨。谁跟在他身后，总要提心吊胆，随时得准备把“伞”，以防被他淋湿了心情。

第一次上山，按照贺工的吩咐，我们准备好了各种必备物品，比如被褥碗筷、铅笔橡皮、图纸手表等。公司有专车，送我们上山。汽车驶出县城，在公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开始了爬坡，车后黄土漫卷，左拐右转，前颠后覆，摇摇晃晃到了山顶，已是披星戴月的时候。

顿时，我们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灯火通明，好多铁家伙转个不停，发出轰隆隆的声音；高高的铁架子，一根长杆在转动，想必这就是井架，正在钻井；

不远处有液体在流动，透过灯光能看到热气往上冒；还有几个特大型的圆桶，其中一个喷射着火焰，跳跃着，鲜活活的，美极了！

几个身穿红色衣服的人正在忙碌着，望着我们傻笑。

在一排排铁房子内，有人进进出出。

王师傅被领进其中的一个铁房子内，李锦前和我紧跟其后，也进了那个房子。房子内面狭小得很，两个高低架子床，堆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领王师傅进房子的那个人向我们吩咐完后，走了出去。

王师傅开始下达命令：两个人晚上轮流值班，一个先去睡觉，一个准备值班，凌晨交换。由于我们什么都不懂，王师傅就把我们领到屋外讲解：什么是钻时，什么是方入，在什么地方捞沙子，一次捞多少，放在什么地方？整个说得我云里雾里。之后，他又讲记录钻时，如何记录，怎样听号声，每钻入一米，就打一次号，等等。知道这些后，我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什么都是新鲜的，什么又都是好奇的。王师傅问我和老李谁先休息。这个时候，我肯定睡不着。所以，我就先值班，老李回房休息。

我一个人坐在避风的地方，死盯着方钻杆，注意听打号声。打一次号，记个时间，三声号后，去捞沙子，聚精会神遵照吩咐，一心一意按部就班。在这个过程熟悉之后，我就开始自个琢磨，钻井是个什么过程，泥浆是如何循环的，油又是怎样出来的？

四月份的陕北，山上还是光秃秃的一片。到了晚上，像是三九寒天，一个个值夜班的师傅都是棉衣裹身，而自己依然是单薄衣衫，无风也会冷得直哆嗦。他们对我很是热情，问这问那的，有事无事喜欢傻笑。忙里偷闲时，个个取出香烟分发给周围的人，拿出手机发个短信嘻嘻哈哈，或是与家里的媳妇说些悄悄话。他们的香烟档次不低，手机都是名牌。他们都是为梦想而努力的爷们，虽常年孤身在外辛苦劳累流着汗水，但时刻不忘家里老婆娃娃热炕头。他们忠诚，他们朴实，他们的日子多牛！看看自己，坐学堂多年，读书万卷，行路万里，前程依然不见光明！

想当初，初中毕业后，如果在外谋生，或许能混出个人样，至少可以见见世面，知道富人有多富，何以富，有几个？穷人有多穷，何以穷，有多少？见到江南风景商贾名流，认识贫富差距好坏之别，听到天下奇闻风土人情。而今，读书十余年，傻笨木呆直，了解书本故事传奇风流，见到黄土凄凉老农贩卒，听到街谈巷议婚丧嫁娶。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代讲：金钱至上，

利益为重。读书万卷，利益没有，依旧穷困潦倒；大字不识，创业致富，倒是人人追崇。价值是用贡献来衡量的，利益是用金钱来体现的。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也是实在的。如果说的不公平，那也是人干的，干吗生产那么多人呢！人多嘴多，资源总是有限的！

快到凌晨时，干活的师傅纷纷回到铁房子，取出了碗筷，走向另一个铁房子。听见有人敲盆，闻声望去，在最外面的一个铁房子门口，一个师傅一手掂勺，一手拿盆，叮叮当当敲了三五下。这时，我才明白，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看见师傅们都去吃饭，我也知道到了换班的时候，就回房叫醒老李，交代完任务，觉着身乏体困，也就爬上床睡了觉。

第二天一早，我被王师傅唤醒，说是让我饭后换老李，两人值班要与井队保持一致，早晚八点交换，分白班和夜班，问谁值白班。起床后，我向老李说了这一情况，老李说是他值白班，我也就只有值夜班了。

看到老李值夜班十分疲惫，我对老李说：“老李你去吃饭，饭后休息一会儿，再来换我，晚上我值班。”

到了十点钟，老李来了，让我去休息，晚上好值班。

大白天，让我睡觉，还真睡不着。一个人先在外转悠，看这看那，问问这个师傅，问问那个师傅，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原来，那个特大的圆桶就是储油罐，跳动的火焰就是点燃的石油，哗哗流淌着的就是泥浆。一个人站在不远处，看着在夜幕遮掩下的这一切又在阳光下重现的景观。

到了中午十二点时，开饭了。我端个碗走到做饭的师傅面前。这个师傅是个老头，腰间系个围裙，手掂舀饭勺，笑呵呵的。

他见我白白净净的脸上挂副眼镜，觉着面生，就笑着问我：“从哪里来啊？是不是学生，有没有干过，累不累？”这个老头一边舀饭，一边问我。

倒在我碗里的是个大块的鸡肉，我一高兴就忘了回答，连忙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转身看见后面还有师傅在等待，我就赶紧闪到一边。

打上饭的师傅，一个个都是一手抓三四个馒头，一手端个碗往外走。见状，我也抓了两个馒头走了出去。

师傅一个个都圪蹴着，碗就搁在地上，一手拿馒头，一手拿筷子，狼吞虎咽地吃着。两个一堆，三五个围成一圈，边吃边说，不知说什么，但都吃得很香甜。这样的场面，我还是头回经见。

于是，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圪蹴了下来，把碗搁在地上，一手抓馒头，一手拿筷子，大吃了起来。鸡肉吃在嘴里，还是蛮有滋味的。老李没有换班，也来吃饭，与我圪蹴在一起，看到碗里的鸡肉，乐呵呵的。

他对我说：“这样的生活还不错嘛！”

我问：“值班有没有问题，钻时好不好记？”

他说：“还好”，吸溜着喝鸡汤。

我四下望了望，师傅们又都回工地了。

我问老李：“你见王师傅了没有？”

他说：“在房里正吃饭哩！”

我说：“老李，有事叫我啊？”

我用冷水冲了碗筷，回房了。

王师傅不说话时，像老母鸡下蛋，两眼微眯，人不敢接近，否则他一定会暴跳如雷。

所以，我也就自个上床躺下了。心想，这下该好好休息了，要不晚上是吃不消的，值班一个晚上，得养好了精神。饭后休息效果不错，一觉醒来，看表才睡了一个半小时，又一次躺下继续睡。

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我被王师傅的大喊大叫给惊醒。看到王师傅出出进进像内急而找不到地方的样子，嘴里叨叨个不停又似母鸡下完蛋后的神情。

我下床后，问王师傅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有个数据不对头，我查了一下时间，刚好是老李昨晚值班时的记录。老李年龄大，记这些数据脑子不大灵活。再说，王师傅也只是说过一遍，就连我都听了个稀里糊涂，更别说40多岁的老李了。王师傅向老李发了脾气，像暴风雨来临时的狂风大作，没下几点雨很快就风平浪静了。老李初来乍到，没有说话，也就平静了。

我去给老李帮忙，老李见我倒是无所顾忌，把我骂了个不知北。对此，我忍了，并心平气和地给他讲了个明白：钻时怎样记，参照每个钻杆的长度，加多少，减多少？井下钻具都有些啥，总长是多少？老李听后，心里不服。

他对我说：“这容易，我就是这么想的。这好说，你去休息吧！”

我知道，老李值班时记录的数据将是我值班记录数据的依据，如果他记错了，那我就会跟着错。对于别的问题，我提前先与王师傅交流，自个也琢磨他的统计数据 and 绘图资料，还经常问干活的师傅，尽管有些属于常识，但我不懂的就问，不明白的就要想方设法搞明白，目的只是为早些拿到那3000块。

这个井队叫华兴 108，队长姓刘，工程技术员姓李，厨师一个，司机一个。干活分两班倒，白班夜班各八人，班长就是台长，台长就是在钻井台上握把的人，完成一口井后两班交换。所以，钻完一口井时，总会有一个班白天休息，一个班夜里值班。录井工作是为钻井队服务的，我们就是服务人员。

我们的工作被称为地质录井：是采用钻井方法，进行岩屑、岩芯、钻时、荧光、泥浆、气测等资料现场采集与整理工作，以识别判断地下岩层、岩性、构造、油气水分布，为油气田勘探开发提供所必须的第一手地质资料。地质录井分为：钻时录井、岩屑录井、荧光录井、泥浆录井、岩芯录井、气测录井等。钻时指钻头破碎单位厚度的岩层所需要的时间，其单位是分每米。钻时的大小由组成地层的岩石软硬强度和钻头使用情况决定，钻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岩性特点。把记录的钻时绘成曲线，对比分析所钻地层的岩性变化，称为钻时录井。在油气田勘探开发过程中，岩屑是重要而又经济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岩屑的观察、描述，并结合钻时、气测、荧光、泥浆及电测等各项资料，认识岩性，掌握井下地层层序，初步了解地层含油气水情况，称为岩屑录井。石油是含有沥青质的有机烃类物质，在紫外线照射下沥青质会发出特有的荧光。在荧光灯下观察从井中流出的砂子，就可判断井下岩层的岩性等。泥浆就是钻井液，具有平衡地层压力、预防井塌、冷却钻头、冲洗井底、加快钻速和携带岩屑等功能。在钻井过程中每钻进一定深度或时间，测量一次泥浆性能，并记录下来绘成曲线，观察其变化，分析研究井下情况，制定完善有关措施，称为泥浆录井。在上山前，贺工发给我的资料小册子，上山时我随身携带，在现场一边观察，一边阅读，一边思考，进步很快。山上的一切对我都是新奇的，感兴趣的，也是乐于学习的。

吃过晚饭后，老李下班，我上班。12个钟头，明天早上八点换班，这就是任务。看到老李的钻时记录，字迹清秀优美，细看数据，还是不对头，有的地方缺少那的，有些是比较明显的，我自觉改了过来，有些是技术上的问题，找老李明确后校对，再把我的认识讲给他听，虽然他心里不服，但嘴上不说，不懂装懂，倚老卖老，不好合作。经过我的反复讲解，老李还是听明白了一些。

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新的一班人上岗了。我清楚，这一班人将是与我同时坚守阵地的，必须与他们搞好关系，多向他们问问题，只有融入这个集体当中，与他们打成一片，工作才好开展，学习才会有进步，时间过着也会有意思。想想 12 个钟头，一个人在夜色中，在山顶上，干着这单调的活，多寂寞，多不容易！如果有师傅们相伴，既能看到师傅们在灯火下来来往往的身影，又能听



到机器有节奏的轰鸣。看天，天上星星眨眨眼；环顾四周，四周黑压压一片；唯有眼前这一幕：灯火通明，机器转动，人在忙碌，似另一个世界——不与黑夜同归于尽。

井架高高耸起，直刺夜幕，有摘星之状；钻杆转动着下移，似有不钻穿地球不回头之势；四周有热腾腾的泥浆流淌着，像黄河奔腾不息咆哮着前行。队长房里挤满了人，都在瞅着电视荧屏，时而传来欢快的笑声。山上的电视，装有信号接收器，接收的频道不少，这也就成了山上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另外，也有打牌的、赌钱的、看书的、闲聊的。有的屋里，敞着门有人正在赤身裸体洗澡，山上没有女人，也就见怪不怪。但是，山上的水可是稀缺资源，工程用水、做饭饮用、洗衣洗澡，都得从山下往上运。

王师傅动不动走出房子，朝这边瞅瞅。有时，他也弄弄我们捞的沙子，在荧光灯下照照。他见了我们从不多言，没有表情。当然，见到王师傅这个样子，我还是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因为他是我的师傅，我是他的徒弟，我得向他学本领，目的只为早些当师傅，挣那每月3000块。老李没有去队长屋挤着瞅荧屏，而是坐在床上看书，研究问题。厨房的老头，这时也没事，这个屋那个屋串门闲聊。上班的师傅们不停手中的活，但也忙中偷闲，抽根烟，说几句调皮话，相互逗乐。也有师傅凑过来围着我问这问那的。见了师傅，我也是很热情，抓住机会问些不懂的问题。有时，我也问一些井队上的事和他们家乡的事，说是向他们学习，也是相互联络感情。总之，我得排遣寂寞，打发时间。

夜晚，天冷但不刮风。躲在屋里能看见井台上的操作，听着打气号声，看表记下时间，捞几堆沙子。有时，也学着王师傅的样子，在荧光灯下照照，自个琢磨。如果在屋里坐累了，就出外转转，与师傅聊上几句。就这样，不知不觉又到了吃饭时间。晚上十二点，回到屋里，师傅们都睡得正香，轻手蹑脚地拿出自己的碗筷，走到厨房。与师傅们蹲在一起，吃饭喝汤，吧唧吧唧完后，又轻手蹑脚地放回碗筷。回到岗位，又继续与黑夜为伴，等待黎明的到来。

晚上一过十二点钟，时间就过得特别慢。一根钻杆钻进，一根钻杆又换上，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听着号声，觉着身上冷，迷迷糊糊，又常常被号声惊醒。

到了凌晨三四点钟时，我没有了睡意，脑子开始想问题，不想钻时，不想泥浆，而是想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初中毕业后去南方打工而不上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在高中毕业后就学

个手艺，现在又会是什么情况？或者在青高厂工作不辞职，现在会干什么？或许会被重用，或许还会见到赵晴，或许现在的工资 1000 多，或许……“扑哧”一声，气号又响了，看表记下时间，又钻进一米，用了八分钟。

我又开始想，现在咋办呢？离开家已经半个月了，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不知父亲现在出院了没，病情有没有好转，母亲在家好不好。今年研究生我是没戏了，明天要给母亲打个电话，问问父亲病情和家里情况，说说自己的一切：考试结束，找了工作，正在上班，不要为我担心，有空就回家。心想，这样编造较好，但心里觉着痛。忍一忍吧，只要能挣到钱，一切都会好办的。未来在哪里？等我挣到钱后，先回家一趟，看看父亲。等我挣多了钱后，就陪父亲去北京，爬香山、登长城、游故宫……“扑哧”，又是一声气号，我该捞沙子了。

我摇摇晃晃出了屋，感觉身子有点冷，不禁打了个寒战，跨过泥浆渠，拿起铁锹，小心翼翼地铲出一个角，正要转身，脚下一滑，整个人掉进了渠里。

听见动静，几个师傅跑了过来，拉我出了渠，但身子直发抖，觉着冰凉凉的。这下咋办？回房换衣服吧，可是，哪里有衣服可换？上山没有带行李。见状，师傅们为我生了一堆火，让我坐在火堆旁烘烘衣服，并主动替我捞沙子。这使我很感动。

原来冰凉孤独的心，此时有了温暖。面对火，我的心变得沸腾起来。今年一定要挣到钱，明年再考研，考研不难，难在时间不凑巧，既要干活挣钱，又要学习考研，只要一心干活挣钱，再一心学习考研，目的就能达到，路就能走得通。

天色渐白，星星变得稀少，远处显现一线光，山的轮廓有了形。黑夜过去，黎明到来，一切将成为过去，今天到来的将是新的一天。衣服烘干了，搓弄掉干的泥巴，我又开始工作了，没有再坐在那里等待，而是手里拿表，听着号声，四处察看了。在正常情况下，在同一层位，一根钻杆钻入地下的时间是有规律的，钻入一米用多长的时间是相对固定的。今天的任务是彻底搞懂钻时录井，开始研究岩屑录井，并对周围的一切都要了解。方法就是多问多想多观察。

做饭的老头起床最早，在厨房开始忙活了。队长起床后，走向钻井台，看看有没有异常，也过来问我昨晚共钻了多深。这些数据王师傅问过我，所以我也就熟练地向队长做了汇报。队长听后满意地离开了。在房子周围，有洗脸刷牙的，有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的，也有正忙着四下找厕所的。山上的厕所都是露天的，随便挖个坑就能用，用后再用土掩埋，资源不浪费，环境不污染，简便



易行。王师傅起床也早，过来问我钻了多深，有无异常，什么层位。之后，他又去瞅瞅沙子。

就在这个时候，王师傅开始发神经了，大喊：“沙子咋能这样捞，懒死了，猪！”

我知道，那些沙子是干活的师傅帮我捞的，为了方便，一铁锨沙子分成了几小份。

王师傅对此不满意，大骂我一顿，我没有说话，他就转身走了，一切也就平静了。

东方发白，白中透红，红渐渐加重，太阳终于露出了头，像大姑娘羞赧的脸红扑扑。

那边的师傅们正在吃饭，老李也蹲在那里。我知道，快要下班了。太阳落山，我上班。太阳出来，我下班。日落日出，我的工作与黑夜星光相伴。刺眼的太阳射得我不敢正眼瞧，像多情少女的目光美得耀眼。

老李接了班。我觉着身子犯困，就直接上了床，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一点多，躺在床上不想动，铁房子里被太阳烤得像蒸笼。其实，铁房子叫户外移动房，组装简单，搬迁方便。我躺着不起床，还想多睡会儿，但又想到还有任务，就盘腿坐在床上，看书思考。

就在我看书思考时，王师傅喊我给他帮忙，帮他统计数据，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不怕累，就怕师傅不理。为师傅干活，不懂就问，师傅乐意说的，就借机多问。师傅说到高兴的时候，像下雷阵雨，雨点急而大，弄得我直打喷嚏。为了弄懂问题，我还得忍着他这般淋雨。

走出房子，被太阳照照，心里觉着很舒坦。与老李聊上几句，看他记录的数据，明显有了很大进步。四周转一转，瞧一瞧，陕北的山根本就不像山，一堆一堆的，堆堆相连，波峰不突出，波谷不明显，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生机。这外表看似荒凉贫瘠，其地下却藏有数不清的宝贝，就像陕北人一样，灰头土脸，粗狂豪放，其内心却装着天地万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往往出的都是英雄豪杰。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真是那个理哩！

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就是没有信号，小灵通在这荒山野外发挥不了作用。

这口井比较顺利，一天就钻几百米。一天一天，一班一班，太阳不属于我，星星陪伴着我。很快，我就明白了这里的基本问题。学习有收获，进步也不小，

搞明白了钻时录井、岩屑录井，会看荧光灯，能描述岩性，了解了钻井过程，知道了各种设备的名称。屈指一算，上山已有六天。测井人员刚下山，固井队就上了山，一口井快要成功，我们的任务完成，也就该下山了。

王师傅、老李和我三个人收拾好行李，带上现场收集的资料，准备下山了。公司没有派车来接，我们是自乘便车回营了。整体来说，这个井队还不错，顺利完成了任务，学到了知识，长了见识，生活还行，与师傅的关系也处得不错。但是，老李心里不怎么高兴，王师傅老是说他的不是。只有我像个满载而归的将军，想着早些当师傅，挣那一月 3000 块，心中不知有多高兴，计划着下一月就向领导提出当师傅的要求。

回到公司后，还是贺工一个人忙里忙外，送走这个，又接那个，上山下山，做饭绘图。吃饭时，公司好像又增加了不少新人。每人端个碗，拥挤不堪，一锅米汤很快就能听见有人刮锅底，一盖子馍每人手抓两三个决不留下一个。两室又塞进了不同的大包小包，床上依旧乱成一团。饭后，贺工说晚上老板要来，全体动员，打扫卫生，收拾床铺。

下山了，我就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半个月了没与家里通电话，自己心急，父母心更急。拨通电话后，是母亲接的电话。母亲问我考试咋样，如果实话实说，话长说不清，又怕不理解，只好说考试结果还不知道，现在陕北石油钻井队上，一切都好，不要牵挂。在母亲对我放心后，我向母亲问了父亲的病情。父亲在我走后一周就出了院，现在家里，一顿能吃一碗饭，自个也能走动，气也顺畅了，心情还好。听到母亲这么说，我很高兴。父亲住院将近两月，吃饭一直很少，行走要人搀扶，可见，现在的确好多了。最后，母亲叮嘱我过段时间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我也对母亲说等挣了钱就回家一趟。孤身在外，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心情都很沉重，更何况，母亲还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工作，要是知道，心里一定会很伤心，岂能让我在外受这般苦遭这份罪呢！

回到公司，我实在待不住。人多是非多，站没地站，躺无处躺，贺工像个监工，不让干别的事情，也不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让干，不准说话，不许吸烟。最后，我和老李还是逃了出来，两个人在县城晃荡。

县城虽小，总比山上风景好。男红女绿，车来车往，水果小吃，流行歌曲，看啥都新鲜，听啥都高兴。陪老李逛街，他嘴叼香烟，头发乱成鸡窝，身着老土不说，还脏兮兮混在人群里，脚穿一双过时的黄胶鞋，见到穿着鲜艳的女子，就两眼发直，引来行人鄙夷的目光，弄得站在他身旁的我实在不好意思。



转累了，我让老李先回，自己走进一家网吧。上网浏览新闻，查考研信息，看电影，听音乐，两三个小时花了六块钱。

回到公司后，洗头洗衣，打扫个人卫生。

晚上，赵老板来到公司。他笑呵呵地向我们散发香烟，仔细认真，唯恐漏掉一个。他说公司刚刚成立，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并双手抱拳，称兄道弟，热情客气。他说我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有什么好的想法告诉他，并说公司的未来就靠大家，并用一个本子详细记下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手套、工作服、雨衣雨鞋、公司招聘计划等等。赵老板还说，他正在物色好地方，到时公司将全部搬出。赵老板以此鼓舞士气，收买人心。但他并没有住在公司，而是连夜就返回了延安。

在公司无事可做，我心急如焚。如果山上有任务，贺工先让那些待在公司时间长的人上山。所以，老李和我合计着去外逛。在外转转就得花钱，老李不想上山，喜欢待在公司。一日三餐，吃饱喝足后，四处转转，日子过得潇洒自在。他这个样子倒是像他说的那样，来此养老，啥都不干，每月还拿300块，真是其乐无穷啊！老李想得简单。我可不这样想，不敢这样想，我的目的是早当师傅早挣每月3000块。奇怪，这次老板来，咋没说徒弟与师傅的工资问题呢？

我是不想待在公司，也不愿待，一心想上山学本领，争取一月后挣大钱。如果山上有任务，我会争着去。

在公司待了三天后，终于有了任务：师傅在山上，需要一个徒弟。听贺工说，这个井队三四天就会完工。听了这个消息后，我很高兴，准备好东西上山了。

这是一个不同的井队，已经钻了1000米了，山上有师傅，还有一个徒弟。师傅姓周，30多岁，成熟老练。徒弟姓黄，是个毛头小子，周师傅管他叫小黄。小黄与我商议，白天他值班，晚上我值班。对此，我无异议，心想，不管是夜班还是白班，对我而言都一样，只要用心，在什么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周师傅干工作有条不紊，待人和气，主动给我相关资料，说是不懂的问题可以随时问他。可以看出，周师傅与井队有很好的关系。小黄是井队上的人，是队长的一个远房亲戚。周师傅和小黄就是与我直接发生关系的人，周师傅人不错，好相处，小黄人聪明，也好相处。

晚上值班，我常与干活的师傅交流。他们大都来自山东，热情豪放，待人诚恳。由于周师傅与井队的关系好，认识的人又多。所以，井队上的人，甚至队长都对我很热情。跟上周师傅，我的心情最愉快，学的东西也最多，进步很快。

这个井队很团结，钻井比较顺利，每个干活的师傅每月可拿到 2000 多块，有些可拿 3000 多块。可是，好时光总是最易失去，在山上待了三天后，我就该下山了。

下山后回到公司，看到公司有点变化，来了几个新人。两个描图的女孩，一个做饭的女厨，公司因此多了笑声，有了风景，中心话题共同趋向那个最美的女孩，说她美其实一点儿都不美，只是大家觉着她美。这个女孩叫刘云，性格开朗，见谁都爱笑。另一个叫王燕，不大说话，长的矮而胖。女厨 30 多岁，做完饭后就离开。这三个女人都是本地人，下班后各自回家。下山后，我没有看见老李，见到了贺丹，他话不多，下功夫苦学，长进不少。

公司有新人来，也有来的人走，来的人想挣点钱，走的人受不了苦。回公司才一天，山上有人因家有事要走，贺工就派我上山。上山就上山，别人不能吃苦，我能！为了那每月 3000 块，吃苦算个啥！

公司专车送我上了山。这又是一个陌生的井队，新的开始新的组合。师傅姓袁，40 多岁，瘦高个，工程师，可谓高级知识分子。袁师傅是贺工的老同事，想赚点外块，上山来找野味。跟袁师傅的徒弟，是一个 30 多岁的农民，姓白，沉默，老实。我叫他老白。老白想值夜班，我就开始值白班，白班一清二白，想偷懒没门。不过，自己从没想着偷懒，也决不容许自个偷懒。心想，袁师傅是工程师，学问肯定大了去了，一定要向他好好学。

没想到，三人组合，扭不在一起。首先是袁工程师与井队搞不好关系。想想录井工作是为井队服务的，工程师在这儿得转换角色，得搞好配合。再说，人家井队也有工程师，是个老头，姓孟，大家叫他孟工，比袁师傅资格要老。老白是徒弟，不起作用。我也是徒弟，与袁师傅靠近，难！他有架子，书呆子气浓厚，小资产阶级情调，对徒弟不理不睬，看着就生气，更别说向他学习了。

与井队上的工程师合作，倒是人家孟工主动，客气热情。这个孟工可不简单。队长对袁师傅不满，孟工也对袁师傅不服，按理袁师傅的徒弟要倒霉。可是，孟工主动靠近我和老白，有意孤立了袁师傅。看清形势后，我与井队多了沟通，做好本职工作，不与袁师傅多言。袁师傅在房里常与老婆娃娃通电话，唉声叹气，叫苦喊累，听着很肉麻。而他见了我，斜眉瞪眼，没有好脸，对我捞沙子总是大发脾气，对我记录钻时也要指手画脚。跟他学习，我大失所望。所以，我转向孟工学习了。孟工对我很热情，给我讲了好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情和没弄明白的问题。

2005 年 5 月 1 日，井队上改善生活，有鸡有鱼有啤酒。就这样，在山顶，



我与师傅们，度过了今生最难忘的一个国际劳动节。干活的师傅多是陇东人，算是老乡，老乡在外，相互关照，少了烦恼。在这个井队，上山五天就完成了任务。总的来说，一切比较顺利。

心想，我到公司已 20 多天，上井队已有三个，跟的师傅都有本事，学到了不少知识，与同事合作较好，与师傅相处也较为愉快。但是，我心中想的还是早些当师傅挣那每月 3000 块。

我和袁师傅回到公司。贺工见到老同学，问长问短，工作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见状，袁师傅像受了委屈的儿子见到父亲一样，尽情向贺工倾诉和撒娇。

贺工望着袁师傅，笑着安慰道：“让我们的工程师受苦啦”！

我换上便服在街道转悠，一个人信步走着看着想着，无人相扰。当一个人的时候，我也点支香烟，叼在嘴里，吞云吐雾，心情还不错。

回到公司，与师傅们聊上几句。吃饭时，说话看电视，大家心情不坏，贺工不会多言。两个女娃回家吃饭，女厨只做不吃，站在一旁等着收拾碗筷。饭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学习。累了，我就主动找事干，帮袁师傅抄写数据、绘图制册。袁师傅见到刘云，喜欢拉话闲聊。王燕不多说话，只顾描图。刘云在公司是个活宝，公司的男人们都喜欢与她闲侃无聊。因此，公司也热闹。

我把袁师傅交代的任务，拿回房自个研究，不想机械地抄写只为完任务。在山上可以学习，在公司也可以学习，统计数据绘图制册就是学习内容之一。我想用心学习，掌握全部。贺工外出，客厅就剩袁师傅与两个女娃。一个室里有人说话。我在另一个室里抄录数据，听见，袁师傅在与刘云嬉皮笑脸，打情骂俏。想想，也真是，袁师傅 40 多岁，高级知识分子，远离妻女，身居异地，内心难耐寂寞，完全可以理解。刘云年龄不过 20，虽说貌不惊人，才不出众，但她性格活泼样子可爱。在这个只有男人的公司里，她可算是个宝贝。当然，她自个也这样认为。其实，刘云的年龄与袁师傅女儿的年龄相仿。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异性相吸，不分年幼，可能就是这个理吧！

听到袁师傅与刘云的热情聊天，另一个室里的男人们也来到了客厅。一个男娃，20 出头，眉清目秀，多情得像个少女，故意蹭到刘云身边，干这干那的。本来无事可做，他却能找到事做，不是把头凑到刘云面前指这指那，就是故意给刘云削铅笔递橡皮。公司两个女娃，刘云被男人们包围，逗笑搞乐，而王燕却无人搭理。

有个数据需要核对，我不得不与王燕合作。咱无意多说，她却多情注目，魂不守舍，似在渴望有人像对刘云那样对她。我心知肚明，不买她的账，就装傻。有时，王燕也把身子移到我身边，把头蹭到我怀里，我仍不为其所动，完成任务后，就赶快离开。心想，这样的女人近不得，远离较好。

在公司待了三天，我想上山，但没有任务，只好继续待在公司。没事我不去客厅，怕沾惹是非，怕见王燕纠缠。一个人坐在床上，用纸塞上双耳，研究图册资料。乏困了，就一个人出外游逛，不与人言，按着自己的计划做着事。可是，我这一待，就是四五天。

有两个人上山了，他们形影不离。另外，也有下山的人。那个向刘云献殷勤的男娃，叫李飞，不想却是个师傅。一天，贺工说山上有任务，无人可派，就派李飞和我上山。李飞是师傅，我是徒弟。按理还缺一，贺工说先让李飞兼任。这样一来，我值夜班，李飞值白班。

我与李飞合作上井队，三人组合变成了两人搭配，两个人要与井队发生关系。井队对录井人员并不重视，有时只当是摆设。按照常理，录井工作是为钻井队服务的，录井人员理应受到井队热烈欢迎，并且，钻井队的上级也有明确指示：钻井、录井、测井、固井各方必须密切配合。事实上，录井工作对钻井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井队上有的是工程技术人员。所以，钻井队队长的态度是：凭经验照样办事，录井人员来去自由。只是在适当的时候，他要问些数据：钻了多深，在什么层位，油出来没有，等等。有钱大家赚，吃肉莫忘喝汤的人，为了自个的饭碗，我必须保持头脑灵活。

李飞年龄小，经历不多，爱玩贪睡。他是独苗，中专毕业，在外打拼，没有好结果。与李飞相比，我年龄大，经见多，大学毕业，独自闯荡多年，只是依旧穷困潦倒。不过此时此地，他是师傅，我是徒弟；他吩咐，我执行；他小小年纪就当师傅，我佩服他的厉害。所以，我一心向他学习，甘愿做他的徒弟！

这个井队记钻时不打气号，得看钻杆。在方钻杆上涂上黑色标志，一米一杠，钻入一米，记个时间，捞点沙子，得时刻紧盯方钻杆，比较麻烦。晚上我值班，白天需要休息。李飞有事没事总把我从梦中叫醒，让我干这干那的。我替他值班，他倒休息。一天还行，两天能忍，三天就恼火！这咋行？我岂能容你吆来喝去，尊重是相互的，你不仁，我就不义。我给公司打电话要人，贺工说是公司人少，过两天就派人上山。心想，你知道的东西我会，我懂的你也不一定会。你能当师傅，我就能！在井队工作，首先得与井队上人合作，与自己人配合，凭啥你

当爷，我来伺候你，不服，太不服了！就这样，两人相互闹着别扭。但是，我与井队上的师傅们关系不错，闲时发根香烟，聊上几句，有时也去队长屋看电视。在队长屋看电视，电视剧我不看，对新闻倒是积极。

不知是哪一天，我正在队长屋看一个节目，是关于连战访问大陆的报道。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双手紧握，预示着国共两党在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终于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有人称其为“破冰之旅”。听着国民党主席连战的演讲，给人一种大气魄、大胸怀，具有世界眼光、全球思维，使人激动不已、感慨万千！能在山顶观看这一幕，对于我这个热心政治的人而言，犹如叫花子吃到了香港鲍翅。

就在我看电视专注的时候，李飞一把拉我出来，嘴里嘟囔着：“你就光知道看电视，有个啥看头！该你值班了，我要休息啦！累死我了！”说完自个扬长而去。

我被他这一叨叨，扫完了兴，气不打一处来，就责备了他两句：“你小子懂个啥，整天就知道泡妞！”

没想到，这小子来劲了，问我说他啥了，纠缠不清。

在山上，李飞与我是师徒关系，我们只有合作，不能把关系搞僵，丢人不能丢在山上，他无理取闹，我没有理会。心想，我用不着与这种人计较。不过，这小子也寂寞，晚上主动找我聊天，好话没有一句，主题只有一个：女人！

他对公司的那个刘云总是念念不忘，让我帮忙。

我知道他这毛病，也就借机来了兴趣：“这好办，下山后我帮你。”

这小子一听乐了，两人关系也就很快平静。

我催他给贺工打电话，派人上山。

与他在一起，热情不过三分钟，受气受苦，累人烦人，或许再来个人会分担一些。我这么想。

第二天，上山一个人，年龄不大，嬉皮笑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与李飞属一类货色。不幸被我言中，这小子叫乔二喜，爱谈女人，正合李飞心意。乔二喜不但见多识广，而且还有实际经验，信口开河，把自个的肮脏经历当辉煌历史讲给李飞。只见，李飞听得激动不已，目光呆滞，直流口水。看见这对货色，我主动走开。

然而，这个井队很不顺利，一根钻杆断在了里面，需要起钻打捞，估计得两三天。一下子上山三个人，又没事干，吃闲饭，井队会不乐意。见状，我称

病下山，顺路搭乘井队司机的车。

车上三个人，摇摇晃晃着往山下赶。司机与另一个人的话较多，非常投机。我值夜班，疲惫不堪。他们的谈话内容，开始我不大清楚，后来才慢慢明白，他们谈的正是小姐。如今的小姐，已成专有名词，不能乱叫，饭店超市叫小姐，没人会理，叫多了可能会挨骂，小姐是晚上出来工作而白天不见人影的。最后，我是听明白了，司机正在谈他与小姐的故事。那人也说山下某某地方的货好，并主动邀请司机与他同去。我想，山下的小姐肯定不少，有人专做此生意。我似乎又明白，每天晚上那么多人挤在队长屋瞅荧屏，他们瞅的可不正是那档子事嘛！也难怪，山上是“汉城”，好多师傅告别妻儿、身居异地、寂寞难耐，他们心中的欲望需要发泄。对此，我完全理解了山上的师傅们。

在山上听李飞讲，工资年终总算，我们也一样。这次下山，我一定要问清楚，上班一月有余，工资究竟咋算。另外，我得向贺工正式提要求——当师傅挣那每月 3000 块。

到了公司，我向贺工问起工资。贺工说得明白：工资年终总算，如果现在需要，可以先向公司借。

我提出当师傅的要求时，贺工问我：“你都学会了？”

我说：“可以了。”

他问：“荧光灯会看吗？岩屑能分辨吗？会描述吗？会绘图制册吗？”

我说：“我都会，也能看明白。”

贺工听着我自信的回答，略微思索后说：“赵老板说了，徒弟当师傅，需要时间，要有过渡，工资也不会一下子就升为 3000。先给你加 100，一月后再看。如果行，再加 200。也就是说，下月 400，如果干得好，下下月就是 600。”

我没有说什么，似乎明白了什么，就先向贺工借了 200 块钱。心想，这咋能行？一年后也不一定每月能拿 3000 块。再看看公司，师傅不少，徒弟不多，3000 块不是轻易能拿到手的。

贺工给我拿了药。他听说我在山上病了，正准备叫人捎上山，没想到我先下了山。他既然这样，我就弄假成真，没病装病，在公司待上几天。

公司还是老样子。刘云依然在客厅与男人们调情嬉闹。王燕不再搭理我，而是与一个老男人正合作，看样子似乎还挺亲热。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情非常郁闷，什么事情都不想干。看贺工不在客厅时，我溜出了公司。

我一个人在外转悠，看什么听什么想什么都没劲，就一头扎进了网吧。这

次，我没有首先浏览新闻，而是直接看欧美大片，并且专挑那些刺激疯狂的，看了这部不满意，就再换另一部，看了还嫌不刺激，就又换别的，心情糟得很。点燃一支香烟，狠吸一口，环顾网吧里，全是年纪轻轻的男女，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无聊，不是打情骂俏搞网恋，就是狂轰滥炸玩游戏，看电影的，打手机的，吸烟的，对骂的，让人看着心更烦。

从网吧出来后，我又拐进一家书店，租借一本小说，带回了公司，想着消磨时间。为了掩人耳目，身边放本《地质录井资料汇编》，要看的书是《北京时间》。这本书有些意思，男欢女爱，与众不同，看后使人多了思考，不禁自问，现实生活咋能是这？其实，作家还是有良知的，书中所写可以断定都是生活的真实。

在公司待了两天后，我又要上山了。这次上山，我跟的师傅又是袁师傅，其实他不想上山，上山也不愿与我为伍，只是在贺工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勉强同意。这个井队，风景很美，山绿水清，鸟语花香。当然，上山不是看风景，谁有心情在山上看风景啊！事实上，这个井队设备陈旧，关系复杂，钻井进度慢，生活条件差。袁师傅上山只待了两天，就要急着下山。

临走时，他向我交代任务，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其余的就是你的事了。你不是想当师傅吗？现在，我就把机会给你。”说完，他就独自下山了。

听着他的话，我感觉有点儿意思，不知是他有意这样，还是受贺工暗里指使。但是，不管怎样说，在这山上，我来担当录井任务，心里也痛快，一人干事，少了干扰。我想，独当一面就从现在开始吧！

留下来跟我的那个徒弟，姓名叫赵兴旺，好奇心强，爱问问题，讨人喜欢，我就把他当作朋友。他值夜班，我值白班，相互尊重，相安无事。队长姓刘，是个老头，为人正派，勤俭务实，但手中权力有限。有个司机挺牛，30多岁，肥头大耳，沉默寡言，人称二当家。二当家的姐夫是大当家，有钱有势，掌握大权，但不经常上山，队长只是为他经管。所以，在这个地方，二当家的是个重要人物，与其说是搞运输的司机，倒不如说是全职监工半个掌柜。

井队分白班和夜班。这里有帮有派，以班划界，白班人马归队长，夜班人马属司机。两班人马明争暗斗，互不相让，不知争什么，也不知斗什么？当然，大当家的本意决不是要制造派别争斗，而是派个监工防止破坏浪费。但是，这个二当家的并不认为自个只是个开车跑腿的，还要在此称王称霸争个高低。队长原想带领队员大干一番，不想调动不起一班人马，忍着让着，不惹是非，团结是大局嘛！录井是为钻井服务的，录井人员首先要与钻井队队长发生关系。

队长正派公道，又上了年纪，说话还是有人听的。在这里，我是党外人士，不亲那一帮，不惹那一派，只干本职工作，有事时我主动找队长，无事时我谁都不理，但我对谁都一样，礼貌客气，热情不减。这是形势，我必须看清白。可是，赵兴旺不懂这些。

赵兴旺只比我小一岁，但他结婚比较早，儿子已三四岁。他读过中专，上的是那种交钱就可以上的学，毕业后没有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出外谋生。他人高马大像门扇，脾气倔强似头驴，心直口快，量小无度。所以，这个赵兴旺就特别使我伤脑筋。

我值白班，赵兴旺值夜班。白天，他休息时喜欢去二当家的屋里看电视，值夜班的师傅们也喜欢逗他。而他在人前从来都是大大咧咧，别人发烟他伸手就接，自个吸烟只往自个嘴里送，盘腿坐在床上，不给别人让座，见了师傅不问好，自以为是。可是，二当家的比他牛多了，并且人家有牛的资本，手下有兄弟，不吃他那一套，一回两回人家忍了让了，三回四回人家就不服。值夜班时，他又在别的师傅面前说二当家的不是，这下他算是捅到马蜂窝啦！二当家的谁？人家的头。这次人家不是不服了，而是合伙来整他。在他捞沙子时，人家故意让他捞不上；在他跨泥浆渠时，人家有意使他掉进渠里；在他吃饭时，人家弄些剩菜倒在他碗里。他受了气后，心里不服，向我叨叨，被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对师傅说话要客气，主动给师傅发烟，要宽容大度，要谨言慎行，等等。结果，这小子听不进好人言，还向我翻脸。在没人理他时，他又向值班的师傅说三道四，弄得两班师傅关系不和睦，刘队长有了意见，向我反映。没办法，我怕这小子再惹是非，就给贺工打电话，要求公司送个人上山，让这小子赶紧滚蛋！

没想到，上山的仍是个毛头小子，开始我还当他是个学徒，一五一十向他说了好多。可是，后来我才明白，这小子是个师傅，要做我的上级。这次上山，他就是要夺我的权。这小子叫孙虎子，20多岁，白白胖胖，西装革履，这派头倒像个老板，哪里像是来此打工的。他不善言辞，但懂礼貌，这一点可比赵兴旺强。但是，他的毛病也不少，上山后，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前后左右找我麻烦。他年龄比我小，架子却比我大，一出口就伤人，不问青红皂白，不分时间地点。这家伙真有些让人吃不消！也不知这贺工是咋想的，让我干就放手让我干，不让我干就让我下山，干吗这样跟我过不去？上一个井队，三换人马，倒像是在挑三拣四不识抬举。这种委屈谁能受得了！



孙虎子上山后，自己值白班，让我值夜班。

晚上值班时，二当家的屋里仍然挤满了人，大家围着一台VCD看，看什么？全是那档子事——21世纪的男女干着最原始的活，发出使人有冲动的调。这正是男人的渴望与需要。想想也是，人类进化至今200多万年，唯有此类功能生生不息，使得这个星球承载50多亿男女。人有七情六欲，唯有此欲故事最多，传说至美。佛曰：色即是空。色，非五光十色，亦非自然七彩色，而是有欲望的色；空，不是一无所有，也不是大彻大悟，而是存在的普遍。因此，有欲望的色，不再神秘，不管是圣灵还是凡胎，人生皆因此。人生自二者合一，二者为何？男女是也！男女性永恒，无性无人，性爱至尊。无性会有爱，无爱会有性，性爱难懂，纠缠上千年。爱是自由的，性是开放的，不因爱而性，不因性而爱，性爱可以分离，性爱又能结合。但是，不管性爱分离，还是性爱结合，人的权利不可剥夺。古有烈女贞操青楼名妓，今有一夫一妻二奶情妇，古今两者共存于世，谁能说清哪个是白哪个属黑，哪个该生哪个当息？道德法律维持人类秩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个中道理谁都明白！

这个井队三天两头出毛病，烦人！孙虎子这货整天叨叨个不停，恼人！公司领导出尔反尔，骗人！如此伤人，当师傅挣那每月3000块，看来没戏，咋办？忍气吞声挣那每月三五百块钱，还是另谋生路去干老本行？当今社会，钱是老大，不敬不行！算了，不要再想考什么研上什么学，踏踏实实找份工作，一心一意挣好多钱，娶个媳妇，孝敬爸妈，过个稳定平静的生活，也就知足啦！想一想干活师傅们的话：大学生不干这，能行！言下之意，有人会干这种活，大学生的舞台不在此。不错，我是大学生，可是我的舞台在哪里呢？再听一听那些中专生的话：你干这个不适合，我们干这还凑合。意思更明确，别抢我的饭碗！不错，人人都有饭碗，可是我的饭碗又在哪里呢？

给母亲打电话时，我说一切都好，其实自己很不好，受苦受累又受气，口袋始终是空的，钞票在别人手里。不过，母亲说父亲已出院、饭量增加、心情还好，我就很高兴。可是，我的心情还是很沉重，下一步将去何处？又何以能脱离虎口？

回过头来，看看自个。4月4日到延安、12日又到吴旗、明天就是六一，将近两月，时间虽不长，经历却曲折。如果当初留在延安，去了那家铸造公司，一边上班一边学习，生活也许会好过。可是，为了在短期内挣大钱，弃明投暗，陷入困境，到头来，大钱无缘见面，小钱少得可怜，受气受累，疲惫不堪。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的舞台不在这荒山野岭，

我要去大城市寻找梦想，那里才是我的舞台！北京上海广州不敢想，兰州西宁西安倒想闯一闯，生在西部，长在西部，梦也做到西部，家不能不想，事也不能不干，为了父亲，为了自己，工作赚钱才是头等大事首要任务。然而，我又能干啥工作呢？没有力气，体力活干不了，有张文凭，那就吃智力饭吧！想来想去，还是大学所学专业始终割舍不下。离开青高厂已半年，还有点专业基础，那就从老本行干起吧，或许还会挣到钱！

说走容易，还有工作要做。我向刘队长道个别，向师傅们说声再见，向孙虎子交代完任务，独自下山了。没有车接人送，一个人肩扛行李，一步一步朝山下赶。走到路上，不见车辆，没有人影，天上太阳热辣辣地射在头顶，地上黄土一堆一堆地胡乱扑腾。

一个人走走停停，到了午后一点钟，太阳正毒。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的一块石板上休息，点燃一支香烟叼在嘴里，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巧合，随手捡起一个小石子一上一下地把玩着，不料，一条毒蛇正向我逼近。见状，我先是一惊，头冒冷汗，抓起行李就逃。

想到毒蛇，我心里恐慌极了，扛起行李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不觉热，不知累，一辆储油车正在上山，回头看，一辆“大东风”正朝山下开来。于是，我赶紧招手，央求师傅捎我一程，香烟递上，好话说着，司机才勉强打开车门。

上车后，我才松了一口气。若遭蛇咬，必死无疑，想着刚才那一幕，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下车时，我对师傅一再表示感谢。

在公司，贺工核算完工资后对我说：“时间不到两月，除过借公司的400块钱，再扣除电话费，减去医药费，共发你111块。”

借公司的钱，有200是为了还买手机的钱，话费没有报销，而且又加入了医药费，最后到手的工资仅为111块。看到这些，使我心碎！别人吃饭，我吃不吃？吃！和着泪水往下咽！在咽下最后一口馒头时，我的泪水滚下了脸颊。

公司的人多，但没人说话。

袁师傅在一旁幸灾乐祸。

王师傅在吸烟。

乔二喜在傻笑。

只有贺丹问我：“你要去哪里？”

我挤出一句：“去北京！”

周师傅常驻山上，平时不回公司，也就不能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梦在青藏高原

没有看见老李，他借我的 100 块钱，等不上了，也就算啦！

交出工作服后，我一手提书箱，一手提行李，出了公司的门。有个师傅，40 多岁，我从未谋面，他跟了上来，帮我提行李，送我到车站。对此，我心里很是感激。

车开动时，我望着窗外，没有表情，只是说了一句：“狗日的公司，永别！”

第十一章

圣地落难

2005年6月2日，我从吴旗回到延安，已是万家灯火。

下车后，我一手提行李，一手提书箱，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前移。这时，一个老头向我走来，问：“后生，住不住店？”

我想，店肯定是要住的，就问老头：“咋个住法？”

这个老头主动从我手中抢过行李，扛在自个肩上，边走边对我说：“我的店距这儿不远，房子清洁卫生，还有闭路电视。”

我问：“住一晚多少钱？”

老头说：“不贵，一宿十块钱。”

听着老头的这一番话，再观察他的表现，我暗喜，这还挺划算，就住一晚吧，只要安全方便就行！

老头走在前面，我跟他身后，他的话不多，我也不多言。

穿过街道，大约走了六七分钟，我问老头：“远不远了？”

老头说：“不远了，就在前面。”

此时，老头已使我完全信任，我心想，远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肩上



扛的这个包已为我分担不少，又能走这么远的路，真是不容易，并在心中默念：这老头不错，人挺实在！

拐个弯，进了一条巷子，坑坑洼洼的路越走越窄，闪闪烁烁的招牌映入我的眼帘：梦雅，安乐，丽莎，舒而宁，芳留香……

在“舒而宁”这家店前，老头一闪而入，我也顺势跟了进去。

上楼，开房门，放下行李，老头回过头，对我说：“你就住这。”

我细看这个房间：洁白的床单，四方块的被，电视半新不旧，空间几乎没有。心中再次念叨：住一晚十元，还比较划算！

老头转身将要离开时，我意识到自己还没吃饭，就问他：“我去吃饭，东西放在这，安全不？”

老头说：“没事，你去，饭馆不远处就有。”

我下了楼，出了巷子，穿过一条街道，径直走进一家面馆。

在靠窗户的一张桌子旁，我坐了下来，看着菜单，心里想着，在公司干活近两个月，钱未赚到，饭没吃好，今天回到延安，一定要饱餐一顿，鼓励鼓励自个：就要一碗鸡肉拌面。透过窗户，我远远地望着，小轿车眨眼间就是一辆，公交车一会儿就来一班，男男女女的行人，南来北往，匆匆走过，没有心事地只顾朝前赶着路。不远处，飘来那熟悉的旋律——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
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
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地把活干
心里头淌着泪脸上流着汗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
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
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
冬天已下雪了你先万别着凉
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
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

这是歌手陈星的《离家的孩子》。以前，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偶尔也会

哼上几句，可是现在，我只是静静地听着。

听着，看着，想着，我的眼睛慢慢地湿润了。

或许，此时此地，陈星最能懂我。因此，他的可贵之处，忽然间，我也就完全体会到了。

就在我满脑子想着心事时，服务员把一盘鸡肉拌面摆了我的面前。我定了定神，就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想着明天这个时候，我就会在西安，那里将会有属于我的舞台，等挣到钱后，再吃它一顿美餐！

我顺着原路返回。

在巷子里，有个胖女人坐在门前，鬼头鬼脑地盯着我看，她的这个样子弄得我很不自然。

到了“舒尔宁”店前，我细细端详，店名有点儿名堂，还挺浪漫！

进门时，一个女人向我主动打招呼，心想她可能就是房东，而那个老头再也没见着。

上楼后，我回到房间，房东女人提个暖水瓶走了进来。

她问我：“你要去哪里，是不是明天就走？”

细看这个女人，40多岁，地道农村妇女。我说：“明早去西安。”

她说：“你现在把钱交上？”

我反问：“不用登记？”

她没有说话。

我递给她十块钱。

就在这时，突然，她压低嗓门，变了声调，对我说：“要小姐不？”

我有点儿纳闷，不解地望了她一眼。

她又问我一句：“小伙子，要不要小姐？”

这一次，我终于听明白。被她这一问，我头脑发木，不知如何是好，傻傻地无言以对。

她出了门，认为我是默认。

顿时，我脸红耳热，心跳加快。当然，我心里明白，这年头小姐不再是饭店超市服务员，而是专干那种事的人。听过别人讲的风流故事，看过别人写的激情文字，没想到，我会在革命圣地碰到这档子事。我心里又想，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规矩做人，莫要理她。我打开电视，收拾着行李，心中还是忐忑不安。



突然，“咚——咚——咚”的敲门声使我一惊，心里更加紧张起来。

拉开房门，一个陌生女子冲我甜甜一笑，就直接进了房间。

我不敢正面看她，随即低下了头，只听见，她那柔柔地叫一声：“大哥，你好。”

被她这么一声叫，我的心更加跳得厉害，低头总不能太久，也会太不像话，就缓缓抬起头，见她：穿着时髦，袒胸露乳，其貌不俊不丑，身材性感匀称，年龄20左右，口音似关中女人。此时，我知道，要来的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将要发生的可能不会改变。

这个女子主动坐在了我的床边。为了镇定自己，我掏出香烟，递给她一支。

她微微摇头，浅浅一笑，说：“不会。”

我自个点燃香烟，吞云吐雾了起来，瞅着电视荧屏，想着该咋办。

她见我没有任何动静，就直接说话了，问我：“大哥干啥工作？”

我先是一愣，没想到她会问这个，转而也就轻松了下来，不紧不慢地说：“在井队打工。”

她抿嘴一笑，娇嫩地说：“大哥骗人！我看大哥是干大事的人！”

这时，我才较为镇定，想到了伪装，给她解释：“小学文化，爱看小说，挂副眼睛，是不是像个教授？”

女子听后，咯咯咯地笑出声来。

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一时想不起好的问题，就主动问她：“妹子为啥干这个？”

她叹声气，顺溜地说：“唉，没有文化，没有本事，家里穷，出来混呗！”

我猜想，这样的话，肯定不是我第一个问，接着又问她：“喜欢干吗？”

她很无奈，又略显自信地说：“这有啥喜欢不喜欢的，还不是被生活所逼。开始有些不适应，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

说实话，我已能感觉到她的灵魂，进一步问：“不怕得病吗？”

显然，她还是在状态，气愤而又怯怯地说：“有时遇上粗暴的人，不戴套就干，怕得很！”

我想知道得更多，便继续问她：“干这多久了？”

她没有回答。

我试着再问她：“今后有啥打算？”

她依然沉默不语，瞅着荧屏。

此时此刻此地此境，我完全由不得自己了，整个人也变了：脸不红，耳不热，

心也不再急跳。

我直面着她，她注视着我，两人目光相对，不是情人，不是朋友，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确，到了该办事的时候。

她说：“大哥开始吧？”

接着，她的手开始在我的背上摩挲。

顿时，我整个人像过电一般。接下来，我实在是用语言难以描述，就像动物世界中的某个场景：饿狼遇上绵羊，内心深处的欲望，瞬间爆发……

半个小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女子要走了，我也该付钱了。

我递给她 100，她退回我 40。

她说：“大哥是好人。”

我说：“妹子走好路。”

临出门时，她习惯性地对我说：“大哥你休息啊。”

我突然冒出一句：“妹子你去忙吧。”

女子走后，我盘腿坐在床上，点燃香烟，狠吸一口，望着电视荧屏，陷入了沉思。听过别人讲的风流故事，看过别人写的激情文字，自己对自己也是做了数次，却从来没有女人光顾过咱，不料，今日在这破地先与小姐干过。小姐为钱，主动上门服务。咱是为了啥？是为贪图享受快乐，还是探秘寻求刺激？快乐吗？得到满足，快乐！刺激吗？有了快感，刺激！可是，这样的快乐与刺激，是与小姐而为。小姐咋了？小姐也是人！小姐为钱出卖肉体，既得金钱又获快乐；咱出钱买服务，既是需要也为发泄。有卖有买，买卖成交，互惠互利，不为爱疯狂，却有性需求，这是双赢！这样的买卖，不是毒品交易，两人发生，安全可靠，不损他人，不伤她们，何乐而不为呢！试问，青楼名妓为谁而开？风流才子多有往返！三宫六院为谁而设？皇帝老儿天子龙种！为何现代文明视小姐为异类，追剿绝灭！小姐害人吗？没有！小姐是公共用品，人曰：脏，烂，破！想用没有，用有何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人曰：洁，贵，尊！能用几人，谁与相伴？什么可以忍耐，什么可以压抑，为何不可自由交流，随意释放。世界需要秩序，人类走向文明，一切皆有可能，敢为天下先，言人不敢言。达尔文写进化论，尼采说疯狂语……啊呀？扯得有点远！

明早去西安，身上有多钱？翻翻口袋数数钱，身上仅余 251 块，少得可怜！除过路费，所剩无几，银联卡上底钱 300，不到万一不用！咋办？随身固定资



产两件：二手手机一部，小灵通一部。手机在异地办个卡就可使用，不能没有；小灵通在异地，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卖小灵通估计能行。小灵通刚买不久，所存话费还余 400 多，或许还能卖个四五百块。这样一来，明天就不能走，得先卖掉小灵通。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了门。小灵通也真是，总要受区域限制，到目前为止已换三四部。自己也气人，手里有钱时，只知大把花钱买这买那的，却没想到还有缺钱的时候。如今，买的东西没用，又要卖出，卖给谁呢？谁又会买呢？

以前，在上大学期间，搞过推销，有点经验。学生是个不错的群体，估计能行，好！那就从大学生开始吧。我还是来到延安大学，面对一座座公寓大楼，女生楼不能上，男生楼管不住。推销产品，要有礼貌，面带微笑，表现自信。准备工作做好后，我抖擞精神上了楼，从八层楼开始，从上往下，逐一排问。

在 801 房间的门口，我停了下来，敲门，微笑，问好，介绍产品：“因工作调动，自售小灵通。购机不到两月，赠送话费 300。原价 520，现低价处理。电话随便看，话费现在查。经济实用，快来看看。”

这么一说，有人凑了过来，问东问西，动这动那。最后，各自走开。我问他为啥？

“我有手机，用不着。”

No Buy, Goodbye!

出了 801 房间，我又来到 802，敲门，微笑，问好，介绍产品：“因工作调动，自售小灵通。购机不到两月，赠送话费 300。原价 520，现低价处理。电话随便看，话费现在查。经济实用，快来看看。”

听我表演完后，有人说，有人问。

“原来是二手货啊！”

“有正规手续吗？”

“多少钱？”

“100 行吗？”

“原价 528，赠送 500 块话费，基本上没用，话费立马查，400 送你。”听我这样说，他们各自走开。

“没事，打扰了。”我走了出来。

我又继续进行着这一程序：敲门，微笑，问好，介绍产品……

从八楼问到一楼，价格也是从 400 降到 200，仍然没有一个人真心要买。

奇怪，学生不是很有钱吗？这是咋回事呢？是不是他们都拿上手机了？不可能吧！他们不谈女朋友吗？不会的！那又是为啥？

接着我又开始向另一栋楼出击，仍然是从八楼往下排问。

在二层楼时，一个小子真心要买，结果，他开价 80 块。

一气之下，我离开了这栋楼。老子 528 买的新机子，光话费就 400 多，降价 250 已是损失很大，你小子竟开价 80，真是气死人了！心想，学生不行，得转移方向，专攻店铺。

沿街道两边，我逢人便问，程序没变：微笑，问好，介绍产品。并且，我又强调两句：手续齐全，低价处理！

问了几家，没人感兴趣，有直接打发我走的，也有出口伤人的。结果，在一家理发店，情况有了变化。

有人对此感兴趣，仔细看过手续，当场查了话费，开价 200，准备成交，说是他去取钱，让我坐着等会儿。我想，200 就 200，总算出手。给老板散发香烟，亲自点上，坐着等待。大约过了半个钟头，这小子来了，竟然说他不买了，真是气死我了！老子等你半天，你说不买就不买了，你把老子多少时间给耽误！真想揍这小子一顿！可是见他人多势众，我也就忍了下来。心想，我不卖了，白送给人，还能落个人情！然而，这里没有朋友，无人可送！

一个人累极了，也被气糊涂了，就坐在延河边休息。这个地方距延安大学不远，有男男女女的学生转悠。一个红衣女子，坐在不远处看书，引起了我的注意。看到这里，我灵机一动，何不交个朋友，白送她小灵通，或许还会结识一位红颜知己。不错，这个主意挺好。如果再编写几条短信留在上面，岂不更浪漫。我想到这里，内心更加激动。编写什么呢？想着，写着，看着，她依然在埋头看书，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存在。

一刻钟后，短信编辑好了，我独自念到：

“西卧陇山，东隔黄河，中间曾驻党中央。

南来的男，北往的女，人海擦肩延河旁。

疲惫的身，渴望的心，不约而同，相遇在桥头。

月圆夜，宝塔下，手牵着手，漫步当年红色路。”

不错，挺浪漫！我起身走向红衣女子，充满自信，趾高气扬。

就在我距红衣女子有十米之遥时，不知从何处响起那久违的曲调：“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你是我的玫瑰，你是

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一生永远爱着的玫瑰花……”

只见那红衣女子，从身旁的碎花布包中翻寻着。这时，我才明白，那久违的曲调就是她的最爱——手机铃声。

她仍然未看见我，只是对着电话不停地嚷着：“喂——喂——喂，啊！啊，啊？小子醒啦！要吃奶？哦，那我马上回家。”说完后，她“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此时，我已木在了她的面前。

她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手抓碎花布包，忽地转身，匆忙躲闪着离开。

剩下我一个人，傻傻地呆在那里。顿时，我火气直冒，失望透顶！老子不卖了，也不送人了，拿着还不行吗！不就是一个小灵通吗？四五百块钱，这样费劲干吗！其实，令我失望的还有她的言行举动，使我心中的女神形象瞬间彻底毁灭。

就这样，我一个人气急败坏地直往回赶。

回到旅店，我又很自然地想起了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似乎，通过自售小灵通，使我洞察到了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当你一味地固执地反复地而又不成功地去去做一件事时，往往就是在提醒自己，这件事有可能出现转机——在此后的几小时、三五天、大半年、甚至更长时期，如果这样想了，事理也就明白了，不要再人为地去强求什么，去折磨自身了。三个月后，发生的事情，也即我的去向问题，再一次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小灵通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没用，女神的形象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糟糕。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长途汽车站，坐上一辆最便宜的车上路了。

第十二章

古城绝望

2005年6月4日，我从延安坐汽车南行至西安。

车到西安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下车之后，去哪里呢？我想到在吴旗县城上网时看到的一则招聘广告，有一家公司在西安市电子路，招聘工艺师两名、技术员若干名，待遇面议。行李书箱携带不便，我就暂时寄存在了车站，先去看看，要是适合，再过来拿；要是不理想，就找个店先住下，再做长远打算。存包后，我买了一张西安市交通地图，仔细研究：现在何处，将去何地，坐哪路车，经过什么地方，到什么站下？弄清楚这些后，我坐上了去电子路的公交。

一路走来。楼高厦大，桥宽路阔，车辆繁多，人流穿梭。

到了路口。红灯绿灯，界限明确，男女老少一哄而过。

到站停车。下车的人多，上车的人更多，男子穿得更少，女子露得更多。

遇见堵车。“铁家伙”一辆挨着一辆，“大面包”内男女一个挤着一个。车外行人急匆匆，车内旅客乱糟糟。“铁家伙”愤怒了，“嘟——嘟——嘟”个不停，顿时，“大面包”成了蜂房，“嗡——嗡——嗡”地起来。天上不见太阳，路人汗流浹背，全城整个像蒸笼。“铁家伙”开始游移了，“大面包”



慢慢晃荡着。

到站后下车，我终于逃离了“大面包”。抬头望天，灰沉沉的，像是受了委屈欲哭未哭的孩子。走在地上，心急火燎，似乎又进入了更大的“蒸笼”。看看行人，艳丽女子红彤彤着脸，帅气小伙张嘴望着天。

我走着累了，也饿了，就拐进一家饭馆，要碗凉面。抬头望见对面有家移动公司，想着找工作不能没有联系电话，饭后得办张卡再去那个公司。

身处大都市，不花钱难啊，办张卡就花掉我100块。

我一路打听，最终找到那家公司，向其老板说明自己的情况。

老板说：“工艺师两人已聘到。”

我说：“技术员也可以。”

老板笑着对我说：“你干技术员不合适。”

原来，这家公司是搞编织竹篮的。顿时，我又清醒了许多。

突然，天刮起了大风。我走在大街上，凉飕飕的，舒服极了！但是，很快就明白，天要下雨，得赶紧找个店住下！

可是，店还没找下，我就先淋了雨。问了几家，价格太高，衣服已被雨淋透，无奈，我只好住进了一家一宿25块钱的店。工作肯定要找，但一天两天估计不行，住店又不划算，行李也不能长期寄存。这样一来，我得租个房子，再做长远打算，一定要找个好工作。

第二天，我就开始找店租房子。我的要求不高，房租便宜，安全可靠，提供常用的东西，就成！跑了数条街，找了七八家，到了中午，我总算能歇口气了。通过相互比较，多次讨价还价，最后，电子街的新月旅店被我相中——月租120，水电全天供，外加风扇淋浴，提供床被桌椅。就这样，我总算在西安有了个属于自己的落脚点。

有了落脚点，我去搬行李。

上车。

下车。

进车站。

出车站：一手提书箱，一手拖行李。

跌跌撞撞上车。

摇摇晃晃下车。

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了新月旅店。

门前坐个大胖子，赤裸着上身，手摇芭蕉扇，盯着过路人看，看见我进门，就主动向我打招呼。显然，他就是新月旅店的店主。

这是一家三层四通楼，房东住一楼，我住三楼。我气喘吁吁地爬楼，老板娘跟在我身后，她手拿一串钥匙，嘴里叨叨个不停：“我这店每天客都住满，好房间一宿四五十，一般的二三十，你住这间也要二十哩。”

听着她的唠叨，我一再点头，表示十分满意。但是，当我满意的时候，她会不满意。

我进了房间，她又继续叨叨：“三楼安静，风扇凉快，冲澡方便得很！”

我心里明白，她是想加钱。当然，她不明说，我就装傻，不买她的账。

可是，她没有离开房间，依然是没完没了地叨叨着：“你看这个房间，床、凉席、被子、桌子、风扇，全得很！”

突然，她的话锋一转：“住这房子，再加钱，不然我是要吃亏的！”

看着这个老板娘，我心里有火发不出，最后只好让步，再加 20 块。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看清她的全部：50 左右，不胖不瘦，一口地道的秦腔，实足一个精明人物。

打发走老板娘，一切收拾妥当，我整个人横倒在床上，风扇转着，脸上凉凉的，心想，现在我是自由的，不与别人拥挤，不受别人闲气，困了休息，饿了吃饭，想干啥就干啥，不想干也没人管，自由属于我，空间就在这！不过，我翻翻口袋，数一数钱，一块两块，三毛五毛，算上银联卡上的“底钱”，总共才 525 块！奇怪，这不是两个 250 再加 25 块嘛！“底钱” 300，不到万一不用，除去房租 140，仅剩 85。妈呀！这咋行？工作，工作快找，快找工作，不然非饿死不可！工作咋找？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不再考研，只为挣钱，工作稳定后，结婚生子，尽份孝心，不留遗憾。只要能与数控沾上边，再苦再累我也干！大城市找工作方便，广播、电视、报纸、网络，都是很不错的途径。分析比较，方便又省钱，只有报纸划算。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从“黄马甲”手里买到一份《华商报》。恰好，《华商报》今天有周末招聘版，我如获至宝地拿回住处研究。盘腿坐在床上，详细阅读报纸，查找招聘信息，若遇上可去单位，就拨打电话咨询，然后，对照西安市区地图，用笔画出准确位置。忙活半天，一份报纸被我打圈画杠的有七八处。电话咨询后，只有三家可以面谈，一家在城北，两家在城南。为了方便出行，缩小活动范围，我选择先去城南看看。



我随身携带地图，走出新月旅店，找车站，上车，下车，又找车站，又上车，又下车，穿街走巷，走进一条被污水堵住的巷道，走着问着，到了目的地。这是一家私人作坊，一间破旧的大房子，放着四台一致的崭新的小型加工中心。老板是个光头，赤膊上阵，跑前忙后。

光头见我先是笑脸相迎，在听我说只有两年工作经验后，便摇头走开，自个去忙，不再理我。见状，我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走过去细看。机床主轴一上一下飞转着，工作台一前一后渐进着，乳白色的铁屑液飞散成花，明晃晃的刀具细琢精雕似绣花。忙碌的操作工看看屏幕，瞅瞅刀尖，像守护神一样呵护床前。从不停息的光头这儿量量，那儿画画，像守财奴一样侍弄着宝贝。

我正在问干活师傅的几个基本问题，那边的光头就冲这边吆喝了起来。对此，我主动走开。在看他们已干成的活时，光头又走过来挡在了我的眼前。此时，我知道该走了，就出了门。

看到师傅们在忙碌，我心里既羡慕又无奈。看见机床在运转，我头脑里既熟悉又陌生。我明白，那个光头老板不理我的原因，只是他们的招聘要求具有三至五年的工作经验，而自己虽说工作一年多，其实上岗时间不到半年，实际操作经验几乎没有，仅有的基础知识现已变得模糊。到口的肥肉，自己看着眼馋，想吃却又吃不到，真使人痛苦！这下咋办？肥肉一块一块的，没有本事吃不上，机会不会太多，怎样才能不错过呢？于是，我想到了包装自己，决定再去试试另一家。若对方问我几年工作经验，我就直接说国企工作三年。

找车站，上车，下车，又找车站，又上车，又下车，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没有什么招牌，也不见什么门卫。我独自走进一问，一个老女人接腔。

听我自卖自夸后，她说：“好，这儿正好有一件活没干，你先给编个程序吧！”她顺手递给我一张图纸，就自个去忙了。

我也没有多问，就开始详细看图了，慢慢回忆，细细琢磨：将要加工哪个面，钻什么孔，要多大尺寸，有什么要求。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这个老女人说话了：“时间太长了，干活没效率，用不着看，你请回吧！”

妈呀！丢人真是丢大了，这个女人毫不顾忌我的脸面！就这样，我灰溜溜地逃了出来。

显然，城北的那一家我不能再去，总不能把人丢遍西安全城吧！咋办？不能让人瞧不起，不能再丢人显眼，不要包装，需要武装，咱得有真本事，真枪

实弹跟他们干！怎么干？去书店，加压充电，增强自个的实力！

走进新华书店，我问服务员：“数控方面的书在几楼？”

服务员不明白，反问我一句：“什么是数控？”

服务员的这一问，倒是把我给问蒙了，不知该如何回答，一连发出几个：“啊？啊，啊……”

服务员说：“啊什么啊！属于哪一类？”

一时，我竟想不起数控该属哪一类，就结巴着说：“机……机……机床类！”

服务员说：“鸡？这儿不卖鸡，这又不是烧鸡店！”

我一听急了，觉着又好笑又生气，转身离开，独自去找了。

我从一楼开始，找着找着似乎想起，机床应属于工业机械类。我不禁好笑，自个都快傻到家了！很快，我就进入了状态，这里什么书都有：工具方面的、理论方面的、实际操作方面的、厚的薄的、大的小的、数控车、数控铣、加工中心、操作编程工艺，等等。我一时看得眼花缭乱，不知该买哪一本，从这头到那头，从前排到后排，凡是遇见熟悉的书就拿起看，理论方面的翻翻，工具方面的瞧瞧，就连机床专业英语也要瞅瞅，自个真像是进入菜园的牛，都想吃个遍吃个够吃个没完没了！我一看表，在书店已待三个小时，工作人员也快要下班。于是，我精心挑选了《数控车床基础操作》和《加工中心编程操作工艺简编》，匆忙走出书店，一心往回赶，唯恐时间会悄悄溜走。

回到旅店。我盘腿坐在床上，一手抓笔，一手拿书，几页稿纸杂乱地铺在床上。我一会儿在书上画画，一会儿抬头想想，风扇在头顶转着，肚子咕咕叫着，伸个懒腰，该吃饭啦！

左手捏一包方便面，右手提一壶开水，上楼，进门，泡上面后，我又开始看书思考了。写写画画，看看想想，竟忘了还有泡面。肚子又在咕咕叫，又一次意识到该吃饭了。一看面，又凉了，加点热水，于是大吃起来。吃完后，把碗撂在一边，又继续看书思考了。看看想想，写写画画，到了深更半夜，打个哈欠，看表已是凌晨两点，该休息啦！明天还要去城北哩，这次可不能让人瞧不起！熄了灯，黑暗笼罩了一切。

第二天醒来时，已是上午八点。我觉着心里还是不踏实，又继续写写画画了。到了十点，我带上手机、地图和那两本书出门了。

天还是热的，心情也是激动的，心想这次不会再失望了吧。倒了三次车，坐了一个多小时，又走了近半个钟头到了郊区，赶到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一点半，



正是午休时间，没有上班。我从门外往内看，中英合资，看样子挺牛！

等到下午两点钟，我见到了公司领导。同时受到接待的除过我还有六个人，但招聘名额仅有两个，岗位要求是数控工艺员。面试前每人填了张表。填写内容包括姓名年龄、户籍地址、工作经历、期望工资待遇、理想职业规划等等。认真填写后交上，然后等待面试。心想，这么好的公司，要是我能留下，该有多好！说不定干好了，还有机会出国呢！

面试程序：编写工艺，领导提问，通报结果。10分钟后有人交卷，我是在15分钟后交的卷，20分钟后有一个人没答完，此人首先被淘汰。

领导根据试卷内容提问，没有固定次序，并且问题各不相同。我是第四个被提问的，问了三个问题：加工这个面需要几把刀？具体是什么刀？为什么？我的问题，回答简练，但卷面书写烦琐。对此，领导没有表态，开始提问下一个。

十分钟后，面试结果出来，头一个和第二个被提问的人入选，这意味着其余的都将被淘汰，包括我在内。这是为什么？这样做公平吗？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不明白！

坐车回到电子街，已是黄昏时分。

走进新月旅店，上楼时碰见老板娘，她问我：“工作找的咋样啦？”

我叹气：“唉，难……”独自上楼了。

老板娘又自个嘀咕了：“大学生不是好找工作吗？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可多啦，听说工资还不低哩。”

进门后，我没有开灯，“啪”的一声打开风扇，整个人和衣横在床上，再也不想起来。一天没有吃饭，不是不想吃饭，而是没有时间吃饭，没心思吃饭，也没力气吃饭，累极了！

一觉醒来，天还未亮，身上直打战，风扇仍在转，鼻涕有了，嗓子哑了，想起床就是起不来，一用力爬起来了，结果又重重地倒下去……

听见门外有人走动，我微微睁开眼睛，看到有人正看着我，定眼一看，原来是个女子，坐在我的床沿，正在朝我微笑。此时此景，我心慌极了，一时不知所措，以为又是延安的那个女子来了。

就在这时，只听见她：“啊……啊……啊……”手里比画着，指一指门，拍一拍床，摸了摸我的头，望着桌子上的药瓶，转过头盯着我看。

看着药瓶，我慢慢地回忆，似乎明白了什么，就问她：“我病了？”

她点点头，微笑着。

看看房子，干干净净，风扇缓缓地转动。

她指着风扇比画着，好像说风扇转动——不转动——转动，然后又比画着手腕像是在看表。

我一看手机，现在是下午三点。

看着时间，她又用手比画成十二点的样子。

这下我全明白了。

昨天晚上回房后，我躺在床上，风扇开着，一直到今天中午。这个女子打扫卫生，敲我门没人应，就主动打开房门。她看见我躺在床上，风扇转着，感觉不对劲，摸了摸我的额头，发现我的头很烫，就扶我起来，而我又倒下。她认为我是中暑，就去药店买药。回来后，她又亲自给我喂药。到了下午两点钟，她又来房间看我，在这等了一个小时仍不见我醒，心里非常着急。现在看见我醒了过来，她也就高兴地微笑了起来。

对此，我很感动，抓住她的手，放在我胸口，说：“谢谢！谢谢！”

很快，我又感到这样不太合适，就赶紧松开了手，细细端详她：十七八岁，脸圆而黑，眼大而亮，笑起来脸上有对酒窝，模样挺可爱。

我问她姓名，她摇头，不明白。

我写在纸上：“你叫什么名字？”

她写下：“大家叫我聋妹。”

我写下：“叫你大眼龙妹好不好？”

她笑了，点点头表示同意。她又指着我写的，意思问我名字。

我写下：“黎阳。”

看后，她主动在“黎阳”后面加了一个“哥”字，然后对我微笑，用手比画着：“啊——啊——啊。”

我明白，她是在叫我“黎——阳——哥。”

所以，我就叫她：“大眼龙妹。”

她听不见我所说的，只是看着我的口型，然后点头一笑，表示明白。

我还要问她话时，老板娘走了进来，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冲大眼龙妹大声嚷嚷：“我找你都大半天啦！原来你坐在这儿，是不是挺舒服的啊？”然后就一把拽住大眼龙妹往出走，临出门时，她又狠狠地瞪我一眼。

我一天多了没吃饭，这时才觉着肚子有些饿。于是，我强撑四肢下了楼，摇摇晃晃到了一家面馆，要一大碗炒面。可是，我只吃了不到半碗，就再也吃



不下去了。

然后，我又摇晃着身子回到旅店。看见桌子上的药瓶，我想到了大眼龙妹，觉着她是个好人。可是，她是哪里人，为啥不上学，与老板娘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不明白，觉着有些累，吃药后，就爬上了床，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我觉着身子还难受，可是想到还要找工作，就勉强下楼去诊所看医生。医生说中暑了，需要输液体。看来，大眼龙妹是对的。

输液吃药，又是一天。身体渐渐恢复时，我又想到了大眼龙妹，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另外，工作需要赶紧找，身上的钱已没有多少。

我买回一袋水果，却不见大眼龙妹。我问老板娘，她说大眼龙妹已经回家。

然后，我去了网吧，想在网碰碰运气，找个好工作。结果，消耗三个多小时，花费七块钱，一无所获。买份报纸，拿回旅店，看看有没有什么信息。还好，真有一条：6月16日有个技术人才招聘会。今天是6月14日，还有时间准备，制作简历是首要任务。对此，我并不陌生，自行设计表格，创新填写内容，力求简洁明了、主题突出，弄好后拿到打印部，一下子打印了十份。

招聘会这天，我很早就到了会场。来这里招聘的单位虽说没有几个，但来此应聘的人却出奇地多。我一家挨一家地往过看，心想绝不放过任何一家单位，绝不错失任何一次机会，自认为合适的、有可能的，就投一份简历。转一圈后，我投出了八份简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广撒网钓大鱼。然后，我就是等待，等待回音，等待面试，等待上岗。心想，这次绝对不会再落空了吧！

晚上，我看书不带劲，就盘腿坐在床上，一块两块、三毛五毛点着钱数，总共二百四十九块五！邪门，二百五差五毛！“银联”300是底钱，不到万一不能用，现在已经到了“万一”的情况。来回车费、吃饭吸烟、看病吃药、工作简历，一毛两毛、三块五块，钱就这样哗哗地往外流着。二百五差五毛！看看自己已经二百五了！6月20日房东就会要下月房租140块！车可以不坐，烟可以不吸，但饭不可不吃。吃饭一天两顿减为一天一顿，三块钱的油泼面换成两块钱的方便面。节省节省，渡过难关，有了工作有了钱，吃饱吃胖再补回来。没办法！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钱是老大，不敬不行啊！明天不出门，吃饭吃泡面，看书学习等音信，闲坐休息钓大鱼！

6月17日，西安依然热得要命。气温超出常人体温，坐车要防胎爆，行走害怕晕倒；即使足不出户，衣服脱得只剩裤头，赤脚行走还是高温；风扇转个不停，地板泼上凉水，看书学习勉强进行，闲坐休息根本不成！太阳公公奢

侈光热给古城，古城人民在太阳公公下班之后才出来活动。风扇不停地转动，可能就要出故障，何况人呢！在房子待了一天，实在难受，想着出来走动走动。

被热气笼罩着的西安城，夜景倒是还行。五光十色，车水马龙；酒店宾馆，门庭若市；喝茶聊天，闲情逸致。游戏厅，咖啡屋，桑拿按摩，足浴洗头……奇怪！白天还是理发店，晚上就成洗头房，白天半遮半掩，晚上全部畅通。西瓜瓤是红的，卖西瓜的人嘴是甜的，吃西瓜的人话是多余的，钱是不会少算的，也是不会多拿的，你卖我买，买卖就是这样成交的。见了，听了，想了，也吃了，我该回店啦！新月旅店到了，只见房东胖子正坐在门口，光着上身，摇着扇子，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只听老板娘楼上楼下地叫唤着，我打声招呼上了楼。

回房后，我还是觉着热，又无事能做，就脱掉上衣和裤子，坐在外面的台阶上乘凉。三楼没有别的灯亮，估计就住我一人，居高临下，一览无余。一楼房东屋的电视屏一闪一闪的，二楼四周只有几家灯亮，听见电视声、说话声，似乎还有哗哗的流水声。我闻声望去，一楼的洗澡房似有动静，透过有雾的玻璃，只见人影在晃动。对此，我有了兴趣，随手点燃一支香烟，叼在嘴里。说是今天不出门，出了；不买东西，吃瓜了；不吸烟，也没理由了！烟吞着，雾吐着，我的思绪在飘着，淋浴的人是男还是女？听到“爽死了！”看到了此起彼伏，想着也更上瘾了。于是，自个头脑发热，心跳加速，软的变硬。突然，“噎——噎——噎”的脚步声近了，有人在上楼，一节长的烟灰断了，我起身回了房间。

透过窗帘，观察没人上楼，我又轻手蹑脚地出了房间，向楼下望去，什么都没有。

再次回房后，我心里有了起伏，风不平浪不静，想起了延安舒尔宁旅店的那个女子。想着想着，我听到了响动，细听，不是幻想，而是真实。床上女人痛苦而快乐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一浪胜过一浪，浪浪在高潮，威力猛、时间长，影响深远、破坏性大，一层二层三层，层层“余音绕梁”，房东、老板娘、男客女客、老的小的，人人接受义务教育！高潮过后，余音尚存，记忆永恒！

新的一天开始了，昨天的记忆难忘。老板娘与人闲聊：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她似乎看得更透！显然，昨夜的义务教育有了深度。今天怎么过？昨天在等待中度过，没有收获。今天是否仍然等待，如果等待仍然没有结果，咋办？不行！得想办法。与其等待饿死，不如寻食到死！今天饿不死，如果不想明天饿死，就得今天找食！从哪里找食呢？从别人碗里弄！咋弄？偷，抢，骗！可是，偷是小人干的，咱不干；抢需要胆量，咱干不了；只有骗，靠得是智商！骗谁呢？



老弱病残妇幼！诈骗呢？欺蒙拐骗自己没经验，就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吧！谁？老赵，本山大叔——卖拐卖车卖担架！然而，自己学不来，不会说，见人就脸红，说话嘴又翘！还是没辙。电视广播没有，网络花钱不少，报纸倒是可瞧，翻翻看或许会有门道！看什么？不看打圈画杠的，不看版面整洁的，专看中缝豆腐块！看看去，比这比那，工资高待遇好，只有足浴按摩！

说到足浴，我倒是听过一些。在青海工作时，我听过一个节目，说是一个男子直面世俗眼光，专搞足浴行当，不料，数年之后，成为腰缠万贯的老板，现已开门授徒。心想，男人洗脚还能洗出个金元宝，才真正令人敬佩哩！按摩咱不太懂，但在想象中也应该是摸一摸、捏一捏、搓一搓、揉一揉吧！听说国外兴得很！女的能做，男的也能做，世界本来就是男女组合嘛！想到这里，我觉着足浴按摩似乎可行，不妨打个电话问问！拨通一个，男女均可，热心从事者优先。再试试别的几个，有经验者工资更高、待遇更好。经验咱没有，没见过，没经过，什么都不懂。要不经见一回，权当是交学费，为了钱，再苦再累都得干！说干就干，今晚就行动，明为享受服务，暗里考察学习，回来后研究，明天去面试，等着挣大钱吧！

到了晚上，我准备好笔和纸，独步深入虎穴了。走了一路，看看招牌，想想环境，在一家叫“好时光足浴阁”前停了下来。心想，就这一家了，上！热情接待，微笑服务，我拿过菜单一看，傻了眼，高的100多，低的二三十。咋办！咱实为学习，虚受服务，就要30吧！服务员是个女娃，粗声粗气，大大咧咧，不过，她的手法娴熟，有板有眼。我的感觉有些，但不明显。没关系，咱不理你，装大爷，随意看着菜单，用心记下名目。她服务完了，我要付钱了，不到30分钟人家就赚我30！唉，没办法，我就先忍一忍吧！

回到旅店后，我仔细琢磨，慢慢研究，在自个身上操练，但就是找不到感觉。心想，这有个啥，干脆直接去，不懂装懂呗！我一看表，已是凌晨一点钟，觉着有点儿累，就睡下了。

19日这天，我去面试足疗技师。在城东一个不知名的街道，我走进一家“一路缘”大酒店，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接待了我。他在听我说明来意后，感到诧异，问我年龄、学历、工作经验以及从事这个工作的原因等等。最后，他让我回去等电话。看他表情，听他语气，似乎他把我当记者，没有深入交谈，没有诚意合作，婉而拒之。对此，我不留恋，不再热心，倒是清醒了许多。随之，我也就安心，不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6月20日，我的天空似乎乌云开始散开阳光已能照到。我不约而同地接到了三个电话，一个在城北，一个在城西，一个在城南。

由于顺路，我就先去了城北。经过面试，我明白了这家公司是做数控机床刀具销售的，正在起步阶段，老板对我的条件很是满意，但对我的要求有点苛刻：底薪500加提成，食宿自理，每周休息一天。为了不错过好的机会，也不直接放弃，我暂且接受，自称有事先回。

然后，我又到了城西。这家公司计划做电气开关组装销售，将要购置数控机床，需要数控技术全才一名，我的条件符合，对我所提要求：提供住宿，吃饭买票，工资700至1000不等，待岗而定。城西这家与城北那家相比条件要好，但不知城南那家好不好。想想自己，也气人！在没人搭理时，我心急；在好运来临时，我又头大。对此，我不急刹车，缓行慢来，专找宽平路上。还好，我相约城南的这家公司明天面试。同时，城西和城北这两家我也不放过，谎称今天处理完私事后明天就报到。

相比而言，城南这家公司比较正规，有名有号，程序齐全。第一关，填表登记，60多人参与；第二关，编写程序，依据应聘岗位分组。我应聘的岗位是数控车床，拿到了一份工程图纸，按照要求编写程序，15分钟后交卷。20分钟后全部要交上，但还有几个人没完成，于是人家没有等待，他们就自动出局了。然后，等候结果，准备面试。十分钟后，有人出来念名单，我是第十个被叫到的。面对考官的提问，我沉着应对，礼貌客气。又过了十分钟，有人通知六个人下午去车间，将进入第三个环节。其中，六人之中有我的姓名，我感到十分高兴。

去车间干什么？肯定是上机操作。很快，我就由理论向实践过渡，心里想着：一个工件怎样装夹，如何对刀、进刀、退刀，切削多少量，转速多少转……

到了下午两点，六人同车前去。其中有个女娃，工作经验两年，说话在行，自信从容。其余四个男娃，抱怨从前，希望未来。听了他们五个人的谈话，我心里没有了底，心想，六人之中谁会被淘汰呢？其实，淘汰谁都不容易！讲理论，我大专文凭；论经验，我一无所有。想着想着，自个倒是不自信了起来。

到达目的地，六台机床，有加工中心、车削中心、数控车以及数控铣。车削中心，我感兴趣，但懂得少，不敢靠近。数控车，我见过别人操作，知道一些，主动接近，迅速熟悉，想摸透脾气。我一时摸透脾气难说，想着摸清就很不错，凭着仅有的实践和有限的理论，快速回忆青高厂师傅的操作，实在回忆不起就转头看看别人的操作。我多次这样，被主考官发现，记在了心里，并不多言。



最后，我被淘汰出局。

三个选项，排除一个，还余两项，二者择一。看来，我直接从事专业所学已无可能，只好考虑专业边缘的工作了。刀具销售，刀具我了解，销售也搞过几天，从事应该不成问题，但工资待遇实在不敢盲从。电气开关组装与专业不对口，但我基础仍有；至于数控技术全才，一月两月估计不会有舞台，但工资待遇可望可及。再者考虑，此时只图生存，不敢奢望发展。最终，我把工作选定在城西这家单位。

今天是6月21日，房东来催下月房租，我不理不睬，明天就搬走。晚上，洗衣洗澡，收拾东西，准备踏上新的征程。想到在此半月，历经风雨，感慨万千。想到大眼龙妹，心存感激，想请客吃饭略表心意，问过老板娘，说是回家成亲，不会再来。听后，我心阵痛，既为她惋惜，又令我遗憾，惋惜她年少心善命运不济，遗憾我有心念她无能为力。从此，我再无她的任何消息。

第十三章

面对抉择

2005年6月22日，我住进了公司。新的公司，新的开始，新人新事新的梦。公司小到不能再小，仅有五个领导。老总叫车通达，40上下，洛阳人，MBA，沉稳自信，颇有成功人士风度，负责公司重大决策。心想，我乘上车总这辆车，一定会四通八达而无往不胜。王副总，50左右，西安人，工程师，严谨求实，为人豁达，主管公司工程技术。李副总，40多岁，咸阳人，工程师，足智多谋，不苟言笑，主管公司对外交流。王副总与李副总就是车总的左臂右膀不可或缺。牛胜利，30出头，兰州人，MBA，才思敏捷，处事干练，主管公司日常事务兼任车总秘书，大家叫他牛主任。王云龙，近30岁，西安人，自学成才，果断机智，主管公司工程技术、对外交流的具体事务，大家叫他王干事。领导虽少，个个都是精英，工程师曾经是我梦想的，MBA一度也是我追求的，这里的精英就是我的学习榜样。

在我进入公司之前，只有三个员工：一个女娃，姓李名霞，大学毕业，宁夏国企工作两年，漂亮温柔，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个男娃，姓文名涛，本科学历，湖北国企工作一年，沉默寡言，对工作热情投入；另一个男娃，姓石名军，大



专文凭，广州私企工作一年，机智幽默，追求时尚。我是第四个进公司的员工。

在我之后，公司又陆续进了六个人。刘强，国企工作五年；王师傅，国企退休干部；白芳，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席丽，技校刚毕业；王婷，中专毕业，温州打工一年；司机叫李伟，20多岁，驾龄三年半。十个员工，五个领导，15人组成的公司，机制相当灵活，人人心情舒畅。

公司每天上班八个小时。上午八点上班，召开晨会，首先由领导部署当天工作任务，然后每个员工说出自己当天将要完成的事情。上班时，有大事全体上阵共同完成，无大事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下午六点下班前，召开晚会，先由员工汇报当天任务的完成情况，最后由领导总结当天工作。会上，人人都有发言权，气氛活跃，心情舒畅。吃饭去公共食堂，大众化饭菜，经济又实惠。宿舍是三层单面楼，二楼住女子，高层是“汉城”。文涛、石军和我住个大房间，这就是我的新的落脚点。

一周后，车总和王副总找我谈话。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迟来的面试。问题都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讲讲一粒沙子与一滴水的关系，谈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未来的梦想，目前最渴望做的事情，等等。这些问题，细言慢语，谈得不错，只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谈到了父亲及其病情，不料，得到了领导的理解与同情。

公司刚刚成立，一切都是简单的，需要逐步完善的，家当也是一点一滴置办的。要用电脑就购电脑，需要工具就买工具，没有工作服就请人量体裁制。工作要大家来做，工作对象只有一台铁家伙。之所以叫铁家伙，是因为对其命名还要有个过程，在此，我们通称机构，分闸合闸，属电气开关一类。我们的任务，将是研究这台机构，包括结构原理、调试装配、部件组合、大小尺寸、材料性能，甚至螺钉销子。当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这个东西批量生产后推向市场，赚回大把钞票。

刚开始，李副总交给我的任务是：设计一个数控车间，要求占地多大，机床几台，人有多少，效率如何，等等。接此任务，我很高兴，这个工作与我专业所学相吻合，具有挑战性，一心想着要干好。回忆青高厂的车间布局，查找相关资料，分析设计，绘制成图后，我交给李副总。结果，李副总点点头，点头之后又有新任务：观察分析这台机构的加工内容，包括加工什么、怎样加工、用什么加工等，最后根据这个提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购置机床。领导提出的这些任务，我都是认认真真地去完成，不懂的问别人，别人不懂的自己查资料，

自个琢磨，与厂家联系。直到有一天，我把销售机床的人领到公司，领导见面后，反应冷淡，没有下文。其实，从一开始，我的专业在此就没有用武之地。李副总之所以一再给我任务，就是怕我因专业不对口而离开公司。当然，这个我清楚，专业对口不对口已没多大关系，我是走投无路后只图生存。

半月之后，车总提出公司发展计划：一月熟悉，两月试验，五月上市，一年后批量生产。熟悉什么，怎样熟悉？这是公司所有人必须面对的。王副总直接领导，分配任务到人，每人主管机构的一部分，先手工绘图，后电脑绘图，目的是熟悉机构，掌握原理。我负责的是机构的动力部分，包括大小弹簧、油缸活塞、油量油质等。这是王副总对我的信任。当然，绘图开始后，其他任务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熟悉机构，我常去车间。所谓车间，只不过是破屋一个，没有机床，没有工件，只有几堆被拆散的部件摆放在地上。我的任务是绘制机构的动力部件，这些都是机构最大最重的部件，摆弄起来实在不易。为了搞懂这些部件，我必须首先了解机构整体。我站在这些部件的一边，这儿测测，那儿量量，写写画画，想想看看。就在这时，王副总走进车间，看见是我，主动走了过来，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说不懂的可以交流探讨。借机，我向王副总问了好多问题。王副总是工程师，理论实践都懂得多，人又随和。凡是我问到的，不管是理论难题，还是常识问题，他都细致入微、不遗余力地给我讲解。最后，他问我适应不适应这里的生活，有什么兴趣爱好以及父亲病情如何，等等。这些都使我获益匪浅，深受感动。就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的心情始终是愉快的。

一天晚会上，车总对王干事的办事能力给予充分肯定。的确，在晨会上，车总提出要有一台机构试验设备的任务，交由王干事去办。结果，王干事不辱使命，上午设计图纸，中午购置材料，下午就开始了加工制造，临下班时任务已顺利完成。

因此，第二天我们就有了新的任务。有任务，全体上阵，王干事带着刘强和石军外出执行任务，文涛领着四个女娃打扫卫生，李伟开车购买刷漆用品，我的任务是做好准备等候刷漆。大约半个小时后，卫生打扫完毕，刷漆用品买回，机构试验设备运回。这个设备，其实是一个比机构大很多重很多的铁架子。其余人回办公室去做自个的工作，接下来的任务由我独立完成。

我挂上白色口罩，戴上橡胶手套，左手提漆桶，右手拿漆刷，站在铁架子旁，寻思着该如何下手。转了三圈，想了一阵，哪里该刷，哪些不动，从上往下，



由内而外。思路清晰后，我大干了起来，心想，把握住两点是关键：一要实用美观，二要省料省时。一个人想着干着，无人相扰，觉着好玩，干着带劲。临下班时，我的任务完成。

下午上班，我用电脑绘图，继续熟悉机构。

晚会上，车总表扬了我，因为刷漆有功，不怕累不怕脏，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成了任务。同时，车总又批评了王师傅。由于公司有规定，办公室吸烟一次，罚款十元，王师傅原来在国企任工会主席，吸烟已成习惯，一时不能改变。

每周上班六天，休息一天。到了周末，文涛去找女友缠绵，石军去泡网吧玩游戏。我无女友可找，游戏不感兴趣，就从书店租回一本小说《水煮爱情》，读来有点儿意思，语言自然顺畅，情节引人入胜，边读边想，边想边乐，一个人很是投入，差不多用了十个小时，就翻到了书的最后一页。或许，阅读的习惯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人，一本书，一个世界，美美地独自享受，静静地漫天思考，不用出外占道，不会鬼混逍遥。不过，书还得是好书，好书如同好人，聆听着好人的故事，体验着生活的真实，不出门也会有不错的收获。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八月，公司计划进行到了试验阶段。所谓试验，不过是调试性能，看看运行。试验开始后，轮流值班，分组进行，李霞与我合作共事。说来也怪，试验过程，别的组问题不少，唯独我与李霞几乎没有，因此，有人称我们为黄金组合。上班，车总视察，不分时间地点，办公室有他的音容，试验房有他的身影。见面时，他并不多言，一个眼神或是一个表情或是简单几句都能使人提高警惕，加倍努力。

一天，我与李霞值班，试验过程运行良好，闲着没事，两人聊天。听了李霞讲的笑话，我禁不住开怀大笑。恰巧，这一幕被车总看见。见面后，他没有言语，只是望着我们笑，笑的结果使我俩同时起立向他问好，而他先不理睬我们，看着试验记录，围着设备转一周，指着机构的某个部位，提出一个问题，先让我回答，再让李霞判断我说得对还是不对。听后，他只说一句：“弄清楚这个问题！”说完独自走开。车总走后，我与李霞探讨起这个问题，不敢再有丝毫懈怠。

试验当中，不管是哪一组出现问题，所有人都必须共同面对。一天下午，石军与席丽一组的试验出现问题，试验被迫停了下来。王副总下达命令，开会研究问题。

会上，首先由石军描述出现问题的经过，席丽作补充。其次，王副总对大家说：“发生问题的原因，请大家思考，踊跃发言。”问题出现在石军与席

丽一组。当然，第一个发言的是石军，接下来是席丽。可是，他们二人的发言只是对问题的现象做了解释，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文涛从力学角度分析问题，引起争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很多，谈了很久。最后，王干事从机械和电气两个方面探讨原因，见解独到，说理充分。对此，王副总点头微笑，表示赞赏。会上，我也谈了可能的原因，并做了笔记。李副总不时插话。车总认真听着每个人的发言。散会时，已是晚上八点，车总吩咐牛主任，约定地点，大家去聚餐。

第二天，解决问题，把机构从试验设备上取下，整体拆除。每遇这样的力气活，女娃主动靠后，猛男积极向前。当然，冲在最前的当属身强体壮的刘强，上千斤、卸螺母、移部件，尤其是大型螺栓，他最能表现。我虽说不是猛男，但在此时也从不甘落人后。就在这一天，不幸的事被我遇到。我在用扳手卸螺母时，由于用力过猛，不慎手臂撞在机构的棱角，顿时，鲜血直流，疼痛难忍。

见状，李副总顺手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创可贴递给我。

我说没事，欲要继续，被几个女娃推到一边。

白芳主动为我敷上创可贴，叫我歇下。

中午，李霞又来宿舍，亲自为我涂抹酒精，以防感染。

下午上班，车总、王副总、李副总都问到我的伤势，让我休息，不许干活。

晚会上，车总以此为由，强调了安全问题、健康问题以及防暑问题。

晚饭后，李副总请大家吃西瓜。

这一切，都使我很感动。

8月10日，公司准时发了工资。公司有规定，工资彼此保密。我的工资是900，估计不高也不低。想想自己，离家已四个月，辞职也已大半年，唯有此次拿到这么多工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自我计划着，如果每月花费控制在300块钱内，月余600，年终就能拿到3000块，有了3000块就能陪父亲去北京，愿望也就能如期实现。当然，这样的好事，也应该让父亲知道。

走进一家话吧，我拨通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依然是母亲，在听说了这个好事后，她非常高兴。之后，我又与父亲通了电话。听到父亲声音，我感到格外亲，问他每天的饭量如何、睡眠多少、心情好不好，他只是用极其简短的词回答——“大！”“多！”“好！”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简要地说了陕北的工作经历，详细地描述目前的工作情况，说到工资，说到愿望，自己说得激动，父亲听着平静。最后，我对父亲说：“你不要多想，安心养病。”父亲只是谈谈地说了一句：“照顾好自个的身体。”挂断电话后，我一看显示：“16分58秒”。以前，我与



父亲通电话从未超过5分钟，这次只是个例外。

在机构进行试验的同时，机构的装配也已开始。装配机构，外聘专家，从最小的螺母开始，到最后的完整机构，全程跟踪，人人参与，甚至动用一切智能化设备，暗中制作。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人人学会装配。装配开始后，部件需要配备。在王师傅的精心料理下，公司的库房已初具规模，部件管理，责任到人，出库入库，均有记录。我的负责领域没有改变，依然是机构最大最重的部件，每天由我操练——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累得要命！

公司有规定：公司所有人的生日都会被重视，小到礼物祝福，大到生日Party。王婷是公司第一个被重视的人，一个小小的礼物代表了公司所有人的爱。王副总是第一个举办生日Party的人，公司所有人都热情参与，祝福王副总生日快乐。

每到周末，如果领导没有别的安排，就一定会组织一场球赛。球场就是商场，团结互助，并肩作战，赢了继续，输了继续。这是车总一再强调的问题。领导有心，员工有意，这个集体团结而紧张、严肃而活泼，充满了无限的快乐和激情。

8月下旬，牛主任发给每个员工一张表：未来职业规划。表中所列内容：工作经历，爱好特长，未来职业，理想目标。其中未来职业一栏所列四项：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调试装配，市场营销。望着眼前这张表，我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从2003年大学毕业，至今已有两年时间，经历曲折，命运坎坷：有志创业西部，走进了青高厂，结果，被迫辞职，割舍大学所学；为了梦想考研，拼搏奋斗一番，不想，考研失败，梦想最终破灭；加之，家父病危，债台高筑，亲人期待的眼神，身上责任的担当，始终萦绕在心；为了寻找希望，来到延安，谁料，失望更多；为了再次寻找希望，又到西安，几番曲折之后，看到了希望，无奈，专业已逐渐远离。由于这些经历，我的想法更加实际：不再向往没钱谈政治的生活，不再为考什么试而折磨自身，一心一意工作，想方设法赚钱，钱是关键，有钱什么都好办。今天我给别人打工，也是给自己积累经验，一旦有了经验和资本，我就当老板，别人为我来打工。这是创业的基本套路，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有了上面的思考，我把未来职业定位在市场营销。

然而，就在我交上职业规划表的三天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那是9月3日的晚上，即阴历七月的最后一天晚上，我正在网吧查找资料，无意中打开自己的邮箱，发现一封未读邮件，时间显示今天，邮件来自延安。点击阅读，明白大意，今年我有机会读研，明年仍需参加考研。我先是惊喜，后又疑惑，没

有考上，怎么读研？出了网吧，走进话吧，我拨通延安老师家的电话，一问便知，邮件正是老师所发，机会确实对我有利。

机会来了，稍纵即逝，抓住就是胜利。对此，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又一次面对人生的抉择。如果后退一步，就像填“未来职业规划表”时想的那样，一心一意工作，想方设法赚钱，有钱什么都好办，年底可以实现父亲去北京的愿望，明年可以为创业当老板做准备。如果前进一步，问题就会更多，困难就会更大。“今年我有机会读研，明年仍需参加考研。”对此，他们叫作旁听，我理解为预读，旁听05级研究生所有课程，参加06级研究生入学考试，如果考试通过，课程修分有效，并有望公费读研。听起来令人激动，实际是攀登高峰，如果底气十足，就会直达峰顶；如果有气无力，就会跌入谷底。常言道：爬得越高，跌得越惨。的确，如果考试顺利通过，那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既能从事热爱的事业，又可找到理想的伴侣，读研又是公费，父亲也会感到欣慰。但是，如果考试没有通过，那就什么问题都会遇到：我的工作更难找，希望看不到，伴侣离得远，父亲多忧愁。其实，人生就是攀登高峰，向往到达峰顶的同时，难免不跌入谷底，关键是有没有勇气，敢不敢面对。因为年轻，我有勇气，也敢面对。所以，我选择前行。

既然选择前行，就要解决前行中的问题。去延安上学，首先面对的是钱的问题，学费5000块从哪里来？实现父亲心愿的3000块又如何拥有？上月工资节余500多，下月工资会有900块，合计不到1500块，还不够8000块的五分之一。自己能力实在有限，不妨寻求外援。那么，谁会帮助我呢？亲戚朋友之中，唯有舅舅能办到。可是，父亲看病住院，债台已高筑，岂能再向亲朋开口？看来，钱的问题不好解决，得另想办法。

想到四月初，我离家去延安，目的是为考试，谁知，考试压根儿就没有机会参加，无奈之下，一心打工赚钱，四处漂泊，可是到了如今，钱没赚到，家也没回。目前，这个工作较为稳定，有志大干一番，谁料，未曾实现的梦想重现，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心为梦想再拼搏一回。至此，五个月里，我未能回家一次，着实想念父母。再者，我的这个决定也应让父母知道。开学报到还有一周时间，发工资估计也在开学前后，时间上可行。所以，我回家不但很有可能，而且十分必要。

9月5日晚，我回到了家。夜幕下的院子，清凉寂静。靠西边的房内，灯光通亮。大病之后的父亲盘腿坐在炕头，专心地吃着我从西安买回的水果。忙碌一天的

母亲稳坐小木凳上，悠闲地洗着沾有泥土的脚。我一五一十地向父母讲解着自己过去五个月的经历和感想：从延安大学的梦想破灭到吴旗井队的艰苦生活，从西安全城的四处奔波到城西私企的有趣工作，既讲到了失去黄金专业的无奈，又讲到了看见实现梦想的希望。同时，我也谈了去延安上学的决心和实现父亲心愿的可能。由于有过辞职考研的曲折经历和曲折经历后的感想，我对父母讲解这些就显得异常平静。当我讲完之后，父亲默然无语，母亲很不理解。

第二天上午，我去田里帮母亲搬运包谷。母亲总是忙，父亲的话不多。看见父母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曾动摇过去延安上学的决心，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只为自己考虑是不是太自私。

下午，姐和妹回家看我。听到我在西安找了工作，每月工资 900 块，姐和妹都很高兴。但是，当听到我准备辞职读研后，妹十分吃惊，姐非常生气。的确，我辞职读研的决定，给全家人带来了不安，父亲默然无语，母亲很不理解，妹十分吃惊，姐非常生气。

然而，只有姐对我直言不讳：“辞职读研不同于辞职考研，因为辞职考研的原因是工作不理想后的被迫无奈，而辞职读研的原因是什么呢？工作在大都市，环境不错，距家不远，工资不低，为啥不能一心一意工作？再说，读研又要参加考试，万一考不上，你咋办？花钱不说，既没了工作，又浪费时间，家里的情况很不乐观，父亲住院的欠债谁来还？什么时候还？你想过没有？”

听了姐的话，我冷静了许多。但是，冷静之后，我还是选择前行。此时，我心里清楚，辞职读研将是一次冒险。可是，人生岂能没有冒险？凡人做事，结果无非有二，不是成功就是失败，未经失败的成功有何意义，成功失败只是生活的常态，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我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回答的。听了我的回答，父亲没有说话，母亲很生气，妹子瞪着我，姐愤然离开。明天，我打算去找舅舅帮忙，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条路可走，或许还会有可能。

到了晚上，父亲主动找我谈话。父亲认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决定也是合理的，并拿出 5000 块钱，鼓励我求学上进。父亲理解我的话，使我流下了泪；父亲手中的钱，使我不忍伸手。曾几何时，多少次从父亲手中接过厚厚的钱，我已记不清！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少则几百，多则上千，无不这样传递，这样的传递既不是爱心也不是互利，而是人世间最无私的父爱和最彻底的信任。父亲爱我，我也爱父亲，可是，我给父亲的爱究竟有多少？真的很有限！父亲信任我，我也信任父亲，可是，我对父亲的信任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父亲见我流泪，又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今后全靠你自己。”

我再也忍不住，叫一声：“爸……”就失声痛哭起来。

最后，我向父亲保证：努力学习，争取考出好成绩，拿到公费。另外，我也对父亲承诺：通过写文章赚稿费，实现去北京的愿望。

父亲只是对我说：“一心一意学习，等考试通过后再说。”

后来，父亲说服了母亲，也做通了姐和妹的工作。

就这样，父亲又一次理解和支持了我。

9月7日，我返回公司，准备辞职。对我而言，辞职已有多次，既有义正词严的分别，也有不辞而别的离去，唯有此次让我难舍难分。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给我空间让我成长，给我力量使我前行，这里有如父母师长般的领导鞭策我鼓舞我，也有像兄弟姐妹样的同事关心我陪伴我，就是这么一个温暖的集体，我又如何能舍得离开呢？离开为了远行，远行总有告别，怎样告别？还得坚持到最后，在岗一刻就要坚守一刻，努力工作，尊重领导，热爱同事。

9月10日，我向车总正式提交辞呈。辞呈内容，实事求是，饱含感情，其中的一段话最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辞职并非我本意，只是至今仍未找到使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当机会来临时，我不想错过；当希望出现时，我选择奋进。

晚会上，车总特意为我召开欢送会，公司也决定为我奖励200块钱。

晚上，同事一致为我举行欢送晚宴。

9月11日，我离开公司，李霞和石军送我到车站。又一次，我奔向了有希望的延安。

第十四章

梦隐梦现

2005年9月12日，我住进了延安大学的公寓楼，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考研生活。2000年9月，我考入兰州工业学院学机电；2003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去青海工作；现在，我又走进延安大学读政法。从学机电到读政法，从学校到社会再到学校，转变较快，变化巨大。所以，我十分珍惜在延安求学的机会，也想在此通过努力改变现状。

在此四个月，我的主要任务将是：一心一意考研，争取最好成绩，同时，保质保量读研，确保不留遗憾。吃饭去餐厅，不求吃好，但求吃饱；休息回宿舍，上课去教室，学习常在图书馆；经济账要算，感情莫要谈。

我们同一专业的有六个人，四男两女，差别较大。已婚的两人，男的叫马向前，江西景德镇人，31岁，精明干练，能言善辩，我们叫他马大哥；女的叫白若兰，河北石家庄人，30岁，性格开朗，仪表大方，大家称她白大姐。延安女子，姓徐名鸽，23岁，端庄秀丽，才识卓异，堪称班花。不离班花左右的是两个男娃，一个叫吴小明，24岁，来自宁夏银川，风华正茂，英姿勃发；一个叫程小亮，24岁，家住山西吕梁，年轻有为，朝气蓬勃。我来自陇东，局外人也！



我们宿舍住四人，来自江苏连云港的朱浩飞，23岁，学习数学专业，自以为是，度量不大，大家叫他小猪；家住河南驻马店的杨笑天，32岁，主攻哲学方向，飘逸洒脱，风流倜傥，大家叫他老羊；我和吴小明同学一个专业，同在一个班级，又同住一个寝室，似乎我们距离最近。然而，我的一只脚仍在门外。四人来自东南西北，有缘会聚革命圣地，虽居一室，但梦各异，不同的组合将演绎不同的故事，故事也将从这个新的根据地开始。

第一次上课，我们去的是专用教室，可容纳十人左右。一个老师站在讲台，六个学生坐在下面。第一节课的任务：谈话交流，师生互动。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师正是我报考专业的那个老师，姓郝名仁义，50岁，面善目明，学富五车，曾经有过电话交流感觉亲切，今日初次见面印象良好。从此以后，我当面叫他恩师，心中念其好人。

马大哥谈到他的经历，充满辉煌，使人羡慕。

白大姐讲到她的过去，富有传奇，令人向往。

我没有马大哥的辉煌，也没有白大姐的传奇，只是说到大学毕业至今两年的变化，特别是去年考研至延大上学这段经历。不料，恩师对我有了极大的兴趣，听了我的曲折经历，又问我的考研动机。对此，我说到专业与兴趣相矛盾的无奈，又谈到志向与事业相结合的向往。之后，恩师问我成家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我有没有谈对象，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一年前的赵晴，张口便说：“人家去年就结婚了。”恩师听了我的回答后，说了一句：“这个不算。”这样的回答，惹笑了大家，尴尬了自己。不过，一个人没笑，那人便是徐鸽。

徐鸽大学毕业，没有找到工作，无奈，直接考研，一考即中，工作经历没有，生活阅历简单，家境贫寒，负债读研，听后令人十分同情。不过，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同情，一双大眼，容不得同情二字；樱桃小嘴，敢向困难说“NO”；圆圆的脑袋，不知装有多少古今中外的智慧。

程小亮和吴小明，家庭条件好，人又聪明，上学一路坦途，没有接触社会，志向虽远大，历练却没有。

这样的谈话交流，既加深了彼此感情，又增进了相互了解。

晚上回到宿舍，吴小明有了话题。

吴小明对我说：“黎阳，没想到你的经历那么丰富啊！”

我说：“丰富谈不上，坎坷有一些。”

杨笑天发了一句感叹：“没有坎坷的人生有何意义？”

朱浩飞接过来反问一句：“人生只有坎坷才有意义吗？”

杨笑天对朱浩飞说：“小猪，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吴小明又问我：“黎阳，你看咱班的徐鸽咋样？”

我没有思考，直接说：“挺好的啊！”

杨笑天似乎明白了吴小明的所问，说：“小明，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还没等吴小明回答，朱浩飞急忙插话：“你们班几个女的，长相漂不漂亮？”

杨笑天瞪了一眼朱浩飞，欲要反驳，吴小明开口了，说：“两个女的，长相都很漂亮，不过……”

朱浩飞追问：“不过什么？”

吴小明说：“一个已结婚，一个有对象。”

吴小明说完后看了我一眼，试探性地问我：“黎阳，你见过徐鸽的男朋友吗？”

我说：“没见过。”

朱浩飞说：“有男朋友咋了？又没有结婚，怕啥？”

杨笑天接着朱浩飞的话，说：“结婚咋了？”

其实，杨笑天已是二婚，小孩已五岁。

朱浩飞没明白杨笑天的话，也不理解杨笑天的过去，脱口而出：“没咋，没咋，结婚后还离婚呢！”

听到这里，吴小明示意我打圆场，我随口说出一句：“公平竞争，公平竞争。”

这样无聊的谈话，每天晚上都会进行，并且每次都会遇到朱浩飞与杨笑天的争吵，而每次争吵又都是我来解围。对此，我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保持沉默，因为我有我的任务，不敢懈怠，我有我的想法，莫谈感情。

吴小明不知道徐鸽有没有男朋友，正在犹豫。可是，程小亮只知道自己没有女朋友，抢先一步，请徐鸽吃饭。吴小明见程小亮与徐鸽在一起，不再犹豫，加入了战斗的行列，要与程小亮公平竞争。

关于徐鸽有没有男朋友的问题，还得请教白大姐。程小亮与吴小明都不约而同地去找白大姐帮忙，而白大姐也乐意效劳，把二人的意思传达给徐鸽。

没想到，徐鸽对白大姐说：“世上的人，天上的星，我心属于北斗星！”

白大姐问徐鸽：“谁是你的北斗星？”

徐鸽摇头不语。

白大姐明白，徐鸽的北斗星既不是程、吴二人，也不是我黎阳。因为，白



大姐从没看见徐鸽与我有什么来往。的确，上课时，徐鸽来得迟，走得早，坐在最前排，而我来得早，走得迟，坐在最后面。课后，徐鸽去自修室，我去图书馆，她去教室，我回宿舍。即使见面，两人从不多言。但是，她知道我的名字，我是她的同班同学。当然，她的名字我也不会忘记，徐鸽与黎阳同样好听好叫好记！

那么，徐鸽的北斗星是谁？谁又是北斗星？程小亮和吴小明都在寻找答案，二人又不约而同地去找马大哥。

马大哥是过来人，明白其中道理，并不多言，只对程、吴二人说了同样的话：“自己想想就会明白。”

马大哥让程、吴二人思考的同时，对我更加关注。他主动找我闲聊，聊着聊着，徐鸽的北斗星被我猜到：不是别人，正是我黎阳。黎阳有“太阳”，程小亮有“月亮”，吴小明既有“太阳”又有“月亮”，但不管是太阳还是月亮，都是天上的星。什么星最亮？北斗星。太阳与月亮哪个更亮？太阳。谁是太阳，正是我黎阳。这女子忒绝！竟敢对我暗送秋波！好！为了礼尚往来，我送她冬瓜，装聋作哑当傻瓜！

马大哥见我无心应战，便去找程、吴二人。恰巧，程小亮又来找马大哥。

马大哥一语挑明：“北斗星最亮，小亮亮不亮？”

程小亮恍然大悟，急忙去找徐鸽。

不料，徐鸽一句话堵回了程小亮：“北斗星最亮，我看你不亮。”

程小亮不服，心想，谁会比我亮？想来想去，他想到吴小明和我黎阳。当然，他知道我一心考研，没时间谈感情，又没见我有什么行动。最后，他把目标对准吴小明。

然而，吴小明在杨笑天的分析下，也把目标对准程小亮。

程、吴二人互把对方当敌人，打起了爱情仗。马大哥与程小亮住一个宿舍，自然成为程小亮的参谋。杨笑天与吴小明住一个寝室，已经成为吴小明的顾问。程小亮来自山西吕梁，吴小明家住宁夏银川，两人一东一西，为个延安女子徐鸽，明争暗斗，频频过招。然而，徐鸽并不为程、吴任何一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

国庆节学校放假，程小亮与吴小明同时回家。我没有理由回家，考研是中心任务。另外，还有一个任务：必须在假期集中时间创作，赚取稿费，实现父亲去北京的愿望。写什么，怎样写，写了往哪里投？就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使我兴奋不已。

“25年，我们一起走过”——纪念《青年文摘》创刊25周年征文比赛。“25年，我们一起走过”。这话说得多亲近，今年我正好25岁，25年，我们共存于世，一起经历。

征文主题有三个，其中“我的青春梦想”，我的经历最有内容，也最有感触。所以，征文主题，我选择“我的青春梦想”。

征文时间：2005年8月1日至10月31日。对我而言，这个时间正好。

奖项设置：个人写作奖：一等奖（2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10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15名），奖金1000元。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特别提示：本次征文不收取任何参赛费和评审费。我的顾虑没有了。

这样的天赐良机，使我全身心投入写作当中。三天之内，我早起晚睡，一心一意，把自个关在专用教室，硬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第四天，我寄出了稿件，等候回音。

这个任务的完成，使我有片刻的轻松，随即打电话告知父亲。在我与父亲通过电话之后，我又想起了恩师。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郝老师对我有恩，节日看望，实在有必要。学生看望老师，如何表达心意，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朱浩飞。

八月十五过中秋，朱浩飞一下子提回宿舍八盒高档礼品。看到这些，我很诧异。

杨笑天感到好笑，便问朱浩飞：“小猪，你这是要干啥？”

于是，朱浩飞讲了一大堆道理，自认为句句是真理。他说：“花点钱送些礼，这不算啥？与老师搞好关系，那才重要呢！我又不傻，有付出就会有回报。老师有啥好处，还能少了我！再说，我也有自己的盘算，送出三分的礼，得到七分的好处，就行！想想，这次也挺划算，9月10日教师节没赶上，10月1日国庆节还没到，唯有9月18日的中秋节在二者之间，去一次，少两次，划算得很！”

我心想，这小子不愧是学数学的，办事都精打细算啊！

杨笑天觉着这小子有点意思，就又问了一句：“你咋买这么多礼？”

朱浩飞列出一长串名单：“赵老师，钱教授，孙主任，李处长……”

听后，杨笑天笑个不停，叹口气：“唉！君子之交淡如水，平平淡淡才是真！”

我没有说话。朱浩飞问我：“黎阳，你买了什么礼？”



我摇头走开，心想，这人实在太俗，把别人都想成他自己了！

后来，朱浩飞只送出了三份礼，自认为这次打错了算盘。

有了这样的见识，有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去恩师家只买了几斤水果，略表心意。

10月5日上午，我接到徐鸽的电话，她约我去打球。这是意料中的事，程小亮和吴小明都回家，她想找个人来陪，我也应该休息，就主动应约。这个女子不简单，并不是为打球而打球，而是来试探我的虚实。

她说：“那天在郝老师的课上，听了你说的话，觉着你不平常。”

我问：“有什么不平常？”

她说：“实在。”

我说：“平淡无奇，不足为怪。”

她说：“平平淡淡才是真。”

她又问：“你和你女朋友为啥分手？”

我反问到：“这个你也感兴趣？”

她没有说话。

我知道，那天我说了我的女朋友已经结婚的事后，别人都笑了，就她没笑，便问一句：“那天你怎么没有笑？”

她只说了一句：“我没有资格笑你。”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我的男朋友跟我分手了。”

我没有再问她原因，而是想到了她的话，便问：“你的北斗星是谁？”

她笑而不语，红着脸，低下头。

我又问：“你是什么星？”

她说：“看星星的人。”

我问：“看到什么星？”

她说：“太阳”。

我问：“在哪里？”

她抬头望着我，我明白她的意思，太阳正是我黎阳。

我没有看她，而是抬头望天，只见一朵乌云遮住了太阳，便说：“只见乌云，不见太阳。”

与她目光相对，她充满渴望，我表现自信。

她问我：“今年考研差多少？”

我说：“英语差三分，总分差四分。”

她说：“英语再增加四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我说：“今年不同去年，年年有变化，明年是高是低，难说！”

她说：“我看你行。”

我说：“竭尽所能。”

她说：“我会为你祝福。”

我说：“幸福自己追求。”

我转身离开，而她没有动。

我走了几步后，听见她喊：“黎阳，太阳。”

我回头看，她正望着天。我抬头望天，只见太阳，不见乌云。此时，我转头朝向她，只见，她正望着我笑。于是，我也朝她笑了笑，转身离开。

我知道徐鸽对我是真心，而我有顾虑：明年考研是其一，家父病危是其二，禀性愚钝是其三，家庭困难是其四，来自农村是其五，等等。正因为我有这么多的顾虑，所以，我不敢主动靠近徐鸽，而是与她保持距离。当然，徐鸽也不会主动靠近我，她怕影响我考研，又怕自己再受伤害。所以，她在等待，等待我考研通过。

国庆长假后，一切又恢复正常。我一心用在考研上，两耳不闻身边事。徐鸽一头扎进书堆里，不理睬程、吴二人。专业课在专用教室上，人少风景不多。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人多风景亮丽，男女组合逐步形成。程小亮比吴小明有胆识，在追不上徐鸽后，主动变换思维，改变策略，跨过专业界限，跃过研究生障碍，广撒网钓大鱼。结果，一天真的有鱼上钩，但不是大鱼，他自我安慰道：有鱼总比没鱼好。吴小明比程小亮更有耐性，一根筋非要追上徐鸽不可，每天打电话八次，发短信八条，并振振有词：八年美利坚诞生，八年中国抗战胜利，八年吴小明追上徐鸽。然而，徐鸽身边并非吴小明一人，别的专业的俊男帅哥也不少，只是徐鸽并不为其所动。

朱浩飞远看油头粉面西装革履，近传父母均为大学教授，因此迷惑了不少女子前来靠近。不过，他还算规矩，对得起家乡的女友。

说到阶梯教室的风景，较为特别的还算白若兰与杨笑天，一个仪表大方，一个风流倜傥，上课坐在一起，课后走到一块，说说笑笑，出出进进，人称“白羊景美！”



马向前不近女色，但懂交际，唱歌跳舞，样样精通，四处活动，八面玲珑，看似个风云人物。

研究生，究竟研究什么？没有几个人懂。但是，研究生都知道自己是研究生。全国的研究生一年多于一年，相当一部分属于“烟酒生”，而真正远离香烟美酒、深入调查研究的研究生没有几个人，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一个权威专家这样讲。

我不是研究生，也不想成为“烟酒生”，我只是想改变现状，只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依然做着我自己。

到了十一月份，我的阵地逐渐发生转移。图书馆人多位少经常占不到座，自修室人来人往不能安心思考。每周专业课不多，课后教室人少，专用教室自然就成为我独自坚守的阵地。

我每天坚持晨练，延河边成为我的常去之处。每周必有一次长跑，我确定的路线为：延安大学至延安干部学院。心情不好时，我总会想起毛主席，踏入枣园，走进杨家岭，漫步延河边，登上宝塔山，朗读他的诗词，学习他的文章，回味他老人家在延安的音容，追忆他老人家在延安的足迹。

偶尔，我也会收到徐鸽的短信，多是鼓励的话。无事时，她从不打电话给我，我也不会主动打电话给她，这样做，只是为了与她保持距离，怕她再受伤害。徐鸽有毅力，耐性好，常常一个人坐在图书馆，翻着一本厚厚的书看。她在等待我，我与她有距离，两人之间少了交流，没了对话。恰好，这又为别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考研网上报名后，需要确认报考信息。就在我去西安确认报考信息时，在火车上遇到了刘美云。刘美云，人如其名，美若天仙，动如浮云。我与她相识，纯属偶然。在火车上，我俩坐对面，她手捧《历年考研英语试题集》，我手拿《最新考研政治模拟题》，都在低头阅读，当听到服务员的叫卖声后，不约而同地抬头看见对方。因此，我们两人有了共同话题，她问我考研政治的最新动态，我问她考研英语的预测题型，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好似遇见了知音。原来，她也是一只脚迈进，也是二度考研，与我报考同一个学校，上课同在一个教室。听后，两人都十分惊奇，她称有缘相会，我叫萍水相逢。到站后，我们同达目的地。办完事后，我们又同返学校。

返校后，刘美云像变了个人似的，视我不见，见我无言，而我却忘不了她那注视我的朦胧眼神和那朝我抿嘴一笑的浅浅酒窝。每周三次公共课，我总能见到她：课前半分钟进教室，独自一个人坐在最前排，没有言语，不见笑容；课后匆匆离去。平时，我见不到她人影，渴望与她沟通，发个短信问候，回信

却只是一句感谢。无形之中，她与我之间有了距离，然而，这种距离不但不产生美，反而伤我至深。直到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约她在自修室门前见面。

见面后，我直切主题，对她说：“我们是同路人，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岂不更好！”

这次，她的眼神不再蒙眬，酒窝直接没有，而是一脸庄重，两眼直视，一字一句地说：“路相同，心相异，你帮不了我，我也助不了你。”说完后，她转身离去。

我木然地呆在那里。

这一幕，恰好被徐鸽看见。我尴尬地望着徐鸽，而她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径自走进自修室。

一天后的晚上，我同时收到两条短信，最后一条被我最先读到：“我们分手吧！很感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度过最难忘的日子，曾经说过今生今世不能没有你，但是我最终都错了，我将会离开你，长痛不如短痛。吸烟有害健康！”短信来自刘美云。我先是疑惑，再是悲伤，最后觉着无聊。

再看最早的一条：“传说今晚阴魂不散，死光又现，愿鬼听到我的呼唤，半夜来到你床前，苍白的脸，幽绿的眼，干枯的手摸着你的脸，说：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哈哈哈！”短信来自徐鸽。我先是吃惊，再是恐怖，最后感到好笑。

读了两条短信，我先是觉着无聊，感到好笑，最后多了思考。灵机一动，把徐鸽发的短信删去最后三个字转发给刘美云，而把刘美云发的短信不加不减转发给徐鸽。

发出两条短信后，我感到意犹未尽，似乎缺少什么内容，又自编一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转发给她们二人。

先回短信的是刘美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她只是把我发给她的内容又回给了我。

看了刘美云的短信后，我收到徐鸽的短信：“同志尚未成功，革命仍须努力。同心同德！”

看了这条短信，使我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不能受伤害，别人也不能受伤害，距考研不到50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想改变现状，要想实现梦想，就得在这50天内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一心为考研，感情莫要谈。

在这之后，每次上公共课，刘美云依然匆匆来匆匆去，坐在最前排，没有言语，不见笑容，慢慢地，我也不再注意她。每次上完专业课后，徐鸽不再急着离开，



而是主动与我聊上几句，多了问候，多了鼓励，时间长了，我也就开始关注起她。

距考研仅有一月时间，我的复习计划也稍作了调整，每周除过正常上课外，保证做英语试题两套、政治试题两套。自己从旧书摊买回《毛泽东选集》四卷，徐鸽帮我从图书馆借到《邓小平文选》三卷，计划每周读两卷。每遇不懂的问题，我会主动向老师请教，徐鸽也会为我积极答疑解惑。平时，徐鸽从不打扰我，但有重要信息时，她一定会告诉我。学校活动中心有什么娱乐活动举行，我一般不参与，但学术报告厅有哪个知名学者来作报告，我一定争着去，徐鸽也会为我提前占个座。

一天晚上，听完报告后，我回到宿舍。

吴小明问我：“黎阳，你喜欢徐鸽吗？”我知道，他看见徐鸽和我坐在一起听报告，心里不愉快才这样问。

我说：“徐鸽既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师妹。她喜欢我与喜欢你一样，你既是她的同学，又是她的师兄，难道你不喜欢她？”

吴小明的顾问杨笑天听了我的话后，插了一句：“爱一个人与喜欢一个人可不一样！”

吴小明听后，对我说：“我爱徐鸽。”

我说：“你有爱她的自由，你去爱她好了。”

站在阳台上，给女朋友打电话的朱浩飞，听到我们的对话后，急忙插话：“老羊，爱一个人与喜欢一个人有什么不一样？”

对此问题，杨笑天发表意见：“爱是抽象的，抽象的爱是要分类的。母爱是伟大的，父爱是高尚的，关爱是宽广的，情爱是庄重的……”

听到“情爱”二字，朱浩飞打断杨笑天的话，忙问：“什么是情爱？”

杨笑天继续说：“情爱不同于爱情，爱情没有性，性在情爱中，爱情的结果是婚姻，婚姻的内容是情爱。喜欢是具体的，具体的喜欢也是要区别对待的。父母喜欢小孩，小孩喜欢小狗，小狗喜欢吃肉，人也喜欢吃肉。”

吴小明插话：“为什么喜欢？”

杨笑天接着说：“小孩被爱，小狗可爱。狗吃肉是本能，人吃肉是需要。”

听了这些，我问杨笑天：“老羊，爱与喜欢的联系是什么？”

杨笑天说：“这正是我要说的。人既有喜欢的需要，又有爱的本能，因为爱，所以想被爱，爱与被爱就是矛盾；因为需要，所以想要，要就是拥有。但是，拥有不等于爱，爱也不在于拥有。爱一个人就想拥有这个人，这不是爱。所以，

喜欢一个人是可以理解的，爱一个人也是很自然的。”

说到这里，杨笑天放了一个屁。他接着说：“爱一个人与放屁一样，都是很自然的，想放就放，想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想在什么地方放就在什么地方放……”

还没等杨笑天说完，朱浩飞就一边用手捂着鼻子跑向阳台，一边气急败坏地乱喊乱叫：“老羊的屁多，屁臭，屁话连天！”

惹得大家笑个不停。因此，杨笑天得了个“雅号”叫：羊屁！朱浩飞也有了“雅号”叫：猪气！吴小明没屁没气，杨笑天叫他：没脾气！朱浩飞见我无号，就叫我：文武起！

圣诞节这天，延安的天空，虽有太阳，但气候寒冷。节日的喜庆并不属于我，我独自一人坐在专用教室学习。不料，一个人闯入了我的生活。我正在专心看书，有人推门而入，问是否可以上自习，我说可以，并没有抬头。

过了一会儿，我抬头见她：黑亮的披肩发，黑色的上衣，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斜上角的座位上。

又过了一会儿，我抬头望去，她仍然一动不动地埋头用功。

一个小小的教室，一前一后，坐着一女一男，不声不响地学习。顿时，我感到了别扭和压抑，并主动打破这里的平静，问了一句：“今天过节还这么用功？”

听到我的所问，她缓缓拧过头，面带微笑，反问我：“你不是也在用功吗？”

说完，她徐徐起身，走到了我的面前。

我轻巧地站起，平望着她，问道：“你读大几？”

她说：“大一。”

此时，我细细端详：她大约一米七，不胖也不瘦，圆圆的脸雪白，小小的眼黑亮。

她注视着我，问道：“你是研究生？”

我说：“正在考研。”

她低下头，眯着我桌上的书。

接下来，她问我问题比较多，对考研很感兴趣。同时，我也渴望有人来交流，对她所问也乐意回答。她一问，我一答，她的态度诚恳，我的言语朴实。最后，她知道了我姓啥名啥，又问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也明白，她活泼开朗，自信自强，名字叫张一秀。



就在她转身要走时，吴小明走进教室。她对我说：“拜拜！”

我说：“再见！”

吴小明看到一个教室一女和一男，又听见“拜拜”和“再见”，似乎明白了什么，笑着走出了教室。

果真，吴小明不仅明白了，而且更聪明，把这一发现当收获立即告知徐鸽。

面对徐鸽，他这样说道：“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太阳已经照亮了别人！”

徐鸽理解其意，没有一句埋怨，也没有一点儿生气。

这样，徐鸽既没给吴小明机会，又没让程小亮看懂，而是依然做着她自己。

不过，在这以后，徐鸽对我更加用心，电话多了，短信多了，只是内容没变，依然是问候和鼓励。我没有在意徐鸽，也没有在意张一秀，只是一心为考研。

2006年的第一天，我送出的祝福不多，收到的祝福不少，既有马大哥、白大姐、老羊、小猪、小亮、小明，又有张一秀、刘美云和徐鸽。节日短信祝福，内容大多雷同，不过，此时三个人的短信有些不同。

张一秀：“新年新思考，我来考考你，心理测试题，好梦带给你。我在你心中是：一天空，二海洋，三森林，四小溪，五跑车，六小屋，七田园，八水果，九白云，十微笑。十个选一个，快快告诉我。”

读了这个短信，我凭着想象回了一条：“空旷山谷，涓涓小溪；清新自然，山不孤寂。”

她回复：“保持自己的那份宁静，是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胆量！”

刘美云：“删除昨天的烦恼，选择今天的快乐，设置明天的幸福，存储永远的爱心，取消世间的仇恨，粘贴美丽的心情，复制醉人的风景。祝你平安！”

我回复：“最苦是等待，最难是相知，最怕是无情，最悔是错过，最美是过程，最渴望是结果，最幸福是真爱。愿你快乐！”

徐鸽：“当我将硬币投进愿望池，一个可爱的精灵问我要许什么愿，我对他说：请帮我好好照顾这个看信息的人，永远别烦恼，永远都开心。新年快乐！”

我把徐鸽发送给我的这条短信又回复给了她。

短信虽短，但内涵丰富：听不到声音，却能读到音容；闻不着气味，却能读出味道；看不见表情，却能读懂内心。新年第一天，三个人的内心，我似乎读懂，的确有些不同。这是三人首次在同一天撞在一起，同时走近了我的生活。说到短信，我又想起了十月中旬收到的那两条短信。

一条来自西安的李霞：“想让你品尝我刚煮好的咖啡，一如品尝我们的友情，可遥远的距离却把简单的愿望拉长。只好让这浓郁的香气携带着长长的思绪，遥遥地问候你，今天还好吗？”

我回复一条：“隔着不远不近的时空，我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你，就像今天的微风偶尔吹落一两片叶子那样随心和自然。有风吹到你时，不要惊慌，那是我给你的问候！”

一条来自西宁的张义：“很怀念那段日子，你在我前面扭捏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低着头。乡亲们见了我们，都夸你：嘿，又漂亮又干净！也夸我：多好的孩子，这么小就出来放猪！”

我给他回复：“最近老有人向我打听你的事，问你的生日、身高、体重、爱好、习惯什么的，问得多了，我心烦，就三言两语打发他走。看他那德行，哪里像是真心实意来买猪！”

短信就是朋友说的话，让朋友感到亲切；短信就是朋友开的玩笑，让朋友有了笑容。

考试日益临近，我从题海战术中解脱出来，调整心态，放松心情。

一天早上，我在长跑途中，遇见张一秀。与我一样，她也有早起跑步和晚睡前写日记的习惯，这是共同点。她的任务是考研，目标在北大，不怕困难、锐意进取，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令我敬佩，给我力量。

在周末，刘美云主动帮我订票。

在去西安赶考的前夕，徐鸽特意为我送行。

我知道，去西安赶考将对我意味着什么，多少人在看着我，什么人在祝福我，谁又在等待着我。所以，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我只能金榜题名，也只有竭尽所能。

就这样，我到了西安，走进考场，又一次为梦想而拼搏。

走出考场，我接到姐的电话。

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回家的长途车。

第十五章

为父分忧

2006年1月16日，我回到了家里。

父亲的病因妹的婚事而加剧。妹叫虹，像彩虹一样，自然而随意地美。上大学时，虹没有谈恋爱，不是不想谈，而是没有让她看上眼的人。虹的择偶标准与众不同：不找脸上没毛白净的，专挑脸上有疤带棱的；不找一本正经说话拐弯的，专挑说点粗话直来直去的；不看学历高低，只看做成啥事；不问家庭富贫，只问个人经历。虹大学毕业，回到了家乡，在一家镇卫生院工作。虹的工作稳定后，她的婚事也就提上了日程。父母看到我的婚事较遥远，而虹的婚事有可能，所以，为了完任务、卸担子，就决定尽早办理虹的婚事。只是，虹对父母有言在先：自个的事自个做主。

虹的工作单位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名叫李健，生的眉清目秀，对工作一丝不苟，只是海拔略低虹五个厘米。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李健是第一个向虹靠近的人。

刚开始，虹没有拒绝李健的献殷勤。李健知道父亲的病情，特意来家看望。父母见了李健，听其言，观其行，认为其有教养，人聪明，很是喜欢。虹每次



回家，父母都会说李健的好话，并问虹有什么想法。对此，虹并不多言。其实，虹对李健只是处于考察阶段，并无深入发展的趋向。由于虹的形象好，气质佳，又是大学毕业，有貌有才，使得围在她身边的男子争先恐后，但真正能让她动心的几乎一个都没有。

一天，一个黑脸大汉因受伤住进医院，由虹护理。虹对待每一位病人都是热情周到，对这个黑脸大汉也不例外。虹注意到，每天有一个中年妇女给他送饭，并且夸虹是个好姑娘。因此，这个黑脸大汉也开始关注起虹，虹也慢慢地对他多了了解。

这个黑脸大汉，名叫牛强，仅大虹一岁，皮肤黝黑，身材魁梧；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寒，只身一人，先闯深圳，后走新疆；走南闯北三年后，回到家乡，欲养牛致富。现在，他家有十头牛，个个膘肥体壮。他从小就没了父亲，与母亲生活在一起，那个送饭的中年妇女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腿伤就是自家的牛所为，据说，牛受惊后踢在他腿上，当时他只知道痛，并未责骂一句。

每次见面，牛强对虹都是憨憨一笑，并说一句：“白衣天使黎虹好！”虹听了这句话后，笑得更甜更美，只是仍然不说一句话。

后来，牛强出院了，虹偶尔也会想起牛强的这句话。

在一个下雪天的午后，牛强来医院找虹，手里拿着一双火红的手套，送给了虹，说是为了感谢，说完就转身离去。

到了圣诞节那天，牛强又来医院找虹。见面后，他仍然是憨憨一笑，并说一句：“白衣天使黎虹好！”虹仍然是甜甜一笑，并不多言。接下来，他对虹说的话很简短，也很诚恳，他说：“我从小喜欢彩虹，既喜欢看彩虹，又喜欢画彩虹。这是我画的彩虹，送给你。”说完后，他把画放在虹的手中。

虹有点纳闷，接过画一看，才知上面画着个人，再细看，是个漂亮的白衣天使，正是黎虹。虹感到很惊奇，问：“是你画的？”

牛强说：“用三个晚上画成的。”

虹觉着不对劲，看着画，脸不由自主地变得通红。

牛强见状，一字一句地告诉虹：“我喜欢你，我能给你幸福。你有时间考虑，我有耐心等待。你考虑好了告诉我，再见！”说完转身离去。

虹一个人傻傻地呆在那里。

正当牛强走出虹的房间时，李健走了进来，手中提着虹的水壶，看到这一幕，不知发生了什么，见虹的手中有张画，望着虹。他放下手中的壶，从虹的手中

缓缓拿过画，一看上面的人正是虹，感到十分惊奇，转头望了牛强远去的背影，问虹：“是他画的？”虹没说话，李健说了一句：“画得不错嘛！”扔下画，径自离去。

于是，医院就有了热闹，人人私下议论：“懒蛤蟆想吃天鹅肉，真是异想天开！”“放牛娃要娶小天使，真是天下奇闻！”“李医生无能！李医生窝囊！”等等。

李健越想越气，忍不住大骂开：“我李健再怎么说是个大学生，人民医生，我五官端正，勤恳工作，我父母是人民教师，也算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凭什么？他算老几？他有什么能耐啊？”

李健喜欢献殷勤，经常为虹提水送饭，虹没办法也就默认。

可是，李健并未对虹直白。再者，李健有个毛病——知识分子的局限性，既缺乏勇气又不正大光明。

一天上班，李健胳膊绷着纱带，说是牛强所为。

第二天，牛强也住进医院，胳膊上一个刀疤。

这样一来，虹在医院有了更大的压力。两个男人为虹拼杀，放牛娃打伤李医生，李医生打伤放牛娃，成何体统，一时弄得风雨满院。这些谣言自然也传到了父母耳中，对此，父亲大怒，大骂虹没眼光。同时，父亲也因此而病情进一步恶化。当虹有了委屈，也从不对人说，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其实，虹更明白牛强的话，因为他的话才是实情。

那天晚上，牛强为牛买饲料回家，独自一人开着农用车。突然，从路旁跳出五个人，拦住牛强的车，其中为头的便是李健。

李健先是大骂：“你小子不看看你是啥东西，懒蛤蟆还想吃天鹅肉？我劝你早些离开虹，否则，老子让你断条腿！”

听了李健的话，牛强并不生气，他说：“我喜欢虹，虹也喜欢我。你喜欢虹，可是虹不喜欢你。离开虹的是你，不是我。”

李健恼怒地说：“你凭啥喜欢虹，你能给她幸福吗？你一个放牛娃，一个农民，你不照照自个是啥货色！”

牛强依然没生气，说道：“我是农民，我是放牛娃，可是我年轻，我有双手。”

李健不能忍耐，大嚷道：“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真不知道你姓啥为老几，给我打，狠狠地打！”

牛强面不改色，冷笑一声：“不要逼我，真打，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

听了牛强这么说，几个人手操家伙，合围向前，向牛强猛扑过来。

只见，牛强猛地闪身，两脚左右开弓，两人已倒下；西来一个，当面一拳，打个狗吃屎；东来一个，飞起一脚，踢个脚朝天。

见状，李健手拿铁棍从牛强身后打来。没想到，牛强早有准备，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李健倒下，顿时，鼻青脸肿，臂伤腿痛。

几个人可怜兮兮地望着牛强，不敢再靠近。

此时，牛强狠狠地抛出几句话：“今天给你颜色，只是轻描淡写。下次再来找碴，我会给你浓墨重彩。狗日的，你给老子听清楚！”说完，自个驾车离去。

第二天，牛强受伤，并非李健所为，而是另有原因。牛强知道，李健与虹在一个医院，李健受伤，肯定会找虹的麻烦，而虹在医院只是个护士，免不了要受气。所以，牛强想去医院找虹谈谈。可是，就在牛强去医院的路上，一个意外发生了。

一个地头蛇带着几个地痞在街上晃荡，一个乡村少妇挑水路过。这帮流氓对这个少妇动了邪念，欲要调戏。只见，水洒一地，桶被踢翻，少妇被地头蛇紧紧抱住，几个地痞淫荡地大笑，而这个少妇挣扎着呼喊：“救命，救命啊！”

牛强听见呼救声，快速跑了过去，大吼一声：“住手！”

几个流氓闻声而止，望着牛强，一齐涌了过来。

开始，牛强还能应付，几人已被放倒在地。可是到了最后，一个流氓手持锋刃扑向牛强，牛强躲闪不及，胳膊被划一刀，鲜血直流。见状，几个流氓各自跑离。

最后，这个少妇把牛强送往医院。

在有了这样的故事后，虹也就提前结束考察期，与李健划清界限，而与牛强开始恋爱。虹喜欢牛强，并不是因为牛强的打架经历，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牛强敢爱敢恨，勤劳上进，正直善良，并且能武能文，粗中有细，有梦想，有胆量。

父母在得知虹与牛强谈恋爱后，心中很不乐意。父母从未见过牛强，也不了解真实的牛强，对他的印象只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只言片语，认为他只是个爱打架的放牛娃，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如果虹与他生活在一起，注定要吃苦受累。而人家李健，大学毕业，人民医生，家庭条件好，父母又是人民教师，如果虹跟了他，生活一定会幸福。

新年过后不久，也即在我回家的前一星期，虹与牛强回家看父母，算是正式见面。

牛强见了父母，少了客套，直切主题，他说：“伯父伯母都是伟大的父母，霞姐中专毕业，阳哥上研究生，虹读大学，真是令人羡慕！我三岁离开我爸，没有兄弟姐妹，我妈靠养牛种田维持生计，养育我成人。由于家贫，我放弃考大学，出外打工三年，有了一些积蓄，回家养牛，照顾我妈。现在，我和我妈养牛十头，种地八亩，计划三年后扩大规模，办个养牛场。我喜欢虹，我有能力给虹幸福。请伯父伯母成全！”

父亲仔细听完牛强的话后，这样问道：“听人说，你很能打架，四五个人都不是你的对手。这是真的吗？”

牛强完全明白父亲所问，不紧不慢地说：“那都是被逼的，其实我也怕，既怕伤了别人，又怕害了自己。我从小养牛，被牛伤了多次，但我从没打过牛一次。我对牛有感情，牛也离不开我。我喜欢虹，虹也喜欢我，我会像对牛一样对待虹。”

牛强的最后一句话，惹笑了站在一旁的母亲。

父亲接着说：“人与牛不一样。”

牛强说：“牛不会说话，但人会说话，人对牛说的话多了，牛就能听懂人的话，关键是，人要有耐心，还要有办法。”

母亲问：“听虹说，你能画画？”

牛强说：“这是业余爱好。我小时候放牛，有空闲，爱看牛，也就画牛，画着画着，也就有了感觉，最后，看见啥就画啥。”

听到这里，虹拿出那幅画给母亲看。平时，母亲也爱画些花草鸟兽什么的，对画多少还是懂一些。

母亲看后，夸牛强画得真像！

牛强的话说完了，父母也就该表态了。

牛强临走时，父亲说：“你们要多交流。”

母亲说：“虹的脾气不好，你要能包容。”

就这样，父母对牛强的印象有了较确切的复原，对虹的选择也给了更多的理解。

在我回家时，虹的婚事已快要促成，只是一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家乡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儿女结婚必须要彩礼。记得去年，父亲在我和李娟的婚事上因彩礼而未能达成一致。而今，虹将要成为别人的新娘时，彩礼自然是个大事。母亲认为虹大学毕业，又有工作，彩礼应高出一般人家，所以要彩礼两万。在彩礼的问题上，父亲没有意见，随母亲心意。对方家，牛强与他母亲二人，



养牛种地没啥收入，两万彩礼是个难题。虹夹在中间，话不好说，很是为难。我虽未成家，但我为大，应尽兄长之责，多为父母分忧，尽快促成妹的婚事。

其实，我所能做的很有限，在发生大的矛盾时，只是从中起个协调作用，让矛盾平稳化解。我见过牛强一面，通过交流，知道此人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我也到过牛强家里，他母亲手巧脚勤，眼明心亮；他养的牛，毛色正，体态实；牛舍清洁干净，草料堆放有序。

面对这个难题，父亲让我来解决。

我找牛强谈话。我问他：“你为啥喜欢虹？”

他说：“当我第一次见到虹时，她的美丽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二次见面，我知道虹是大学生，这使我非常羡慕。再后来，我发现虹的心地善良、知书达理，我有点心动，但没敢多想。可是，在我出院后，见不到虹时，我渴望见到她，想见她的笑容。慢慢地，我就有了喜欢她的想法。有了想法，我就要向她表达。”

我对他说：“虹的缺点很多，毛病也不少，经常惹我爸妈生气，你能受得了。”

他说：“人无完人，谁能没有缺点。虹的缺点，我能包容，她的毛病，我也会指出，帮她改正。这个你放心。”

我说：“只要你与虹好，我爸妈就放心了。”

他问：“现在伯父的病咋样了？”

我说：“情况很不好，你和虹的婚事应尽早办理。”

他沉默不语。

我知道，他在为两万块的彩礼发愁，问他：“你有什么困难吗？”

他说：“没有。”

我很清楚，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必须两个人说了算，遇到问题也要两个人共同面对。所以，我又找虹谈话。

我问她：“虹，你想好了要嫁给牛强？”

她说：“我想好了，只是……”

我问：“只是什么？”

她说：“爸的病一天不如一天，我很担心。牛强家里穷，两万的彩礼，我怕他受不了。”

我问：“你有什么打算？”

她说：“我能有什么打算，两边都为难。”

随后，我把这些情况向父亲做了汇报，父亲问我有啥想法。

我说：“牛强这娃不错，是个有头脑的人，两万彩礼对他家而言，确实有些困难。依我看，咱要看得长远些，重人轻礼。”

父亲问：“你说多少合适？”

我反问：“你说多少合适？”

父亲说：“与别人相比，两万彩礼不算多，但对牛强家来说，的确有些困难。”

我说：“能不能不要礼？”

父亲大骂我：“放屁！不要礼，你媳妇用啥娶？”

我心里明白，有出嫁的新娘，就有娶妻的新郎，谁家都一样，嫁出女儿，娶回媳妇，彩礼只是桥梁。可是，我的未来且遥远，先不去管。

我说：“我娶媳妇不送礼，收礼的我不娶。”

父亲非常生气，狠狠地说：“那你就等着吧！”

父亲不再说话，我又去找母亲。母亲听了我的话后，依然是大骂，骂得比父亲还要凶。我知道，彩礼不能没有，这已成为习惯，唯一的办法，就是少礼。

腊月二十八，牛强和他母亲来家里商量事，我也参与。牛强的母亲，我叫牛姨。牛姨的话，我听得明白，意思是说，牛强和虹的婚事暂时办不了，要等到明年三月份，到时，卖出五头牛，资金就能周转。这样一来，牛强办养牛场的计划就不能实现，同时，父亲的任务就不能完成，母亲的担子也就轻不了。

我找母亲单独谈话，我说：“结两姓之好，不能因为小事而不愉快。钱是一分一分赚来的，不能让虹刚结婚就负债。牛强是个有本事的人，依我看，办养牛场会赚钱，咱不能太难为他，得理解他的难处，支持他办养牛场啊。”

母亲听了我的话后，很无奈地说：“其实，我也不想难为谁，只是你的媳妇还没娶，咱周围人的彩礼都不低，咱也不能叫人说闲话。”

我说：“先把虹的婚事办了，我的媳妇我娶，你不用操心。”

最后，我与母亲达成一致，收彩礼一万，让这事过。

牛强与牛姨走出房间后，我和母亲对父亲说了这一决定。父亲说：“成！我也这样想。”

就这样，父亲向牛姨说了这个决定，收彩礼一万，理解她的难处，支持他办厂。

接下来的事，就是收礼的程序和婚礼的仪式。收礼程序不能少，也就没有少，如期举行。只是婚礼仪式，两家都同意办得简单而有意义。

正月初八，虹和牛强的婚礼正式举行，没落俗套，只在饭店摆了几桌酒席，请了一些亲朋好友。牛强给虹戴上钻戒，虹给牛强系上领带。两人没有拍婚纱照。

牛强用心画了彩虹图：新娘楚楚动人，新郎威风凛凛，两人手牵手肩并肩站在一起，面前是庄园，背景是彩虹，花红草绿，蜂蝶起舞，一只小牛悠闲地吃着青草。就这样，虹成为牛强的新娘。不过，牛强喜欢虹，虹也喜欢牛强，总算没有什么遗憾。因此，父亲要完成的任务少了，母亲肩上的担子也轻了。

行文运笔至此，我不禁要问，父亲要完成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谁给的？母亲肩上的担子到底是什么，有多重？父亲病危，认为自己既不能为老母送终，又不能给儿子完婚。我知道，儿女为父母送终，这是人情世理，从来如此；我也明白，父母给子女完婚，似乎也有道理，人都这样。然而，祖母健在，我未成家，这便是父亲所要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任务。父亲没有完成的任务，自然也就成为母亲的负担。母亲面对病危的父亲，心情格外沉闷，肩上的担子也异常沉重。母亲既不能与父亲长相守，又不能看到我婚姻成，这便是母亲所要卸下而没有卸下的担子。总之，任务没完成也好，担子没卸下也行，这都是父母心中的忧愁。

实际上，我并不这样认为。人各有命，不必强求，人生的路，自己来走。父母把为儿女完婚当任务去完成，这很沉重，也不合理。父母养育子女成人，已是恩深似海，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为子女设计来路，而是创造条件放手让子女自己来走。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恩，自然合乎情理，没有必要也不应以为父母送终为目标，而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都能行。

回到家里，我看到父母忧愁，心里也多了忧愁。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先忘记自己的忧愁，再去排除父母的忧愁。我把自己读研考研的生活告诉了父母，既没夸大自己读研的美好未来前景，也没表现自己考研的悲惨失败后果。的确，一心读研是我的梦想，考研失利是我的忧愁，梦想能否实现，忧愁能否消除，关键在于考研结果。考研之后，最难的事情便是等待结果，这是所有考研人共同面对的。然而，对我而言，等待考研结果，却显得十分重要。等待是痛苦的，一心一意等待更是十分痛苦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等待中多想一些可能的后果，多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并集中心思做一些别的事情。我能做什么呢？督促父亲按时吃药，为父亲热奶量体温，陪父亲说话晒太阳，给父亲理发洗脚，另外，帮母亲挑水放羊，仅此而已！

夜深人静时，我经常看一些自己喜欢看的书，想一些老师讲过的内容，也会在这个时候想起张一秀、刘美云和徐鸽。三个人中，时常有短信的是张一秀，一周一次有问候的是徐鸽，毫无音信的是刘美云。刘美云，这人有点儿怪，在

西安考研时，由于她帮我买车票，我就帮她订房间，她与我同在一个考场，同住一个旅店，同去同回，很是要好。并且，她为考试担忧，我向她祝福，并主动送她好运链，希望她平安。这一切看似很美好。但是，在考试后，她匆忙离去，不见人影，没了消息。

在告诉父母自己读研考研生活的同时，我也向父母说了自己不能实现父亲去北京的心愿的遗憾。那是在国庆放假期间，我一心想获奖的创作在元旦前有了结果，获奖内容不是两千五千，而是一张幸运奖的明信片。这样的结果，使我失望了好久。不过还好，父亲从未对此抱什么希望，只是希望我能做好自己的事情。然而，我又能为父亲做什么呢？就在我想为父亲做点什么的时候，一个难题摆在了我的面前。

还在虹的婚事紧锣密鼓地张罗的时候，也即在正月初三这天，我从姐的婆家回到家里，见到两个女人正与父亲交谈。一问母亲便知，两个女人来家是为说服父亲信神治病。一个与父亲年纪相当，认识父亲；一个大约30多岁，外乡人。因此，我称她们分别为大巫婆和小巫婆。知其善意而来，我以礼相待，而闻其语，纯属一派胡言，说是耶稣转世，传播福音，治病救人。

我问大巫婆：“耶稣是什么时候人？干过什么事情？”

她回答不上来。

我又问小巫婆：“圣诞节是什么时间？《圣经》是什么书？”

她也不懂。

我说：“耶稣是两千年前的圣人，他创立了基督教，圣诞节是他的生日，《圣经》是记录他的言行的书。耶稣是西方人，不是神。与此相同，孔子是中国人，两千多年前的圣人，他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文人墨客都尊他为师，他的言行被其弟子汇编成《论语》。孔子是中国人，不是神。神是人对圣人的崇拜。毛主席是人，我们熟悉的人，‘文革’时有人称他为神，究竟是不是神，你们心里最明白。”

大巫婆和小巫婆见我难以对付，又不约而同地围在父亲身边。

在听了我的话后，父亲对大小巫婆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们的说教，我都明白。我儿刚才说得有理，你们也应该明白。天色已晚，你们明日再走吧。”

母亲对此说教不甚明了，心存恐惧。

见状，我没有客气，礼送二位出门。



不料，第二天又来一位，是个中年男人，我称他为神汉。神汉的说教与昨天来的大小巫婆的说教如出一辙，没有任何新意。对此，我仍然忍让，对其说理，只是让他明白，不要浪费自己时间，影响了父亲的病情。昨天我对巫婆讲历史，今天我又对神汉讲政治。

我说：“你要明白你所加入组织的性质和你所作所为的后果。从古到今，历朝历代，以宗教为工具而图谋不轨的史实很多。咱远的不说，就说近代。150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起事，轰轰烈烈十几年，最后还不是自取灭亡。前几年的法轮功，以李洪志为头目，散布邪教歪说，伤天害理，结果全民讨伐。这些想必你也清楚，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爸要休息，你去忙吧！”

这个神汉死皮赖脸坐着不动。

见状，我没给他好脸看，同时，我也有办法让他走，先是给他发香烟一根，他接了，但人未动。于是，我拿起烧火钳，对着他，不说一句话。最后，这家伙看懂了我的变化，转身就走。

巫婆和神汉的表演使我长了见识，只是父亲的病情仍不见好，令人担忧。

大约过了一周时间，信神治病的说教又来烦人。这次来的不是巫婆神汉，而是一个远亲——父亲的表妹——我的姑姑，40多岁，老实巴交的农民。姑姑家在外县，与我家隔道沟，两家多年从不来往，偶遇婚丧嫁娶能见一面。姑姑是来看望父亲的。父亲见到姑姑很高兴，母亲也很高兴。看到父母高兴，我也高兴。可是，姑姑的话慢慢地有了变化，最后转移到了信神治病上。对此，父亲脸色有了变化，母亲无奈地走开，我有点生气。

我对姑姑说：“前几天，先是来了两个巫婆，后又来了一个神汉，对我爸说的话跟你说的一样。”

姑姑听了我的话后，表情很不自然。

父亲看到姑姑的表情变化，对我直瞪眼。

见状，我主动离开。

姑姑通过列举大量事例，耐心地对父亲说着她的道理，而父亲只是静静地听，并不多说一句话。最后，姑姑说：“信神治病不用花钱，只要信神，神就会保佑你。”

母亲见我走了出来，对我说：“阳阳，你不要惹你爸生气，你也不要对你姑姑无理。”

我对母亲说：“妈，你不用管，我来解决。”

姑姑走后，父亲批评了我，而我完全接受批评。我想，此时此刻，无论是谁，不管什么事，只有一个条件，有利于父亲康复者，欢迎！否则，我会不客气！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五天后，姑姑又来了，另外还带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能说会道，比姑姑强得多。姑姑自认为，上次我们全家对此说教不欢迎，原因在于自己修炼不深功力不够。所以，她这次搬来救兵，想以此说服全家都信神，目的仍然是为父亲治病，一心为父亲着想。这个女人姓啥名啥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穿一件红色外套，因此，我就叫她红巫。红巫饭前向神祷告，也让父亲心中有神，并相信神。

她说：“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吃饭有味，也会多吃一碗饭。”

对此，父亲乐意，母亲高兴，我好奇。这段时间，父亲最让人痛心的事，就是吃饭无味，饭量日减。要是这个红巫真有能耐，让父亲多吃一碗饭，何乐而不为呢。说实在的，我也想瞧瞧这家伙的神通，要么让她现原形滚蛋，要么让我开开眼界。

红巫口中念念有词，我听不懂也看不明白。只见，她端碗吃饭，父亲也开始吃饭。一会儿，她开始吃第二碗时，父亲吃完了第一碗。母亲端来第二碗给父亲时，父亲看见她吃得香甜，而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吃。在她的鼓励下，父亲又端起第二碗饭，刚吃几口，就再也吃不下，而她第二碗已经消灭干净。

看到这些，我有些恼火。这家伙全是胡说八道，骗吃骗喝又骗人，老子要让你滚蛋。我欲要说话，被父亲以眼色制止。

饭后，红巫又用大量事例，来论证信神的万能，她列举身边的例子，说是信神能让哑巴重开口，瞎子见光明。

听到这里，父亲说了一句：“那好，如果你们去盲人院，那拯救的人就多啦，你们的神通也会更有影响。”

姑姑没有说话，红巫继续说：“信神，心中要有神，并相信神。心诚则灵，就看你心诚不诚。”

我问：“怎样叫心诚？”

她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听后，父亲笑了笑。

我实在忍无可忍，说了一句：“胡说八道。”

姑姑瞪了我一眼，父亲没有说话。

接下来，红巫与姑姑坐在一起给父亲唱歌。歌词我能听懂，全是自编自唱，



调子轻松自然。

母亲听到歌声心里烦，就主动走开。

我看见父亲心情不错，也就没有干扰。心想，你吃我一顿饭，你爱唱就唱，只要父亲心情好，我没意见。

过了一会儿，红巫说：“信神治病全家信，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团结力量大，病魔就会真害怕。”

红巫来劝我信神，我问：“咋个信法？”

她说：“破除偶像，立十字架，祷告。”

父亲问：“具体怎样做？”

她说：“这个神是世间的真神，其他神必须清除。家里不能有人物画，包括相片、领袖像、明星照，所有装饰上的图案不能有动物图案，比如龙、凤、雕，有什么活动必须参加，等等。”

我说：“我办不到。”

她说：“你不希望你爸的病好吗？”

听了这句话后，我十分生气，正要反驳又被父亲制止。

父亲说：“要信，就我一个人信。他常不在家，他妈平时忙。”

红巫说：“这咋行？儿子在外上学，不信能理解，嫂子在家，要是不信，这可说不过去。”

所以，红巫去找母亲谈话，想说服母亲信神为父亲治病。母亲本来就心烦，哪有心思信这些，别说参加活动没有时间，就是祷告词都难以记下。红巫劝不动母亲，就示意姑姑说服母亲。

姑姑对母亲一说，母亲就激动，母亲一激动就会出口伤人。

就这样，母亲与姑姑有了第一次正面冲突。为了不让母亲再受伤害，同时，也不想看到父亲多烦恼，我向姑姑下了最后通牒。

我对姑姑说：“姑，你关心我爸，我很感激。可是，你的方式不对，这样做既不能让我爸的病情好转，又不能为我妈排忧解难。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人又老实，而你的思想已被人家完全控制，信神治病全是骗局，人家的真正目的，你并不清楚。我很担心你的处境，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受伤害的只有你自己。你有家庭，你有农活，你这样不辞辛苦，长途跋涉，目的只有一个，全是为我爸的健康着想，这个我爸我妈也都很感激。至于，你所说的那一套，我爸心中全明白，只是我妈糊涂。对此，我爸很为难，不好对你说什么。所以，这些话

只能由我来讲，你一定要明白。”

我说完了，姑姑流着泪走了。

我想，这乱七八糟的事终于可以结束了。

谁能想到，三天后，姑姑又来了，带着一男和一女。男的怪相写在脸上，女的妖气穿在身上，见了这两位，我叫男怪与女妖。其实，姑姑没能听懂我的话，原因在于她信神已傻到家，她说她是受神灵所驱，不得不这样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祖母的默许，祖母在家族中说话仍有分量。

我明白了这些后，没有妥协，没有后退，而是直接去找祖母谈话。我说：“奶奶活了80岁，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吃的盐比我吃的饭多，什么事没经过，什么人没见过，这信神就能治病，你见过？毛主席是伟人，人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称人民万岁，你见过谁活了一万岁。你知道毛主席活了多少岁？”

祖母听后，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又说：“姑姑已是40好几的人了，家有老小，农活又多，为啥就不能安分守己待在家种好地？我爸的病，我比谁都急，我妈比谁都累，这个你明白？”

我说完后，看着祖母。

祖母叹口气，说：“大道理我都懂，不用你给我讲。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姑不知中了啥邪，一根筋弯不过来，让人看着急，没办法，只好由着她了。”

我说：“奶奶，到了你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说完后，我去找父亲。我对父亲说：“我上网做过调查，这样的组织不少，都是利用政府的某些政策失误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来蛊惑人心，扰乱社会，特别是在边远穷地区，活动比较猖獗。”

父亲听后，说了一句：“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我没有能力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你做得对！”

在有了我的调查和谈话，在有了祖母的理解和父亲的支持，我毫不犹豫，直接向男怪女妖下最后通牒，没让他们吃饭就被我轰出门去。对姑姑，我保持了极大的耐心，做了大量的工作，留她住了一宿。另外，父亲对她说理，祖母也劝她醒悟。这件事总算平息。

有了这样的烦恼，为了不再出现更难堪的局面，我对全家规定一条：凡遇陌生人进门，先问其为何来此，若有不利父亲健康者，一概拒之门外。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三月份，天气渐渐回暖，绿色慢慢显现。只是，父亲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小，话也一天比一天少。母亲仍然忙，心也乱。我的考研结



梦在青藏高原

果也快出来了，一根弦绷到了最大程度。

3月3日，我收到刘美云的短信，她考研总分400、英语61，我总分391、英语53。她的总分较高，英语放心；而我的总分还行，英语危险。去年的英语分数线刚好是53，今年是多少，谁知道？因此，我的心更焦、弦更紧。心想，最困难的时候来了，我可准备好？

第十六章

痛失至亲

2006年3月5日，我从家回到学校。在这个时候，我离开家而去学校，原因有这么几点：其一，从考研到现在，在家已近50天，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而父亲病情仍不见有转好的可能；在考研结果出来后，父亲催促我去奔自个的前程；其二，分数线公布，仍需时日，在校一天会有一天收获，可以避免最大程度的损失；其三，家里信息较闭塞，不便沟通，易失机遇。离开家时，母亲流着泪送我到村口。我向母亲保证，等分数线公布后，不论结果好坏，我都会回家一次。

回到学校，一切又变得熟悉起来，独特而美丽的校园风景，亲切而友好的老师同学，一时驱散了我内心的苦闷和忧愁。然而，我更明白自己目前的处境，一切希望的关键，全在英语分数线，分数线公布，需要时间，与其在等待中受此煎熬，不如现在就做些最坏的打算。

去年，考研英语的分数线是53，今年有人预测：不是52就是54，不会差太远。我想，多一分，梦想可实现，计划能完成；少一分，问题较多，困难更大；一分之差，两个天空，两种去向。但是，不管晴空，还是阴云，都是常态，我



必须面对：天晴时，备有雨伞；下雨时，想到晴天。我没有着手调剂，因为我想过调剂，调剂到C类地区，不占地利，专业不好，没有兴趣，没有公费。所以，我决定不调剂，不调剂就要等待。

等待的结果无非有二：一是顺利，梦想继续；二是失利，另择它途。研究生教育的要义，我已接触，并有过思考，真正搞研究，不一定在学校，也不一定非在专业搞。我从头再搞数控机床，只当是谋生赚钱的行当，而在业余，为了兴趣而搞党史研究，岂不更好。有了这样的打算，我没有在等待中浪费时间，而是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中。

我喜欢学习英语，但是，考试结果总令人失望。在分析失败的原因后，我发现自己只是机械地去适应考试，而没有把英语当语言来使用。英语首先是语言，而语言说到底只是工具。人掌握工具，目的只是应用，如果不用，学它何用？所以，我把学英语的目的回归到应用，而不再是应试。我从图书馆借阅英语口语书籍，摘录常用短语和句型，反复操练，学一句，用一句。

同时，我也很珍惜每一次上课的机会，专心听讲，勤记笔记，多问问题。没课时，我会一头扎进图书馆，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书读。当然，人一旦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中，就会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烦恼。

3月15日，阴历是2月16日，这是我此次来校的第十天，也是令我十分困惑的一天。早上醒来，我回忆起昨晚的梦：七人同车不幸遇难，一人先逃离，接着我脱险，其余化为火光，没有了踪影。我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欲解其梦，但终未有果。

上午课间休息，张一秀与我相遇。由于我们两月未曾相见，联系一度中断，此时此地偶遇，彼此都很惊奇。

下午我收到一条短信：明天不能上课，强永宽在台湾。强老师的课我只上过一次，我既非他的弟子，又不曾有来往，收到他的短信，确实有点意外。

一日三餐，马向前、吴小明均伴我左右。平日，三人未有一次同桌共餐的经历。

此次巧合，使我大吃一惊，一日之内，经历如此多的不同，使我颇感费解。对此，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前，我没有急着找寻答案，也没有停驻前进的步伐，而是依然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3月17日这一天，我感到疲惫，无心看书，突然想到一事。此次来校，熟悉的人在知道我的考研成绩后，反映不同，有人为我担忧，有人给我安慰，也有人讽刺我、取笑我。对此，我一概不理睬。

不过,三个人曾使我苦恼,张一秀依旧乐观,刘美云注重实际,徐鸽外表冷漠。三个人都是有意近我者,同时,也是我的关注者。此时此景,三人内心各异,看不清,摸不透;三人感情复杂,剪不断,理还乱。所以,我想看清她们的内心,同时我也想理顺这样的关系,就自编短信一条:“很遗憾!考研英语线 54,我又一次失败了。谢谢你一直以来给我的关心和照顾。我明天回家,望你多保重。后会有期!”同时发给她们三人。

最先响应的是刘美云,她打来电话,表示遗憾,并想办法,提供信息。

第二个响应的是徐鸽,她也打来电话,言语显示庄重严肃,内心流露悲观失望。

一刻钟后,刘美云打来电话,她说刚才上网查到,分数线还没公布。随即,我就把谎说圆:可能是朋友的恶作剧吧。她让我赶快行动,想方设法调剂。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收到张一秀的短信,说是刚才没带手机,问我是否确定,并希望我能坚持。我没有回信。

又过了一个小时,张一秀又打来电话,由于信号不好,听不见对方声音,她再次发短信约我教室见面。见面后,通过交谈,我知道她已生病多天,不忍心看她痛苦,就向她说明,这是刚才一个朋友的恶作剧,让她不要多心。

回到宿舍后,我想结束这个闹剧。给徐鸽打电话不通后,发了短信,说是朋友的恶作剧,结果还要等待。可是,她没给我回信。

我原本想通过这种方式,看看每个人的真心,没想到,我既没看出什么,又人为制造了误会。不过,至少对我而言,三人都是好人。

我仍然隔三天与母亲通一次电话,也依旧来往于图书馆与自修室之间。我是孤独的,也是沉默的。

3月23日,星期四,又是不同的一天。早上醒来,我想跑步,但起不来,昨夜失眠,身心疲惫。上午,强老师的课因有事不能上。九点一刻左右,我去上网,考研国家线仍未公布。直到十一点钟,我又浏览考研信息,这时分数线已公布,恰好与去年相同,英语 53,不多也不少,真乃万幸!于是,我悬在空中的心终于落定。这是对我的考验,我经受住了这一考验,经过一年的曲折求索,我终于看到了这一天。

知道这一消息后,我首先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听后很高兴。同时,我也打算明天回家看望父亲。

在回家之前,我还要做点工作。一是拜望恩师,以表谢意。常言道:受人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在我人生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者是大恩大德。对此，我铭记在心，心存感激。

二是渴望有人相伴，以圆父亲心愿。我打电话给三个人。不料，刘美云在家，张一秀关机，徐鸽挂断电话。我知道徐鸽与我有误会，所以我又给她发了短信。过了一会儿，我收到她的短信，看后有点好笑。她说：等狼真的来了，也就没人会信。其实，我也并非存心骗她，只是在我身处困境之时渴望有人同在。然而，在我回家一小时前才知道，徐鸽在家，张一秀在校。

为了消除误解，我向二人发了短信：“渴望见你一面，实际有点困难。考研上线，家父有病。现在回家，望你珍重！”

徐鸽回信：“先祝贺你成功，再祝愿你一路顺风。在家多陪陪你爸爸，心情好了，病自然也就好得快。”

张一秀打来电话，为我考研上线而高兴，并主动借给我她的学生证。因此，我很感激，回家坐车买了半价票。

没想到，三人在这个时候，却是这般的不同。

2006年3月25日，阴历2月26日，这是我最刻骨铭心的一天。早上，我在西安下火车，头脑不清，身心不宁，不知不觉掉进了陷阱。等我清醒过来，已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三个女人围在我身边，一个穿衣，一个说话，一个收钱，而我光着身子，不见了衣服和行李。之后，我才明白，匆忙离开，可怜身无分文，恼怒受此大辱。不过还好，身上有张银联卡，从银行取出200块，立即搭乘回家的大巴。

在车上，我仍然迷糊，等我头脑再次清醒，车已到村口。

下车时，母亲来接我回家，姐正要坐车离去。

回到家里，我一眼望见，父亲正半靠半坐在炕上，面若骷髅，腿如麻杆，表情十分痛苦。顿时，我泪如泉涌，一切委屈，所有痛苦，全部无言流露。等我平静后，天色已晚。

我向父亲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所有情况，既说到了考研上线的分数，又分析了争取公费的可能。父亲仔细听着，并不说话，只是偶尔挤出一两个字，表明他在听。

我给父亲看了手机上强老师在台湾的短信，目的只是让父亲相信我的未来、为我高兴、别为我担心，因为强老师是学术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功成名就，影响较大，是我学习的楷模、未来事业上的榜样。

同时，我也给父亲看了那个学生证上的照片，意思是说明我的婚姻不遥远、有希望、别为我担心。事实上，谁是我的爱人，谁会成为父亲的儿媳，我也不知道。

然而，张一秀的照片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起了特殊的作用。

我之所以这样想这样做，是因为父亲对我放心不下的心愿，正是我的未来和与我相伴的人。

父亲看了短信和照片，有些放心，有些笑意，缓缓地说出一句：“我不看了。”

我知道父亲有点儿困，同时，由于坐车，我也感到累。

过了一会儿，父亲示意我们去休息。

大姑、二伯都各自离开，母亲陪在父亲身边，我也回房休息。

躺在炕上，我想写日记，刚写下几行，就听见母亲大哭，大姑喊我名子。听到声音，我快速跑了过去。只见，父亲躺在母亲怀里，双眼紧闭，而母亲流泪，大姑乱叫。

见状，我已完全明白，喊一声：“爸……”

就这样，父亲离我而去。

生活中的某些事，往往是在事后才明白。父亲去逝的日子，就是作为儿子的我的遇难日，我的所有遭遇无不在暗示着这一切，当天在往常不会发生的而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的事，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一年当中的南北经历和奇思妙想，无不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民间有个说法，在你至亲的人遇难的前一年里，你都会或多或少地撞见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看来，人生的大智慧并不都在上层建筑那里。

在为父亲守灵时，我写下祭文一篇：

“呜呼吾父，终于恶疾。苦难一生，寿五十七。命短路曲，灾多难大。生于贫家，长在难时。有心图强，无力上进。为梦从军，自强不息。戎马十载，辉煌一时。负重心累，甘愿平淡。立足基层，任劳任怨。廿六春秋，只为民政。群众心声，咱们老黎。一心为公，民称公仆。一意从党，三十有五。吾父虽凡，伟大儿心。养育三子，即霞阳虹。督促学业，费尽心血。言传身教，崇勤尚俭。潜移默化，求真务实。生未图享，死以吾荣。身虽先去，灵则永存。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尚飨！”

送走父亲后，我陪母亲在家待了三天。人死不能复生，活的人还得好好活。我化悲痛为力量，去奔自个的前程。

第十七章

用心恋爱

2006年4月4日，我又回到学校，继续做着自己的梦。

说来也巧，总感觉到什么事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有时间有地点。去年我来延安是第一次，在4月4日，而4月5日是清明；今年我来延安，又在4月4日，而4月5日又是清明，不过这次不是第二次来延安。去年此时，我抱有一线希望，结果考研成绩因“缺三少四”而被拒之门外；今年此时，考研分数落定，分数线与去年相同，英语恰好在线，不上不下，不多不少。去年我离开家时，父亲在医院；今年我回家看望父亲，不料是给父亲送终。另外，去年，我的几次流浪，时间有些怪，4月4日离家到延安，6月4日从延安到西安，9月4日又从西安到延安。流浪是被迫的，地点是不确定的，时间更不是有意设计的。我回过头看，这种巧合确实有点儿意思。

父亲离我而去，母亲给我任务：工作和媳妇自己看着办。这样的任务，我乐意接受，这是给我自由，给我权力。其实，这两者我都已在努力当中。

两周之后，考研复试成绩公布，我位居第二，是公费读研，父亲在天有灵也会为我而感到欣慰。这样，我就可以一心一意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中去了。



在我处境渐好时，三人让我为难。徐鸽接近我的机会多了，张一秀打给我的电话频繁了，刘美云发给我的短信也有内容了。同时，也到了我该做出决定的时候了。在做出决定前，我有意摆了“鸿门宴”，同时邀请她们三人吃饭，并且，特意邀请马向前作陪。

我们五个人走进一家“青春滋味”招牌的餐馆。两男三女纷纷入座，坐我右者张一秀，左边是马大哥，马大哥左边是刘美云，徐鸽坐我对面。三女彼此不知与我什么关系，相互对视，表情不一。张一秀不知徐鸽，徐鸽不知张一秀，张一秀未曾见过刘美云，刘美云也未曾见过张一秀。但是，刘美云知道徐鸽，徐鸽见过刘美云。

见状，我急忙依次做介绍：“同班同学马大哥，考研同路人刘美云，非同门师妹徐鸽，异姓小妹张一秀。”

我介绍完后，刘美云对徐鸽很客气：“你我同在一个教室上课，又同住一栋楼，虽说见过面，但没多交流。以后，你有时间就来我宿舍，741。”

徐鸽笑着点头，并未多言。

我接过服务员手中的菜单，交给了马大哥。

马大哥说：“女士优先”，顺手把菜单放在刘美云面前。

刘美云知道这里的女士不只是她一个，又把菜单推向徐鸽，并说：“你先点。”

徐鸽不好意思先点菜，又把菜单递给张一秀，并说：“小妹先点！”

张一秀听了之后，没有推辞，接过菜单，点了一盘宫保鸡丁。之后，她把菜单递给徐鸽。

徐鸽翻来翻去，好半天才点了一道家常豆腐。

刘美云没点，想把菜单交给马大哥。

我说：“每人点一道自己喜欢吃的菜。”其实，我这话说得有些晚。

刘美云没有看菜单，问服务员：“有没有鱼香肉丝？”

服务员说：“有。”

轮到马大哥点菜，他没犹豫，要了一盘花生米。

我拿到菜单后，问服务员：“已经点了什么菜？”

服务员一一报出，我翻看着菜单：宫保鸡丁14块，家常豆腐6块，鱼香肉丝8块，花生米5块。看完听后，我点了一盘青笋肉片，10块钱。最后，我把菜单交给服务员，并问大家：“喝点什么？”

马大哥说：“咱俩今天就算了，问问女士喝什么？”

徐鸽第一个说：“我不喝。”

接着，刘美云也说：“我也不喝。”

最后，张一秀只好说：“喝茶。”

我对服务员说：“倒茶。”

菜没上桌前。刘美云与马大哥交谈，徐鸽与张一秀聊天，我一边喝茶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

吃饭时，我对大家说：“承蒙各位平日关照，今日吃饭略表心意。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听后，马大哥最先说话：“茶粗饭淡，情浓意浓。”

刘美云接着说：“朋友之间，莫要客套。”

张一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徐鸽平时伶牙俐齿，今日话不多，只是微笑，并不时转青笋肉片到我面前。

菜将吃完时，服务员端上一盆汤，说是赠送。

徐鸽给大家舀汤，第一碗先盛给我。

第二碗她盛给了马大哥。

第三碗她盛给刘美云时，刘美云说：“你坐，我自己来。”

最后一个当然是张一秀自己动手。

临走时，三人走在前，徐鸽在我后，我来结账。

分别时，每个人都要客气一番，只有徐鸽轻声问我：“花了多少钱？”

我说：“花钱你不用管，只要开心就行。”

我又问她：“你今天开心吗？”

她说：“不用你管”，转身离去。

我知道，她在生我的气。

回到宿舍，我陷入了沉思。人生廿六载，感情一片白。高中四年，生而未熟，不值一提。大学三年，曾遇两人：一个叫秀，其貌不扬，争强好胜，男儿在其后，与其交往，开始就是结束；一个叫丽，貌美心善，柔弱实在，与其刚接触，就感厌烦，压根儿没谈。工作一年，遇到赵晴，其貌不丑，才也不浅，虽当作真爱，但好景不长，分手的真正原因：趣味不投、志向不同。去年考研时，三人走进我的生活，与其交往，既不曾靠近，也未能疏远。在为赵晴伤心之后，我也曾想三年不谈感情。时至今日，已有三个年头，感情问题也到了该考虑的时候。鉴于前车之鉴，此次考量，容貌长相可以不计，争强好胜应该排除。通过观察，



三人之中，一心为我着想，有意向我靠近，只有徐鸽一人。徐鸽是看星星的人，我是她最亮的那一颗，她爱我一心一意，我岂能无情无义。所以，我选择徐鸽。

我既然选择徐鸽，就要舍弃其他。刘美云内心难懂，行为不定，不过她的表现我能看懂：成熟老练、富有经验，所以，她只能成为我的朋友；张一秀心太强，有霸气，我喜欢她的性格，但是我不能有这样的女友，所以，我选择她做我的小妹。这样一来，张一秀是我的小妹，我应有距离；刘美云是我的朋友，我需要疏远；徐鸽是我的真爱，我必须靠近。

“五一”放长假，全班同学去富县直罗镇。1935年11月，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这次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我、徐鸽和吴小明三人在“直罗战役烈士纪念碑”前合影留念，徐鸽站在前面，我与吴小明靠后站在她两边，三人来自陕甘宁，无意这般组合，想来只是巧合。吴小明喜欢徐鸽，徐鸽喜欢我，我也喜欢徐鸽，我们的相遇具有历史的必然，就像全国革命大本营最终落脚在西北一样。

其实，我们三个人的战斗从去年就已开始，吴小明一心追徐鸽，徐鸽一心在等我，我一心在备考。现在，我的考研成功，徐鸽高兴，吴小明知趣。

后来，吴小明身后有了一个漂亮的妹妹，他们见了我和徐鸽都很客气，他称我师兄，叫徐鸽师妹。就这样，陕甘宁组合成了陕甘配。当然，这样的组合也有历史的必然，就像西北革命最先起源于陕甘根据地一样。因此，宿舍也就多了关于我的话题。

杨笑天称我和徐鸽才是真正的爱情：相互爱慕，志同道合。然而，杨笑天和白若兰算不算爱情？我曾请教过杨笑天，他做了这样的解释：不是爱情，不是友情，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存在性，又不破坏各自家庭，同时两个人又很快乐。我想，白若兰是杨笑天的红颜知己，应该不会错吧！可是，朱浩飞与其“丈母娘”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能听到朱浩飞站在阳台与人通电话，时而有笑声，时而有哭诉，往往都是一个多小时。心想，这小子如此多情，家乡的女友一定与众不同。后来，我才明白，与朱浩飞通电话的不是他的女友，而是他的“丈母娘”。朱浩飞的“丈母娘”，是朱浩飞的大学老师，一心要许配女儿给朱浩飞。可是，朱浩飞读研究生，他的女友才考大学。不过，朱浩飞难以抵挡“丈母娘”对他的诱惑——感情的投入、金钱的付出、房子让他来住、车子让他来开。当然，

朱浩飞的丈母娘也有她的难处：她只有一个女儿，又与丈夫分居多年；她需要有人给她问候，也需要有人听她倾诉；她想让自己有个依靠，也想让女儿幸福。所以，她和女儿共享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既是她的理想情人，又是女儿的如意郎君。我想，这样的感情有些勉强，但能继续存在，存在的理由：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我选择了徐鸽，徐鸽选择了我，我们的恋爱就这样开始。其实，我与徐鸽开始正式谈恋爱还有个标志。

2006年5月6日，我与徐鸽之间以互发手机短信的形式打响了爱情战的第一枪。

我的第一条短信是：“乌云散去，太阳重现。天空蔚蓝，白鸽未见？”

徐鸽回复的第一条短信是：“天蓝云秀，江山多娇。没有白鸽，岂不更好？”

我的第二条短信是：“浮云多变，秀色难见。唯有和平，向往已久。”

徐鸽回复的第二条短信是：“不要战争，只要和平。人心难料，岂能依靠？”

我的第三条短信是：“放飞白鸽，与日同行。只有和平，没有战争。”

徐鸽回复的第三条短信是：“清晨，白鸽，红日，同行……”

对于徐鸽的最后这条短信，我不解其意，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也就没有立即回复。当然，徐鸽既没有解释，也没有再问。就这样，我们之间保持了三天的沉默。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徐鸽是真心的，徐鸽对我也是真心的，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三天的沉默，是因为我们对感情都很慎重，并且，我们又都在审视着对方、考验着对方、思考着对方。另外，在徐鸽心目中，她对与我有联系的刘美云和张一秀有顾虑。那么，我会不会也对与徐鸽有联系的吴小明和程小亮有顾虑呢？我想我是不会的，朋友与恋人不同，谁能没有几个异性朋友呢？再说，谈恋爱也有成与不成的问题，谁能保证恋爱之后就能结婚呢？当然，自己心中始终要明白，凡与人交往，必以诚相待，在恋爱的问题上，也应如此。

三天之后，我与徐鸽之间有了对话。她说我的脑子很笨，我认为她在故弄玄虚。当然，她不明说，我不瞎猜。

又过了四天，徐鸽主动找我谈话。

她直接问我：“两个人之间什么最重要？”

我说：“信任。”

她又问我：“怎样才能达到信任？”



我说：“沟通从心开始。”

她反问：“你的心在哪里？”

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她：“你的心在哪里？”

她没有回答，我没有再问，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

到了晚上，我又重新思考她的那条短信，似乎明白她的意思，给她编发了一条短信：“清晨，白鸽，红日，同行，黄昏。”

很快，她就给我回复一条：“你太笨，我明白。”

我没有理会她，而是继续回复：“日出同行，谈天说地。聪明的你，有心无心？”

她没有立即给我回复短信，我也没有再给她发送短信。她的意思，我明白，她渴望我们的爱情地久天长。通过什么达到？用心沟通，彼此信任。

当然，我的脑子太笨，一周之后才明白。我编辑的这条短信，意思不难懂：明早与我同行，正式谈情说爱，看你有心无心，看你聪明还是笨？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准时达到校门口，徐鸽却没有出现，打电话给她，她才明白。两人见面后，都说对方很笨。今天是周末，我们一同去枣园。

枣园是革命圣洁之地，我和徐鸽来此谈情说爱，意义非凡。我来自陇东，徐鸽来自陕北，70年前，我们都属于陕甘宁边区，同在林主席的领导下，同在解放军的天空下，这说明我们前世有缘；70年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延安大学，一同学习辉煌的中共历史，一同感受峥嵘的延安岁月，这说明我们今生携手前行的必然。

首先，我们瞻仰了“五大书记”群雕，阅读到领袖群体的音容笑貌，联想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历程，领悟到革命导师的光辉思想，似乎走到了一代伟人的眼前身旁。其次，我们参观了伟人故居，注视着珍贵的历史照片，聆听着导游的动情解说，感受着光辉的革命岁月，仿佛回到了激情燃烧战争年代。最后，我们来到一片绿荫下，开始了今天的重要话题：一是谈坚定如一的选择，二是说志同道合的美好，三是想终生相伴的未来，四是记此时此地的伟大。

临走时，我们心有灵犀，不谋而合，同时想到了这个地方的伟大。我们第二次走进伟人故居，特别是在洛甫和刘英、任弼时和陈宗瑛、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照片前注视良久，思考了很多，并以他们的伟大爱情作为我们的榜样。同时，在“五大书记”群雕前，我们合影留念，使伟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让伟人成为我们爱情的见证。

今天无疑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日子，枣园也无疑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地方。就这样，我和徐鸽开始了正式恋爱。

恋爱是感情交流的过程，也是增进互信的过程。这个过程可长可短，但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和徐鸽所能做的就是：使恋爱与学习同行，使学习与恋爱双丰收。

在有了读研考研的经历后，我更加珍惜一心读研的机会。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40周年，我以此为契机，重点阅读了有关“文革”方面的书籍。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热点难点问题，我总会与徐鸽交流探讨。

一天，我正在教室阅读《我的父亲邓小平》。

徐鸽问我一个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在‘文革’中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问得好，促使我认真思考。我说：“邓开始被打倒、中间被重用、最后又被打倒，这里有个过程，应在变化中分析。”

徐鸽问：“什么过程？谁在变化？”

我说：“当然是‘文革’的整个过程，但还得看得远一些，比如‘文革’前建国后这一段历史，应在这个大背景下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形势在变，大家都在变，但一个人的变化最有影响，这就是毛泽东。”

徐鸽问：“一个人的变化会影响全局的变化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我说：“在党的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值得做比较性研究：一个是延安时期，一个是‘文革’时期。可以说，一个经历大发展，一个遭受大挫折；一个是历史的亮点，一个是历史的污点；一个有辉煌的经验，一个有沉痛的教训。并且，这两个时期都与一个人有关，这就是伟人毛泽东。一个人的中年与晚年、成功与失败，一个党的革命与建设、奋进与挫折，都无不给世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一个人与一个党之间，究竟是谁影响了谁？”

徐鸽问：“你认为是谁影响了谁？”

我说：“应该是相互影响，这是历史的产物。真正要搞懂这个问题，还得做深入的研究。”

徐鸽问：“你认为怎样研究？”

我说：“比较性研究，关键的是研究两者的关系。并且，两者还得有联系，有可比性。”

徐鸽听了我的回答后，问：“你说了这么多，还没有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你说毛泽东与邓小平在‘文革’中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展开讲能写一本书。”

徐鸽不服气我这样回答，气愤地说：“复杂的，你说不清。简单的，你更说不清。你的水平，我知道！”

听了徐鸽抱怨的话，我有了简单的回答，说：“这个问题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字：信任！”

这样的对话，我和徐鸽经常会有。并且，每次都是以严肃提问开始，以诙谐作答结束，在过程中思考，在思考中快乐。

当我和徐鸽快乐的时候，有人会不快乐，是谁？与我有联系的张一秀和刘美云，与徐鸽有联系的吴小明和程小亮。其实，张一秀和刘美云是有意靠近我的人，吴小明和程小亮是最早追求徐鸽的人。但是，不管是有意靠近，还是最早追求，都是每个人的自由，别人有选择我们的自由，我们也有不选择的自由。当然，选择意味着责任，既然选择了这个，就不能选择其他。

我与徐鸽正式恋爱后，尽管有意疏远了刘美云，也主动与张一秀保持了距离。但是，我没有正式告诉刘美云我们是朋友，也没有公开接纳张一秀做我的小妹。受伤害是避免不了的，感情问题就是这个样子。我想，时间能淡化一切，也能医治伤痛。在适当的时候，我必须向她们说明。另外，徐鸽与我恋爱后，尽管程小亮无奈，吴小明嫉妒，但是我们依然是朋友，见面有礼貌，相处能和谐。

然而，我们要懂人际交往的规则。在程小亮与吴小明面前，我和徐鸽应主动保持一定距离，做到言行不暧昧；在张一秀与刘美云面前，徐鸽和我应主动保持一定距离，做到言行不暧昧。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能正确面对，才能真正和谐相处。

这学期的课将要上完，下一学期的课很少，除过正常学习外，应有一些实践活动。白若兰正在找校外兼职代课，为了充实下一学期的生活。我和徐鸽都在考虑，下一学期搞兼职代课，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一方面又可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很快，我们就联系到了一所私立中学，试讲高中语文，如果学生满意，就直接录用。我讲高一语文《祝福》，徐鸽讲高二语文《项链》，一天准备时间，后天上午试讲。这样的机会很好，就看我们如何把握。

回到学校后，我们一心投入到试讲工作的准备当中。由于我们既没有站讲台的经验，也没有给学生讲课的先例，所以，除过认真备课外，还得反复模拟演练。

一天之内，我和徐鸽在教室反复操练，确保试讲成功、学生满意、学校录用。

当我试讲《祝福》时，徐鸽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评委，认真听讲，诚恳批评；当徐鸽试讲《项链》时，我既当她的学生，又当她的评委，指出问题，提出建议。我们一起分析，共同探讨，既要考虑到学生的听课习惯，又要把握好教师的讲课节奏，既注意到了发音口型、穿着打扮，又想象到了板书内容、提问方式。

到了学校，我和徐鸽同时走进不同的教室，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站讲台。面对好奇的学生和陌生的老师，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先前准备好的东西完全忘记，该讲的内容没有讲明白，不该讲的内容又说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所说不是所指，致使学生听课乏味，老师颇感失望。当我走出教室时，脸红心跳，悔恨无比，对不起学生，对不起老师。令我想不到的是，徐鸽与我一样惨败。就这样，我们一同经历，一同失败。

后来，我们分析这次试讲失败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没有经验。当然，经验不是天生的，而是经历后才有的，没有经历失败，如何面对成功，成功与失败只是生活的常态，我们没有理由不正确面对。另外，我们所讲内容不是我们所学，不占优势。所以，我们没有失望，没有退却，而是充满自信，继续前行。

我们又联系了另一所中学，主动提出讲授历史或政治。很快，我们就有了试讲的机会，我讲初三历史，徐鸽讲初二政治。在经历了上次的失败后，这次我们没有紧张，发挥较好，学生满意，老师肯定。这样，我们就有了校外兼职代课的机会。当然，我们必须始终明白，校外代课是次，专业学习是主，两者需要兼顾，但要分清轻重。

今年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似乎感觉到自己最近两年的经历就是走过的长征。其实，我有必要写下这段不平常的经历，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做个总结，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也是兴趣所在，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并渴望从中获得一些经济效益。当然，这个任务应在假期完成，不应占用正常的学习时间。

在回家前，我就不能不做一些创作方面的准备。创作靠阅历，也靠灵感。我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也有创作的强烈欲望，但不知有没有灵感？我对文学非常热爱，也写过许多心情文字，但不知能不能写长篇？我时常读历史名人的传记，也喜欢看生活哲理的散文，但不知会不会编小说？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进了图书馆。凡是与文学创作有关的书，我都看，不管是什么体裁。在回家之前，我先后看了《古今文学名篇》、《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等书籍与《写作》、《小说选刊》、《小说评论》等期刊，并特意借了老舍的作品，准备带回家看。



回家之前，我去了一趟青海。青海有我往日的回忆和辛酸，也有我的户口关系和学籍档案。辞职考研后，我一直处于漂泊状态，各种关系无处安放，直至今日，才算正式落脚。这次青海之行，我就是去办理各种关系至延安，也可以说，是去与青海作最后的告别。同时，我也想不虚此行，希望能对创作有些帮助。

来到青海西宁，我不能不面对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青高厂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青高厂的人是陌生的，也是熟悉的。我没有在此停留较长时间，在办完事后，我特意见了张师傅和张义，并请他们吃饭。人是感情动物，需要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一笑泯恩仇。此行是顺利的，各种关系很快办成；此行也是无奈的，压根儿没联系上赵晴。

7月下旬，我回到家里。一切是平静的，也是不平静的，平静的是环境，不平静的是心绪，父亲不在了，母亲很孤单。在创作之外，陪伴母亲就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万事开头难，创作不轻松。要想写下文字，就得心中有内容。通过回忆往事，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写下的文字才逐渐多了起来。回过头，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感觉很美妙。想着，写着，修改着，似乎思路变得清晰，创作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我在长征路上。

当然，创作不会一路坦途，时而文思如泉涌，时而头脑一片白，时而一天成万字，时而数日一两行。每当写作状态不佳时，我决不硬着头皮写，而是立即停下来，要么翻阅个人日记信件，要么研读老舍经典作品，要么在院子散步沉思，要么与徐鸽短信聊天。

在家的时候，我时常想念徐鸽。与徐鸽恋爱时间本来就短，中间又隔了这么长的假期。7月31日，正好是农历7月初7，这是中国人的情人节。当然，我也没有忘记与徐鸽通电话缠绵。母亲听到我们的通话，猜到我已交上女朋友，心里高兴，问这问那。对此，我也就告诉母亲一些关于徐鸽的事情，并主动给母亲看了徐鸽的照片。

母亲每天都很忙，养兔养鸡养羊，喂猪喂狗喂猫，田里干活，家里做饭。看见母亲辛苦劳累，自己却帮不上忙。一天，村里来人收购生猪，我想到了为母亲减负。伏天养猪难，不吃食光拉稀，想卖又没个好价钱。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380块钱出售。听母亲说，这头猪是2月买的，花了90块钱。这样算来，母亲养猪5个月，即使不算饲料和人力，也没有赚300块钱。然而，

自己去一趟青海就花费了400块钱。想想，母亲多不容易！因此，我更加用心创作，不仅要写出水平，而且要见效益。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总能想起父亲。我的创作主要围绕事业、感情、家庭三个方面，其中家庭方面重点写的就是父亲。父亲对我成长影响较大，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我继承了他的优点，也在逐步摆脱他的缺点。其实，父亲的最大缺点就是：过于谨慎，过于低调。当然，这与父亲的经历有关，凡是经历“文革”的人，都会有这方面的不足。

姐是“文革”后出生的人，算是比较幸福的一代。我在家的这些日子里，姐常回家来看我。其实，我不在家时，姐每周都回家看母亲。姐认为她是老大，应当照顾母亲。姐很善良，也很有责任心，本应属于我做的事情，她都主动做了，并且做得很好。当然，我也有一个好姐夫，他对我们这个家尽心尽力，贡献不小。妹和妹夫刚结婚不久，也时常回家看望母亲。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母亲不再感到孤独，我也能在一心上学。

在家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平淡。我白天帮母亲干点农活、陪母亲说一说话，晚上收看新闻联播、专心写作、静静地思考。创作虽说是我的业余爱好，但也要用心去做，一旦开始做某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从开始创作，至此共29天，我写下了8万多字，全部是用手写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起码是开了一个好头。开学了，我的创作就不能再继续，计划再用两个假期彻底完成，因为新的学期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

第十八章

学以致用

2006年8月下旬，我回到学校。这一学期的主要任务是：刻苦钻研党史专业，上好老师的每一节课，讲好学生的每一堂课，维持好与徐鸽的恋爱关系，争取各方面都有较大进步。

8月29日，我第一次给学生讲课，一天之内，进了四个教室，讲了四节课，辛苦不用多说，快乐写在脸上。由于备课充分，教态端正，学生满意，我很高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校外兼职代课，我的任务不重，一次四节，一周两次，课前认真备课，课堂充分发挥，课后不留学校，学习不会影响，收入一周120，能力提高很重要。同样，徐鸽的任务也不重，收入还行。我们上课一同前去，课后一同返回，共同经历，共同快乐。

我们的专业课每周只有两次，一次两个小时，专心听讲，认真笔记，任务很快完成，不过，还得用心学习，自觉钻研问题。除过应完成的任务外，我给自己制定了本学期的学习计划：



第一条：重点阅读《延安十三年简史》、《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世界执政党兴衰史鉴》，计划六周完成；

第二条：对比阅读《毛泽东传》、《蒋介石传》、《毛泽东与蒋介石》、《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怎样选择了毛泽东》，计划五周完成；

第三条：系统阅读《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计划四周完成；

第四条：大意阅读《马克思传》、《西行漫记》、《戈尔巴乔夫之迷》，计划三周完成；

第五条：关注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学习时报》，每周两次，每份必读；

第六条：每天坚持早起晨练，睡前写日记；

第七条：上列前四条逐条逐步保质保量完成，保证阅读每一本书都做笔记；上列第五条是学习的习惯，必须长期坚持；上列第六条是实施计划的健康保证和任务督察；本计划从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实施。

当然，我有我的计划，学校有学校的规定。郝仁义是我的导师，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与西部大开发”。我对党的历史很感兴趣，也对党的现实问题很关注。导师认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党史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更主要是通过研究过去，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作为宝贵财富，从中获得启迪和教育，以便更好地把握现在，更清醒地预见和开辟未来。我赞成导师的观点，导师也赞成我的计划，并提出要求，这一学期打好专业基础，下一学期参与课题研究。

其实，导师的作用很有限，研究生学习关键靠自觉。我有自觉学习的习惯，也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知有没有做学问的悟性？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实施我的学习计划。

我的学习不同于一般人，学习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早晨和晚上经常待在自修室；对于同一个问题，同时会看几本不同的书；对于不同的观点，总会做笔记，并写下思考的文字；有了思考，总会主动找徐鸽交流，也会与老师同学探讨。

一次上课时，我向老师提出一个关于上海市委书记被立案审查的问题。这是社会热点问题，被称为“政坛大地震”。由此，我联系到十年前北京市委书

记被“双规”的问题，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也没有客观评价我的看法，只是说这个问题不一般，很敏感。对此，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政治是权力角逐的游戏，沉浮升迁不是个人所能为。当然，我也知道一条原则：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任何问题都可以自由思考和探讨，但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到处乱讲。我是一个研究人员，但我还是一名党员。我很想知道党的昨天，但也非常关注党的今天和明天。

在给學生讲课时，我可以充分发挥我的所学，但也没有忘记学生的需要。他们的学习负担很重，学校对他们的要求很严，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很高。他们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知识的需求是一方面，身心的健康是一方面。作为一名教师，我对他们的需求比较了解，对他们的健康也十分关注。所以，我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点：上课认真听讲，争取课堂消化。当然，我自己也有要求：尽量讲得生动，深入浅出，多给鼓励，少些批评。尽管我只是一个教历史课的兼职教师，但是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都是相同的，这一点必须牢记，对学生负责、对学校负责、对学生的父母负责。

在学习之余，我会专门抽出一些时间，发展与徐鸽的恋爱关系。平时，我们都很忙，既要钻研专业知识，又要备课讲课改作业。到了周末，特别是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去爬山。面对大自然，特别是留下昔日伟人们足迹的地方，我们会一边追忆他们的事迹，一边讨论熟悉的话题。对于延安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或者毛主席在此写了什么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或者领袖们的家庭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婚姻问题会不会影响革命事业？等等。我与徐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谈恋爱的，或许这就是志同道合的好处吧。

但是，我与徐鸽的恋爱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恋爱的过程就是相互了解的过程，在相互了解中，我们发现了彼此的缺点和不足。徐鸽认为我对她不专一，我认为她对我不理解。

这一学期，我有了一个小师妹，她叫王圆圆，活泼可爱。由于同跟一个导师，我们经常见面会。在一次参加学术活动时，她主动与我坐在一起，对什么都感兴趣，喜欢问我问题，有说有笑的。这一幕，让徐鸽看见了，很不高兴，吃醋。另外，还有张一秀和刘美云，虽说我与她们主动保持了距离，但她们见了我还是很热情。所以，徐鸽找我别扭，认为我对她不专一。

当然，我认为，任何人都需要朋友，不管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有朋友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但是，朋友和情人还是有区别的，朋友就是朋友，情人就是情人。我绝对不会以对待情人的方式对待朋友，也绝对不会以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情人。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情人就是正在与你谈恋爱的人，也是可能与你结婚的人。徐鸽是与我谈恋爱的人，也是可能与我结婚的人，我对她不同于朋友，我可以与她接吻、拥抱、手拉手，但是我不会这样对待朋友。

这学期，徐鸽也有了一个师兄，他叫李方丹，与她来自同一个地方，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徐鸽也有吴小明和程小亮，尽管大家是同班同学，但毕竟他们追求过徐鸽。徐鸽认为我对她不专一，我没有认为她对我专一，因为我知道任何人都需要朋友，只要相互爱的人心中始终有对方就行。当然，在恋爱中的男女总会有这样的反映，我理解徐鸽的这一反映。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徐鸽的脾气很坏。有时，不知何因，不知何事，她会暴跳如雷，大发脾气，使人惊恐不已；有时，不知何因，不知何事，她会泪流满面，号啕大哭，使人惶恐不安；有时，不知何因，不知何事，她会静静地看书，不说一句话，不理任何人。这些现象，我以前听人说过，但未能亲眼见到，直到与她交往之后，才慢慢地认识到。后来，我对她的这一现象，向有关方面咨询，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是曾经受到过刺激。再后来，我与她深入交谈，知道她的童年是不幸的，家庭不幸是主要的，并且贫穷始终伴随着她。

徐鸽的父亲是陕北人，从小就没了父母，与比他大很多的哥哥生活在一起，时常受到非人的对待。徐鸽的母亲是关中人，姐妹十多个，从小就被送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关爱。她的父母都是苦命的人，两个苦命的人走在一起，产生了更多苦命的人。在她之前就已有了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她是在父母的打闹中来到人世的。她不受这个家庭的欢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她被她的父母认为是多余。在她一岁时，父母离婚，她被遗弃，一个好心的大娘收养了她。这位大娘现在 60 多岁，与她相依为命。她能上学，并且上到研究生，全靠这位大娘。

这位大娘，徐鸽不叫娘，而叫义娘。徐鸽，义娘不叫女子，而叫鸽子。鸽子与义娘的故事，很使人感动。鸽子从小就聪明，学习不用别人督促，平时也很少用功，但每次考试都是优秀，这让义娘很有面子。义娘的老伴死得早，她也没有儿女，能收养鸽子，她认为是前世修来的福。鸽子孝敬义娘，义娘疼爱鸽子，她们的生活过得清贫而快乐。为了让鸽子求学上进，义娘养猪、种菜、卖水果，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鸽子很懂事，上初中时就独自上街卖菜，上大

学时干过家教、搞过推销。鸽子大学毕业，找工作不理想，在义娘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考上了研究生，成为她们村子的第一个研究生。鸽子也很争气，读研是公费，搞兼职赚到了生活费，这让义娘感到非常自豪。这些经历，塑造了徐鸽自立自强的一面，也注定了她自我封闭的一面。

在大学四年内，徐鸽没有谈过恋爱，不是没有人追求她，而是她总在拒绝别人，哪怕是善意的帮助，她也从来不接受。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孤独和沉默。她不善交际，不与人沟通，几乎没有知心朋友。同学谈恋爱，她认为无聊；舍友爱打扮，她嗤之以鼻；朋友搞聚会，她从不参与。在老师眼里，她是个好学生，学习始终是最好的。或许，这就是穷苦人家子弟的一般现象：从小自立，从来封闭。

不过，我也算是生在穷苦人家，从小就干农活，一心求学上进，但是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有父母的关爱，有姐妹的相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经历，就会有怎样的未来，有些经历是被迫的，有些经历是自选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历，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我与徐鸽相同的经历，就是求学上进的努力，不同的只是家庭环境。

在恋爱的问题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有谁对不起谁。我选择了徐鸽，就是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舍友认为我不该选择徐鸽，因为我比她强，应该选择更好的，起码是个健康的人。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清楚我的选择，我坚信我的选择。人是可以改变的，过去的经历塑造了现在的人生，现在的选择必定会改变未来的人生，让现在的选择在理想的轨道上航行，就会没有到达不了的彼岸。我不会放弃我的选择，我爱徐鸽，我会改变徐鸽。

徐鸽经历过恋爱的失败。与她来自同一地方，从小学到高中做了八年的同桌，始终在默默地注视着她。她不理睬人家，却伤到了自己。由于后来的巨大差距，拉开了彼此间的距离，相互爱恋着，相互伤害着。直到有一天，两人受伤到不能再受伤时，分手就成为了必然，因为这也是一种解脱。

经历过失败的人，最懂得珍惜，但是徐鸽似乎不大懂得。徐鸽与我谈恋爱，她应珍惜，因为我珍惜。可是，她对我不理解，自从她认为我对她不专一后，就以冷漠、封闭、逃避来对待，一次两次能忍耐，三次五次让人烦。我同情她的不幸遭遇，我也理解她的不稳定情绪，但是，我不能接受她对我的这种方式。

一天，在给学生上完课后，我主动去找徐鸽，她仍然不理我。这次，我没有给她好脸看，就在大街上，与她大吵了起来。



“凭什么这样对我，凭什么我的真情换不回你的真心？”

“你不要再来找我，我们不会有结果的。”

“为什么？为什么不会有结果？”

“原因你清楚，不用我多说。”

“我不清楚，你说明白。”

“自己去想。”

“想什么？”

“想想你在枣园说过的话。”

“我说什么了？”

“问你自己？”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句？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爱你，我选择你，我没有改变，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不是有人要做你的女朋友吗？”

“谁？”

“你不知道，还是装傻？”

“别人说什么，那是别人的自由，我管不住。我还是那句话，我爱你，我选择你，我不会改变，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我不配做你的女朋友。”

“谁配做我的女朋友？”

“你的小师妹。”

“王圆圆？”

“她年轻，漂亮，活泼，条件好。”

“你不年轻，你不漂亮？”

“我的心很老，我的条件没有她好。”

“条件好不好，由自己来创造。我不认为你老，我不会让你老。”

徐鸽没再继续说，而是开始流眼泪。我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只是存在一些误解而已。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在大街上，顿时，行人不存在，万物停止了运行。

从那一天吵架后，我更加用心照顾徐鸽。徐鸽比别人更需要关怀，更需要温暖，更需要爱。我不是她的父亲，但能给她父亲般的关怀；我不是她的母亲，但能给她母亲样的温暖；我不是她的哥哥姐姐，但能给她最纯真的爱。我们每

天都见面，上课同去同回，吃饭在一起，学习不分开，形影不离。当然，她的缺点，我会指出，并帮她改正。她需要改变，只是要由我来推动。

这学期开学以来，大家只有在每周四的课堂上能照个面，上完课后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马大哥依然潇洒，社交活动频繁，左右逢源，找他帮忙的人多，他也从来不会烦。白大姐依然忙碌，兼职代课政、史、地，虽说身体有些疲惫，但是收入非常可观。程小亮平时不多见，偶尔在饭馆能碰见，身边有美女陪伴，吃肉喝酒很随便。吴小明稳坐图书馆，时常能看见，桌上的书多而乱，茶杯放在一边，发呆的样子很好看。朱浩飞一心在考博，起早贪黑，行路匆匆，快节奏生活。杨笑天还是老样子，睡觉时间长，吃饭较积极，看书很认真。我和徐鸽打成一片，有共同的渴望，有共同的需求，一同经历，一同进步。

虽然，这学期的课很少，我和徐鸽都搞兼职代课，但是，我们没有忘记，钻研专业始终是首要任务。对我而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学习计划总能照常进行。11月底，我的学习计划已进行到：前两条计划按时完成，写下了三大本读书笔记，第三条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第五条计划能够办到，第六条计划基本执行。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看书不宜多，要精，要思考，要有思考的文字，要与人交流思考的文字。徐鸽学习很自觉，也很用功，记忆力好，几乎是过目不忘。但是，她没有主见，缺乏应有的鉴别力。搞研究，做学问，不但要能看懂别人的文字，是什么，哪里来，而且也要有自己的思考，为什么，怎么办？

在忙自个事情的同时，我没有忘记参加集体活动。一个人只有融入集体当中，才能很好地成长、更快地进步。对于我们而言，集体活动不是太多，并且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学术报告，我和徐鸽一般都会积极参加。除此而外，我们不是在为学生上课，就是在图书馆学习，在无形中脱离了集体，生活过得简单而平静。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应。只是，徐鸽不能有这样的生活，她一直以来就生活在孤独和沉默当中，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自立自强而又自我封闭，并且情绪常常会有大的波动。作为她的男朋友，我有责任使她改变，使她不再自我封闭，不再出现大的情绪波动，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样子。对此，我能做什么呢？我想，还是引导她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我对跳舞不感兴趣，也就从来没有参与。马大哥是跳舞的行家，每在周末，他总会光临校园舞会，也曾邀请我们同去。以前不去，或许会有各种借口，可是现在不去，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为了徐鸽，我主动去找马大哥，向他学习跳舞。



马大哥样样精通，既能成功扮演任何角色，又能随意出入不同场合，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他教我跳舞，热情而诚恳，而我不大适应环境，脑子又笨，学习没有多大进步。

直到三周后，我才逐渐找到了感觉，步伐对头，能跟上节奏。在学会跳舞之后，我就立即找徐鸽演练，先是在没人的地方，再在校园角落，最后才进入舞场。徐鸽也是从开始的害羞、别扭、急躁，逐步到适应、随心、放松，我们两人配合较好。

周末跳舞的人多，有同性消遣的，有异性欢快的，也有临时派对的。马大哥人缘好，舞伴不少，漂亮姑娘都乐意跟他跳。在跳完一曲后，我退出了舞场，马大哥主动邀请徐鸽。徐鸽虽不自在，但难以拒绝，也就又一次下了舞池。

没有想到，王圆圆也在舞场，她见我一个人，就主动向我伸出手，没有多想，我就跟她手拉手跳起了舞。王圆圆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跳舞很在行，人又长得漂亮，成了舞池中最耀眼的一个，我也跟着她沾了不少光。跳着跳着，我想起了徐鸽跟我上次的闹，是不是王圆圆真的有意向我靠。于是，我开始了寻找，马大哥退出舞场，徐鸽已不见了踪影。我知道徐鸽肯定是看见了我们的欢笑，我也就明白了她肯定是又一次犯了病。

不出我所料，徐鸽真的犯了病，并且这次病得很严重。一连几天，她都不搭理我，不开手机，不见人影，无法靠近，无法解释。她的这个样子，使我很担心，今天是这样，明天会怎样？割腕，跳楼，投河？

我在思考，我与徐鸽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在谈恋爱，大家也都这样认为，既然是谈恋爱，就有谈的过程，也就有谈成谈不成的问题，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是不是我该放手？我为什么选择了她，而不是别人？我是在谈恋爱，还是在照顾病人？我究竟是爱她，还是同情她？选择是责任，选择了就不能放弃。可是，我的选择对不对，错了能不能改，怎样改？

与徐鸽“冷战”了一周后，在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后，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处理我和徐鸽的关系上。这天晚上，我主动约徐鸽在校园的广场上，我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

首先，我谈了自己的问题。我说：“人生活在人的周围，相互影响是正常的事情。我影响着你，你影响着我，影响是无意识的，有好也有坏；我被人议论，人被我议论，议论是无目的的，有褒也有贬。只是，影响也好，议论也罢，都不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明白自己对别人的影响，认为是对的，就记在心中，勇往直前；清楚别人对自己的议论，认为是错的，就当耳旁风，

永不退却。”

徐鸽只是在听，并不多言。

我继续说：“一个人的长相俊丑、出身贵贱，不是个人所为，而是自然天成。对于婚姻，我的追求是自由与和谐，思想能自由，相处会和谐。对于感情，我的追求是尊重与信任，充分的尊重，十分的信任。对于友情，我的追求是理解与支持，相互能理解，彼此会支持。”

徐鸽还是没有说话，只是在认真听。

我的心比较静，话说得就稳。我说：“我的背景靠山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看家本领只有读书、思考，为了思考干点工作，有了思考写下文字。所以，我的人生态度就是思考，生存为了思考，发展为了思考，不思考，生不如死。”

听到这里，徐鸽说话了。她说：“你给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说：“好让你能对我多些了解，少些问题。”

她说：“什么问题？”

我说：“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先不要打断。”

她没有再说话，我开始说她的问题。我说：“我们正式交往，已有半年时间，你使我的生活多彩，我因你而内涵丰富。不过，我对你比较了解，你的优点突出——自立、实在、上进，缺点明显——敏感、冷漠、脆弱。当然，人无完人，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我喜欢你的优点，也珍惜你的优点，能容忍你的缺点，并试图改变你的缺点。”

她说：“你就没有缺点？”

我说：“一个优点很多的人，往往他的缺点也很多。我认真对待感情，一再告诫自己：要大度，要忍耐，要宽容。”

她说：“你不要太难为自己，我们还是分手吧，我对不起你。”

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对不起谁，只有谁不珍惜谁。”

话说到这里，我们都保持了沉默。我想，分手不是不可以，只是不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的关系不能就这样结束。

我说：“分手可以，但要解决问题。”

她说：“解决什么问题？”

我说：“给我个理由。”

她说：“没有理由，不想对不起你。”

我知道，她心中仍然有我，只是嘴上不说。我也知道，她的敏感、冷漠、

脆弱，都是因为她的自我封闭，源自于她的家庭经历。为了使她向好的方面转变，我只好将计就计。

我说：“要分手，行！只是有一个问题你要多想，70年前的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产生了哪些好的影响？我们不做恋人，但还是同学，想好了告诉我。”

我没有看清徐鸽的表情变化，她也没有说话，离我而去。

就这样，我把时间留给她，把空间给自己，彼此思考问题，要分要合，从长计议。这样做的目的，只为两者关系健康向前发展。

三天后，徐鸽主动来找我。

她说：“你的那个问题，我想明白了。70年前的西安事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各种力量的推动，这种力量来自于正义，来自于人民，推动的方式不得已才采取了‘逼’，但是推动的结果是好的，对民族有利，人民不会忘记。”

听了徐鸽的分析，我认为她理解了西安事变的问题，但是看不出她是否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我说：“你对这个问题把握得比较准，你对自己的问题是否真的明白？”

她说：“你的心思我明白，不就是你做的对吗？”

我说：“我做的对，你能理解，我很高兴。”

她不说话了，我反问她的：“现在还分手吗？”

她说：“便宜死你！”

她说完，转身离去。

就这样，我和徐鸽没有分手，而是继续牵手前行，只是她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发了工资，我特意给徐鸽买了一个娃娃熊，样子很可爱，毛茸茸的，她非常喜欢，并让我起个名。起什么名呢？想来想去，叫延宝，好听又有意义。此后，延宝就成为我们之间谈论的话题，比如，在她生气的时候，就去打延宝，延宝也不会不高兴；在她高兴的时候，就去亲延宝，延宝也不会不欢迎。

老师过生日，我和徐鸽同去。参加的人比较多，又都是熟悉的人。老师知道我们的关系，表示赞同，并当众向我们祝福。这一点让徐鸽感到自豪，因为在场的还有王圆圆，这无疑是给了她极大地鼓舞。对于王圆圆有没有追求我，我不得而知，也没有太在意。后来，我发现王圆圆对我有些不同，没有了先前的热情和顽皮。从这一点来说，她可能真的有过这样的念头。

在周末的时候，我与徐鸽一起跳舞，只要我们高兴，没有人会打扰。有时，我们会去看一场露天电影，不管什么内容，要的只是这种情调。有时，我们也会一起逛商场，买一些平时不会买的东西，像情人梅、喜之郎、优乐美之类，要的只是一种心情。

在2007年的元旦这一天，我收到了徐鸽的一条短信：“香烟爱上火柴，就注定被伤害，不要轻易说爱，许下的承诺就是欠下的债。老鼠对猫说：我爱你！猫说：你走开！当老鼠流着泪走开时，谁知猫也流了一滴泪。其实，有一种爱叫放弃。如果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那我永远都不会哭，因为我怕失去你。一只风筝，一辈子只会为一根线冒险。女人善变的是脸，男人善变的是心。在爱的世界里，没有谁对不起谁，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谁绑不住我的心，就不要说我花心。叶子的离开，是因为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我永远都是你的插曲，但我会用我的双手为你弹出最动人的旋律。问世间情为何物？佛曰：废物！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这样的短信有些意思，不知她为何要这般。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凭着想象给她编辑一条：“香烟与火柴，两厢情愿，俱损俱荣。爱与不爱，既是自然，又是自由，无所谓债。老鼠爱上猫，狼爱上羊，童话中的故事，不同类不同心，何来爱情？泪与便一样，自然流露，不在流与不流，而在流多流少。风筝的存在是因为线的牵引，线的意义就在于风筝的存在。男人变心是因为女人变脸，女人变脸是因为女人不懂男人的心，变与不变，两个人说了算。爱与不爱，都要懂得珍惜。知心朋友，人生伴侣，花心存在没有理由。叶子随风飘落，风洒脱！叶落自然归根，叶伟大！旋律动人，因为我心为你而动。问世间情为何物？我不是情种。我孤单，想一个人我会更孤单，因为感情需要交流。来得自然，去得从容。”

在互发短信之后，我特意邀请徐鸽吃饭，这是新年的第一天，我想有个全新的开始。其实，我们互发短信的内容，是对感情问题的思考，也是对彼此心灵的表白。只是，徐鸽流露伤感，缺乏自信。我明白，要想改变一个人真的很难，徐鸽依然很敏感、很脆弱。一旦开始做某一件事情，就不要轻易放弃，必须坚持到底。我要改变徐鸽的想法不会变，只是需要耐心、自信和时间。

元旦之后，时间过得飞快。我的学习计划基本实现，本学期的任务基本完成。

假期的任务没有别的，还是搞业余写作。前面写了八万字，在此基础上，我又开始了回忆、写作和思考。在家的日子是单调的，我除过晚上一心写作之外，要么陪着母亲，要么想念徐鸽，没有一点儿节日的喜庆。

第十九章

实地调研

新的学期开始后，除过继续在校外兼职代课外，我的学习生活都在围着导师转。经过认真学习，导师认为我可以参与他的课题。其实，我能做的非常有限，不是翻阅书籍查资料，就是整理笔记敲文字。我不喜欢这些工作，但也没有办法，这是唯一可以向导师学习的地方。不过，导师的研究成果我可以共享，他的书我可以读，他的笔记我可以看。

在向导师学习的过程中，我开始了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生必须能写文章，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写文章不是轻松的事情，写什么，怎样写，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经历着这样的事情，也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学习历史，关注现实，历史与现实之间有何联系？导师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与西部大开发，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感兴趣，也对西部大开发的问题很关注，如何找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是我即将要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年代，从世界各地，从祖国四面八方，人们把视线投向一地，人们不顾生死来到这里，这里不是北平，也不是南京，而是延安。延安有什么？没有亭台楼阁，不见小桥流水，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来这里干什么？他



们来了，他们又走了，他们干成了什么？中国革命胜利了，从延安到北京，他们拥有全中国。延安是圣地，延安有真理，延安留下了财富——延安精神。延安在祖国的西部，西部是中国的未来，中国是世界的未来。延安精神曾是中国苏醒的标志，也将注定是中国崛起的力量。所以，延安精神与中国崛起，就成了我的写作主题。

在写文章的同时，教学实践也开始了，这是我们必须有的一个学习环节。教学实践要求：为大学生上课，老师指导，自个讲授，时间一个月。我的任务是：为大二学生讲授“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我有站讲台的经验，也有对这门课的钻研，教学实践就相对较轻松。我的教态端正，知识丰富，形象好，人随和，学生比较欢迎。因此，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我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我受到了尊重，生活多彩而丰富。

在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个是张一秀的好朋友，我叫不上她的名字，但她对我相当关注。她知道我与张一秀的交往，也清楚我与徐鸽的恋爱关系。她把对我的了解告知张一秀，张一秀主动来找我交流。自从我与徐鸽走近后，张一秀没有再来找过我，只是偶尔发个短信问候。可以说，我与张一秀的关系，正在时间中淡化和陌生。然而，正因为我的这个学生，使我在张一秀的记忆中重新出现。

张一秀是个有目标并为目标不懈奋斗的人，她考北大研究生的目标没有变，并一直为此而努力。我不能使她受伤害，她也不能再受伤害。借此机会，我们谈了很多问题。她对我很信任，说了她的父母对她的爱，又说她的男友对她的情。她善解人意，理解我的选择，也乐意做我的小妹。从此，我们就以兄妹相待，我的快乐她同享，她的忧愁我分担，她叫我哥，我叫她妹。

我理顺了与张一秀的关系，但是没有处理好与徐鸽的关系。徐鸽又与我大闹了一次，这次不是因为男女关系，而是一个不能再小的问题。

周末了，我们想着放松心情，相约周日早上去爬山。结果，周日早上，我六点准时到达校门口，没有看见她，又没带手机，等了五分钟后，就独自去爬山了。

等我回到教室后，才发现她的来电和短信。她说我没等她，我说我等了。她说她爬山了，我说我没见。她对我理解，向我发脾气，我忍了，这样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她没有就此到头，而是胡拉乱扯，说我没有良心，对她不好，又哭又闹。见状，我只能离开，等她平静。

一个小时后，我回到教室。不见人影，只见横七竖八的桌椅和被她撕碎扔

在地的书本，只是我的手机仍在桌上。对此，我很吃惊，想打电话问个究竟。一翻手机，没了她的电话号码，也没了与她有联系的亲友的电话号码。于是，我拨了她的电话，关机。我纳闷，我不解，我伤心，这是为什么？这个女人究竟想干啥？

到了晚上，我通过各种方式与她取得了联系，相约在校园的和平路解决问题。经过多次折腾，自己感到心累神伤，的确也有解脱的意思。她是受害者，也在经历痛苦，也想到了放弃。但是，我们都不想就这样轻易结束。所以，为了摆脱苦海，为了寻找出路，我想到了一种办法：过渡。一月时间，分合随缘；一月当中，彼此不联系，各过各的生活；一月后，看情况，再解决。这样的过渡，是给彼此时间和机会，如果有缘就继续走下去，如果无缘就各自走开。

第二天，徐鸽主动来找我，她说她删掉手机号码的原因，只是因为我的手机上仍然有刘美云。所以，她以此为借口，违背“过渡”的约定。当然，这些问题必须向她解释清楚，否则输了我也会抬不起头。不错，我不仅与刘美云有联系，而且与张一秀有来往，这是事实。可是，我与徐鸽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后，就主动与她们有了距离，尽管张一秀是我的小妹。

说来也怪，徐鸽变化很快，从无理打闹到温柔体贴，从蛮不讲理到善解人意，从死气沉沉到活泼开朗，我不知道她的这些变化为何会发生，又为何在此时发生？

又过了一天，我与徐鸽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在吃饭的过程中，通过摇色子玩耍时，我发现她的问题依然存在：霸道、无理、不信任、不懂忍让。所以，我还是坚持一月过渡期不变。当然，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建国后提前结束了过渡期，历史证明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感情问题也一样，该有的过渡期就必须有，否则，就会出现大问题。可是，我一提过渡问题，她就坚决要分手。就这样，我们的关系继续僵持着。

又过了三天，徐鸽主动提出要与我分手，原因是我的善变和花心。当然，善变并非我本意，只是客观情况所为；花心并不存在，只是我与刘美云没有明确关系。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我必须与刘美云说明白。然而，徐鸽的不理解使我很被动，只好暂时求得妥协，不提过渡问题，与她和好如初。

有时，我会想，人为什么要恋爱，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生育？两个人的快乐与两个人的痛苦究竟哪个更多？没有婚姻的生活与有婚姻的生活究竟哪个更好？我究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人过，还是两个人过？恋爱中

的我对徐鸽该负什么责？我们的恋爱会不会有结果？我很矛盾，也很困惑。我没想要更多的快乐，也没想有太多的痛苦，只是想过个平静的生活。徐鸽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痛苦，但更多的是不安，我该怎么办？

徐鸽很可怜，我同情；与她谈恋爱，我很累；想和她分手，我太难，究竟我该怎么办？拿得起，放得下，为什么我就放不下？我爱她，她爱我；我同情她，她需要我；究竟是我爱她多，还是同情她多？究竟是她更爱我，还是更需要我？人世间，多少事，从来说不清？不为名，不图利，只为情困。在今生，问来世，相遇就是缘。一个字，道尽千古愁，几人懂？不为别的，就为缘，我要与徐鸽长相守。从今起，我们不分离，哪怕沧海变桑田。

刘美云，不用我多说，她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没有等，没有痛，就与老外在一起。我可以不与她联系，也可以拒绝与她联系，只是留存彼此的点滴回忆。

2007年5月14日，我特意用毛笔写下“永远”两个字，送给了徐鸽。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没有忘记，一年前的今天就是我们伟大爱情的开始。另外，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忘记，枣园永远成为我们心中的圣地。

到了6月份，我的事情比较多，任务比较重，责任也比较大。校外兼职代课即将结束，初三学生面临会考，复习指导决不可马虎；学位英语考试即将来临，全力以赴，决不能功亏一篑；学位论文开题在即，充分准备，决不能粗心大意。另外，前面写的学术文章，修改完善后，尽早发表，有个学术研讨会，被选中就不用掏版面费。在事情多、任务重、责任大的时候，一定不能乱了自己，累坏了自己。

一月后，我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只是结果不可知。我解放了，也被累坏了，最终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徐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她的确有了改变，我很感动，也很高兴。

在有了片刻宁静之后，我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一年后我将去哪里？此时此刻，是令人伤感的。师兄师姐毕业了，将走向社会，有的高兴，有的失望，有的迷茫。一个师兄很有实力，考上中央党校的博士研究生，令人羡慕不已。一个师姐无处可去，回了原单位，当会计。另外，也有考上公务员的、志愿当村官的、凭关系进党校的。当然，工作是最终目的，每个人必须面对，不管是刚进校门的，还是已经毕业的，不管是正在读研的，还是考上博研的。

朱浩飞与吴小明考博失败后，继续努力，准备来年再战。我和徐鸽同在一个学校，同学一个专业，同时毕业，面对找工作，的确是个大问题。对此，不管别人怎样认为，自己始终要明白：好工作没有，可以再找！好女人错过，哪里去找？

也许，别人的工作会找导师帮忙，但导师没有义务帮学生找工作。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是有联系的，不要想着不付出代价就能捡个便宜。在找工作的问题上，我与导师之间应保持距离，不靠近、不疏远、不依靠，但要保持师生关系，不惹是非、不损其名、不占其利。这是做人的基本前提，也是处世的基本道德。

不过，我的工作问题先不考虑，业余创作还得继续，这是当务之急。这个假期，我不打算回家，一个心思用来创作，争取能有一个完整的结局。去年暑假开始写作，有了8万字的成果；今年寒假，又写了6万字；这个暑假继续努力，有望完成20万字的初稿。

徐鸽没有急着回家，而是陪我过了一星期。她代课赚了钱，买了二手笔记本。我喜欢看电影，更喜欢与她看电影。通过看电影，我们的距离逐步缩小，我的创作有了灵感，这是很重要的收获。我们先后看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天下无贼》、《手机》、《孔雀》、《英雄》，并且，有些电影我会反复看，看它的故事情节，看它的文字对白。电影是艺术，文学是艺术，艺术的东西，我都喜欢，这就是个性。

徐鸽回家之后，我就全身心投入到创作当中。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一旦投入到一件事当中，就会忘记周围的一切。因此，我也就没有了想念徐鸽的烦恼。围绕长征主题，我的写作从2004年年底进行到了2006年年底，一切都是顺利的，一切也都是熟悉的，因为这都是自个的经历。不过，总字数没有达到预期的20万，只有18万，全是手写的，厚厚的两大本，很有成就感。

开学后，校园多了新面孔，我们成了老大，这是最后一学年，工作将是头等大事。业余创作的事情，不得已又要暂时放一放。没有再搞校外兼职代课，调研、搜集资料、写作学位论文将是本学期的中心任务。

我的角色转换比较快，适应能力也比较强，从业余创作的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学位论文的静心思考，没有任何勉强和为难，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每天除过吃饭、休息，我就待在图书馆，徐鸽不在身边，喝水杯没有带，只有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围绕一个主题，任一本书由我看，翻阅着，思考着，写着。可以说，这是写作学位论文之前的知识梳理阶段。



当然，搞研究不能总待在图书馆，还要有调查研究的实践，这便是学位论文写作之前的调研阶段。学位论文题目已定，不是别的，就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以延安时期与“文革”时期的对比为中心的考察。这个题目与导师的研究方向不一致，但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也就坚持了下来。关于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研究，延安大学比较有权威，专家学者比较多，藏书也比较丰富，这为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关于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书籍或成果我已拥有，从文学、影视、歌曲等方面的作品中也有了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但是，我还是想按原定计划去调研，先去延安，凡是与毛泽东有联系的地方，我都打算去；再去北京，北大、清华、人民大学以及各大书店，将是我要去的地方。

国庆节放假，徐鸽回家看义娘，我与她同去。义娘勤劳善良，热情诚恳，见到我很高兴。她不是徐鸽的亲娘，但她对徐鸽比亲娘还要亲。徐鸽也不是她的亲闺女，但徐鸽对她比亲闺女还要亲。义娘令我尊敬，徐鸽令我同情，她们的故事使我很感动。徐鸽的老家在延安的子长县，是革命先烈谢子长的故乡，也是瓦窑堡会议召开的地方，所以我的调研就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第二天，我独自上路了，徐鸽没有与我同行。瓦窑堡在党的历史上是个红点，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中共中央就在此地，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创办了抗日红军大学；组织了东征。另外，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伟大诗篇《沁园春·雪》就是在此期间成就。

接下来，我去了志丹县。1936年7月，中共中央从瓦窑堡转移到了保安县。保安县就是现在的志丹县，是革命先烈刘志丹的故乡。在此，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胜利；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埃德加·斯诺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现在，仍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等人在此居住过的石窑洞和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原貌。另外，永远留在世人脑海中的毛泽东“红星照”，就是埃德加·斯诺在此地为毛泽东拍摄。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此后，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再往后，就是东渡黄河，进行大决战，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此，我的调研范围只限于在延安的十年。对我来说，延安是比较熟悉的，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枣园，我曾去过多次；伟人故居、会议遗址、各级机关的原貌、各类学校的遗迹，我

曾亲自考察；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文艺座谈会、党的七大，我曾集中思考；整风运动、军民大生产、民主选举、参政议政，我曾专题研究；黄克功事件、马锡五式审判、访问边区的代表团、领袖人物的家庭生活，我曾特别关注。另外，为了增强感性认识，我亲自去了洛川县的洛川会议旧址、安塞县的边区二次党代会旧址和“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南泥湾。

对于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在延安的著作，我熟读到可以背诵；边区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领袖人物的著作选集，我了解了它的基本内容；《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我基本上通览了一遍。当然，这些还不够，阅读特别是研究性地阅读，必须是带着问题去阅读。我做到了这一点，并写下了五大本笔记，有摘录的文字，也有思考的内容。

在延安调研的过程中，我得知我的文章被入选，可以去北京参加会议，时间在11月上旬。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在北京的调研活动与参加会议放在一起，同时这也为我节省了不少，不管是精力、时间，还是经济上的付出。另外，我在网上填报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徐鸽与我同步，这是考虑到毕业后两人的去向问题。当然，我能去北京，徐鸽不能去，这很遗憾。

北京是我梦想中的天堂和向往已久的地方，能以参加会议的方式第一次到北京，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和激动。其实，我的文章我并不太满意，只是我比别人有勇气，别人不敢投，认为是在北京举行会议，我投了，结果就选中。不过，这也与我的选题有关系，西部大开发—延安精神—中国大发展，延安很有影响力。会议主题是中共历史研究与中国科学发展，会议地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吃住有固定地方，费用有调研经费，这使我相当满意。参加会议，我很轻松，一切都是按照程序走。只是，我能聆听到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十分荣幸。会议期间，与会人员集体去了八达岭长城，游玩、赏景、交友，十分有趣。

当然，我来北京不光是参加会议，还有论文写作的调研任务。会议之后，我首先去了北京大学，并特意走进北大图书馆，翻阅以前不曾见到的报刊，复印了大量资料。同时，我也去了未名湖畔，感受北大校园的风光奇特和文化底蕴。在此，整整占用了我一天时间。

第二天，我去了清华大学、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党校，同样有收获，买到了理想的书，复印了大量资料，见到了正在党校读博的师兄，并在此留宿一晚。的确，北京很迷人，但我不能迷恋，没有多少时间，经济上也

不宽裕。就这样，明天我就打算回延安。

回延安的火车晚上出发，我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充分利用。于是，我最先来到天安门广场，并特意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伟大领袖的遗容。走在天安门广场，让人无意中总能想起“红色的海洋”，百万红卫兵的呼喊“万岁”和毛主席的大手一挥。这个广场留下了多少回忆，悲壮的，感动的，邪恶的，高尚的，丑陋的，美丽的……

此后，我游逛了西单商场，漫步在王府井大街，没有目的，随心所欲，想着应该为徐鸽带点什么，“奥运福娃”映入我的眼帘，就是它。

坐上回延安的火车，我的思绪开始流动。此行，我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认识的朋友较多，搜集的资料还不错，这是最大的收获，我很高兴。同时，我在想，此行是在北京参加会议，不知有没有可能在北京工作，我和徐鸽报考国家公务员，目标定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会在北京看奥运，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可是，距考试只有一月时间，该看的书没有看，该做的题没有做，实现目标谈何容易。徐鸽一心在复习，不知有没有希望？我们的未来，必须从现在开始规划，尽一切可能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在一起共同生活。

说到生活，我想起我们的关系。从正式交往，也就是从谈恋爱开始，至今已有一年半时间，我想更进一步，不光是亲吻、拥抱、手拉手，还要有实质性的内容，开始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曾经，我向她多次提起这个问题，她不同意，因为信任和时间的原因。不过，我理解她拒绝的原因，也明白自己要求的问题，只是自个的经历，特别是在延安的第一次，另外，还有周围的环境。看看周围，大学校园的性行为、网络世界的性表现、影视作品的性追求，无不使人有冲动。当然，我爱她，一心一意，脚踏实地；她也爱我，始终不渝，无人能替。

第二十章

共同生活

回到延安，徐鸽的遭遇，使我大吃一惊，义娘离开了人世。我在北京的日子里，义娘突然发生脑溢血，不幸病逝，徐鸽很伤心，但也没有办法。义娘是徐鸽的唯一亲人，如果义娘不在，徐鸽该怎么办？

此时，徐鸽特别需要我的关怀，我也能做到这一点，尽可能地给她温暖。既然报考了国家公务员，就要一心一意地备考，只有这样，为一件事情而忘我投入时，才能更有效地减轻悲伤。我所能做的就是，引导徐鸽把注意力转移到备考当中。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一起经历，并肩奋斗。我们坐在一起看书，同时做套题，相互评比，看谁得分高，有问题共同探讨，有认识共同分享。可是，一旦停了下来，徐鸽就会伤感，流眼泪。我给她拥抱，给她温暖，给她抚慰，使她认识到我就是她的亲人，最亲的人，不会与她分开，永远都在一起。我想，时间能淡化一切，也能医治伤痛，只要我把徐鸽当亲人对待，她也把我当成她的亲人，她的苦难记忆就会慢慢地消失。

时间很快到了12月上旬，我和徐鸽同时从延安去西安，为公务员的梦想而战。可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问题，住两个房间还是一个房间？我尊重她的



选择，就要一个房间，不会有非分之想。就这样，我们同在一个房间，她睡床上，我睡沙发，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考完试的当天，我们没有急着回延安，而是在一起又住了一晚。这一晚，我们没有再安分守己，而是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因为相互都有这方面的需要，来得猛，过得快，印象深。当然，我会时刻牢记，徐鸽给我的不只是她的身体，还有她的灵魂，我会注意到各方面，使她的心灵不再受伤害。这样一来，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在西安参加考试不是我们的主要内容。

的确，从考场下来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觉着任何一道题都会做，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和徐鸽也一样，还有 20 道题没做完。对此，我们没有灰心丧气，毕竟这是共同面对的一次经历，并且开始了在一起的生活，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就这样，我和徐鸽的命运连在一起，共同找工作 and 在一起生活，成了我们踏上新的征程的主题。

从西安回到延安后，我和徐鸽的主要任务就是写作学位论文，这也是我们这学期的主要任务，必须按时完成。同时，我们从学校搬出，住进了杨家岭，一心写作学位论文，一起开始同居生活。或许，别人不能理解我们，但我们能相互理解，就行。当然，这样做的后果，也有了不同的一面，向大家公开宣布，我们爱得深、爱得真、爱得彻底。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人会再来干扰我们的生活，我们也就能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情。

写作学位论文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一事不认真。我把平时读书所做的十大本笔记、从图书馆借来的一大堆图书和调研所得的大量资料全搬回了住地，再加上徐鸽写论文所需要的各种图书资料，我们的爱巢成了浪漫书屋——亲密无间，书不离手。不过，在论文写作的问题上，我们事先有约定：共同探讨、互不干涉，相互推动、独立完成。

徐鸽的论文主题与我的完全不同，但是都有与延安相关的内容，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凡是遇到熟悉的话题，我们总是会共同探讨。关于毛主席在延安写文章的话题，我们有了极大的兴趣。

我说：“毛主席为革命读书，为革命写文章，光在延安时期，写下的文章就多达百篇。”

她说：“何止百篇，编进《毛选》的就有百篇，还不算书信、指示、电报，等等。”

我说：“文章不在多，要管用。”

她说：“怎样才叫管用？”

我说：“毛主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为问题而做，因解决问题而管用，比如《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

她说：“这些都是长篇大论，究竟是怎样写成的呢？”

我说：“经历多次失败，经过长期思考，来自于实践，有先进理论，长期练笔，废寝忘食，责任心，使命感，等等。”

她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我说：“真是了不起啊！”

她说：“伟人就是伟人，不是常人所能比。”

我说：“伟人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呢？”

她说：“绝对不是你这种材料做成的。”

我说：“生不逢时，要是早生 70 年，肯定会成为英雄。”

她说：“那倒未必，洪秀全成不了孙中山，孙中山也成不了毛泽东，你没有三头六臂，只能是你自己，这是历史的安排。”

我说：“时势造了英雄，伟人应时而生。没有广阔的历史舞台，再有能耐也成不了龙。”

她说：“有了历史舞台，没有多大能耐，也不会成为英雄。”

我说：“历史上只有一个秦始皇，历史上也只有一个毛泽东。历史需要什么样的人物，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只有选择与被选择、影响与被影响。”

她说：“怎样选择，怎样影响？”

我说：“历史舞台的需要，历史人物的条件，两者必须对应，选择就成立。一旦选择了，就会有影响，分不开，说不清。不过，影响有大小，选择有对错，选错了，可以再选，不会停下来。”

她说：“你选择了我，后悔了，再选？”

我说：“理论上是一样，实践中说不上。”

她说：“说不上？”

我说：“历史问题可以探讨，感情问题有些复杂。”

她说：“我不会放过你，等着瞧！”

我说：“现在就让你瞧，看我的……”

说着，我紧紧地抱住她，先是一阵热吻，再一起大笑，最后开始了嬉闹……写文章有个结构问题，只要框架立起来，其他问题就容易了。在这个问题

上，我和徐鸽各干各的。说实在的，徐鸽有令我敬佩的地方，她能够面对现实，静下心来做一件事情。义娘去世对她的打击不小，但她敢于面对现实，很快就平静了。她的写作有了较大进展，论文的框架已经立起，思路也比较明晰，就看怎样表达了。

经过一周的修改完善，我的论文框架基本形成，包括：建党后的14年，中共与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延安时期，毛泽东与中共（毛泽东影响了中共）；建国后“文革”前，毛泽东与中共（中共影响了毛泽东）；“文革”时期，毛泽东与中共（相互影响、彼此选择）；“文革”后，一个时代结束，新的选择开始。并且，在每一时期，都没有脱离国际社会的大背景，比如“二战”和“冷战”。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历史阶段划分，具体问题还要做更深入的分析，比如两个时期的联系、表现、特征，等等。

在搬出学校后，我和徐鸽的生活过得单调而平静，每天除过看书、思考、写作之外，就是吃饭、睡觉、胡闹，没有人介入，没有人影响，不知校园事，不见老同学，几乎与世隔绝，近似世外桃源。在我们一心忙自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老同学已经开始行动。吴小明和朱浩飞继续考博，马大哥活动更繁忙，白大姐四处赶招聘会，程小亮从来见不到人，只是杨笑天依然平静——吃饭、睡觉、看书。我和徐鸽没有为此而紧张，我们有我们的计划，本学期完成论文初稿写作，下学期开始一心找工作。

2008年的第一天如约而至，我和徐鸽没有忘记放松心情，一同去爬清凉山。“试问神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这座山我们爬过多次，唯有这一次，让人感慨万千！今年此时在这里，我们在一起，明年今天在何处，和谁？学生时代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将是我们的路。走向哪里，干什么，和谁？这将是我们在新的年里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登上清凉山后，我和徐鸽又走了很长的路，携手同行，没有目的，顺着一条路，一直走到头。

下山之后，徐鸽主动请我吃饭。一盘榆林大烩菜，两大碗延安小米饭，三瓶金黄河啤酒，两人面对，全部干掉！这一天，我们没有学习，而是彻底放松。

晚上，我们在电脑上看电影，《投名状》和《色·戒》，都是来自互联网。第一部电影让人看了感动，我们为此而热烈讨论。第二部电影让人看了惶恐，我们为此而保持沉默，因为这是所谓的未删除版，色得一塌糊涂，超出了常人的视觉感受。不过，我们还算轻松，能够接受，有故事，有内涵，这是生活。

若在两人世界之前，看到这一切，或许会有些乱，但在两人世界之后，关注这场面，就成了生活情趣。我们是什么？夫妻，对不对？在同居，没登记。法律是什么？规定的是秩序。同居是什么？无法律依据，社会能接受。我和徐鸽的关系应有法律上的认同，尽管只是在形式上走一走，实际很有这个必要，越早越好。其实，我想这些不合时宜，徐鸽比我想得更实际。于是，我们开始了比他们还要猛的活动。

写作论文是当务之急，决不能有丝毫懈怠。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困难，这是常态。对于我们来说，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不要等，不要托，更不要停。徐鸽的注意力不集中，写作状态不佳，需要我来推动。我们的共同爱好，还是谈论毛泽东，因为他的伟大，我们的熟悉。毛泽东文章写得好，诗词也很棒，每当遇到挫折或者不顺心时，我总会大声背诵他的诗词。于是，在我的挑逗下，徐鸽和我展开了背诵毛泽东诗词的较量。

看着徐鸽沉默不语坐着发呆的样子，再看看窗外寒星闪烁的夜空，我想到了熟悉的诗句，脱口而出：“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她坐着没动。我说：“你知道下面的内容是什么？”

她仍然不理睬。我继续说道：“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听到这里，她看着我。我说：“寂寞的人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顿时，她来了劲，开始向我还击，缓缓地说出：“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说到这里，她突然停了下来，问我：“下面的内容你可知道？”

我当然知道，不假思索，说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出：“武将军是不会流眼泪的。”

我明白她的用意，想到另外的诗句，说：“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她理解了我的嘲讽，毫不示弱，说：“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她在挑衅我，我也没有退缩，说：“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



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她很勇敢，也能表现，说：“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说完后，她望着我，等待我的再次出击。我明白，以静制动，看她有没有更绝的。

不料，她果真能表现，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说完之后，她又强调一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面不改色，沉着应对，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看了她的表情，我又自编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

她发现了问题，反驳道：“这不算，你在狡辩。”

我说：“你死板，随机应变。”

她说：“有能耐，自己填词，让我看。”

我说：“这有何难，我让你看。”

我略微思索了一下，就冒出这样几句：“事情烦，写好论文难上难。难上难，鸽子停飞，太阳落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听了我的胡编乱造，她笑弯了腰。

我接着说：“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她边说边笑：“你有能耐，你有能耐，你很有能耐啊！”

我不为其所动，说道：“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笑一笑，十年少，

论文就会写得好。”

她停止了笑，一个响亮而热烈的吻亲在了我脸上。

就这样，我们又恢复了正常，一起上床，为明天做个好梦。

在我的推动下，徐鸽的写作加快了速度，很快完成了论文初稿。当她用电脑一心敲文字的时候，我的论文写作处于最佳状态；当她修改完善论文打印稿的时候，我开始了在电脑上敲文字的任务；当她再次在电脑上修改论文的时候，我完成了论文打印稿的修改工作。在这之后，我们交换论文，查找问题，提意见，说建议。她的论文，我做了大量的修改，包括结构布局、文字校对和注释说明；我的论文，她基本上没做大的变动，只是对个别词句做了修改。

2008年1月26日，我们正式向导师提交论文，至于论文的修改完善，那就是下一学期的任务了。此时，学校已经放假，我们也计划着回家。

可是，我有家回，徐鸽去哪里？义娘去世，她没有了亲人，也就没有了家。我是她的亲人，我的家就是她的家，我必须把她带回家。想想，快一年了，我没有回家，想念母亲，母亲想着徐鸽，徐鸽也到了见母亲的时候。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徐鸽，徐鸽有些犹豫。

我说：“从我们开始在一起生活，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亲人，我有家回，你就有家回，我的亲人就是你的亲人。”

她说：“你把我当亲人，你的亲人会不会把我当亲人？”

我说：“我妈对你印象不错，她上次看了你的照片，很高兴，催我早些带你回家。”

她说：“你妈只是看了照片，又没见到我人，不同意咋办？还有你姐和你妹。”

我说：“这个你放心，我妈会尊重我，我姐我妹不会干涉我。只要我们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即使出现别的问题，我也能解决。”

她说：“我去你家不合适。”

我说：“有什么不合适，你是我的未婚妻，我是你的未婚夫。”

她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我说：“等我们有了工作，稳定下来后，我就娶你。”

她说：“我住在你家不方便，你妈有了意见咋办？”

我说：“要是我妈不同意，我就做她的工作。另外，我假期还有创作的任务，你帮我在电脑上敲文字，好不好？”

她说：“好，这个忙我帮。”



我说：“那你同意去我家了？”

她说：“我跟你去，但以同学的名义，你要守规矩，不许乱动。”

我说：“好，行，听你的，保证不乱动。”

就这样，我和徐鸽回到了家。

徐鸽懂礼貌，嘴很甜，人又漂亮。母亲见到徐鸽很高兴，也很喜欢。姐和妹见了徐鸽没意见，表示赞同。这样一来，徐鸽的顾虑没有了，我的心情也就平静了。

可是，我的心情很快就不平静了。徐鸽在我家待了一周后，村上就有人说闲话了。对此，母亲有了压力，找我谈话。

母亲问我：“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我说：“在延安上学时，我们就认识，正式交往也快两年了。”

母亲大声说：“我是在问你，你们在一起生活多长时间了？”

我明白母亲的所问，但不知她为何这样问。

母亲的脸色有些凝重，问：“她怀孕了，你知道不？”

我愣了一下，不知所措，有些疑惑。

母亲继续说：“我看她有些不对劲，早饭没吃多少就呕吐。”

听了母亲的话，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就对母亲说：“我们在一起两月了，她怀孕，我不知道。”

母亲显得很镇定，缓缓地说：“比你年龄小的人，都有了两个娃。你都快30了，还在念书，我为你着急啊！”

我非常清楚母亲的意思，只是现在还没这样想，特别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

母亲没有给我机会，直接对我说：“她的义娘去世了，她也没有什么亲人，我们把她当成自家人，她就不会感到孤单，也就不会有人说闲话了。你们现在结婚，好不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说话。

母亲说：“你好好想一想？”

母亲离开后，我开始了认真思考。徐鸽爱我，也离不开我。我爱徐鸽，也不能没有徐鸽。我们结婚，没有问题，只是时间原因，现在仍在上学，没有毕业，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

面对徐鸽，我向她详细询问，只为验证母亲的判断。不料，她自己也察觉到，问我该怎么办。于是，我向她说了母亲的意见。她没有说话，样子很可怜。最后，

她说她是我的人，一切都将听我的安排。

母亲再次与我交谈，使我感到十分愧疚。父亲离开人世，母亲过得很孤单。我对不住父亲，也对不住母亲，只顾自己往前走，很惭愧！此时此刻，母亲见到徐鸽很高兴，也很喜欢，为什么我就不能满足她的这个愿望。再说，我和徐鸽是自由恋爱，能走到一起的确不容易。最后，母亲的话使我消除了顾虑，她有能力强钱的问题，也征求过徐鸽的意见。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想没有什么不可以。为了母亲高兴，为了周围人的感受，为了我和徐鸽的快乐，我们现在就结婚。

在举办婚礼的问题上，我和徐鸽都主张简单明了，能让大家公开承认和接受，就行。我们商量，在饭店承包几桌酒席，邀请一些亲朋好友，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就算事情完成。当然，我向徐鸽承诺，等工作之后，两个人再举行，只为我们自己，拍婚纱，戴钻戒，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自由自在，开开心心。另外，在适当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也必须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母亲、姐和妹都不赞同我和徐鸽的意见，她们想着热热闹闹地过一次，让村里人擦亮眼睛看一看，也让我们不留下一点儿遗憾。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但是大家一片热心，我也没有过多地要求，反正形式可以多样，内容只有一个，就是我和徐鸽在一起。农村过喜事，无非请客送礼。我们准备好酒席，他们来行礼坐席，热热闹闹，高高兴兴，他们吃饱喝足后离开，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结婚，再见面就称我们夫妻。只是，我们与众不同，没有送礼和收礼，少了很多问题。

就这样，我和徐鸽正式结婚，大家都这样认为。可是，我们结婚了，日子过得跟以前一样——吃饭、睡觉、嬉闹，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

在实现了母亲的心愿后，我和徐鸽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用了三个假期完成的创作初稿，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完善定稿，并最终推向市场。18万字的初稿全是手写的，必须一个一个地敲入电脑。在家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到处乱晃，而是集中精力做这个事情。敲文字的工作，主要由我来完成，徐鸽只是做些文字校对。经过十多天的努力，手写的文字全部敲入电脑。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全局把握、修改完善、最终定稿，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还是由我来完成。不过，我会把我的认识与徐鸽探讨，她也会给我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这个任务的完成，直到2月底，也是我们离家去学校的日子。当然，在我们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情时，忽视了与家人在一起沟通的机会。母亲能够



理解我们，我们很感激，只是，二娘的病情令人十分担忧，卧床不起已有两个多月。

在回学校的途中，我和徐鸽认真思考了目前的问题，包括现在要不要小孩的问题。我们在一起生活，没有做到万无一失，才有了现在这样的结果。虽说我们在家已经举行了婚礼，但是现在还不具备要小孩的条件，没有毕业，需要找工作，去向尚未明确，等等。这是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必须从主观上做考虑。人类进化到今天，计划生育就是很大的进步，生多生少不再是问题，生与不生也不再是问题。但是，我来自于传统的家庭，不能不考虑母亲的感受，母亲此时为我完婚，就是希望生养这个小孩。我该怎么办？

到了西安后，我和徐鸽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做，我们不是狠心，也不是没良心，而是客观情况不允许。当然，我们不是不要小孩，而是现在不能要，来的不是时候。至于母亲，我能够理解她的感受，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先与姐通了电话，让她与母亲通个气；再由我正式告诉母亲，完全接受她的训斥；最后徐鸽与母亲通电话，再次说了我们目前的处境。母亲喜欢徐鸽，也关心徐鸽，没有任何责备，接受了这一事实。

第二十一章

圆梦西藏

回到学校后，我遇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得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成绩，我十分吃惊，输得很惨；再是接到导师对我论文的修改意见，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使我无法接受；最后就是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成绩，依然没有通过，令我非常郁闷。说到英语考试，我的成绩从未令我高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我连续参加了四次，均未通过；考研初试英语考试，我先后参加了两次，先是差三分，后是刚上线；硕士学位英语考试，达到了基本要求，纯属万幸；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我连续参加了四次，还是没过。一直以来，我对学习英语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是为考试而考试，而是活学活用。这一点，我做到了，口语对话能应付，英文报纸也能看懂。同时，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为任何的英语考试而浪费时间了。

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失败，我能够正确面对，因为目标太高，付出太少，竞争太激烈。徐鸽与我一样，经历了失败。这是我们为将来的工作所做的第一次努力，尝到了辛酸的滋味，也感到了现实的压力。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国家公务员考不上，就考省级公务员，总要为未来做些打算的。

至于学位论文的完善，我没有完全按照导师的意见修改，而是坚持了自己

的观点，并给导师写了这样做的说明。因为导师与我之间没有商讨的余地，他坚持他的，我坚持我的，不能达成一致。对此，徐鸽劝我与导师保持一致，按照他的意思修改，只要能通过答辩就行。我不这样认为，学术观点可以不同，师生情谊不会改变，导师对我有恩，我不会忘记。但是，我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思考是我的权利，思考的文字有我的辛劳和汗水，我不会轻易放弃。

在完善论文的同时，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3·14”。所谓“3·14”，就是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个事件，使我想到了1959年3月和1989年3月，只是没有想到2008年3月再次发生，这些事件是有联系的，实质内容始终没有变。那么，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从中能看到什么内容，如何有效防止再发生？我从政治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没有得出满意的答案；我试图从国际上找原因，同样令我非常失望。自从美国发生“9·11”事件后，类似的事情就在全球各地时有发生，8月将要举行北京奥运会，使我多了一些忧愁。徐鸽认为我的忧愁是多余，对于我们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工作。

这可不是，时间很快就到了4月。我和徐鸽将会有两次机会，陕西省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和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两次机会是难能可贵的，都要在西安参加统一考试，时间就为本月的19日和26日。时不我待，抓住就是胜利。

鉴于上次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失败，我和徐鸽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当中，一心想争取更大胜利。我们认真总结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一致认为，这是选拔性的考试，做题时间和技巧很重要，不能拼消耗，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和策略。在有了这样的分析后，我们通过做题来掌握技巧，并在掌握技巧的同时把握时间。

道理都明白，实际运用很难。一周后，我做题的准确率高，但速度跟不上；徐鸽做题速度快，但准确率低。这样是不行的，怎样做更好呢？申论是考试内容之一，相当一部分人有同感，找不着北，而自己还算有感觉，这可能与平时读报的习惯有关系。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考试内容之二，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人做不完，何不以退为进而主动放弃一部分呢？可是，哪一部分是应该主动放弃的？在做题的过程中，我的习惯是从最容易的题开始，最后才是做比较难的题，实在做不上来就放弃，但必须有答案，瞎猜！当然，这不光是我的认识，相当一部分人也这样认为。

4月19日，我和徐鸽准时到达考点。考前半个小时，还没有进入考场，参加考试的人纷纷走进校园。只要用心观察就会有收获，在我周围，有人正在埋头看书，有人说闲话无聊；在不远处，有人正在做小纸条，有人用手机搞串联；在校门口，有人边走边吃边四下张望，有人穿着拖鞋挤向人群瞅通知。当工作人员示意可以进入考场时，原本不成体统的各色各类人都面朝一个方向，如潮水般地涌入那座白色大楼。这场面很壮观，由混乱不堪到井然有序，从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这一切？我想，只有一种力量，就是实现个人梦想的动机，而考试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也一样，被卷入潮水般的人流，为理想的工作而奋斗。

考试结束的铃声一响，从白色大楼走出的人，与先前进入的不一样，脚步迟缓，面容疲惫，摇摇晃晃出了校门。这样的人还算比较理性，也有情绪十分激动的。

在考场门口，一个人急忙翻着书本，大喊大叫：“哎呀，我的妈呀，我咋就没有想到呢？”

在校门口，几个人一起讨论。留剪发头的问：“第一道题是不是选A？”

有长胡须的说：“我选了B。”

穿夹克衫的说：“我选了C。”

肩上背包的说：“我选了B。”

这下，讨论就更激烈了，因为答案不统一。

留剪发头的说：“真倒霉，我又错了一个。”

穿夹克衫的说：“选B不对，应该是C。”

有长胡须的说：“C不对，应选B，我刚才查过。”

肩上背包的说：“真是上天保佑，我又蒙对了。”

穿夹克衫的说：“我明明记得是C，怎么会是B呢？”

正好，我与徐鸽从他们身边走过。

这个穿夹克衫的问我：“大哥，第一道题你选了什么？”

我没有思索，就直接回答：“我选D。”

穿夹克衫的惊讶地问：“你选D？”

我点头表示肯定，就急忙走开。只是听到他们又一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徐鸽问我：“第一道题你真的选D？”

我说：“我选了‘过河’。”

徐鸽说：“选‘过河’就是选B，你刚才为啥说选D？”

我说：“选B选D，我已不记得，只要‘过河’就行。”

我回过头看，他们还在讨论究竟是选B还是选D。见状，徐鸽高兴地大笑，我却笑不出来。

一周后，我和徐鸽再次来到西安，考点换了地方，又一次开始了折腾——找房子，住店，看考场。上次只考一门，文史哲党政法，无所不含，题型一致，全是选ABCD一类。这次不一样，与中央考试保持一致，考两门，行测和申论。

上午考的是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个小时，140道题，全是客观题，有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资料分析五部分。平时做模拟题，时好时坏，感觉有一点，但不好把握。在考场上，面对的是完全没有见过的题，并且有一种感觉，比平时做的模拟题要难，特别是数量关系题，理不清思路，找不着规律；资料分析题，能做对，但没有足够的时间，也就只好放弃。只是，言语理解题，做得比较顺利；判断推理题，思路较清晰，做对没问题；常识判断题，有感觉，有速度，对与错不知道。

下午考的是申论，两个半小时，全是主观题。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相比，申论的考察更接近实际，主要是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考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阅读理解、综合分析、提出和解决问题以及文字表达的能力。所给材料，题材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保等方面的热点问题，篇幅长，时间短，做好也不易。

在一天的紧张而忙碌的战斗中，考试结束，我和徐鸽连夜返回学校。

徐鸽做行测题比我有感觉，说明她的智商比我高。但是，我做申论题比她有把握，说明我的习惯比她好。

在读报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扩大到159万。这是全国高校扩招的开始。200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280万，2005年338万，2006年413万，2007年495万，2008年559万，明年会更多，不会停下来。2001年以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维持在70%~80%。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495万，比2006年增加了82万，毕业生总量和增量都是最大的一年。其实，师兄师姐的就业状况，早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另外，每年都会有一部分人没有就业，也就依此类推到了第二年。所以，今年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目前，考试很流行，

特别是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从会考到统考，从学士到博士，从英语到计算机，考试无不伴随着每个人的成长，我也不例外。从实际情况看，我参加的考试更多，从小学到大学，从自考到考研，从计算机证书到英语四六级，从公共关系证到数控机床操作证，考试参加了上百次，文凭有了，证书也不少，但是，这些有什么用？公务员考试不仅成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成为中国最热门、竞争最激烈的考试。一个比较热门的职位，经常会有上千人竞争。在每年的就业大军中，总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报考公务员，而真正需要的岗位毕竟是少数。当然，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能量，对考上公务员没有多少把握，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另外，我对考试已经厌倦，不会主动再参加什么考试。

不出我所料，四月份参加的第一次考试，成绩公布，又一次失败，徐鸽也一样。除过参加考试外，还有别的就业方式吗？赶招聘会，是一个有效途径，只是没有中共历史这方面的需求。白大姐赶的招聘会最多，收获最少，体会最深。在我有所寻找时，网上的一则消息使我激动。青海省委党校公开招聘教师，有党史党建的需求，现在开始报名，六月底组织面试。面试合格，参加试讲，试讲过关后决定录用。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都想抓住，尽管青海有苦难的记忆。

世上的事情，不是都能说得明白。或许，在走完很长的路后，又回到了原地。或许，今天还是风平浪静，明天就可能地动山摇。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果真出现了地动山摇。

那是在中午，我的内心比较浮躁，躺在床上睡不着，就在阳台上坐着看书。突然，我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一辆装甲车从楼下经过。同时，我的一条腿动了一下，我不明白，朝窗外看去，什么也没有。可是，我很快就听见了整个楼的动静，同室的杨笑天大喊一声：“地震”。顿时，正在午睡的朱浩飞从床上跳下，就直往外跑。我没有经历过地震，不知所措，杨笑天一把拉着我就往楼下跑。于是，校园一片沸腾，大街上人声嘈杂。这确实确实地说明，地震刚刚来过。

然而，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我不知道。我首先给徐鸽打了电话，她没事，已经在楼下。我接到姐的电话，得知老家也有震感。我与母亲通了电话，都有同感，彼此安全。我接到西安朋友的电话，证实西安也有震感。那么，究竟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我知道历史上海原发生过大地震，不知会不会又是那里。在与吴小明通了电话后，证实了我判断的错误。我在想，大半个中国都有震感，究竟会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

此后，我没有再回宿舍，而是与徐鸽同去太和山。这里有庙会，人很多，较为平静。地震来的时候，山上相对安全，我们这样认为。

直到晚上，我们看到了通知，四川汶川发生了地震。考虑到还会有余震，学校动员大家，不要待在宿舍，晚上集中在广场。我与母亲再次通了电话，强调余震发生的可能，要特别注意安全。伯父在甘南，我主动打了电话，那边的震感要强，不过现在已经安全。在我们周围，有四川的同学，他们的心牵动着我们。

地震的发生，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地震一旦发生了，我们就一定要有作为。汶川大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胡锦涛总书记果断作出批示，温家宝总理立即赶往灾区。面对自然灾害，中华民族又一次团结起来，迅速展开了汶川地震大营救。

然而，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的力量很有限，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我所能做的就是，为灾区人民献爱心，以特殊党费的形式，捐出 100 块钱。除过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外，陕西汉中和甘肃陇南受灾最为严重，我来自甘肃陇东，再一次使我震惊。

可是，使我更为震惊的是，我的二娘去世了。这是在汶川地震后的第三天，二娘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二娘离开了二伯，祖母健在，伯父在甘南，可想而知，二伯的处境有多难，今后的生活可怎么过？近几年来，先是父亲去世，再是二娘病逝，祖母已过八旬，这都是家族中的大事，我的心确实很难受。此时此刻，我能为这个家族做点什么呢？其实，我的能力很有限，立即赶回老家，料理二娘的后事，并给二伯一些安慰，仅此而已。

回到老家，我见到了大哥。大哥是大伯的长子，是我们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此时也只有他能亲自回家。其实，大哥的身体也不好，前不久刚动过手术。大伯已是 60 多岁，行动不方便，心情很糟，大哥是带着责任回家的。同时回家的还有二姐，她是二伯的二女儿，常年在外，有个十四岁的女儿，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二哥是二伯的长子，已经离婚，没有子女，生活很艰难；堂弟是二伯的二子，去年刚结婚，有一个女儿，在生活刚有了转机后，又遭此大难。再看看我们家，父亲去世已有两年，母亲一个人过得很孤单，我虽结婚，但还在校，没有工作，没有子女，没有经济来源。大姑和小姑，都过半百，各有各的过活。祖母的日子比谁都难过，她想替应该活的人去死，但是老天爷不买她的账。这就是我们的家族，怎么就到了这步田地？

5月19日，是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一天，也是我最伤心的一天，我为二娘去世而流泪，也是为我们这个家族而流泪，更是为在地震中死去的同胞而流泪。我思考，我痛苦，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就是想不明白，越是要想这个问题，我就越痛苦。地震为什么会发生，人类为什么不能阻止它发生？二娘为什么会死去，医学为什么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死亡每天都发生，此时此刻，死亡让我震惊，上万人的生命就这样在瞬间没有！

从电视中，我看到了毁灭和失去，面对坍塌的房屋，面对遇难同胞的尸体，面对失去亲人的孩子，我的心都碎了；我看到了团结和互助，有海外华侨的身影，有台湾同胞的身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我真的很感动；我看到了希望和力量，总书记与灾区人民在一起，救援队与灾区人民在一起，全国人民与灾区人民在一起，我深深地被打动。“求求你，让我再救一个！”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就是中华民族，苦难使我们团结，也使我们变得坚强。因此，我为我们的民族而自豪，也为我们的党而骄傲。中国共产党再次经受了考验，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歌唱。

我想，这是责任在起作用，是责任感支撑了一切。党是人民选择的，党为人民领好了路，人民就会跟着走。如果一个党，特别是人民选择的党，没有了责任感，没有担负起责任，她就没有了基础，就该下台。当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责任，父母有培养子女的责任，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友谊有责任，婚姻有责任，员工对公司有责任，党员对党组织有责任。一句话，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责任。只有责任明确，并各负其责，社会就能和谐。

我有照顾母亲的责任，有照顾徐鸽的责任，将来会有照顾子女的责任，这是我的家庭责任，我必须承担起来。可是，二娘去世后二伯该怎么办？我主动找二伯谈话，希望他能正确面对，照顾好祖母，少干些农活，多看重身体，只为自己考虑，就是为别人考虑。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二伯只有照顾祖母的责任，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操心，只有他照顾好自己，别人就会少操心。这些话，不知二伯能不能听明白。

从老家回到学校后，我得知四月份第二次参加考试的成绩，又一次失败，徐鸽也不例外。看来，考试没有任何进展，还得另谋出路。青海省委党校招聘教师的机遇，一定要抓住，但也不能把宝全押在此，还得多想几条路。网络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凡是与党沾边的，我都会关注。想着找工作不能局限于地区，也不能局限于专业，只要不脱离专业，只要是为党的事业工作，不管在什么地方，

不管是什么条件，我都会考虑。这样一来，我把网撒向了全国，只为钓到一条理想的鱼。

6月初，我填报了“陕西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计划”，目标定在西安市临潼区。选择“村官”，我有兴趣，也有无奈。这一次，徐鸽没有与我同步。她看重的是，高校的政治辅导员，一心想争取。

6月中旬，我们的研究生学习任务基本完成。学位论文答辩比较顺利，由于工作是每个人的大问题，也就没有人会拿论文不过关难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参加毕业典礼和办理离校手续。至于工作，那是个人的问题，必须自己去解决。

同时，我们的周围也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消息。吴小明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程小亮进了老家的市委党校。白若兰与延安的一所高中签了协议。杨笑天的论文被专家看重，有望进入省社科院。朱浩飞考博再次失败，回老家工作的可能性大。据说，马向前最终有可能留校搞行政。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徐鸽依然看不到希望。

6月底，我和徐鸽去青海。我们从延安出发，一路坐火车，先经西安，再过兰州，最后到达西宁。此行，我是有备而来，事先接到了面试通知，而徐鸽来此是为碰运气。

到达西宁的第二天，也是6月的最后一天，我直接去省委党校报到，而徐鸽去了市区的几个高校。到了晚上，徐鸽无功而返，被各高校婉而拒之，同时延安又来了通知，3日将举行毕业典礼。对此，我很无奈，不知何因，党校的面试也推迟到了3日。不得已，我留下来等待面试，徐鸽回校参加毕业典礼。

7月1日，这是建党87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住进了党校，吃住均免费，等待后天的面试，而徐鸽独自从西宁出发，赶回学校，将参加毕业典礼。

3日，党校再次推迟了面试时间。由工作人员组织，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准备参加面试的十多人，集体去了省博物馆和藏医药博物馆参观。

4日上午，党校正式进行面试。党史和党建各招1人，参加面试的13人，其中，人民大学3人、中央党校3人、东北大学2人、厦门大学2人、兰州大学1人、西南政法1人、延安大学1人。一切按程序来，公开抓阄，决定先后。我抓到了7。在我之前的几个人，几乎都表现出了不安，不是坐着发抖，就是来回踱步，要不就频繁倒水、喝水、上厕所。在这一方面，我是老手，久经沙场，身经百战，

要是是自然也行，要是是麻木也成，反正我有我的说辞。

中午，我接到通知，面试失败，至于原因，我不得而知。无奈，我只有面对，收拾行李，准备上路。在走之前，我了解到，通过面试的几个人，来自人大和党校。

下午，我坐上了西宁去西安的大巴，准备参加5日在西安举行的报考“村官”的资格审查。躺在车上，我在想此行的收获，目标虽未达到，但结交了朋友，看清了形势，坚定了信心。年轻人都有一颗年轻的心，共同的目标使我们走在一起，在全国欢度党的87岁生日时，在青藏高原上党的高级学府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同感受，一同经历。地震已经过去，奥运即将来临，我们挺过来了，我们也准备好了。

5日中午，我到达西安，但资格审查已经结束。徐鸽从延安专程赶到西安，从早上一直等我到中午，拿来了我所需要的相关证件。下午，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西安理工学院，没想到，我顺利通过了资格审查。之后，我们没有急着往学校赶，而是静下心来在西安找。

6日，我和徐鸽有目的的去几个民办高校，见了他们的负责人，说了我们的渴望，走时留下了简历，接下来就是等待。

7日，我和徐鸽继续找寻，有目的的去几个重点中学，见了他们的负责人，说了我们的渴望，走时留下了简历，接下来依然是等待。同时，我们买了明早回延安的火车票。

8日，我和徐鸽一大早就往火车站赶，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赶上。在火车站，为10块钱的事与人发生争执，我被几个流氓打伤，徐鸽为我伤心落泪。直到晚上10点钟，我们才离开了西安。

9日早晨，我和徐鸽回到学校。上午，徐鸽接到武汉体育学院通知12日面试的电话，同时我也看到陇东市委党校的希望。下午，我们集中办理离校手续，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晚上，徐鸽决定明天去武汉，我也想明天回陇东。

10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和徐鸽认为，工作问题应该共同面对，不应从一开始就出现一东一西。所以，我们当机立断，一同先去陇东看看，如果我的工作真有可能，就同心协力帮她找，如果没有任何希望，就迅速赶往武汉。于是，我们从延安出发去陇东。

11日上午，我和徐鸽去陇东市委党校，见到了主要负责人，他详细看了我们的简历，认为我们是难得的人才。他说，眼下就有一次机会，参加公开招考，并亲自拿文件让我们看。我仔细看了一眼，感觉到有问题，我们的条件不符合，

没有机关工作5年的经历。这一点，使我气愤，没有回旋余地，看来这里不会有希望。之后，我们迅速赶往车站，急急忙忙回西安。可是，当我们到达西安时，去武汉的车已赶不上明天的面试。

12日上午，我和徐鸽在西安赶招聘会，没有任何收获。下午，徐鸽独自回学校，想着在延安找工作。而我留在了西安，等待参加“村官”面试。

13日中午，我在西安的一家网吧上网，无意中查到了来自西藏的消息。下午，我主动联系，感觉有希望。不过，听人说西藏是地狱，缺氧会导致死亡，“3·14”使人不寒而栗。只是，在没有别的去处时，我会选择去“地狱”，将为探寻究竟而献身。

14日，我在西安给西藏发了我和徐鸽的简历，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这是省级单位。

15日，同学大都有了归属，徐鸽在延安很着急。“村官”面试没通知，我待在西安更着急。中午，在火车站将要买回延安的车票时，我接到内蒙古的一所高校通知明天下午面试的电话。经过权衡，我决定放弃，一个是时间跟不上，一个是希望很渺茫。

16日早晨，我从西安回到延安，杨家岭是我们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中午，马向前邀请大家吃饭，我和徐鸽同去，这将是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相聚。席间，大家的心情是激动的，我和徐鸽除过激动外，还有些悲伤，我俩的工作还悬在空中，他们的工作都已敲定。吴小明考上博研的通知已拿到，程小亮进党校的门已打通，白若兰签了进高中的协议，马向前跑到了学校组织部。另外，听吴小明说，杨笑天被省社科院破格录用，朱浩飞被他的丈母娘紧急召回。遗憾的是，我没有再见一面老羊和小猪。下午，我和徐鸽去民政局登记，正式结为合法夫妻，这是我们离开延安前必须做的一件事。

17日，我和徐鸽在延安找工作。我们先后去了市委、市政府、市委党校、区委党校、革命纪念馆，没有任何收获。令人难堪的是，在区委党校，他们直接说，“我们这里从来不招人！”

18日至20日，我和徐鸽没有再经历失败，而是开始了认真思考。别人能找到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别人花的代价大，我们跑的地方多。国家公务员考试失败了，两次省级公务员考试失败了，省委党校公招教师的面试失败了，市委党校公招教师的条件太苛刻，武汉的高校招考政治辅导员的机会被错过，内蒙古的高校招考政治辅导员的机会被放弃，延安凡是能去的单位都被拒绝，

西安凡是渴望去的地方都没了消息，我们非常辛苦，但没有任何结果。难道是自己的定位不准？目前，就业形势严峻是大局势，全国都一样，越是经济发展快的地方，竞争就越激烈，越是经济发展慢的地方，人才就越留不住。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着去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在整个大西北寻找出路，先是从兰州到西宁，再是从西宁到延安，接下来我会去西安，只是最终会去向哪里？我不知道。

21日，我和徐鸽托运行李。被褥现在需要，只有两包；书籍不能没有，装了五箱。此次运费就花了两百多，会不会在西安最终落脚，我们还是很迷茫。走之前，我们特意去了导师家，算是做最后的告别。就这样，在夜色中，我们离开了延安。

22日，我和徐鸽到了西安。无意中，我碰到了王猛，他是我上大学时的好朋友，我们有5年没有见面了。毕业后，他从兰州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现在到了西安，丢掉了数控专业，搞起了服装生意。听他说，英子专升本后，工作两年，参加了考研，今年没有考上，现在已辞职，准备明年再考；强子混得比较好，去国外培训三个月，回来后当了领导，现在有车有房，老婆长得漂亮，闺女也很聪明；其他人混得都一般，四处乱晃，吃不饱，饿不着，干着老本行。在这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被英子的努力所感动，也为强子的好运而高兴。

最后，在王猛的帮助下，我和徐鸽暂时有了落脚点。

在此，我和徐鸽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找工作。可是，在西安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外出找工作，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不是专业不对口，就是工资少得可怜，郁闷得很！

我和徐鸽的工作，牵动着全家人的心。舅舅打电话给我，说是陇东出台了政策，研究生将直接安置。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应该紧紧抓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必须亲自去一趟陇东。

28日，我从西安到了陇东。没有片刻休息，我直接去政府，主动找领导，亲眼看文件，并特意去了党史办。这是我渴望去的地方，他们表示欢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转关系到这里。

29日，我从陇东到了西安。“村官”面试已经开始，我错过了时间，无奈之下，也只有选择放弃。

30日，我和徐鸽从西安到了延安。其实，我们的关系已转到了西安，为了回陇东，必须把关系从头再来转：从延安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兰州，最后从兰



州到陇东。

31日，我和徐鸽从延安到了西安。事情很不顺利，人为地拖了几天。

8月4日，我和徐鸽从西安去兰州。

5日上午，我和徐鸽在兰州办事。中午，我见到苏平，他是我的老乡。我们分别已有6年，他邀请我们去他的住处。在交谈中，他给我的感触很深：初中毕业后，他念了中专，我上了高中；之后，我在兰州上大学，他在兰州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多；6年后，我上完了研究生，没有工作，没有子女，而他已有两个小孩，工作没变，住所没变。晚上，我和徐鸽从兰州去陇东。

6日，我和徐鸽到了陇东，去人事局正式报到。不料，他们提出，让我自己联系单位，徐鸽不在计划之内。这一切，使我很为难，很尴尬。事到如今，我没有办法，只能是横下一条心，以政府的红头文件为武器，在此杀出一条血路来。

7日，我和徐鸽从陇东到西安。

8日，我和徐鸽在西安拖运行李。这一次，我们的运费又花了两百多。晚上，我们没有忘记与全国人民一起看奥运，这是中国人的大事，不能没有我们的关注。2008年8月8日晚8点8分的奥运会开幕式、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3月14日的拉萨骚乱，无不使我多了联想，“3·14”与“5·12”的数字相加正好都是8，而奥运会开幕式时间的数字有5个8，8与“发”相联系，国人有这个习惯，中国今年会不会大发？我不知道，只是可以确定，2008年的地震和奥运必将载入史册。

9日，我和徐鸽从西安到了陇东。租房住了下来，我们有了短暂的平静。

19日，我和徐鸽被正式列入安置计划之内。这是经过各方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进行斗争的结果。

21日，徐鸽在陇东一所民办中学开始代课。这样的机会，是在我的活动下争取到的。经过半年的折腾，我们的财政严重赤字，如果再不工作，就会出现大问题。另外，徐鸽的心静不下来，前几天又跑了一趟西安。当然，这是为解决燃眉之急，绝不会是长久之计。同时，我也没有放弃努力。

从8月9日到9月8日，我共10次进政府，8次进党委，给领导发了5封信，去过党校、人事局、教育局、党史办，目的只有一个，我们的问题能得到重视和解决。可是，党校不再进人，党史办没有编制，发出的信没有回音。我清楚，制定政策容易，看到好政策，谁都高兴；落实政策较难，见不到实效，谁能想到？

同时，我也明白，徐鸽进中学教书和我进党史办搞研究的愿望不会实现，他们对政策有他们的解读，不会由着我们去想象。

这样一来，我们该怎么办？是等待他们安置，还是考虑另谋出路？想一想，自己过去的5年，先是从兰州的学校到西宁的工厂，再是从辞职考研到四处流浪，最后从延安的校园到现在的无处落脚，究竟是我选错了路，还是路没走对？辞职是被迫的，考研为了梦想；吃苦已经习惯，苦中也有些许甜。这是过程。数控机床专业，被彻底荒废；中共历史所学，无用武之地。这是结果。当然，有什么样的过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样的过程，我不后悔；这样的结果，我想不会！因为，中共历史研究不会终结，研究生学历没有过时，困难总有解决的时候，只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9月9日，我向“地狱”走近一步，主动与西藏取得了联系。这是向前迈出的最后一步，我奇迹般地看到了希望。为了验证朋友的“忠告”，我决定亲自去西藏。

在走西藏之前，我和徐鸽特意回了一次家。在工作问题上，我们表现得很自信，消除了母亲对我们的担心。只是，我们没有提起去西藏的决定。

12日早，我告别了徐鸽，独自一人上路了。我的出发地是陇东，先坐汽车到达兰州，再从兰州乘坐进藏列车。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日正式开通，这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也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之一。此次进藏，我正好可以感受一下党和国家的政策之效，加之，因拉萨“3·14”事件对西藏旅游业的重大影响，此时进藏，购票相对比较容易，这些无不为自己的远行带来了便利。当然，进藏不同去别处，要求也就较为严格，每位旅客必须填写一份《旅客健康登记卡》。此卡正面需要填写旅客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背面是“高原旅行提示”，印有如下内容：

“根据卫生部门和医生意见，旅客进入高原旅行前建议进行体检，由医生确认可进入高原旅行时，方可前往高原旅行。凡有下列疾患之一者，不宜进入3000米以上高海拔地区旅行：

1. 各种器官性心脏病，显著心律失常或静息心率 >100 次/分钟，高血压二期以上，各种血液病、脑血管疾病。

2.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度以上阻塞性肺疾病，如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气肿、活动性肺结核、尘肺病。



梦在青藏高原

3. 糖尿病未获控制；瘧病、癲癇、精神分裂症。
4. 现患重症感冒、上呼吸道感染，体温在 38℃ 以上；或体温 38℃ 以下，但全身及呼吸道症状明显者，在病愈以前，应暂缓进入高原。
5. 曾确诊患过高原肺水肿、高原脑水肿、血压增高明显的高原高血压症、高原心脏病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
6. 高危孕妇。”

这张《旅客健康登记卡》，须在购票时认真填写，在上车后，乘务员会收回备案，以防不可预知事件的发生，因为进藏的旅客中偶尔会有一人去不复返。所以，这是一项非常人性化的举措。进藏前，我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上网浏览过相关信息，去书店翻阅了有关书籍，对于别的什么，只是一般的感知，但对专家的独到分析，还是比较赞同，就是：进藏时，要有平常心，莫要有心理障碍。

在火车上，我虽说买的是硬座票，但空座还是不少，可以充分享受卧铺票的待遇。由于旅途较远，也就感觉时间比较漫长，但是，我坐火车一般有个习惯，喜欢坐近靠窗的位置，透过镜面，欣赏着一路流动的景物，思绪也随之飘移在了满是自由的时空。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就是流浪，一个人行走天涯，四海为家，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旅行，不为爱痛，不为情伤，只为自个修行，只为世人思考，要是哪一天迈不开双脚，就停驻在任何一个地方，写下几行文字，任凭世界嘲笑。

13 日，感受着悠扬的旋律，我的旅途迎来了新的一天。火车行使在苍凉的高原，远处的雪山清晰可见，微黄的牧草一眼望不到边，只许静静地看，就能捕获到意外的惊奇，一只或者两只娇小的生命正在画中跳跃，定眼细辨，那是高原精灵——藏羚羊。

时不时地，你就能听见，有人激动地喊着：快看，快看，藏羚羊！几乎在同时，那边的旅客也在兴奋地直呼：快看，这边也有，好多的藏羚羊啊！于时，有相机的旅客开始抢占有利位置，一阵“咔嚓，咔嚓，咔嚓”的声响演奏了起来。时不时地，你就能看到，有人走过去瞧一瞧车厢里的显示仪器，然后兴高采烈地回来，主动向大家报告，现在海拔是 4975 米！闻声而至，就会有人拿出随身携带的地图，自觉地查找现在火车运行的具体方位，然后十分肯定地向大家推断出：最高点唐古拉山口就快要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唐古拉山口到

底有多高？还会有人问：唐古拉山口能不能停车下去拍照？

用热水泡一桶方便面，加入两根火腿肠，再来半条鲜嫩嫩的黄瓜，这便是我在火车上的一顿美餐。

接下来，我依然靠窗而坐，望着流动的窗外，听着那熟悉的歌声，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享受了，也只有在此此时境，那跳动的音符最能被人读懂，那美妙的旋律也最能触摸人的灵魂。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哦，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呀啦索，那可是青藏高原。

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庄严，哦，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呀啦索，那可是青藏高原……”

“唐古拉”，藏语“高原上的山”，是青海与西藏的分界线。唐古拉站的海拔是5072米，过了此处，火车就驶入了藏北。一曲李娜的《青藏高原》唱罢，一首徐千雅的《坐着火车去拉萨》又开唱：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通往天堂的路太难，终于盼来啊这条天路，像巨龙飞在高原上。

穿过草原，越过山川，载着梦想和吉祥，幸福的歌啊一路地唱，唱到了唐古拉山。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下。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跳起那热烈的雪山朗玛，喝下那最香浓的青稞酒哇，醉在神话天堂……”

尽管从格尔木起，火车上就在供氧气，但是，还是有人不适应，躺在座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此时，透过车窗，仿佛身处仙境，火车被朵朵白云笼罩，似乎一伸出手就能摸着一朵云，然后搂在怀中，慢慢地欣赏。可是，我们很快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狂风大作，雪花飞舞，已能辨清白色世界里的满眼窟窿，



那便是被这一层白盖过后的大小不等的湖泊。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了来自车厢里的播报，火车行使前方将要经过错那湖畔。随即，我从包中取出那本进藏小册子，显示：错那湖位于西藏安多县境内，面积400多平方公里，是怒江的源头湖，海拔4594米，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它是当地藏族群众心目中的“圣湖”，每到藏历龙年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来此朝拜。很快，我也就听到了有人惊喜的发现：看见湖啦，看见湖啦！我闻声望去，只见，那一片蓝出现在了眼前，我不由地赞叹：真是美啊！真令人陶醉！在距铁路比较近时，我又实实在在地看了个够，那水真是清啊！水底的石子清晰可见，还有牦牛在一旁醉饮呢！哦，看到这里，我由衷地感慨：要是能生活在这里，那该有多幸福啊！

晚上九点多钟，火车到达拉萨。出站后，我逐渐有了反应，胸闷气短，呼吸困难，脚步不由地放慢。我原想是去叫出租的，可是无意间抬头一瞥，就正好瞧见了公交车站。于是，我坐上了公交1号线，几分钟后，车就进入了市区，隔窗望去，路上行人稀稀拉拉，汽车也是有间歇地驶过，唯有公路两旁的街灯依然通明而温暖。在布达拉宫广场站，我下了车，想着这个地方应该是城市的中心。由于一路坐车劳顿，还有些许高原反映，我就直接去找旅店。顺着布达拉宫近旁的一条街道，走了不到一百米，就能看见一家并不显眼的旅店，于是，我径直走了进去。

到了旅店，我的头开始出现一阵阵疼痛，已明显地感觉到因高原反应而带来的折磨。同时，我也很清楚，按照先前了解到的信息，采取了一些自救措施，喝下一杯热水，没有任何犹豫，就直接躺在了床上。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辗转多次，我才真正进入了梦乡。

14日上午，我漫步到布达拉宫广场，适应环境，了解情况。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布达拉宫宏伟壮观，和平广场宽阔平坦，民族风情热烈而豪迈；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公路桥梁、车来车往，超市饭店、人头攒动，党政机关、威严庄重；这是一个醉人的天堂，天很近且最蓝，树很少却最绿，人人脸上都充满着快乐。真的，我喜欢这里，发自内心地呼唤！

中午，我去党校，见到了负责人，彼此交换过看法，有收获，有希望。之后，我又去了位于市郊的哲蚌寺。记得，2000年国庆节放长假时，我去了甘南州的夏河县，并特意去了拉卜楞寺，对藏传佛教的寺庙有了最初的感知。在2004年，也是在国庆节放长假时，我又特意去了西宁市的塔尔寺。这样一来，到目前为止，

我就到过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寺庙中的一半了。我们要是最终能圆梦西藏，我还会去拉萨市的甘丹寺、色拉寺以及位于日喀则市的扎什伦布寺，为的只是更深入地理解其文化。

下午，我首先去新华书店，买到理想的书，想着要对“3·14”事件多些更为全面的了解。然后，我又去了拉萨百货大楼，这里的商品非常丰富，凡是内地有的东西，在这里全能看到。最后，我去火车站，买了明早返回的票。这里的消费相对较高，不宜久留，于是，我也就想到了早些离开。

晚上，月圆高空悬，更加衬托出拉萨夜景的美，布达拉宫显得更加恢宏壮丽，步行街上霓虹灯闪烁迷离，行人慢悠悠地前移。可是，半年前，这里正在打砸抢烧，到处充满了混乱、恐惧、悲伤，而在此时，大家共度中秋节，一派团圆、祥和、快乐的氛围。

15日，我从拉萨出发，带着惊喜回家。

17日早，我回到了陇东。

这样一来，我和徐鸽有了两次机会，陇东和拉萨，等待安置和回音。徐鸽依然在为学生代课，我依然在修改创作的文字。在身处逆境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平常心，要么读书，要么反思。我的习惯较好，有平常的心态，能够静下心来写作。由于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又有思考后的文字，我的写作不能不作进一步的完善，只是主题没有改变，时间延长到了目前，空间放大到了全国。

在有事情做时，日子过得很平静。徐鸽在学校很辛苦，一周能见我一次。在一个人时，我会一心做着自己的事情。在写作过程中，我会租一些流行的碟片看，集中精力和时间，一两天看完一部电视剧，只为从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另外，我也会买几本时下畅销的书看，把电视屏幕与书籍文字相结合，想象不同艺术形式的表达。

10月4日，我接到来自西藏的电话。他们正在研究，希望我们耐心等待，不要着急。

毕业都3个月了，还没有找到工作，我们怎能不急？但是，急也没用，由不得我们。拉萨是这样，陇东也是这样，自从我们正式报到后，再没有任何消息，什么时候安置，怎样安置？不知道。不过，我们非常清楚，等待的结果无非有二，一个是去拉萨，一个是在陇东，要么同去，要么同在，不会分开。同时，我们也想到，如果在陇东，能照顾母亲，不能发挥特长；如果去拉萨，能发挥特长，不能照顾母亲。

母亲把心操在了儿女身上，一直都这样；儿女的心操在了哪里，谁知道？父亲去世时，母亲刚过 50。现在，对于母亲来说，她的任务完成：姐和妹成家立业，有儿有女；我已结婚，将要参加工作。当然，照顾母亲是我的责任，我义不容辞，也能办到。可是，母亲才 50 岁，人生的路还长，究竟是想与我们生活在一起，还是想开始新的生活？我不知道。不过，我会尊重她的选择，也能够接受她的选择。

26 日，西藏有了消息，使我多了忧愁。经过研究，他们只要一个，让我们考虑。

此时，陇东依然没有消息，令我们失望；西藏有了消息，使我们为难。我和徐鸽真心实意，相亲相爱，能走在一起，的确不容易，如果人为地分开，那将是天理不容。凡人都会遇缘，凡事都有先后。既然我今生有缘遇见徐鸽，就会因有缘而珍惜；既然机会有幸光临我们，就应不失时机地抓住。陇东太让人失望，我们不会再抱希望；拉萨出现了希望，我们一定会实现梦想。最后，我们决定去西藏，徐鸽进党校，我上山进寺庙。

然而，徐鸽不同意我进寺庙。我想，只有她先安定了，我才能真正安定，她能进党校，我真的很高兴。我选择进寺庙，是为党的事业而着想。不是有人叫嚣：控制了一座寺庙，就等于控制了共产党的一个地区！我想，只要是为了党的事业，哪怕是虎穴，我也敢踏入。不过，我的想法很好，要想成为现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有胆量，敢于独入虎穴；我有远见，善于四处沟通。党的负责人赞成我的观点，亲自召见，授我权力，希望尽情发挥。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不会令党失望。同时，我也没有让母亲担心，很快处理好了各方关系。

11 月 9 日，我和徐鸽向西藏进发。

尾 声

2008年12月15日，是一个好日子，这是我28岁生日后的第一天，也是在拉萨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希望这是新时期到来的第一天。2003年7月大学毕业，至今5年多时间，历经磨难，感慨万千。同时，这也是我人生最为宝贵的一段经历。在这段经历当中，我成功实现了人生的转向——从工厂的技术服务到寺庙的问题研究、从四处漂泊的单身汉到志同道合的人相伴。不过，我依然没有逃出青藏高原，从西宁到拉萨，走向了更高更远的地方。

2009年1月10日，我把创作的稿子寄给北京的一家出版社。

2月19日，我和徐鸽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了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婚礼。

3月，将是我在青藏高原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已准备好。